

遊子匡教授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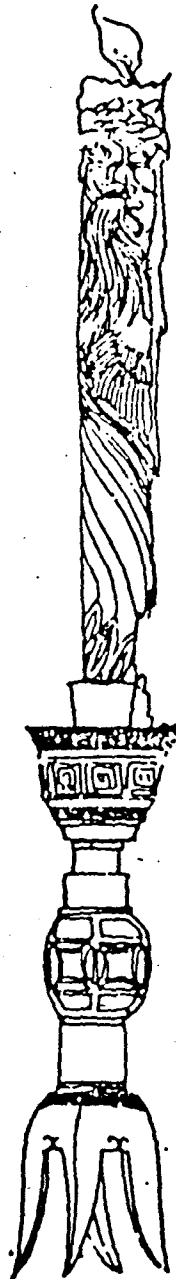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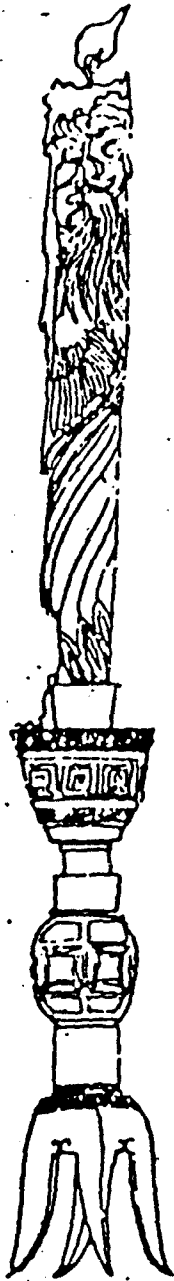
第

49

輯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專號 ② 民族篇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出版

邊政公論

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FRONTIER AFFAIRS

Vol. I No. I—Vol. VII No. IV

1941—1948

1976

THE ORIENT CULTURAL SERV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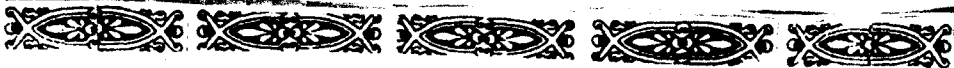
Established 1951

422 Fulin Road, Shihlin,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P. O. Box 28-69. P. O. Account No. 2028

TEL. 8812331, 8816784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慕陵（廝）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壽，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述

古越 吳子匡 謹識 五九年三月

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九十期

目錄

論 著

中國邊疆文化.....

雲南理苗族在歷史上及現代與政府之關係.....

雜古喇喇寺的經濟組織.....

關於洪鈞.....

理番縣之水土保持問題.....

阿端土特之現況及其政治問題.....

察綏晉北的產業概況.....

西康畜牧問題.....

論康藏驛運.....

再談西藏民歌的研究.....

述

藏人論藏(續).....

通 訊

巡視西北非屬——甘肅第六行政區——紀要(續完).....

紀 行

西康紀行(續完).....

新報目提要.....

凌純聲

陶雲逵

李有義

韓儒林

劉恩蘭

鄭象銓

施 柯

蔣君章

朱少逸

劉家駒

李安宅譯

賀沛誠

柯象峯

丁實存

論 著

中國邊疆文化 (上)

凌純聲

一、邊疆文化的系別

中華民族的成份，大別之有漢滿蒙回藏五族。今日五族之分佈區域，約略言之，漢族居於沿海與中原，滿蒙回藏四族居於內陸邊疆。滿族居在東北，蒙族自東北至西北，回族在西北，藏族在西南。由五族的語言文化的關係而言，又可分爲兩大文化系統。(一)滿蒙回三族屬於河湟泰語系文化，(二)古語謂「金」曰阿爾泰，故河湟泰山古名金山，所以此系又可稱金山系文化。(三)漢藏二族屬於漢藏(Han-Tibetan)語系文化，此乃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要成份，因此世又稱爲中國(Central)系。金山與漢藏兩系實爲主要之邊疆文化。除此兩系之外，在中國之極東昔日尚有古語謂「文化」極西現有伊爾哈語系文化，極南又有南亞語系文化。故中國的邊疆文化共有五個系統，亦即組成今日中華民族的五系文化。茲列簡表如左：

- (一)漢藏系——漢族，苗僑族，艾羅族。
 - (二)金山系——蒙古族，突厥族，通古斯族
 - (三)南亞系——瓦喇族。
 - (四)伊爾哈系——塔吉克族。
 - (五)古亞系——費雅喀族。
- 上表以各系的重要性而依次排列，華夏與金山兩系最爲

重要，後當詳論。古亞，南亞，伊爾哈三系之在今日，或已不在中國境內，或已同化於漢族，或以人數過少，發不足道，茲略述於此。

費雅喀爲古亞(Gurghen)民族之一種，散處於黑龍江的下游江口及庫頁島的北端，專以捕魚爲生，故亦有魚皮棍子之稱。夏日居樓，冬則穴居。據一九一四年俄國發表的一九一一年的人口調查，費雅喀在一八九七年人口四六四九；至一九一一年爲四一八二人云。昔日在中國境內的古亞洲民族除費雅喀外，尚有蝦夷。但自一七九〇年我國自行放棄庫頁島，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中俄續訂條約，我喪失黑龍江左岸之地；一八六〇年訂立中俄續增條約，亦稱北京條約，又割黑龍江下游右岸及烏蘇里江以東之地於俄。民隨地去，自此以後中國境內不復有費雅喀人。乃近見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英文中國年鑑阿孟和與王士達兩先生合著的中國人口統計一文中，第二表非漢族人口統計，表內第一項列有古亞洲族的費雅喀在中國吉林省內尚有五千人，未知有何根據。昔曾見光緒三十四年商務出版日本參謀本部的滿洲地誌；「人口與種族」節內列有費雅喀五千人，居於三姓寧古塔等地者，此乃誤將舊費雅喀，民國九年的俄屬(即王姓)縣志已訂其非。如蜀王兩氏的統計數字根據滿洲地誌而

來，則完全錯誤。是否有其他新的根據，吾人不得而知，但可斷言，中國境內現已無費雅路人。有亦早已先滿化，而又同化於漢族。

南滿語系文化在中國境內分佈於雲南的西南部，名目繁多，學者有雜蠻，崩垂，卡瓦三族。(一)據舊日的分佈其間，自因漢化較速，區域甚小。卓清誠實，誠：一並大部雲貴，未領百部苗裔，宋以前不遑中國。元憲宣間始內附，以土酋頭目為知府，明初因之，宣德中改土歸流。今順寧，德江，鎮沅，普洱，楚雄，永昌，保泰，府有此種。一。南蠻不傳同化於漢人，亦同化於苗夷，所以有人謂南蠻為漢夷的一種。據英人戴維斯的報告及非者在雲南某地所見的滿語，其語言情實及文化均與卡瓦相近。(二)卡瓦又身卡瓦，卡拉兩稱，語言上的差別甚小，在文化上的區分，卡拉已較發達的文化，信奉小乘佛教；卡瓦至今保存其獵首的原始生活。三，瓦爾族，現在分佈的區域在滇省西南極邊，而以怒江，車以怒江兩江的大分水嶺為界；南非界際，北緯二十二度至二十四度之間。又據康地本人，龍陵，騰衝等地的記載，均與卡瓦同族，現多同化於漢人。(三)崩垂語與卡瓦語同屬於南蠻語系；英人葛里生所發見。在中國境內的崩垂人數不多，分佈在雲南的極西，龍陵，騰衝等地，受漢夷的影響，信奉小乘佛教，但仍能保存其土語。近年來漢化亦甚速，崩垂身軀矮小，高一五八公分，圓頭，闊鼻，為南亞赤人種之類。

五、阿爾高種族(Altaic race)身軀高大，眉闊，髮黑，多穿長袍，騎子色黑。語言係伊蘭語系，信奉回教。亦從事農業，且知講求水利，散處於新疆與西

之藏山脈中，及滿蒙等縣約計一萬三千人。中國通稱為塔爾，亦屬為薩同的一種，實則與薩爾同中之薩爾特人同種族，同宗教而語言不同。伊蘭語系文化今日分佈的區域，塔吉克人已在其極東的邊緣。

我們現在用來區別邊疆文化系統的標準以語言為主。語言本身即為文化特徵之一，甲民族與乙民族的語言相同，或大同小異，我們可說這兩個民族的文化是同類，至少是其文化會相接連的。且一民族語言的改變，其文化的十之八九亦隨之而變易。例如滿人的漢化，不僅語言改說漢語，而生活習慣亦多同化於漢俗。東北三省三千餘萬人口之中，當有不少滿族的成份，因其完全漢化，幾已無法區別漢滿之分。唯有雖已操漢語從漢俗而能保持其將死語言者，如齊齊哈爾的很少數滿人，吾人尚能知其為滿族。故以語言來區分文化的系統，可說是比較可靠而顯明的標準。但語言標準僅適用於文化系統橫面的區分，縱語言本身的詳細研究，亦能尋求文化的源流，然要區分縱面的文化系統，除語言外，當須到其文化的特徵及歷史的事實。本文所說的文化系統係指現時的與橫面的，以語言作標準，有時以歷史的事實，其他文化特徵或血統關係，來說明文化縱面的系列。

中國邊疆遼闊，部族名稱繁多，文化系列，似甚複雜，然經研究分析之後，實可歸納於上述五個系統。又五系之中古亞系已不在中國今日境內，伊蘭南亞二系處在極邊人數過少，地小民寡微末不足道。故今日中國之邊疆文化，實可包括在金山與漢藏兩大系統之中。又金山系的通古斯昔日在東北有滿洲，赫哲，鄂倫，鄂倫春等族，今之滿人與赫哲蓋已同化於漢族，鄂倫與鄂倫春人數極少且亦漢化甚速。在不久

的將來，東北的通古斯族行將絕跡，而在十八世紀移居西疆的突厥與蒙古則至今反能保存其固有的語言文化。如以今日通古斯文化分佈地而言，則金山系可稱爲西北文化，漢藏系可稱爲西南文化。西北與西南文化之地理區域之名詞，因同系文化分佈在同一自然區內，難以區別其名稱其文化，實無不妥。中國之所謂西北，係指蒙古新第二地而言。蒙古與新疆屬於同一高原，在地理上無明確的界線，而中亞的沙漢草原亦皆，自成一自然區，向來與同族逐水草游牧之區。其中包括青康藏高原及雲貴各地亦自成一區，漢藏系族在西北高原，低劣耕作之地。故西北文化又可稱草原文化或遊牧文化，而西南文化則高山文化或耕種文化；漢藏族文化亦可稱中原文化，平原文化或農業文化。我們對文化的差別與文化的區域有顯著的關係，所以區分遊牧文化爲西北與西南兩個大的系統來敘述。

二、西北文化

文化所分佈的區域，即所謂文化的空間。西北文化的空間甚爲遼闊。東起大興安嶺，西迄祁連山，南界陰山，北至西伯利亞，約當內外蒙古新疆三地。此外在興安嶺東麓東三省的西部，及青海高原的柴達木盆地，亦有若干蒙古部落。故西北文化分佈所及爲蒙新高原的全部，並及其邊緣的沙漢地帶。境內沙漠橫亘，戈壁連綿，雨水稀少，地多不毛。僅在戈壁邊緣，有水草之地，遊牧馬羣，或水草田中，聚落樞密，餘多天荒地老，不適人居。因此西北文化的幅員雖廣，但人口稀少而文化的密度甚小。又在蒙新高原之上，廣漠無垠，縱斷橫橫馳騁，交通便於戰爭則互相攻伐，平時

游牧往還，部族接觸的機會甚多，文化因易交流而通一性較爲顯著。所以西北文化因受地理的影響，其分佈的區域廣而密度小，族別少而單純，不若西南文化的錯綜紛繁。其中主要者不啻古突厥兩族，此外僅有極少數的遊古斯。因此三者語言關係的密切而想成爲拉爾斯系而獨立，彼此語系的民族，多居於阿爾泰山之左右，因地而得名，故稱阿爾斯系。別其系族如下表：

西北文化（金山）

- (一) 蒙古族——喀爾喀，察哈爾等，布
里雅特，都魯特。
- (二) 突厥族——薩爾特，突蘭，布魯特
，哈薩克，烏梁海，西
喇古爾，薩拉爾。
- (三) 通古斯族——滿洲，索倫，錫伯。

(一) 蒙古族 在十二世紀上半葉，蒙古尙爲一小部落，游於鄂博河與魯倫河流域。自成吉思汗崛起其間，征服鄰近的通古斯與突厥等族，備其頑抗者，改隸其部落，混合其種人強迫使用蒙古語爲官話，憑藉武力在短時期中造成一較大民族。但僅曇花一現，元亡以後，蒙古民族立即分別離析，部落各自獨立，數百年來，迄未再見統一。故今日蒙古一名爲一語言的名詞或一文化的名詞，如清魏源所云：「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今之蒙古依其方言與方位可分四支：曰喀爾喀東蒙古，曰察哈爾等漠南蒙古，曰布利亞特北蒙古，曰額魯特西蒙古。四者之間，唯有成吉思汗的



政名，至今其公有的紀念。

察哈爾 居於外蒙古東至黑龍江省呼倫貝爾界，南至... 察哈爾 漢而蒙古語其種，名目繁多，察哈爾為其一... 察哈爾 漢而蒙古語其種，名目繁多，察哈爾為其一... 察哈爾 漢而蒙古語其種，名目繁多，察哈爾為其一...

察哈爾 漢而蒙古語其種，名目繁多，察哈爾為其一... 察哈爾 漢而蒙古語其種，名目繁多，察哈爾為其一... 察哈爾 漢而蒙古語其種，名目繁多，察哈爾為其一...

布利亞 布利亞特蒙古亦云源出喀爾喀，多數聚居西北... 布利亞 布利亞特蒙古亦云源出喀爾喀，多數聚居西北... 布利亞 布利亞特蒙古亦云源出喀爾喀，多數聚居西北...

布利亞 布利亞特蒙古亦云源出喀爾喀，多數聚居西北... 布利亞 布利亞特蒙古亦云源出喀爾喀，多數聚居西北... 布利亞 布利亞特蒙古亦云源出喀爾喀，多數聚居西北...



種爾伯特，土爾其特，維羅斯，探特。要其種則自明及今止
一曰種爾伯特古而已。

種爾伯特本其西蒙古人的總稱。今專稱此名者：有阿拉善
額魯特，在河套以西，亦曰西套額魯特，其青海額魯特的分
支，牧地當祁連山脈，龜山北。其屬為額魯特，故其牧
地，共二於其外。其三省之額魯特，在鄂爾渾河上游左右。
科布多額魯特亦其屬，在科布多河。呼倫貝爾額魯特
，頗有一族，在於陳巴爾。旗中又分新額魯特，舊額魯
特，其額魯特額魯特，新額魯特非西蒙古人，其古屬古力，
乾盛中移牧於湖南，中額魯特。明安德魯特即伊克明安額
魯特，其額魯特中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近多居住於淡
水。其額魯特，其額魯特之屬。

種爾伯特亦曾效於其魯木齊(即今迪化)，滿初其額魯特，
軍威入臨青海，其南統康樂，其勢甚盛。至今青海之古屬以
額魯特為最多，其牧地於西及蒙古等處。在新額魯特
額魯特額魯特，其族以俄俄境，乾隆三十六年從土爾其特汗
額魯特額魯特。故地在天山之南小科布多額魯特額魯特上流
地其額魯特。又有新和爾伯特又名哈爾察克額魯特乾隆三十
七年亦由俄俄境回。地在科布多城南，金山西南青海河
口。

十七世紀時原牧地在塔城附近。十七世紀初葉，準噶爾部
曾已將額魯特自青海移牧阿爾泰，特其強，尙需額魯特，土爾
其特額魯特額魯特之，其族遂移居，其牧地於河上游
，其額魯特額魯特。其額魯特額魯特，於十七世紀末又
移居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五千戶附牧伊犁，餘額魯特又
移居伊犁。乾隆二十三年，伊犁平，附牧伊犁之土爾其特自

青海移居亦奔窩瓦河，以別於舊，乃名新土爾其特。乾隆三
十六年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由俄魯入中
國境，事敗後，移居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分東西
南北四部：東部在天山北麓，其地與烏魯之西，又名額魯
特額魯特。西路地當天山之北伊犁河上游，又額魯特
額魯特。非土爾其特在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又額魯
特額魯特。其額魯特額魯特之北大小額魯特額魯特之
間，故名其額魯特額魯特。又有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其
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在額魯特中額魯特額魯特，因道梗
不得通，而留居中區者。今牧在準噶爾北伊犁河上游。新
土爾其特額魯特在科布多城南，阿爾泰山為額魯特之東今布
爾津境內。

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初因額魯特，各統所
部，才相。後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土爾其特走投俄羅斯，準
噶爾特強，移居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之地。額魯特額魯特額魯
特額魯特及阿爾泰山，其地而移居。後準噶爾部敗亡，徙居今
之科布多，金山之東烏蘭木地。

額魯特出自準噶爾族，舊遊牧阿爾泰，在康熙中，準噶
爾巴圖爾台吉死，諸子爭立，其子有卓特巴圖爾額魯特
青海至今之南右旗，牧地當青海東南岸。又有卓里克圖和碩
齊亦遊牧居青海，即今北中旗，牧地在青海西北岸。

額魯特今皆零星散處各地，在青海有額魯特額魯特，牧地在
青海東南岸。在外尚有扎薩克額魯特額魯特，牧地當濟爾哈河
東岸。在科布多有額魯特額魯特額魯特，又名下後旗，牧地
在烏沙泊東南。在黑龍江的伊克明安部亦為額魯特，已如
前述。

W. Sauer, G. A. S. Smith 兩神父的研究稱：「土語與今之鄂爾喀語特爾古語多有不同。蓋土語其本支支語分雖已久，獨立一語，而與其他古語多相演變，因地域隔處，反能保存古語，近於黑龍江省嫩江流域，已受通古斯語化的「胡爾」之語。法人魯希和云：「紀元四世紀初，徙居青海之羌中之胡爾，亦與古語系之人種」。吾人於此則不得不想及土族之「土」字，並非土著之義，或與吐谷渾有關。至七世紀中葉，吐谷渾於吐蕃所破滅。至元明時代統治土族者多突厥人。故種族甚為雜糅。近又日漸漢化，多操漢語。現在主要各居住地域，在大通河與湟河之間互助大通兩縣地，未完全漢化者約四五萬人。

突厥族在中國境內，除上述者外，有黑龍江呼倫貝爾尙書省內人，操突厥語，信薩滿教，近年自西伯利亞移入者，人數甚少，僅數百人。在新疆塔城等處有韃靼人，俗呼突厥，本亦蒙古人種，信舊教。現已改信回教，操突厥語，種族亦多雜糅混血。近年自俄移入新疆，而自願歸化者，人數不多。至於在新疆，甘肅的東干人，世有以爲阿拉伯人或突厥人而漢化者。Vankov 氏則謂東干爲漢人信從回教者。伊犁有一毛拉名 Abd-ul-Asiz 謂東干一字，源出中亞突厥語 Turukh 其義爲飯依。吾人亦信此說，謂東干的血統以漢族爲主要成份，即使有若干突厥的混血，而今除信仰外，語言文字，生活習慣亦多同漢族。陝西北邊疆文化者決不能再稱東干爲突厥或回族。

(三) 通古斯族 通古斯廣佈於亞洲東北，南起北緯四十度，北至北冰洋，西至葉尼塞河，東迄太平洋。共分支三支：以黑龍江爲界分南北兩支，除一支散居鄂爾喀次克海岸者稱

海濱通古斯。在中國者，多數爲南支，有滿洲，赫哲，索倫，達斡爾等族；北支僅有鄂倫春，畢喇爾。今日東北的滿洲與赫哲已漢化，呼倫貝爾的索倫，嫩江流域的達斡爾，近因漢民的移殖，漢化亦速。鄂倫春居興安嶺山中，蒙養馴鹿，志勇使鹿部落。自中東鐵路通後，鄂倫春遷居興安嶺北山，今且失去馴鹿，亦漸向化。畢喇爾 (Bihar) 與鄂倫春同種而異，號畢喇爾其氏族之名。通古斯之在滿洲者，現多已漢化成爲國族，即過若干年後，東北在興安嶺東，將無通古斯文化問題的存在。而遷往新疆的達古斯，至今猶守其固有語言文字，尙持我政府之教化。

滿人 清代移駐新疆的滿兵，在古城者駐有千餘人，近已與漢族同化。在伊犁塔城兩地者則有萬人，尙守滿洲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漢無異。

錫伯 移自奉天，錫伯本蒙古種人，習尙與滿洲同，現居伊犁河南，人數近二萬。至今亦保持其原有語言文字。習尚多同漢俗。

索倫自黑龍江移來。在新省的索倫實包括索倫與達斡爾兩種，索倫本滿族而漢化，達斡爾則蒙古人而漢化者，故今索倫語言同於滿洲而背近蒙古。現在塔城索倫者據估計有一萬數千人。

雲南擺夷族在歷史上及現代與政府之關係

陶雲逵

(一) 擺夷之分佈，人口估價及其各部分之漢化程度

「擺夷」是一種雲南土族的總稱，其族自稱為「泰」，語言亦所謂泰語系。分佈在滇南及滇西。滇南以賓者約自北緯二十三度至滇越邊疆交界，滇西以賓者約自北緯二十五度至滇緬交界。人口約五十至五十五萬人。雲南泰語系人羣除擺夷外，尚有沙人，僥人，仲家等，但人數不多，一共大約有七十萬人左右。滇中泰語人羣有昔之分佈於特麼，人口亦較多，但因漢化，其漢化了者，便成漢人。此種情形仍在進行之中。

擺夷各部族中漢化程度最甚者當元江一帶沿紅河流域無文字部份；自明代即改土歸流。其有文字部份，東自恩茅以南，西自勐海山以南，漢化較淺。但此有文字部分中之漢化較深者。滇西北緯二十四度以南，二十五度以南，南甸，勐川，干崖，孟卯，茫越拔，芒市等所屬「孟西十土司地」。漢化次深者為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間耿馬宜標司地之猛勇，孟角，猛董，猛董等五土司地。漢化最淺者為北緯二十三度以南，即現軍里宜標司所屬之十二版納，及孟連宜標司所屬諸地。即滇省之南及西南極邊。

南及西南極邊之擺夷雖然漢化程度最淺，但其印化（如文字，宗教，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的程度則甚深。印化的原因是地理上距佛化了的緬甸暹羅近，距漢文化中心遠。但滇緬夷中之印化化者不僅軍里孟連一帶，上述孟西十土司

地及耿馬五土司地等受漢化次深的部分亦信奉佛教，習用梵文。各擺夷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其輸入年代，中國史志無記載。但擺夷原文土司歷代大事紀中則有多列論。孟連土司地信奉佛教自十五世紀中葉起（一四五七。明英宗天順元年），由龍章阿天（*Long Chaw A-tan*）輸入。耿馬土司地則自十六世紀初（一五三四，明世宗嘉靖十三年，或早數年），自緬甸博土司地孟良（*Montang*）輸入。軍里宜標孟連宜標，近西十土司地則或晚於此。

(二) 擺夷與政府在歷史上的關係

中國書對軍里的，最可確定的關於雲南擺夷或泰語人羣的記載在唐初經蠻名鄭元所錄之「記蠻」，「黑蠻蠻」，「金蠻蠻」，「純齒蠻」。至於唐以前，史記，漢書之「蠻」，「夷」等，及唐書，蠻書之「南蠻」（大百蠻），「有人以之為者。持此說者多謂軍里。此說對於滇緬，其後 *De Lachapere*，*Colquhoun*，*Cochin*，*Wood*，*Dodge* 均從其說。尤以 *Blair*，*Palmer* 持之尤力。僅在昔和論及南蠻與泰族，然亦未作十分肯定。其論，依我個人意見，史實關於軍里，南蠻之記載，斷不免有可使人於度到泰族之辭，但究竟證據太少。南蠻書不各放混合於一併談論，其中書有泰語份子參雜。若慎重起見，應以蠻書所載之北蠻，金蠻，黑蠻等為第一次雲南泰族始寫。蓋所述之語言風俗與今擺夷相同；且有明史地理志關於金蠻之敘述為證。是可相信不疑。

唐西南蠻而認蠻莊蠻及驃（去編之一族），但唐而後中

屬多制。至宋把雲南劃作化外，先後六百年間，中國書籍沒有任何關於雲南傣族的記載。直到元憲宗二年（一二五三），元攻大理之後，記載傣族之文字始漸多。

雲南傣夷雖自稱為「泰」或「古」或「友」，而中國書籍則甚少見此音之名。多稱爲「百夷」，白夷，蠻夷。據漢一稱，自開始有。田汝成《輿地記聞》第一次之記載。此名至清而盛。百，白，蠻漸才具。彼之一種自史記載地，但蠻是否爲一音一得考。又有人以爲，非與泰之擺夷混爲一談，當是錯誤。但讀史志，敘述傣族故事之標題爲「百夷」或「白夷」亦不多見。反之，在一種一音標題之下的文字，却有不少是擺夷事實。關於此點，下詳。降唐之蠻書外，自元前後記載傣族的書志，約有以下幾部，雖甚少，但所載多爲第一手材料。計：元，（無撰者名），見元何紹錦《蠻書集注》。明，歐古言，李思聰，百夷傳（南京醫學圖書館）。明，朱孟博，西南夷風土記（對蠻書集注）。清，有士毅，經緯事略（雲南通志續載）。此外則爲綜合或轉錄他人報告而敘述者。計：明，王奇齡，司蠻合誌。明，田汝成，輿地記聞。清，顧祖禹，天下郡國利病書。又，正史，通志，府縣志，詳；元史本紀，地理志，明史本紀，地理志，土司傳。雲南通志，續雲南通志稿。普洱府志，順寧府志，永昌府志，版廳廳志。此外書籍尚多，但多轉錄抄襲。南疆野史常視雲南爲邊境，今不以南疆爲泰語人之國家，不錄。

至於上稱關於傣族記載多見於標題爲「緬」的記載中，則有以爲原因。此處我們要指出雲南範圍；述及其南以外的傣族，詳觀其在中南（印度支那）半島各地的歷史與戰略勢；（一）中國知道泰語八羣較詳爲元以後。乃不但克大理

，而且自漢緬，當時泰人幹都在大緬西南即金齒，麗川及緬擇地。元緬緬，泰部爲必經之地。是對泰人必加認識與經營。但以出兵主題是征緬，故關於泰事復見於緬甸記載之下。

(二) 元緬緬，緬族之世其朝 (Pagan Dynasty) 一〇四四—一二八七。於其分佈於緬甸北之揮泰乃大事活動。緬甸金境幾全爲揮泰所據。直至一五三一年。同時泰語之另一部族於一三五〇年在阿育它 (Ayuha) 建立國都，是爲暹羅。而在滇省內自元之金齒。至明 麗川土酋思發，思倫發，思德發父子數代，屢爲邊患。故自十三世紀中至十五世紀末，爲泰語人羣有史以來最活躍時期。此各事件，明史及包見皆結略語書，多於緬事件上敘述之。

(三) 但自一五三一起，緬族復興，所謂通古朝 (Tung Poo Dynasty) 一五三一—一七五八。此時泰族勢力削弱，緬緬各土司臣服於緬。緬盛，乃進而向外發展，自一五四八（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至一七七八（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先後六次侵佔暹羅京城阿育生。而於明高歷四年至三十六年，屢侵邊境。其時暹羅英諸土司乃請援於政府，於是有了緬，緬子熊等之變緬，其地點在昔之勐州，即今騰衝及其南各地。此事件足以表明各緬夷土司其時已相當漢化。至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一七八九），邊疆再起，政府乃復興緬交綏。以上所述，均因緬事而與緬夷發生接觸，故其事項多見於緬一題下。且時將緬夷與緬混爲一談。

除上述漢文文獻外，據夷后土司向有書官隨同土司及地方上重要事件紀錄下來，代代相傳，便成了很好的歷史材料。此種原文史記，我曾蒐集到：車里宜慰司，孟連，耿馬兩宜撫司，猛香土千總，猛茫土把總各一部，共五部。大都

實事自明時起，附述而以前的事。蓋因自明代文書真隨佛教而輸入器書社中。敘述除世系，政治事件外尚有始年節，社祭，等節，或等條式，禮節之類。其關係世系及政治方面，與漢文獻對，頗多符合。實事志，唐志土司類所載與土司事之根本，而詳述之。

雲南上列漢書文獻敘述元以來雲南土司勢力之擴張情形及與政府之關係。但因事實過多，故只能從橫切面去看，而不作縱切面之寫。蓋各事實，均詳上列各書中，然亦有特別則而一書專題。他日有暇，當集錄出非難事也。所謂橫切面是從元明清歷代雲南土司中之雲南土司數目之多，以及等級，高下，看其消長。與及漢化程度。並與雲南土司職權與政府之義務上，看兩者之關係。

甲 A 元

南詔廢世，(自皮泥閣(唐玄宗開元十六年，七一九)至元初)南詔乾符四年，八七七)，其在南方之勢力曾達於雲南中部。雲南之雲南，金南，黑南，白南之各部也。如白南(雲南)天復二年，九〇二)，而後，雲南之雲南，大理對其邊域多不經營，雲南土司不知南詔時代之大。尤以時及末，勢力甚弱。在雲南則雲南人等漸次興起，雲南大理，且雲南相爭力，金南，白南，及元初則及更形高。元史地理志載：「金南等處宜撫司，其地大理南，雲南施蠻，俗乎金南。有南，與，其在雲南，其其人，以實其南。東北(?)」(其地至雲南南詔界，悉處大理，及元初時，白夷諸蠻，漸復故地，是後金南漸復舊觀」。按金南於元十六年始歸順元朝，而至成

附宗元五年猶叛服不常。其南如撒里(車里)耿凍(貴東，或景棟)等地亦有不少雲南獨立部落。後為元次第征服，歸入元朝版圖。自然也有不少因元之經營而雲南遷移者。元代雲南行中書省的區域很大，包括今四川南部大渡河以南，雲南全部，疊緬及暹羅地。元史無土司傳，土司之名實自開始。但元時除段氏原有管轄區域外(即滇中東北)，多為羈縻性質。雲南通志載官志「土司」自元起，今據通志，作以下敘述。

雲南通志載元代土司共有五十七個，又「雜土司」十五個。土司中有兩個特等階級：一，摩可羅漢大理總管段氏。二，茶罕章管民官麗江木氏。兩者均非羈縻。此外高級者有：管民總管府三十五個。其中可證為羈縻者十七個。宜撫司五個，擺夷佔四個。土知府五個，擺夷佔三個。統計軍民府以下，土知府以上之階級共為三十五個，而擺夷佔二十個之多，約百分之七十四強，為大多數。其餘小土司過於零雜不計，「雜土司」則無明白之區域或姓氏不詳。至上述兩個特級土司段木二氏，則段氏在滇北本擁有大範圍餘勢，各欲服之以號稱王，故名位特高。木氏則在麗江維西永寧一帶極有威望，號稱「天王」。而始祖忽必烈自川康入滇，經麗江，木氏非但未拒，且助之攻克大理。厥功甚偉，故名位亦崇。兩者均有特殊原因。除兩者外，高級土司擺夷皆大敵。

元代政策只對擴張領土而對已得之地則並不十分經營，政治機構大體密。終元一代自始至終，雲南日在兵戎之中。土司叛服不常，尤以擺夷之車里，八百(吾意當即今越屬平之(Lung phlor)，及金齒為甚。此外則為羅羅斯蠻(川南



及海東北)。備其在元時佔高級土司之大多數，是表明權與俱有極強勢力。且察權軍民府均成一軍民府之大頭銜，其於新州之設，是表明元朝勢力並未深入該地也。(以上參閱黃史本紀地理志，雲南通志戎事，土司。)

明

明代雲南省土司官制分爲以下各級，並每級之數目。計：總馬府三。總州三十。宣慰司八。宣撫司四。按撫司五。長官司三十三。禦夷長官司二。共八十四個。以禦夷司地位最小不計外，尚有五十一個土司，此五十一個之中，有二十一個是攝夷。在數目上雖夷雖佔少數，但等級高之土司則多。八宣慰司中有六個是攝夷。四宣撫司，安撫司，二雲南府均爲攝夷。職位高。指其轄區廣，勢力大。明代雲南省區域不如元時廣大。北部一帶對歸川省。明之土司數目八十四個，此數與元(五十七個)相較之多。可見非明代土司勢力澎漲之表現，實是因明代對道中原有勢力而分化政策使然。(我們要認清邊疆是：分化政策不單是對土族，此意乃任何政治之對於自己敵對之勢力所必施之政策也。無論同族或非同族)。同時說明明代政治機構之嚴密，無大土司化爲若干小土司，等級分明，職權劃一。特別滇北諸土司多過此命運。但攝夷之中亦有化繁爲簡者如麓川宣慰司之改分爲麗川，孟卯宣慰司安撫司，元江宣慰司之改爲土通判而另設流官等。(以上參閱明史本紀，地理志，土司傳，雲南通志土司戎事)。

C 清及民國

清代雲南土司共爲一百五十七個。分文武兩職。土府官，土州官爲文職。宣慰使，宣撫使等爲武職。此一百五十七

七個土司中，文官在知州以上者計土府四，州四。武官在長官司以上者宣慰使一，指揮使二，宣撫使五，副宣撫使二，安撫使三，長官司長官三。此高級土司共爲二十五個。其餘一百三十二個土司均小職。清代土司以數目而言又多於明，但小職佔大多數。高級土司，土州官及長官司以上與明無異。長官司以上之土司相較，則明(五十一)較清(二十五)爲多。清代對土族之分化政策日趨積極於此可見。同時，自明以來中國中東部人口向滇遷移爲數頗衆，其中有奉政府命令移殖者，有個人自由移居者，有從軍征滇編而不返者。於是隨漢語人羣之移殖，漢文化乃大量輸入雲南。而將土族漢化。而政府於漢次平定滇邊，對於僮有功臣人員往往封賜土地，任爲土司。雖無被大進權者，但自明以來及清代，雲南小土司中有不少是漢人。

清代一百七十七個土司之中，攝夷佔三十七個，約爲全數之百分之二十四。但均爲較高階級者。蓋一宣慰使，五宣撫使，三安撫使均爲攝夷。四土府中有二爲攝夷。是則清代土司與明代情形相同，高級者多爲攝夷。(以上參閱雲南通志及雲南通志稿)。

及至民國，因明清兩代雲南漢化程序日趨積極，土司勢力已頗衰微。關於民國以來土司，有二十四年內政年經民政廳所載雲南省現有土司名稱表。其中列了一百一十三個土司。此數亦相當的大。但「民國初年決議廢流而不改土。原有土司名稱概仍其舊。但受流官節制指揮」。不過雲南自民國十六年以後也有不少土司被裁撤。年經中現存土司表之編製，甚爲籠統，多不註明土司之官職階級，遠不如明清編製之條理分明。故願難據之以作分析研究。但就我個人的



遷去，現存土司與清代大體相同。例如宜慰司為軍用。宜福司為南甸，平羅，騰川，耿馬，孟連。副宜福司為孟連，騰川，宜福司為騰川，孟江，孟市。其餘土千總死絕也大體相同。由是，即在民國，土司之高級者仍為軍用。

總說滇中歷代土族勢力之推移，漢初不計，則漢晉為最盛，唐於滇東非及中部。唐宋為彝漢等混入羣之大異國大疆，漢陸於滇北中部，自東川至大理永昌間。元則則土族勢力更向西南移。強大者為播弄。如元之金齒，倣莫，八百之羅甸，明之麓川之節，與漢晉後歷數十年而不能平。至清則雲南境內無大規模之土族。乾隆間用兵雲南，係因羅甸。是可見雲南之土族入羣已逐漸演化。從歷代土族勢力之推移可見出漢化推廣之階級，而自北與東而南而西。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看出秦語提漢代勢力之興衰及漢化推進之程序。現在我們略述土司的職權及其對政府之義務。土司原為政府的地方官，所不同的，土司是世襲，普通地方官不世襲。土司所轄的土地人民是他所有。行政上凡關於其本土司地方者由土司全權處理。但有三項，土司須秉承政府命令。(一)賦稅。土司在其地方人民抽稅若干，由他決定。但對政府則按每年納一定稅額。(二)軍稅。土司地之人民，政府遇必要時得隨時徵之入伍。(三)對外交涉。如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發生事件之交涉，以及土司地與另一土司地發生爭執之處理。此三項定自明而後雖然，清代以來更定尤詳。

漢美土司對政府納稅，服兵，以及對外交涉皆從政府之

命令與判斷之事實均散見雲南通志，順寧府志，普洱府志，騰越廳志之秩官志之土司，及食貨志之田賦，武備志之戎事，邊防雜節；並東里，耿馬，孟連，孟定，孟定五土司之原文大事紀中。事實繁多，記述冗長。今僅擇其重要者，舉例以概其他。下列各例，多為清代。良以清代而後有詳確可靠之記載也。

A 賦稅

土司之納稅進貢實是一件事。進貢多半是費其土司地距離政府較遠，或政府勢力尚不能對該土司十分統御者，如三年小貢七年大貢之類。元明兩代雲南邊地土司對政府多如此。清而後進貢之例多時去而代以田賦，納於省政府或管理該土司地之政府機關。如東里納於思茅廳，孟連納於騰越廳，耿馬納於順寧府。政府不直接向土司地人民徵收。由土司負責徵收呈交政府。例如，普洱府志東里田賦節載：「原額實收東里宣慰司條丁銀二百零二兩零五分三厘五毫。折改秋糧銀二千二百五十五兩七合」。按原文未詳年月，查閱上下文當是光緒年間事。又東里宣慰司原文大事紀：「……其為五百六十九兩五錢三分八厘，此款是解呈思茅廳。其中出宣慰使辦公費一百六十四兩，又另六十四兩七錢二分。淨納三百四十八兩八錢一分一厘。另一條抄：「……共為五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八厘。此款由宣慰司解呈思茅廳。其中出宣慰使辦公費一百六十兩。」按原文亦未詳年月，參閱上下文當是同治年間事。

B 服役

地方有匪，邊外寇，政府除遣正式軍隊外，並命令土司調遣土兵協助。如開萬縣開之德備，清乾隆間之德備，嘉



獲至光緒開之平羅黑之亂，咸因國語之不通，車里孟克，其地土司亦奉命徵兵，並親自率軍進志，府志亦載：「土司亦領，並各土司原文大率紀均有記載，茲從前不錄。」

（對外交涉）

（一）土司與外國國家之交涉事件（二）土司與外國國家之爭執（三）土司與外國國家之關係

（一）土司與外國國家之交涉事件：土司與外國國家之交涉事件，係指土司與外國國家之交涉事件而言，其範圍包括：（一）土司與外國國家之交涉事件（二）土司與外國國家之爭執（三）土司與外國國家之關係

（二）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交涉，由政府處理。有由外國領事館辦理者，亦有由中國領事館辦理者，其範圍包括：（一）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交涉（二）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爭執（三）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關係

（三）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關係：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關係，係指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關係而言，其範圍包括：（一）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關係（二）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關係（三）土司與中國以外之國家之關係

刀士亞 (Datu Arif)

刀士亞 (Datu Arif) 有二子。長子刀士和 (Datu Arif Alim) 次子刀士太 (Datu Arif Alim) 三子刀士康 (Datu Arif Alim) 天朝委刀士和為宜慰使。時年十六歲。其弟刀士太為宜慰使 (Datu Arif Alim)。

（一）刀士亞之子：刀士亞之子，當即昔津府志之刀士和，請委宜慰使。其弟刀士太為宜慰使 (Datu Arif Alim)。

（二）刀士亞之子：刀士亞之子，當即昔津府志之刀士和，請委宜慰使。其弟刀士太為宜慰使 (Datu Arif Alim)。

（三）刀士亞之子：刀士亞之子，當即昔津府志之刀士和，請委宜慰使。其弟刀士太為宜慰使 (Datu Arif Alim)。

（四）刀士亞之子：刀士亞之子，當即昔津府志之刀士和，請委宜慰使。其弟刀士太為宜慰使 (Datu Arif Alim)。

（五）刀士亞之子：刀士亞之子，當即昔津府志之刀士和，請委宜慰使。其弟刀士太為宜慰使 (Datu Arif Alim)。

（六）刀士亞之子：刀士亞之子，當即昔津府志之刀士和，請委宜慰使。其弟刀士太為宜慰使 (Datu Arif Alim)。





則其最後決定，亦唯我政府之意旨是聽。然車里土司地在南
 方，當屬政治之重要，於此可見一斑。
 上述一事，據文獻史料所載，但於滇邊與羅一草重改
 外交事件。見於車里原文大事記中。茲錄之如下。此記載雖
 無他詳，但其事實無疑。當我廿五年在滇邊車里官署司總
 管刀地村發生自稱此等時，刀稱此事件代代舊習，至今仍深
 印車里人民心目中。

〔羅漢 (Chao Nio Khan) 爲羅之地方長官，遣
 兵往征 (Mong Pong) 猛乃 (Mong Nai) 土司出兵救之，不
 敵。猛乃土司詔瑪哈幸 (Chao Nio Khan) (按非前車里官
 總使刀太和之弟此爲另一同名之土司。及母被執。詔瑪哈解
 之往曼谷 (羅羅京城)，車里總管刀承經開信，往猛乃，以
 爲詔瑪哈幸尚在車里土司地。至則已解往曼谷。羅漢王乃揭
 言如總管能親自率領谷項，則可將猛乃土司放歸，刀承經
 不知是計，前往。被劫。詔瑪哈幸一人得還。返至車里與官慰
 使刀承經商議營救辦法。時爲一三二三年(公元一八五七
 年，咸豐元年)。衆議以金帛往贖。惟此舉須先呈明天朝及
 緬甸。車里不能直接與緬甸交涉。乃遣人往阿瓦。緬王詔
 車里以男女各一百人往爲總管刀承經及詔瑪哈幸之母。使者
 返車里。地方人民以爲不可，仍擬以金帛往贖。但復有人持
 異議，於是詔瑪哈幸負氣返緬甸。此時天朝遣使詢他事有諭派
 人至車里。天朝委員乃賜將此案歸政府辦理，由天朝派員往
 曼谷向羅漢王索還總管。於是車里備禮物，派員隨同天朝委
 員喇罕勒 (Pa Han Lath)，馬教 (Ma Gao Palat) 並明
 官孟 (Ma Ken Mong) (按此三人均政府所派，其原名若
 何不得而知，此於譯音。) 帶兵二百名，持天朝公事，先下

到南寧，旋由南寧派二名信車里所派委員前往曼谷。
 天朝委員留八百。羅漢王乃將禮物收下，總管刀承經及詔
 瑪哈幸之母并前車里總管住曼谷之車里居民一併放還。

(一) 現代情形 羅漢王司地在滇邊之重要在滇
 二章中節 C 已將民國初年政府對土司之政策說了一下，政
 府的政策是一流而不改土。原有土司名稱仍其舊，但受
 流官節制指揮。這種政策實到了民國十六年而後才趨於極
 度。由於中央及本省政府之努力，羅漢王司中如西十七司地，
 耿馬五土司地及車里孟連土司所屬各地，均次第改縣或改治
 局治理。於糧官之計，除土司原有名稱仍存外，多則其所轄
 地爲一區，或數區，以原來土司或其地或爲區長。形成間接
 統治局面。名位與政令表面上雖已與其他縣份相同，但實際
 上一切政事仍循舊習，依照原有制度而行。土司文化或現代
 化明顯實即是文化變遷問題。文化變遷非刻在那邊要，但
 如我們認定一個目標，更使他向著這個目標去，則非有詳
 細資料與專門知識指導是不行的。羅漢王司地在滇邊，但
 際關係上之重要，從上而論，幾與緬甸不啻。其地之概。尤其
 是日南道，幾與緬甸以後，羅漢王與緬甸歷史關係，羅
 漢王土司之態度意向尤足左右大局。而緬甸復假借一民族一
 體之關係，以爲我與緬甸關係。由上而論，我們知道車
 里土司與羅漢王世仇，雲南羅漢王乃我同胞之一部。收復失
 地一云云實爲理所當然，不值一笑。羅漢王同胞中雖無不
 肯之幫其復仇。是我政府所應深加注意而深加切切者。是
 爲當今急務。百世之計，求我全民族之永久團結，使宜積
 極設計此邊地社會，使其生活帶國文物制度和我國其他區
 域一樣的趨於現代化，以其地勢之利，人事之變，好好建設
 則足以因邊防，適足以拓疆土。而南邊前途之邁步勝收
 ，擴充區域皆一重要關鍵。國人幸注意之。

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日。寫於昆明。



雜古腦喇嘛寺的經濟組織

李有義

一、寺院一瞥

雜古腦係理番縣境內戎民區域中的一個重要的社區戎民的文化大體上說，來是可以包括在康藏區域之中，其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及社會關係等，都有良厚的西藏色彩，本文所要敘述的即是戎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喇嘛寺，喇嘛寺雖然是一個宗教的組織，但它與整個戎民的生活卻有密切的關係，甚至我們可以說喇嘛寺是戎民基本社會組織的一部份，我們來明瞭戎民的社會組織，必須明瞭他們喇嘛寺的組織，普通教喇嘛寺的文字，大多以宗教為活動中心，本文則擬以經濟的觀點來分析一個喇嘛寺的組織，以及喇嘛寺與經濟生活的關係。

雜古腦喇嘛寺位於市區東北半山中，距市區約二里許，山下為一戎民寨子，其建築形式為立體式的藏式房屋，與市區完全不同，市區為漢商聚地，其房屋之建築也完全為漢式，就居住區域上分，漢商與戎民是分隔的，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種文化，一為漢文化，二為即戎民文化或藏文化。

過寨子即登山，由山麓遙望半山之喇嘛寺，白色建築與背後之青山相映，儼如一幅圖畫，寺之建築極廣，佔地約百餘畝，惟房屋極殘破係民國廿五年紅軍過境時所毀者，目前僅有新建之經堂與修復之喇嘛住屋五六十間，較原來之規模尚不及一半。

經堂（即大佛殿）為喇嘛修經之所，亦為喇嘛寺之重要

建築，位於喇嘛寺之中心，高約四丈修廣約五丈共分兩層，下層為佛堂，內部裝修尚未完工，佛像正在塑造中，已塑成小佛像一尊，正中之大佛僅塑起底座，座上置小銅佛一尊，謂將塑入佛堂內，壁上之壁畫亦僅正中畫成釋迦牟尼佛像一面，前兩層案上供銅佛數十尊，兩旁置佛經共一百另八部，均以錦緞包之，銅佛前有銅製酥油燈數百盞，均滿注酥油，喇嘛千歲中修經時即燃之，另在一小低案上置法螺一及其他修經時所用之法器數事，距佛案數步，東西相對設坐墊四五，高半地而約尺許，為高級喇嘛修經時之坐位，另外地板上鋪紅布墊數十餘條，也係東西相對，為普通喇嘛修經時之坐位，上層又分為前後二部，前部為佛堂，供各宗派之神佛，後部則為大喇嘛駐錫之所，經堂之內部大致如斯。

經堂之旁有房屋一列為喇嘛寺之茶間及大廚房，前面有黃亭二所，內懸大鼓，凡舉行修經時即擂鼓召集全寺喇嘛。

經堂四週均為喇嘛之宿舍大多係兩層或三層之建築，每一喇嘛佔房屋一間或二間，依喇嘛之貧富及地位而有不同，其內部情形我們將于敘述喇嘛之生活時詳述之，目前全寺共有喇嘛百餘人，聞最盛時則有喇嘛三百餘人，現有之喇嘛數目尚不及以前二分之一，其經濟情形亦遠不如昔，喇嘛宿舍之外，尚有單獨之院落若干，今已大多廢棄不用，據謂係昔日修喇嘛經營商業，堆集貨物之倉庫，今則僅有少數畜養喇嘛，利用空屋畜養其私有之馬匹。

喇嘛宿舍之外，尚有單獨之院落若干，今已大多廢棄不用，據謂係昔日修喇嘛經營商業，堆集貨物之倉庫，今則僅有少數畜養喇嘛，利用空屋畜養其私有之馬匹。



欲將喇嘛寺建築之限制，極似天主教之修道院或中
 古代之寺院，實際則喇嘛寺在土民文化中不僅一宗教組
 織同時也是一教育組織，土民之學習喇嘛亦無異中土人士之
 入學受教育也。

維古喇嘛寺在過去會極一時，據說當著土司時代
 該寺之大喇嘛勢力很大，土司的一切行政大都是受他的指揮
 ，這種情形現代被收斂不少狀態，也與歐洲中古時期教
 皇干政情形，自乾隆十七年這一帶實行改土歸流，將維谷
 土司改為五屯（註一）維谷喇嘛寺的教區也縮小為兩屯，
 從此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不過維谷在五屯中始終居領導
 地位，喇嘛寺也始終維持在五屯中的特殊地位，同時因
 維谷是四川西部的一個邊境貿易的中心，喇嘛寺也經營貿
 易，漸把喇嘛寺變成一個地方重要經濟組織，一直到民
 國十五年為止，喇嘛寺在維古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勢
 力，民國十五年紅軍過境對喇嘛寺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紅
 軍一並在這一帶燒燬了三四個月，將喇嘛寺的財產完全搜刮
 一空，喇嘛寺也都燒去了，這將喇嘛寺的財產付之一炬，據
 說喇嘛寺的財產，院中所藏之糧食被燒了一週方熄滅，寺院
 之宏敞可見一般事後回來，政府亦補助他們一部份經費修復
 寺院，但國兵兵後一收社之經濟狀況的衰落，喇嘛寺也一時
 未能恢復元氣，喇嘛寺的經濟和當地的經濟狀況有很密切的
 關係，特別是近年來漢商買賣的衰落對它影響更大，目前喇
 嘛寺喇嘛的數目日漸減少，寺院的財產也增加，大有奄奄
 一息之勢，以往盛時運來大喇嘛二喇嘛等要發生變遷的現
 象，因當領袖以後可以有得大的經濟利益，今則喇嘛視
 錢為其目的，因無經濟利益，喇嘛費用之支出則倍增，非

家中較富有者實無法維持也。

註一：乾隆十七年改土歸流，將維谷土司改為五屯，計有維谷屯，上蓋屯，
 屯，孟公屯，九子屯及乾溝屯（即甘坡）每
 屯守備一員，選土民之中領袖任之。

二、民主化的寺院組織

維古喇嘛寺在寺院的系統上是一個第三級的寺院，
 它不直屬於拉薩的三大寺（註一）而直屬於化廣法寺，廣法
 寺則直屬於拉薩的三大寺，據本寺僧人告訴我們，維古
 寺在未改土歸流前，這裏的喇嘛寺也是一個二級寺院和廣法
 寺一樣直屬於拉薩的三大寺，自改土歸流後方降為三級寺院
 ，改隸於化廣法寺，不過到現在為止，喇嘛們受戒還得調
 拉薩的色寺寺去。

目前的組織上設大喇嘛一人，任期七年，綜理全寺的
 事務，不過事實上大喇嘛很少管事務，而是一個宗教的首
 領，主要的工作只是主持各種宗教儀式，大喇嘛以下設有執
 事喇嘛七人，任期為三年，分理全寺各種事務俗呼之為二
 喇嘛，二喇嘛又因職務的不同分為四組，第一組計一人番名
 「文則」專司吟經之責，任此者必須經典熟，聲音洪亮俗
 呼之「聲經喇嘛」，因每次吟經均由彼領導，第二組計二
 人，一正一副番名「喇嘛」專司寺中之經濟事務，凡寺院在
 外面所營之經濟事業，如放款，交易，介紹等事均由此二人
 掌管之俗呼之為「管喇嘛」，第三組計二人一正一副番名「根
 澤」專管寺院內事務，如伙食日用品之備置，房屋之修繕
 以及一切日常事務，相當於佛院或學校之事務，俗呼之為管



喇嘛，第四組也計二人，一正一副番名「格果」專司糾察喇嘛行爲之責，如喇嘛犯刑則由彼責罰，此外並兼理民間事務，如選擇吉日良辰之類，當選此喇嘛者，必須戒行優良道德高尚者，俗呼之爲靈樞喇嘛因經堂中懸有方形之鐵棒二根，喇嘛犯刑時即以執法，二喇嘛之地位並無高下之分，在宗教儀式中「文則」之地位甚重要，經濟活動中則「喇嘛」最重要，在過去喇嘛寺盛行「喇嘛」在社會中最受人重視，因其享有經濟大權地方商人也與之交往，儼然如地方上之十紳。

雜古喇嘛寺自改土爲屯後，中所轄之教區只有兩屯，雜古屯與乾溝屯，每屯又各轄三溝（莊）每溝各有分寺一所，每溝之有二四寺，內設二喇嘛一人，這種分寺多設在私人家中，也有單獨建築一小寺院的，分寺的喇嘛任期也爲二年，分寺除二喇嘛外，僧衆很少如有亦大多各居自己家中，多數是有到拉薩受戒，係在地方喇嘛寺中學過經典，這種喇嘛當地呼之爲喇術，亦不嚴格遵守戒行，每遇分寺舉行喇嘛聚會到分寺裏來學經。

飯間時喇嘛系統以後我們再敘述各級喇嘛的產生，上述的各種喇嘛，由到上完全係由選舉方法產生，選舉大喇嘛時，由雜古屯和乾溝屯各推舉出一位高僧即之喇嘛爲候選人，選舉的方式，係交換推舉，即雜古屯推舉乾溝屯之候選人，乾溝屯推舉雜古屯之候選人，候選人舉出後，在紅軍過境前照例將名寫到化廣法寺，由該寺的堪布商定，這很使民衆誤他代表由各地方選出候選人後由中央決定一樣，這當地的候選人多由法選，具體的方式即向廣法寺的堪布詢問，凡將路多的大致可以當選，因那該寺院很富足，當

選大喇嘛以後，可以得幾很大利益家庭親友都可先，自紅軍過境後，這裏的喇嘛寺和廣法寺的關係就斷了，他們選舉大喇嘛時不再送到廣法寺去測定，而改用抽籤的辦法將候選人的名單分列在兩個格巴內，先由喇嘛舉，然後就把格巴圍放在一個碗格動，先搖出的就當選大喇嘛，這個儀式的舉行在經堂樓上的佛室中，要請別的喇嘛寺的大喇嘛或活佛來監視主持。

二喇嘛的選舉法大致也相同，每溝各選出一人，先由每溝推出候選人二名，推舉的方式也是交換推舉，六溝共推出候選人十二名紅軍過境前亦是照例將名單送廣法寺去測定，也同樣的發生競選納賄的現象，特別是喇嘛職位競選的更激烈，因當選以後就可掌握全寺的經濟事業，紅軍過境後也改用抽籤的方法，搖碗共分兩次，第一次搖出身份，因每溝有候選人二名，第一次搖出正式當選二喇嘛，第二次搖出職務，首先搖出者爲文則其次爲喇嘛其次爲根澤其次爲格果凡寺內之喇嘛都有當選二喇嘛的機會，未到拉薩受過戒者則除外，而且非老全寺喇嘛均輪流當過喇嘛後，方得連選，這種選舉法頗有民主化的精神。

二殿寺的二喇嘛由各溝公舉，雜古喇嘛寺的喇嘛如該地的本溝選爲分寺二喇嘛以後，可以返家任職，任滿後仍可選大喇嘛寺。

在以往大喇嘛及二喇嘛當選以後，都要舉行盛大的慶祝，慶祝的費用由家中負擔，喇嘛家中對他當選爲大喇嘛後認爲是很大的光榮，在就選時家中就替他籌款向廣法寺的堪布納賄，當選後則舉行盛大的慶祝聚會，這種宴會俗俗都可以參加，這種情形佛有活佛漢人中丁舉似的民國廿八年該寺說二



喇嘛當選時，請了八十桌家樣說還是未敢鋪張，在以往幾時

大喇嘛或二喇嘛後請一兩百桌安是很平常的事。

第一：拉薩之三大寺為哲蚌寺喇嘛三千七百人，朗拉寺喇嘛五千五百人，甘丹寺有喇嘛三千三百人，全藏最高之喇嘛則錫于甘丹寺，凡康藏區內較大喇嘛寺均隸屬於此三大寺中，所有喇嘛地位之考取，均須在此三大寺中，莫不直歸于三大寺者，均為第三級寺院。

第二：滿為番地之政治區域，滿類似漢人之一切，每一土司其轄區包括若干溝，溝之起源係由于地形，因離古藏一帶之居民皆居於山溝中，一溝成爲一自然區域，政治區域亦由此自然區域而劃分，然今日之溝已不完全依照地理形勢，因人口之流動，或遷移已超過原來之地區區域矣。

三、喇嘛與農奴高頭

在川康區內的喇嘛寺，就經濟制度來說，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官寺，一種是私寺，官寺的經費有固定的來源，所有寺內喇嘛的生活完全由寺方供給，只要一入寺院衣食就有着落，私寺則寺院和喇嘛的經濟是公開的，寺有寺的財產，喇嘛有喇嘛的財產，雖然寺院喇嘛各有其財產，但並不完全負責喇嘛生活的責任，喇嘛的生活大半還要靠自己家中供給，當喇嘛之親屬高頭古的喇嘛寺就是屬後者。

這種私寺的制度不僅是一個喇嘛寺的制度，同時也是一個番民的社會制度，這一點可由以下的事實來說明，雖古喇嘛寺的喇嘛大都有兩層身份一個身份是寺內的喇嘛，一個身份是他親屬頭的一份子，他們並能因當喇嘛而失去了他們在家中的地位，任官寺的喇嘛則一入寺院就失去了家庭的身份，他們對家庭不負任何責任，家庭對他們也不負任何責

任，私寺的喇嘛則把寺院當作他的本院或寄宿舍，寺院只是他修行的地方在修行之外，他還可以兼理他家中的事務，他在社會中地位和俗人一樣，只是又多了一重資格而已因爲喇嘛的地位很受人尊重，因此家中如有一個喇嘛，在社會上，地位也因之提高，很像漢人家中出了一輩人進士一樣，受人尊敬的實際上家中有一個喇嘛，也有若干好處，如訴訟時喇嘛可以佔上風，經濟生活上如當選二喇嘛時，可利用寺院的財產來肥己，此外任何公共活動上喇嘛都較一般人的地位高，這些事實也可證明番民之願意送子弟去做喇嘛，並不完全是爲宗教的原因，同時亦有經濟的，社會成份在其中，他們送一個子弟去做喇嘛，和漢人送一個子弟去受大學教育是同樣的意義的。

普通番民家中要送一個子弟去做喇嘛，在經濟上是一個很重的負擔，因爲喇嘛的生活大半要靠他的親屬頭在六七歲時就得先給他請一位師父大半是喇嘛寺中正式受過戒的喇嘛，請受戒後就把子弟送到喇嘛寺去，隨師父學習經典，學習時期和生活名義上是靠師父，實際上則家中得向師父送禮，普通每年要送糧食三斗糶糶半袋，酥油若干斤鹽巴若干，這即等於學費，此外學徒得向師父服役，這樣做學徒約須七八年至十餘年到子弟十六七歲的時候，普通經典已經很嫻熟，就要決定是否終身做喇嘛了，如果決不做喇嘛，這時即可回家，返後的地位和俗人一樣，不過因稍通經典，比那完全沒有受過經典教育的在社會上地位要高點，如果決定終身做喇嘛就得得到拉薩去受戒。

到拉薩去受戒對這一帶的番民，等于漢人送子弟到外洋去留學，是一筆相當重的負擔，務出資以前得爲子弟籌一筆



充足的經費，普通約須四五十兩現款，此外衣服及沿途所用的器具也值現銀二三十兩，較富裕的人家要爲子弟預備一匹馬，所值即更多，到放臘覺，恐有誤之喇嘛爲保證，即可入三大寺授師學習經典，關於喇嘛在放臘之學習情形，柯象峯先生在其西藏社會之鳥瞰一書中有極扼要之敘述（註一）茲而錄如下：「初學之二三年中，先當依師學習切實因明辯論之方式，即羅維成論理學，對於因明論之粗淺名稱，可略得一常識，次五六年中習現觀莊嚴論，此論係解釋大般若經修行之世俗三乘道次第者，次二三年精研入中論，再次二三年精研戒律，並受大戒，最後學俱舍論（以上五論皆屬顯宗）至相當程度，得與布加諾，參與一格西一學學博士考試一個喇嘛由考到考取一格西一約須五六年或十餘年不等這一帶的喇嘛因在學社時其基礎不牢，在放臘只能考取二三一格西一入寺後少有考中頭等格西者，如偶然有人考中，則返後必爲人所重視，可爲地方選作大喇嘛或其他高級喇嘛。

考取一格西一而喇嘛回來後家中爲他舉行一次大慶祝，此外又得着他製一頂或數套新的法衣，如寺中沒有他的住處家中還得另他安置一所住處，經古臘喇嘛寺的僧舍，地皮雖然甚貴，然房屋大多是屬於喇嘛私有的，喇嘛入寺得租賃或助他的住處有極富裕的喇嘛家中爲他新建一所住處，這當然是一筆很大的支出，有了住處家中還得供給他日常的生活費用，普通每月要供給糧食一石，油鹽一皮或半皮，以及其他日用品，因爲他們生活大半靠家中喇嘛生活上也養生了階級的差別，家中富裕，供給自然很充足，家中比較窮一點的，供給上也就較差，因此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喇嘛階級與喇嘛的階級，也可看見喇嘛階級一付勞動階級的喇嘛。

喇嘛除了靠自己的「娘窩頭」以外，從寺院方面也可以得到相當的津貼，寺院的津貼一年分兩次發給，第一次是正月十七日發給以後，第二次是在十月舉行燃燈佛會以後，每次每名喇嘛可分得糧食一斗及酥油少許，在以往寺中富裕時，寺中經營經濟事業所得的盈餘，也酌量分與喇嘛，然現在因寺中經濟事業沒落，這種津貼遂也無形取消了，此外寺中舉行佛事時，如有人佈施，每人也可分得少許，我們這次調查喇嘛寺時，爲和他們聯絡感情就請他們念了一場太平經送了他們一百元佈施，當時這款先送到大喇嘛那裏，大喇嘛扣留了約二十元，其餘就交給二喇嘛，二喇嘛即下令拈鼓，集全寺喇嘛入經堂誦經，在誦經快要完的時候，就將我們佈施的錢，當衆按名分給衆喇嘛，每人得的多寡依各人之地位而有不同，說學徒也可分潤少許，不過這種收入比較不固定，不能依爲正式生活費，只是補助平時的零用而已。

除了上述的兩種經濟來源以外，喇嘛還可以經營經濟事業多數的喇嘛都有一兩種副業，如經商，放款，作經濟人等。最不濟的也可出去替舊民念經醫病，喇嘛經濟事業的基礎，大半還是要靠「娘頭」較富裕人家，在喇嘛入寺就付給他一份資產，讓喇嘛去經營，一方面可維持喇嘛於生活，一方面如果經營成功的話家中亦可得到好處，有的喇嘛把他在家中應得的產業都搬到喇嘛寺來自己經營，因爲喇嘛在家中還有俗人的身份，他們也有極小一份產業的權利，更有的喇嘛則和家更不離任何關係，在寺院中是喇嘛回家去就是家人，如果有弟兄的話，他們就經營自己的產業，因爲喇嘛在社會上受人尊敬，他們經營經濟事業也無形中得到



許多便利，如在各種交易中，他們比普通商人容易得到對方的信託，如發在何種時候他也可借債，對古喇嘛寺的喇嘛以作爲買賣的對象最多，因此古喇嘛是一種的村交易的中心，他們對該地居民最好，而該地和本地的商賈也有往來，有的喇嘛對收買舊貨物，也常請喇嘛來幫，在喇嘛和商賈的往來中，他們可得到一筆利息，此外喇嘛還給商人作經濟人介紹各種交易，其功其利比於普通商賈的喇嘛更爲重要，他們放債的對象，一是居民，一部份是商賈，放債的對象，大半是五定地的貨物，如麩子口粉等類，這是一筆款項多之說可以說是一批貨物，然則他上取貨物批發的商賈，並放於所積之利息非其目的，放債的對象，多是到其地，利息是五厘至一分，或一分，或一分，貨物批發的商賈，常向喇嘛借款，因以喇嘛的經濟事業和古喇嘛的經濟事業有密切的關係。

一、小部份有能幹的喇嘛中較窮的喇嘛，他們只能以替人唸經爲一種職業，好在居民爲信教遇有喪葬及多要喇嘛來唸經，喇嘛每次出去替人唸經，都可得到相當的報酬，替人唸經食半升，或豬腰一小塊，或茶葉少許，這和收入看自當亦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特別是那百年老的老喇嘛。

二、柯魯桑若，西藏社會之良廠，六六頁，正中書局出版。

四、寺院的經濟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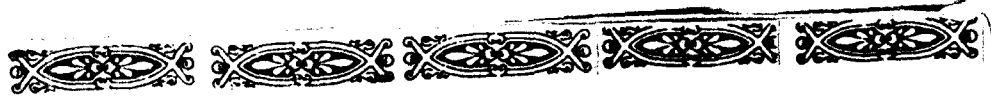
喇嘛寺的經濟和喇嘛的私人經濟是清楚的分開的，寺院有單獨的經濟來源，這經濟來源古喇嘛寺中共有三種，現

在我們把他外述在下面：

第一項本寺的收入：古喇嘛寺的不動產有田地與房屋兩項，田塊一共有山地六十多畝，分租給附近的農民耕種，每年每畝地可收地租三斗（雜糧）一年一共可收十八石雜糧地租收入只佔寺院的極小一份，其次爲房屋，房屋又包括兩項，一項是公共利用的房屋，如經堂，大經房，倉庫等，這項房屋不備有收入，每年還得有一大筆修繕費，另一類是私房，由喇嘛所住居，以及在市價上買的房屋，這類房屋寺院可得到相當的租金，這類不動產的盈餘，由寺院的「僧官」負責，收入和支出都有詳細的帳簿每年並須對算一次交喇嘛負責。

第二項經濟事業經營：這一項收入是喇嘛寺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在紅軍進境前這裏的喇嘛寺，乎是地方上的一大經濟勢力，門戶之戶的經濟事業和當地商賈貿易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項我在上面已經提及，寺院所經營的經濟事業大致有四種，一種是放債，一種是販賣，一種係介紹，一種係運送。

放債是這四種經濟事業，最主要的一項，寺院的資本一部份是寺院的，一部份是喇嘛及居民寺院代收的，居民把喇嘛寺當作一個信託銀行，有了多餘的現款就存到喇嘛寺裏喇嘛寺替他經營，雖然寺院付給他們的利息很低，普通約一分上下，但他們相信喇嘛寺，因喇嘛寺是一個永久的組織，不會像商號隨時可閉所以他們可得較低的利息把錢存到寺裏裏，也不肯存到商號裏去，寺院盈餘的現款可以吸收一大部份居民財富，他們放債的對象大部份是商賈或種地的農戶，利息比普通放債給私人要低些，平均約爲月息



二分時期也較長，寺院對私人放款比較很少，且須有妥當的担保，對商號放款則不無要抵押，不過也要看商號的信用而定，寺院和本地的大商號都有往來，大部份的放款都是經商號担保的。

喇嘛寺的資金由「呢叭」來管理，過去喇嘛寺的「呢叭」在社會上地位很高，漢語商人都和他交接，他不僅僅一個大公司的經理，甚至也是地方上的士紳，地方上的公共事大都要聽他的，這也表示經濟地位如何影響到地方的政治。

其次其販賣業，喇嘛寺也大概經營販賣業，他們常操縱本地的市場，如對於貨物售價時，他們就大力的收買，到舊有的時候，他們就大力的拋出去賣，買賣的貨物以藥材及毛皮等物中有很大的食康公推銷貨物，寺院在市場上有很大的勢力，普通商人所不及，第一番民信仰喇嘛寺而不相信佛人他們常願吃一點的貨物價格給寺院，第二喇嘛寺的喇嘛都是平民，他們和居民接近比較容易，第三番民和寺院交易在買賣及手續上都便利，因此有這些便利，他們在市場上比諸商人有大的優勢，其運商要與喇嘛寺勾結以便運銷，因此也就產生了寺院的介紹職業，來經古商會易的番民手手到該寺院給他介紹一個可靠的漢商，漢商也與該寺院替他介紹商，寺院就販賣及介紹也係由喇嘛公，當傳局喇嘛運時本地商號都與他運的禮物以示交情。

此外喇嘛也常是喇嘛寺經營的一種職業，寺院中有很多馬匹，有些是喇嘛私人的，由寺院一位馬夫經營，其數多半是運多包子到堪城，此外寺院也給漢商介紹馬匹，因為當地馬匹和寺院都有往來，漢商如有貨物運來而找不到馬匹時，寺院可以代為介紹。

喇嘛寺的第三項收入是善男信女的功德與佈施，這也是寺院的一項重要收入，這種收入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佛廟，番民篤信佛教，他們於新歲起見，常將大宗的財產捨與寺院，亦有子孫信民，在死後也常將他的遺產捐給寺院，其次喇嘛家中中捨賜，較富的喇嘛家中也增加他在寺院中的地位，也常將大批財產捐與寺院，一項項財產愈積而愈多，另類是佈施佈施是番民向寺院替他們做佛事所給的報酬，普通番民每年總要到院來做幾場佛事，因此寺院佈施的收入也相當可觀。

以上所述係寺院的收入，現在我們再略說寺院的支出，寺院的支出主要地有四項，第一項是宗教費用，這一項支出包括宗教活動一切費用，如祭品之購置，人工之雇用，用具之租賃或購置及宗教之消耗等，每次大佛事均須消耗千餘元，如正月中之跳神八月中之演神戲，十月中之燃點佛，等消耗均在千元以上，此外每月尚有小規模之佛事，也須消耗數百元，此類支出，寺院支出之大宗，第二項喇嘛之津貼，寺院對喇嘛每地均有相當津貼此點我們在上面已說及不復贅，此項也為寺院重要支出之一，第三項喇嘛之修養與維持，如經堂之修護，佛像之修護與繪畫，新羅之修養等，此亦為寺院重要之支出，第四項日常費用，如喇嘛之茶水，公用物之購置，遠來僧客之招待或交際費用，雇工之工資，喇嘛因公出外之旅費等，此項支出亦屬一大宗，總之在過去喇嘛寺院的總支出每年約在現銀二萬元上下，然寺院之收入則倍之，故每年均有盈餘，寺院之財產日有增加，寺院社會上之地位也隨之提高，然自紅軍圍攻後寺院經濟亦一掃而空，今日之收入不及以往之十一，不僅無存餘餘寺院之經



費用尚感不足，以往喇嘛對當選「呢叭」或根澤均設法競選，今則視當選為畏途，目前寺院似在努力恢復舊日的盛況，但在當地的漢語暫易未能復興之前，希望似很渺小，因為寺院過去的繁榮是基於當地漢語貿易。

五、喇嘛的生活

經古喇喇寺的喇嘛沒有很嚴格的集團生活每個喇嘛的住所都是單獨的，較富裕的喇嘛大多有兩間或三間相連的套房，一間是臥房，一間是居室，居室內之設備，中間有一個爐灶，一日三餐就在這裏自炊自食，四週圍一些箱籠及日常用品，另一面有一個佛堂似的設備，供着并尊佛像，於右側部窗簾，臥室內則除了一個床以外，還備着比他比較珍貴的東西，如衣服，食糧及其他個人所有的財產，普通喇嘛大多只有一間房屋，一天起居飲食都在裏面。

喇嘛的日課：公共活動只有早午晚三次入經堂誦經，每次約半小時，其餘的時間完全由各人自己支配，有的自己研究經典，有的則致力自己經營的經濟事業，這種喇嘛多半時常出外，也有少數苦修的喇嘛終日在屋內唸經或以泥製小浮屠，製成若干後則運送于各地之番民，或堆置于各公共處所。此外則為每年中定期及不定期之集體誦經。定期之集體誦經，多為每年中之各種節日，最重要的如正月中之太平經，及十月之燃燈佛會，不定期的集體誦經又分兩種，一種是由寺方發動的，在每年初寺中照例要「批察其」以下一年的吉兒，如果吉卦的結果是壞，那就要特別念幾次經祈禱，如果是吉，也要持一天念一場經以示感恩，一種是由人民發動的，將長城中有了什麼災禍，多到喇嘛寺來批察其，不管其卦

的結果如何，他們一定要請喇嘛念一場經，藉以消災免難。

喇嘛們的日常生活，每日大約五時起床，起床後即入經堂念經，早餐約在晨九時，下午二時再入經堂念經，四時許午餐，晚六時再入經堂念晚經，普通喇嘛每日只吃兩餐，不過多數喇嘛每晚臨睡前還要吃一點宵夜，入睡的時間不一定，約九時後多數喇嘛就都就寢了，在節日或做佛事的日子，生活就不這樣規律，他們有時幾宵不睡，每日要進四五餐，這樣日子一年中亦有四五次或七八次。

喇嘛的食物以糧食為主，玉蜀黍，蕎子，小麥及青稞都是普通食品，米只有極少數，富裕的喇嘛偶然食用，玉蜀黍，蕎子和小麥都是磨了粉來作「三吹三打」(註一)或麵條，青稞則多製成糌巴粉，即把青稞炒熟磨成粉，極似漢人食用之炒麵，惟無油在其中，食時富者以酥油和食，貧者以茶和食，佐膳品中珍貴的是豬膘，即醃豬肉，其次是酥油，再其次是菜蔬，他們多半喜歡食用刺激性的食物，如韭菜辣子，蔥蒜之類因為這些菜非比較容易下飯，此外每日不能離的還有茶葉，每日喇嘛在他居室內終日都燒着一鍋茶，以備隨時飲用，喇嘛飲食上的塔布很少，只有爪蹄及無齒之類不食，爪是鷄鴨及其他禽類，蹄是指整蹄，如馬蹄之類，分蹄者則均食之，如豬牛羊等都可食用，無齒者指魚類，據謂無齒者與世無害故不食，喇嘛不像漢人和尚要吃素，他們是盡可能多食肉，除非限於經濟力量。

喇嘛的服裝，日常都是穿着藏式的法衣，一件黃色或紫色的長褂，另外再披一長約二丈餘的紅色或紫色的綢子，左右交叉橫披於兩肩頭上戴紅色或紫色的綢子，足上富有的着靴子，普通的着布鞋，窮喇嘛則穿着草鞋或赤足，喇嘛的服



裝大多由其家中供給，因此家裏的好壞在喇嘛衣著上也可以看出來，富的喇嘛法衣都是以綢緞為原料，且不至破舊不堪，即換新裝，窮喇嘛則除了件破舊外很少用綢緞，且多破舊不堪，除了日常穿的法衣外，遇有做佛事或舉行大法會時則着特製的袈裟，這種袈裟大半是寺中的財產，此外喇嘛每人都有三串念珠，有時掛項間有時拿在手中，這串念珠也算是法物，也是裝飾品，念珠的質料有的是珊瑚，有的是各種香木另外則裝有各金銀飾物，故其價值相差可以極懸殊，最普通的一串約值國幣百餘元，最貴的可至數萬元。

大多數的喇嘛都喜歡吸鼻煙，鼻煙是他們自己製造的，即以普通菸草加各種香料磨為細末即為鼻煙，寺中喇嘛各擁一櫃，遇有客人時即出以相敬喇嘛相見時則各易鼻煙瓶吸用，亦似蒙人見面禮節。

雖古噶喇嘛寺的喇嘛除了每日三次入經堂念經外，其餘的時間他們可以任意消遣，其中除了極少數埋頭於研究經典

或其他的苦修以外，大多喇嘛行為很放任，他們可以到市街上來消磨他們的時光，茶館店舖都是他們時常盤旋的所在比較富裕的喇嘛幾乎每天都要來，在茶館中或店舖內消磨幾個鐘頭，有的更與番民婦女往來，喇嘛雖然不娶妻，但並不嚴格禁止性行為。

社會中一切公共活動，喇嘛們也很喜歡參加，這也算是他們的一種娛樂，普通番民家中舉辦婚喪大事，大半要請喇嘛的喇嘛來參加，甚至有以喇嘛來參加為榮，此外喇嘛家中的一切世俗禮酬，他們也可照例參加，因為他們在家中還有一個俗人的身份，喇嘛也可以隨時還俗，不過在離寺時要換一頓俗人的一頓飯，還俗後他們仍可娶妻生子和普通人一樣，但因社會很輕視這種行為，喇嘛中還俗的究竟很少。

註一：三吹三打係在火灰中烘熟之麵餅，因表面沾有灰燼甚多，食前須吹三次打三次將灰除去，方能食用，故名之為三吹三打，此種食品在番地中極為普遍。

邊疆研究 第三期 目錄

- 關於法德字典作者郭明德神父
- 烏蘭察布遊歷民生考察記
- 威州之民歌
- 邊疆研究資料
- 平定縣志卷之六(採自粵北八排僑民)
- 邊疆學術運動消息十五則

- 1. 中國回教史略(以愚著)
- 2. 民俗第四期(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編輯)

成都金陵大學文學院邊疆社會研究室編行

每冊五角

開者 黃楚三 林名均

徐益棠 衛惠林

關於洪鈞

韓儒林

始吾考陸潤庠元史 釋文附補序，見其凡涉及洪鈞內容，
 雖一誤一八（即一），心竊異之。以陸 洪鈞付託人，
 自謂其 數通，始 梓人，「何致如此？」誤若斯？
 細思元史之專門之學，非八股 十所能置喙，陸氏關心帖括，
 孰能自不能領略洪鈞。然於其所舉洪鈞出使年代，則未
 致疑也。蓋洪陸兩家，既同 里，得相親知，關係至為密切，
 且陸序作於光緒二十三年，上距洪氏 國，纔數年，無無
 發生錯誤之理，故予前讀元史研究之同編吳前編時，即率然
 疑之。今閱書 半年月刊二卷七期頁十，孰料其所舉年代竟
 亦非史實。陸序云：

光緒己丑歲（光緒十五年而歷一八八九年）吾吳洪文瀾
 侍郎奉命出使俄德和奧，駐其他者三年……于其（光緒
 十八年而歷一八九二年）侍郎歸。

今檢清史稿交聘表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年）五月丁巳洪鈞自前內閣
 學士派為出使俄德和奧大臣，光緒十六年（一八九零年
 ）七月召回。

是洪鈞出使在一八八七年不在一八八九年，任滿歸國在一八
 九零年不在一八九二年明甚。光緒十三年五月丁巳當為洪鈞
 拜命之日，其到達俄京，則在是年冬。經駱葆華在聖彼得堡
 車站迎洪氏，其俄游紀編卷九云：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甲戌晴，出使大臣洪開學隨
 ，皆住於車棧。

陸氏不能了解洪鈞內容，實可原諒，而於洪氏出國轉觀眼前
 時事亦亦誤得五年，則殊令人極竊。予前讀陸陸能，以洪鈞
 抵俄，在貝爾津（Belz）及 爾斯（Lemberg）二人於書
 之次年，近日元史史料者，亦任住。予誤，殊為可惜。今
 既知陸氏不可信，予之講辭，自必須稍加修正：

丁亥（一八八八年）洪鈞抵俄京，明年（一八八八年）
 蒙 爾斯古史金齊 成，貝爾津 譯其吉里汗傳亦
 疊部刊出，洪氏本熟於西北史地，必又遇此難逢之時代
 與際會，故能 中國元史研究上別闢一新天地（參閱實
 善半月刊二卷七期頁十）

陸序謬誤，已如上述，即為洪鈞撰重詩者，亦多不能表
 章其學術，實 可惜。 照 洪氏所作詩重之文，書其家
 事及所歷官甚詳，惜行篋書少，未得 出一。 俄遊紀卷五
 撰洪光緒大夫兵部左侍郎洪公履誌銘，於洪鈞內事，殊不
 了然。費氏云：

俄羅斯 國，古為 地也，公求得古元時醫時所後記，
 皆長元文，譯歸，以校史，多所 正，虛元 文 補
 若干卷。既 勒，陸 酒師 寫 梓。（閱 傳 第
 補卷五）

按洪鈞所置譯西域史，原文或為波斯文，或為大食文，
 非長元文。雖元代泛稱大食 斯 回國，然回國長元各有邦
 域與定義，未可貿然混而為一也。元代長元但指高昌五城之

地種人而言，其先世雖同種，本居東北仙掌河 (Salanka) 流域，善用鐵器，今日猶獨立於巴爾格河支流 Oront 河畔荒草叢中之塔利利之塔施勒德施 (Tascher) (Tascher beaus il nimis alta yakhan) 即舊回紀所載亞可汗 (蕭鮮) 即是此種文字。(參閱分國田書大綱阿爾泰語研究 (Alaische Sprachforschung) 教授 G. J. Ramste 氏之 *Mittheilung der Russische Forschungsreise in Der Nord-Mongolien Journal der Kaiserlichen Peking-Universität No. 12, 1906*) (註一) 應用元字，為今日之文滿文所自出。及回教略入始漸採阿拉伯字母，以成今日之文。然明代以前譯語高昌回書，雖是元字，元代高昌元尚未能回教，更無論其文字矣。故其書中元字之無，無論如何解釋，均不可通。

洪鈞所譯中俄交界全圖，今日治西北史地者，猶多用之。此圖在政治上有畫圖之稱，清史稿列傳卷三十三洪鈞傳，亦曾言及，則此圖之原本如何，似亦值得其究。按中俄交界全圖，原名「亞細亞及歐羅巴地」(Asiatische Russische Reich und die angrenzenden Länder)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俄國繪製出版。原圖幅尺四百二十萬之一，洪氏據為原本，放大一百八十二萬五十分之一。(註二) 光緒十六年出版，凡十數。其非亞細亞地，即托博斯克 (Tobolsk) 兩省中，西邊為俄國 (Siberia) 東邊為滿洲。洪鈞所譯，自應僅指俄國而言。

元史與文種補遺文若干篇，而以高族等之散佚為可惜。此高族等，其散佚之書，必有其必致少許多散佚，可也。高族等散佚之書，必有其必致少許多散佚，可也。

據第一卷第一頁) 收入譯史補遺六，顧其所本者不惟非洪鈞原書 (Trudy VOIRAO)，亦非貝勒津譯文 (Trudy VOIRAO) 及莫德魯譯文 (Vollständige Übersicht der seltentuerischen Kirichen sibirischen und mongolischen Völkerreste) 乃莫德魯所著不動搖之帖本真 (Tennutichin der Uersauterliche) 譯言而已。此書之著作，非史料，譯者既多舛誤，且以用不少中文史料 (瓦西維俄譯者補遺) 柯氏不察，於為瑣瑣，遂致其新元史以族志一部兩表，一人兩表，與舊元史之一人兩傳，先後輝映，殊堪藉歎。

至於洪鈞之缺點及其給予後人之惡影響，予將於別文再詳言之，茲不贅。

民國卅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成都

(註一) 舉例言之，隨序云：「當時用命諸王，則前有兀亦察合台烈兀，後有托都魯」。按大元本紀律前語其自語城凱旋東歸時，遭遇烈兀，迎，時年九歲，則當太祖起兵時，烈兀方在襁褓，牙牙學語，何能率令西征？至於按都西征為太宗年事，烈兀百歲則又在憲宗即位之後。按施德魯為波斯文，隨序謂烈兀西征。多系書洪氏假自德魯書官命，法文，而隨序則謂英文。良德魯書，德文非俄文。洪氏所重譯之帖本真，俄國皇廷古學會東方部發書 (Trudy vostoknogo Otdela In-PA v Peterburg) 部發書 (Trudy vostoknogo Otdela In-PA v Peterburg) 第七冊，及第十三冊，及第十五冊。

(註二) 參閱德人魯爾曼氏 (A. Lehmann) 中國地理學中之西域 (Die westlicher in der Chinesischen Kartographie) (赫爾曼氏西文版八冊文庫丁 (Sven Hedin) 之南都西) (Southern Tibet) 第八冊第二卷。



理番縣之水土保持問題

劉恩蘭

雜谷河與黑水河乃岷江在漳縣以上之兩大支流，地尚上層之大姓河，則實際並無存在，於程中僅見該處附近有一小溪流，惟其流量等，實不足論。因此僅上述之兩大支流與岷江在漳縣之流量及含沙量有關焉。

漳縣之水閘，素能左右成都平原之富庶。惟岷江上游兩大支流水量之供給，漲水之時期，及其流沙量之變異，不僅影響水閘之管理事項，並增加水利工程上之種種困難。上流土壤之冲刷，且不計其在河谷兩岸農業之無法施設，即單就灌溉水利工程而言，每年所遭受人財兩方面之損失，已屬驚人，況更間接影響成都平原之農業乎。前者，吾人固不知灌溉水利中之關鍵，實操諸岷江上游之雜谷河與黑水河也。

雜谷河與黑水河之河谷均甚峻陡，兩岸山嶺雖高僅三百餘尺，惟其坡度仍急，即在較緩之處，土壤之冲刷崩潰亦劇。且水漲無倫冬夏漲落，水流終年急瀉，河床坡度亦不均。

該區岩層與上覆土壤之色澤性質均極有關，若底層為黑色板岩與千枚岩所成，則其上即為深色土壤，又若為一淺灰色片麻岩之坡地，則其上即有深灰色之土壤積聚。若為紅色石英岩，則所成者為紅色沙質土壤。因經常之冲刷，此種未結合之物質，實不及積聚，故坡地土壤極薄。因之沿途除森林地外，遍處可見岩石露頭突出於土壤之上。

黑水河之命名，乃因河水色黑而來。蓋水中含有多量之

黑色板岩及片麻岩之微粒。雜谷河之水色，亦極混濁，且到處所見最近被遺棄之傾斜空地，乃係土壤崩裂冲刷所造成之現象。最近五十餘年中，損失極為嚴重，因之在該區，農業開發，除人力之限制外，水分與土壤之保存，實為急待解決之問題也。

該區山崗土壤，極為瘠薄，因冲刷甚劇，故無腐植質之存留，亦無土壤剖面之發育，其色澤，組織與礦物成分近似母岩，因岩石之分化甚緩，已經分化之物質附着於岩石之上，極為疏鬆，此種物質，實不足以土壤名之。

此處發育不良之剩餘土，僅限於少數乾旱植物之生長，在威州至雜谷一帶，因雨澤稀少，景色荒涼，往往見白色硝質積聚於岩石上或裂縫中，取而試之，無酸性反應，酸度為五，五至六。意即酸性大於鹼性。凡此種種均限制該區植物之生長，而成為一不毛之地。

在性質上，理番區之特徵，乃為黃土與石礫混合之深厚土層，其高度常超過六。呎，但亦有低伸至河谷者，因此此特點，故可斷言，此土壤實由冰川造成。惟究係冰川堆積物所成，抑由冰流所成，則尚不能確定，關於此土之來源，已於拙著「理番縣之第四紀冰期」一文中論及，故此處僅就其特性及利用兩方面加以討論而已。

雖然，此冰積土之利用，因地而異。惟在理番區中，則已成爲開墾最廣之地，其土壤肥力僅次於沉積土，蓋因此黃土層位於高原及丘陵地，所受土壤冲刷之影響大於河谷之沖



積土，故前者之肥力，因土壤之冲刷而損失甚巨。

在農事上言，此冰積土較黃土為佳，蓋黃土乾後堅硬，植物難以生長，而冰積土則因含有稜角狀石粒，易於保持水分，土人名之曰油沙土。所惜者，即該土位於坡地，質又疏鬆，故土壤冲刷劇烈，優良之物質常因之流失，所餘者僅其未經發育之土壤，尚幸以冰積土之沉積甚厚，已經長時間之耕耘，目前尚不致用竭。

該區土壤在農業上佔次要地位者，乃為崩積土。在雜谷河與黑水河流域，兩岸均屬坡地，土壤之崩潰劇烈，故低處台地之土壤，實由高處土壤崩潰沉積而成。是以冰積土為高處坡地耕種最佳之土壤，而崩積土乃下層台地耕種最佳者。至於此處之崩積土其性質與高處之冰積土，及谷地之沉積土相異。蓋前者乃由後兩者混合而成。故崩積土之色澤，組織以及礦物成分，種類甚多。

土壤草根層之破壞，以及農事之利用，均使土壤冲刷作用加強。故在兩河流域，土壤均未經發育，蓋土壤冲刷作用較土壤本身發育為時更快也。嘗見有數處之黏壤土，乃係土壤之母質或土壤之母質，蓋沙土較多之A層已被沖失矣。

雜谷河與黑水河之水流，均甚湍急，微細之土質均被挾帶至下游，故沿河沉積者，皆為光滑之石塊與卵石，且此處均屬優越河谷，谷地狹而坡急，是以沖積平原極為罕見，間或有之面積亦極小，其僅能造成之原因，約略分述如下：

- (1) 由於地崩及土決而成。
- (2) 由於上層之土壤，自溝渠冲刷而下，於其下層沉積而成錐形或圓錐形之沖積平原。

(3) 當各支流入主流之彎曲處，造成沖積三角州。

(4) 由於河流之彎曲而造成台地。
該區之台地與坡地，不獨土壤之冲刷劇烈，即台地基層亦受不斷之侵蝕而不穩固，遂使土壤不能發育成熟。目前雖無紀錄證明土地向下游移動之現象，但由實際觀察此種現象實極明顯。沿途嘗見河旁台地向上游頂端之土地，均被截斷。而向下游之端，均有卵石與新沉積物之堆積。吾人在雜谷河流域，往往見台地上端生長之樹木，今已長入水中，已耕種之土地，半被淹沒，房屋亦甚近水。而在台地之下游，則見有亂石之堆積。

流水侵蝕之能力，非但足以搬移台地，即高處山路，亦常被沖毀，圖築路困難，保管更為不易，結果增加該區行旅艱難之情形。

比較上言，雜谷河源流之保護較黑水為佳，蓋鴨克夏山東坡之巴射水源流兩旁森林均已被砍伐，而來蘇滿上游則林木茂密，因之兩河道之冲刷與侵蝕作用程度之深淺亦有別。

- (1) 雜谷河之流沙量較黑水河為小。
- (2) 雜谷河兩旁之沖積台地較黑水河為多。
- (3) 雜谷流域低處台地之利用為耕地者較黑水河為多。

(4) 雜谷河與黑水兩地雖均有地崩發生，然前者山場小徑，較為易行。

與土壤冲刷及侵蝕作用有關之另一嚴重問題，乃為水質之供給。若流失量過多，則地下水電減少，水位減低，致實際上不能利用。馬河塘居民用水，皆須自高三百餘尺之村落，下至河邊汲水，且均由婦女担任，若為雨天，則坡地溝



活。勿謂種種，而最近又無水可取。在米列亦然，用水須取自遠處之低處河中，散置居民以觀水之於地者，實不無關係也。

在米列，全村居民用水，均取給於下層，且其之少其其水，居民其不取處，棄其水，而以全，力其增加保護之。余等於此水既淨中，始知用水洗滌，實亦世界上之一極大享受也。其獨洗滌之能，即食用且，如欲其地等類，用其後亦均不取用水，而以其淨水亦不取而用。

積谷河，屬水河十地之土壤沖刷之作用，實目前之一，其下開，而思之，注其者。若其沖刷則能以自，則水其供給即可解決，道其之沖刷亦可減少。而川北一國即可得而成一研究也。若其是，則該區非但可作川中人之食糧，亦且可作其灌溉中心之建設，間亦可其地之土壤沖刷之作用。

關於水土沖刷之問題，必其以科學方法有細調查，故其有事實，其細以。故其工作，必其在該區有科學之調查，其利其之進行。

(一) 和緩外，其土壤沖刷之關係，吾人須知，降落之雨量，其多者，其沖刷之作用，則所遺之雨量其大。故其沖刷之作用，實不足為奇。且一適之其水其水之保存，足以其沖刷之嚴重性。故其河流流域所成之其立其調查。

(二) 關於水土沖刷之調查，其調查之方法，應其調查之方法。

(三) 地形坡度對於土壤沖刷之影響，即於其地土壤沖刷之調查，其調查之方法，其調查之方法，其調查之方法。

查之。因根據地之統計，知土壤之沖刷，在粘土與沙壤土之坡地，其沖刷之百分，二十五至六不等。且兩地均示流失量較其隨坡度之增大而增加，惟其坡度達一定點後，則其沖刷量增加，而流失量則始終保持有之數也。在另一方面，若其沖刷量增加一倍，則流失量平均百分之十五，惟其於土壤沖刷之調查，常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今若其粘土與沙壤土之地，沖刷加以比較，則知在百分之二十八之坡度，沙土之沖刷較弱，在百分之十五之坡度，則以粘土沖刷之強，又其坡度增至百分之十六時，則沙土之沖刷較大，兩方情形，正相反，推其原因，蓋其平緩之坡地，沖刷速率僅能其帶細之粘土，而在坡度較急處，則因沖刷速率極高，易於攜帶粗砂、沙土。所惜目前關於江上流之兩大支流，尚未有此種統計也。

(四) 土壤性質對於土壤沖刷之影響，土壤性質與沖刷之關係，亦極難加以研究。因土壤性質不一，其保存之法亦各有別。例如：鬆脆之土壤，即有多雨之區，或直接增加其水分，亦不致再增加其水能力。又若土壤富有粘結者，在水分充足之時，極其潤滑，一日乾後，又具極強現像。此種土壤，沖刷必顯。

本文因無確實之統計材料，及作者調查之時之催促。故僅能就此次調查所見，加以分析總結，以供社會之同好，其關於法之研究。總言之，兩河流域土壤沖刷之損失，及其連帶有關之各種現像，均極重要。惟在目前調查尚無具體補救辦法時，亦實難以估計一切損失。雖然，該區之改良，不僅能增其一區之經濟狀況，即於國家經濟關係亦極大也。

卅一年二月女子金女大編輯系



阿壩土著之現況及其設治問題

鄭象銑
海善言

四川之西康省，康、西、甘之邊緣地帶，有著名之六大土著，每一土著，確有若干小土著，各設土官或頭人，居其有實地地方。阿壩者，居七土著之中樞，地位最屬重要，惟至今尚保存封建時代之部落制度。不僅政府法令不能內達，且其境內之一切權利，亦為外人所未聞。但歐美人士則早已深入其內，作種種之調查，如維在光緒三年之瑞典考察團與俄國十八九年之美國調查大考察隊等，均曾先後入境工作。至於中國人士，則至開辦是其所，以致一般人民茫然不知其地之所在，亦更不悉防備國籍所記載，幾如土著，竟如此其地，亦非異事。按阿壩土著，北止岷山，西北毗連積石山，西介折多山，南接巧哇山，於一而散高原，藏人稱為「如藏」之地，平均高出海面三、〇〇〇至四、五〇〇公尺，乃阿壩河（黃河上游）白龍江（嘉陵江上游）混江及大小金川等河上流之主要區域（Sudanian area），境內水道分歧，多者蜂蟻，且有若干沼澤地，故水文情形，極為複雜，惜因罕見實測地圖，缺乏精詳典籍，不能供作研究參考，然其為黃河與長江上游間值得研究之分水問題，則可斷言也。阿壩在此區交通上之樞紐，亦為草地之中心，蓋由松潘至三傑洛與青海之岡德，至樹，西康之石渠，甘孜等縣，均須經過該處，即由理番到達以上各縣，亦必由之遠也。由於邊境起身，多難兩兼，多取道康家卡，夏秋兩季，則取道毛兒蓋，兩路

相合於薩蓮嶺，距離約相得，惟因康家卡一帶，沼澤甚多，若值夏令，冰化雪融，時有沼澤之虞，必至冬寒兩季，始可通行，此乃自然之限制也。至毛兒蓋一帶，雖則沼澤較少，但須越嶺而過，且濕氣黑水，後地生骨性炭，遊人難行，出沒無常，以致因得康家卡之沼澤地帶，即少有過由毛兒蓋者，雖自自康家卡至阿壩約程約二五〇公里，快馬五日可達。阿壩北去至下標三五〇公里，馬程約十二日，此線三分之一以上為沼澤地帶，河上順而行，又據其北去甘肅至標馬程約三〇〇公里，十日可到。由阿壩至三傑洛，亦至標馬，一湖若軍河而上，遠至軍卡，再轉渡河而下，經軍中道而達青海之岡德縣，途程甚遠，約二〇〇公里，快馬五日可至，惟在軍中道其以度險渡黃河北岸，司德以西，復須渡河而南，度者頗有危險，秋冬雨水，多涉水而過。一湖河克河沿即渡河而上，經瑪頂寺，再經阿壩色者丁，而達西康之甘孜，為程約二六〇公里。瑪頂寺一帶，為三傑洛之特殊區域，呼為保洛庫，其有種種之意也，其地設不廣，主權亦零星不整，各土官所領或一二小溝，或三四小溝不等。一經克河河，再經白衣共巴，湖薩爾河河而上達黃河河口，以馬標木船渡河，更經共馬標，紅紅酒達青海之大河壩，而合西康之嶺線，又由薩爾河河上游分路，經木巴額，杜發爾達克倫嶺，湖薩爾河河而上達角納山，再經薩沙村而抵西康之石渠，為程約五〇〇公里。總之阿壩境內，隕屬高原地形，且守



阿壩之現狀及其政治問題

第一卷

阿壩之情形，對於數百年外，嶺南之區，高度發展不甚，...

二

阿壩境內，向為異族雜處之所，通常稱為西番，蓋其宋...

名稱 戶數 男數 女數 職業 種族

Table with 10 columns: 俄, 下加地, 海巴, 七龍, 卡勒巴, 兒瓦, 雅爾脫, 番艾, 俄香, 納娃, 納娃, 熱海. Includes population statistics and notes on administrative changes.

Table with 6 columns: 名稱, 戶數, 男, 女, 職業, 種族. Lists various groups and their demographic data.



下 舍 二〇〇 四二〇 四三〇 兼役 全右
 夢 然 漢 二二〇 四〇〇 四〇〇 牧 西番
 連 吳 一八〇 三五〇 三四〇 兼牧 全右
 提 振 漢 二八〇 六〇〇 六一〇 農 全右
 漢 格 爾 二三〇 四三〇 四三〇 農 全右
 容 志 一〇〇 二一〇 二一〇 農 全右

以上十二土官悉受學識老土官傳授禮西之制，乃境內唯一之大領袖，所轄除此外，其在阿爾之阿爾則以尙尙有廣大之區域，土官若有安理學寺地區，寺內喇嘛四〇〇餘人，居民五〇〇餘戶，均以遊耕 主義。又自前列兩表觀之，可境內內，百餘戶，漢人極少，故從事於西者有，其境中，農人則未見，此有甘肅兩省之同胞四〇〇餘人，從事運輸業，其有少數以牧者。至於性別比例方面，其殊甚小，並無一般所稱漢民族多於男之現象，且此區人口，不但無減少之趨勢，反有增多 事實，據云數百年前，本地僅有一，五〇〇餘戶，現則超過四，〇〇〇戶以上，其中固有自外而入者，然在內之數，亦不少，此或緣因於其地曠，定居日久，安土重遷，以是駐紮較繁也。阿爾外緣之純牧地區，稱稱五十九部落或五十二部落，然實際情形非并無稽考，此因地處邊圍，賦稅數極，羣山阻繞，地勢特殊，故以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既無定，其境內確情，固非外人所能曉，即久居該城之土官，亦難過其詳，故其人口確數，極難統計，然依各方粗略調查，可計首者，即絕無上述五十餘部落之數。茲就就已知者，示其戶口分佈情形如後

名稱	戶數	男數	女數	職業	種族
阿爾外緣二十六部落戶口總表					
名 稱	戶數	男數	女數	職業	種族
夏 買	一四〇	二二〇	一八〇	全 牧	西番
葉 格 東	六五	一〇〇	九〇	全 牧	西番
阿 爾 濟	一六〇	二六〇	二一〇	全 牧	全 右
格 爾 強	一〇〇	一五〇	一五〇	全 牧	全 右
青 高 爾	一二〇	二六〇	二四〇	全 牧	蒙 族
阿 郎 娃	四五	一〇〇	六〇	全 牧	全 右
迷 藏	五五	六〇	五〇	全 牧	西番
加 爾 漢	六〇	九〇	九〇	全 牧	全 右
格 爾 瑪	一七〇	二五〇	二四〇	全 牧	全 右
拉 夕 尼 嗎	九〇	一六〇	一三〇	全 牧	全 右
江 澤	二五〇	二二〇	二一〇	全 牧	全 右
額 澤	四〇	六〇	一〇	全 牧	蒙 族
買 日 瑪	三〇〇	四六〇	四三〇	全 牧	西番
買 日 瑪	一五〇	二四〇	二一〇	全 牧	西番
集 格 曼	一六〇	二五〇	二三〇	全 牧	西番
精 德 漢 美	八〇	一三〇	一一〇	全 牧	西番
第 日 瑪	二〇〇	三三〇	三〇〇	全 牧	全 右
阿 買 德 瑪	一七〇	二六〇	二四〇	全 牧	全 右
精 日 瑪 倉	一三〇	二二〇	二〇〇	全 牧	全 右
察 哈 瑪	五〇	八〇	九〇	全 牧	全 右
阿 爾 瑪 瑪	六〇	九〇	一〇〇	全 牧	全 右
風 若	一四〇	二四〇	二二〇	全 牧	全 右
馬 落 窩	八〇	一四〇	一二〇	全 牧	全 右



解者略
 一五〇 二五〇 三〇〇 全 全右
 道 一三〇 二〇〇 一八〇 全 全右

依上表所示，各部族所被牧民，均屬零星散佈而無十分集中現象，蓋惟牧地甚，常以草天生涯，逐水草而營牧畜，一地之草盡，即轉徙他處，其地亦畜，另覓水草豐美之處，以爲停止。至於男女性別比率，則較農區有異，是男多於女，而西地亦極低，自易於通融，以是男多於女，男身身強體健，體力較強，自易於通融，以是男多於女，而西地亦極低，自易於通融，以是男多於女。

三

可謂及區外藏地者，高出海面平均在三、〇〇〇公尺以

上，其地地方受氣候四紀作用之影響，故形成與西康大
 山以西相類之高原淺谷地形，在氣候上屬冷澤型（據
 孟買 Meteorological 之分類）最冷月之氣溫平均爲 3.0，兩
 最熱月之氣溫平均爲 18.0，其氣候之特點，在於中於
 夏季，惟冬季兩季，亦非十分乾燥，據久居斯土之人上稱，
 該區春三四兩月有微雨，七八九三月降雨最多，而以五月
 長，通常自九月起起至翌年三月初旬，牧場物之生育季節
 （Growth season）極短，至多不過一八〇日，況高原夏
 季氣壓極低，冰雹時降，不僅爲害作物，有時且傷及牲
 畜。本條此種自境境之積累，農產極低，亦大受限制，
 一、任何作物，在此地度帶，其分布絕難超過出海三、五〇
 〇公尺。二、品種須能耐寒。三、須能抵抗霜害，因高原雖
 在七月尤偶有降雪之事實也。四、須能適應多石礫而瘠瘠之
 土壤，蓋高原土地，雖富有養分，但氣溫常極低，土壤中之
 養分不易分解以供植物之應用。五、作物之生育須短促，每
 年僅可一熟（Single crop），且均春種而秋收。六、耕地須輪
 流休耕，否則地方告竭，不能種植。由於以上種種，青稞遂
 最重要之農作物，其垂直分布，於各處作物之最高線，
 佔作物總量百分之八十以上。通常二月上旬種植，八月中旬
 收割，其中雖因高度不同而略有參差，但最遲最晚相差不逾
 一月。施肥極少，僅發一苗，平均每畝僅收三、六、六十
 個，每畝可獲地五畝，亦有以畜糞作肥料者，每畝僅得二
 種半，平均每戶可獲糧百石，約合四〇畝。番人本非農業民
 族，對於耕種，極爲粗放（Extensive farming），所有土地，
 僅於秋收後耕犁一次，以兩牛行之，由於其不善，均係淺
 耕，全土不及四寸，亦不知施肥除草等工作，故其收穫之





牛毛業繁盛地面，以禦風雪。入口處之上方，亦有經印度之煤礦，隨風飄揚，其作用同於煤。本國現有煤礦計二〇〇〇餘戶，居民概以畜牧為生。食，衣，住均賴牲畜，種類以羊牛（馬）為主，乃我國西部牧原地帶之特有產物，在羊能適應寒冷而氣不低，氣候也，此區之牧畜情形，除一特之水牛移居外，要因地形之起伏，而有垂直移徙。一如歐洲自（三）區，至四區上旬，草草長，高山草長，得宜牧放，故其乃為其牲畜，放於山頂上部，地乎秋初，霜降，高地上場則空，則逐之移向谷中，其地則有備有草，當此之處居焉，即在此而多。以自來年積積上山牧放。至於水牛則徒。每依政治範圍及部落之不同，其冬有其異也，無故不任其放牧。聚牛在羊毛牛，以其身長毛也，類多身壯，約其體態，則其高而瘦，其高而瘦，其可利用類多和種物。乃居民住。其自，及（一）種車油）之改良之土質食料。於地境內至頭數，每戶約有牛一〇〇頭者，依此則本區毛牛總數，約在一〇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〇頭左右。次於毛牛之畜者為馬，其者尚多計一〇〇〇名，多由本國，所謂「河而西」馬也。工人等，工役，日為收放，以馬代步。於以高原地帶，居民自如，故其均為騎馬，宜於長途跋涉，每一匹平均約有馬四至五匹，最多有達一〇〇匹者，總計全區，約有一〇〇〇〇〇匹以上，將來如能加以改良與之，則不難增加兩倍以上，蓋馬除天然草場外，尚須預備秣料及食料如豌豆等類，以冬季之自來草亦不本區之重要牲畜。

尤以畜牧收民，所獲最多，每戶有達一二〇〇〇隻以上者，品種有錦羊，山羊，無，白者居多，黑色間有，番族之中，每種羊約得二〇〇隻左右，全區共計二〇〇〇〇〇〇隻以上，每年除出羊毛約二〇〇〇〇餘噸，羊皮一〇〇〇〇噸，羊腸（製成腸）二〇〇噸，其運輸途徑有三：一自甘肅臨潭，一由西寧，一經所定，抗戰以後，銷路停滯，積存皮毛甚多。而本地又無銷場，政府宜設法入境收買也。牧民生活之艱民尤為單，居無定處，隨水草之位置而移動，多放牧不種之小家庭，其日常食品，除肉類外，皆賴其牛，但牧區自然環境所限，農產不可能，故所須青稞，悉賴供給，每值秋末，彼等輒將其品如牛羊毛及野油等，裝於阿拉伯膠，或當地居民交之食糧，大抵每斤價油可易青稞一石（六十斤），昔時每十二斤易一袋，除此以外，茶煙兩項，亦其必需品，本尤一日不可或缺，若非飲此不足以解油膩，助消化也。惟則其日用品，每生亦亦。此項物品，均係以其自產自販，本係極廉，約為甘兩倍。

四

上述阿拉伯膠收民之職業及信仰，雖互異其趣，但彼等之生活方式則極相似，尤以對於佛教之信仰，最為虔誠，多崇信於佛教之喇嘛教，此教原為紅教，或曰紅僧教，其自命有，係信仰那拉下巴克有之教義，亦有一派曰寧瑪教。其持有喇嘛者，別創教名曰黃教，或曰黃僧教，即看人所謂苦路巴教，然其教義與喇嘛教之遺教無異，即之轉回信以該教之遺教，其教義久，信之者衆，於是紅



察綏晉北的產業概況

鮑桐

察綏晉北地處邊陲，大漠荒寒，一向被人忽視。自從外蒙獨立，西北四省面臨以強，實際上已是我國的國防前線地帶。因此察人重視不啻「七七」事變後很快地便被政府所注意，察綏晉北，到現已歷四年多，這個地方在行政上原本隸屬於三省不同的單位，惟自神廟佔據之後把這地方化離，便接二連三的成立了偽「察南」、「察北」及「蒙古聯盟」三個自治政府，後又把這打成一片，至二十八年九月一日造成偽「察綏聯合自治政府」以便統一指揮。利用多年來所得各種的經濟建設，修築路綫，法然而，這和這道精細的是一

察綏晉北面積共六十萬平方公里，略等於日本加上朝鮮兩省之總和。人口共約五七〇萬，計察南一五〇萬人，察北一五〇萬人，其手蒙古人約三十萬，此外匪人和蒙系住民約一萬餘人。若以橫貫於全境中央的陰山脈為界，可分為兩部：南部為山前地帶，漢人佔多數；北部為高原地帶，蒙人佔多數，這不僅地勢民族迥異而且產業資源也不同，蒙人便利用這種多面的不同來培植民族情誼，務使其分崩離析的後已。由於民族情誼和閉塞，宗教的色彩非常濃厚，天主教、天主教、回教和佛教等均有發源的餘地。

地勢大都是高原地帶。除了西北兩門關外十三縣和察南十縣以外，原屬蒙古遊牧地區，共有五盟三十六旗。因為多山多谷方面的進步和需要，於清季改為特別區以至軍鎮

民國變為行省。

這個地方在軍事上講不單是俯瞰華北，而且還為西北的屏障。所以牠擔負國內的和國際的雙重任務。

但這個地方的經濟價值如何，從來很少有人研究。牠不是荒蕪，貧乏和缺乏自然資源？不決不是的。在土地的特質上說或者比不上黃河長江流域的土地，而且氣候嚴寒冬季特長，雨量稀少，大半不適於耕種，阻礙了農業發展的前途，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這塊莽蕪的草原卻極適於牧畜。若加以科學方法的改良，一定不讓澳洲和阿根廷的牧畜事業。況且南部蘊藏著豐富的礦產煤鐵備極即得，足資重工業的振興，恐怕這也是其重要佔領的原因之一吧。

若就經濟地帶來講。陰山以北為純遊牧地陰山以南平緩鐵路以北為畜牧採鋸地，平緩鐵路以南為純農業地。敵寇四年來所經濟建設明顯地有兩種趨勢：一是積極地掠奪資源；二是把這個地方化為純農業地帶，以供給軍糧。這種行為是皆由軍事侵略弱小民族的慣性，日本自也不能例外。國之農業自應根本是工業國家的附庸，而工業品與農產品之交換也是互在不等價上。

新文獻的目的在介紹察綏晉北經濟資源的概況，說明牠並不是如我們想像地那樣荒蕪，貧乏和缺乏資源，這個地方的富源無不給農業，礦產和牧畜都有牠的前途而這個前途如何要看我們努力的程度以定斷了。

主要的材料是翻譯日人川村得三著的「臺灣經濟地理」一書，民國三十年六月業文閣發行。因其立場不同和措詞定論。所以加以修正并添一些材料。

一 礦產

(一) 鐵
我國鐵礦的儲地分佈不均，依據調查所統計，全國鐵礦有百分之三在東北，東北儲備中遼寧，才以遼寧西部更爲豐富，其次爲察哈爾。

全國各省鐵儲統計表(單位十萬噸)

惟據日人的調查，按，魯北鐵的埋藏量被置現在止已
知者如下：

遼寧	八七二
察哈爾	九一
河北	四二
江西	一五
山東	二四
安徽	一〇
湖北	四〇
共計	一〇二六

礦名	稱	所	在	地	地	年	額	備		
				(單位萬噸)	(民國二十七年)					
龍	山	龍	實	化	鹿	一	二	〇	〇	赤鐵礦及磁鐵礦
白	山	龍	實	化	鹿	三	四	〇	〇	赤鐵礦但尚未開採
公	山	四	縣	城	西	二	十	里	〇	磁鐵礦，礦中含石英甚多。
老	高	薩	特	齊		六	二		〇	赤鐵礦含鐵量70%
二	道	關	林	縣	關	詳				赤鐵礦含鐵量60%
合	計				一	五	十	三	二	不詳

由上表可知鐵的埋藏量約一億五千七百三十二萬噸，其中大部在龍山鐵礦。

龍山鐵礦 在平綏路實化車站東北，包圍實化縣煙筒山和龍關縣龍山堡辛勞等礦山。若以實化龍山車站爲底邊，由北角的冰城市街不頂點構成二三角地帶，則此礦線係於

此三角地帶內，稱爲龍山鐵礦。

民國五年六月由實商合資五百萬元創辦龍山鐵礦公司，鐵礦則於北平的石景山。民國八年方正式開採。石景山鐵廠曾有二五〇噸新式化鐵爐一座，大致就緒，惟因時局關係幾經停頓。其後大部份礦砂則運到津陽鐵廠去鍛煉，十七年

北伐成功，該礦由中央農礦部接收改名爲龍煙礦務局。至十八年十二月該局又劃歸鐵道部并設立龍煙鐵礦務委員會，因此該礦所有權又歸鐵道部了。「七七」事變以後僑「平古礦務」於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接收該礦，委託興中公司（註一）把已採掘六萬噸鐵於十二月二十日開始向日本八幡鐵廠輸送，至二十七年六月底計前後共輸達七萬餘噸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日本人強迫實行露天採掘法，到二十八年的間，共運十餘萬噸。夜於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強迫僑「聚興公司自治政府」與聚北礦務公司合資創辦龍煙鐵礦公司，以烟筒山爲主進行採掘。

龍煙鐵礦，第一層，自北起經過層，原係煤層及片麻系合成。礦床爲原代層所隔成水成礦床，亦不於於岩層之上層，故不產之。亦有煤層，其煤質極佳。

煤質極佳，成份共含鐵百分之六〇，煤鐵礦百分之。用少許煤質即可煉其製成其製成其製成其製成其製成。

(二) 煤

煤之重要產物之一，也是中製成原動力。我國煤之應用歷史已久，元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遠遊我國之後，在其書中曾言：「中國人以地上黑石作燃料，可謂驚人奇事，在歐州實未前見。」足證歐州煤礦利用煤質歷史不過是幾百年前事，而自工業革命以後才漸加重視。

本地區著名煤田有北煤田(大同煤田)、察南煤田(平山煤田)及大青山煤田。煤質之良，儲量之多，煤層之厚，儲量四百餘萬噸。煤質之良，儲量之多，煤層之厚，儲量四百餘萬噸。煤質之良，儲量之多，煤層之厚，儲量四百餘萬噸。

總噸，總計八十萬噸。

「七七」事變動後，這些地方相繼淪陷。大同附近的煤礦，由日軍強迫接收。至二十七年二月由滿鐵經營，(註二)至二十九年一月改歸大同煤礦公司開採每日產量三〇〇〇噸。平古礦務原由滿鐵直接經營，至二十九年委託久恆礦業公司經營，每日產量三三〇〇噸。這些煤礦向日本去。

大同煤田是縱橫在大同平原西邊的口泉山脈以西高麗地帶上。自大同、懷仁、左雲、右玉、平魯以及山陰各地。長約一二〇公里，寬約五十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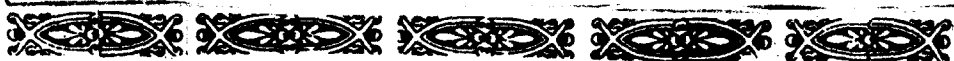
煤質極佳，成份共含鐵百分之六〇，煤鐵礦百分之。用少許煤質即可煉其製成其製成其製成其製成其製成。

煤質極佳，成份共含鐵百分之六〇，煤鐵礦百分之。用少許煤質即可煉其製成其製成其製成其製成其製成。

(三) 煤

煤之重要產物之一，也是中製成原動力。我國煤之應用歷史已久，元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遠遊我國之後，在其書中曾言：「中國人以地上黑石作燃料，可謂驚人奇事，在歐州實未前見。」足證歐州煤礦利用煤質歷史不過是幾百年前事，而自工業革命以後才漸加重視。

本地區著名煤田有北煤田(大同煤田)、察南煤田(平山煤田)及大青山煤田。煤質之良，儲量之多，煤層之厚，儲量四百餘萬噸。煤質之良，儲量之多，煤層之厚，儲量四百餘萬噸。煤質之良，儲量之多，煤層之厚，儲量四百餘萬噸。





口徑可採煤層三，第一層厚八尺，第二層厚六尺，第三層厚五尺半。永定區可採煤層有二，第一層厚五尺，第二層厚八尺至十尺半，永定三尺，煤質灰少易燃，惟無黏性不宜製焦。煤質則較佳。本礦是民國十三年山西省當局設立的。當時煤地大小由煤業主，亂採濫賣，毫無統制，當局為了示禁而設立。第二次直奉戰（民國十三年）以後，因內亂頻發礦區停採開採。至十八年革命成功建設開始，於十九年五月在永定區開辦兩個礦坑，開始作業並改名為行北礦務局。民國二十五年年產額曾達二十六萬五千噸。

(2) 保晉礦的經營係由山西省平定縣保晉公司總行辦理，資本金二八〇萬元，產煤。有乾便鐵路進口泉車站，距離約七十餘萬方里，煤層有三，現採者第三層厚九尺。于民國開始作業至二十六年一際年產額達十六萬噸。

(3) 同寶煤礦 在大同口泉鎮西三十里之胡家溝，距張家口鐵路（口泉至張家口）線有短距離鐵路。資本為三〇〇萬元，商辦，礦區計三百餘里。煤層與保晉同，年產額八萬噸。

大青山煤礦現由日僑合組的大青山煤礦公司開採，每日約產三〇〇噸。係一乘聯聯合自治政府一為了接連日寇，現由日僑等包頭間的汽車路以利運送。按包各地的運費按約二〇萬噸。

平定國煤礦 在平綏路下花園車站南二公里處。據調查該礦產量極豐。目下因設備關係，尚未大為開採。

(三) 石綿

包頭附近及武川等地均產石綿。包頭的石綿由只寇的大包頭等工廠採掘中，按云年採一〇〇〇噸。

(四) 雲母及黏土
興和縣岱青山（儲量一〇〇萬噸）集寧縣地方三岔口附近的二道溝，固陽縣東南的石人塔以及靈寶縣都有優良的雲母礦。

天鎮縣北方五〇公里處以及興和縣都有黑鉛礦。

二 畜牧

察、綏，晉北的畜產與礦產一稱同為重要資源。而且地勢廣闊，野草豐茂，誠為天然牧場。若以地域分大體可劃為三種類型。

(一) 陰山脈之北的沙地草原。這個地帶保持著極原始的游牧方式，驅逐水草而居，有一定的牧場。春夏秋各季游牧於水草豐盛之地，各季選擇邱陵或山陽。有水草避風禦寒地方。若有休養受命休養。若不預備冬季飼料牛、馬、野獸的馴養。以至於二十五年大雪災時這個地帶遭受了損失很大。據統計年產羊毛，僅減，非疫以及疥毒，常使畜畜損失到二五—三〇%。

本地區因係游牧社會，人民的主要財產為畜產。凡衣食住行以大要素，都直接間接仰賴畜產。衣如皮毛，食如肉，住如利包，行如馬駝。蒙古人一戶口平均五人，若有羊五支，牛馬頭，馬二匹即可維持最低的生活。羣畜常增滿，故舊委於自然增補而不放棄其傳統的游牧方法。這也影響家畜的繁榮。

(二) 中部農牧地帶 這個地帶農牧交錯，不能逐水草圍任意游牧，於是游牧的形式固定化，為了保護羊羣和牛羣



有建設報告，和使備冬季飼料乾草的必要。這多半是漢蒙交...

(三)農主收獲地帶牧畜業的興業。農人飼養牛，豬，雞，鴨，鵝...

民國二十五年農案，綏，晉北的家畜頭數如下

家畜種類	頭數	(單位萬頭)
馬	五六〇〇〇	
牛	二七〇〇〇	
羊	五〇〇〇〇	
豬	八九〇〇〇	
雞	五四〇〇〇	
鴨	九六五〇〇	
鵝	三九五五〇	
綿羊	六八〇三九	

二十五年進向平津去的家畜約一〇〇萬頭。羊毛產額約三五〇〇萬斤...

羊毛的出產量二十五年是三五〇〇萬斤，價值三〇〇〇萬元...

察，綏，晉北陰山脈為界分成南北兩區，北部為蒙古高原...

三 農產

氣候乾燥雨量很少。農業經營只是零碎的自耕農田大多數...

(一)耕地狀況

這個地帶的耕地面積：察南為四、四一二平方公里，晉北為三〇九四平方公里...

其他

一、一八九

二、五〇四
三、九三二（單位）

四、九二〇

五、九二〇

六、九二〇

七、九二〇

八、九二〇

九、九二〇

十、九二〇

以上總計二、四二二〇九五噸。每噸合二六〇元共值六二、七三六〇七〇元（按當地市價）本地區產物品尚足自給。二十八年度會同華北輸銷約三十萬噸，惟其類則不足。每年由北輸入白麥、白粉、胡豆等約二千五百萬噸

鹽產

本省區內有無數湖沼池，蒙古高原尤多。天氣乾燥，易於蒸發，於是鹽份留湖底或成鹽質土塊。鹽類分湖鹽與土鹽，年產額約八十萬担。察省魏家鄆湖鹽質為球形，鹽湖約四十萬担，晉北及綏遠省七鹽約三十萬担，其餘共計十萬餘担，每年輸向「滿」滿約二十萬担。

鹽，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重要不於水。但又為化學工業及國防工業上最重要之原料。各先進國家製鹽之工業，無不重視。本省區製鹽之用途僅充食用尚其最大之用途，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

結語

上所觀察，綏、晉北并不是如我們想像的那個荒涼，貧窮，而缺乏自然資源。牠的礦，牧，農之業都有其偉大的

前途，先從農業來說，它受到戰爭和氣候的阻礙，不能特別的發展起來，但極廣大的荒地正等待着農民墾殖，同時將以植樹造林，亦足彌補其森林的不足。其次要發展礦業，故有目的工業，比如鑛頭，支那的工業都可以大加發展，又如羊毛，徑洗，紡，織三個步驟可以製衣，以加棉之不足。

煤礦與鹽業工業的基礎，土地極其豐富。長江流域的大野千里，文物甚多，在經濟上固極重要，且不能不發展工業。至於礦產則更形豐富。我們知道已成工業發達的原因，主要的是有豐富煤鐵，這地方不但煤鐵豐富而且和距離，尤為難能可貴。

華北之煤，日已把這地方所有的國防及重要工業及重要資源均視之於一。於此國運之危，經濟之特殊（公司）之形式來統制。但此項經濟之特殊，在華北的方式上部份的表現了後性的性質，特別是破壞性的。煤礦，地質至無所不可的，制小以實而失其地。總之察，綏，晉北的煤業資源異常豐富，前途光明而過程是艱難。克服自然阻礙經濟都需我們特別努力，否則錦繡河山，將為外人之垂青而已。

註一「興中公司」係由華北化學工業公司之「滿鐵」所創，直隸省及入貿易，代理經營華北各煤礦及鹽業事業，詳見「華北工業」。

註二「八〇」係日本最大之「鐵廠」在九州福岡市附近註三「滿鐵」即滿鐵株式會社的簡稱

- (一) 新疆經濟地理 川、魯三著三十二年六月義文閣出版
- (二) 中國經濟地理 胡煥庸著卅二年二月青年出版社發行
- (三) 中國戰時資源問題 胡煥庸著廿七年政治部編印
- (四) 敵人在我淪陷區的經濟掠奪 鄭伯彬著三十三年三月國民圖書社出版發行

西康畜牧問題

蔣君章

(一)引言

本文在最近的刊物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的題目是「西康畜牧問題」，一篇的題目是「西康交通問題」。這兩篇文章，都是關於西康交通問題而發的。在「西康交通問題」中，我對西康交通的現狀，作了一般的分析，並提出了一些建議。在「西康畜牧問題」中，我對西康畜牧的現狀，作了一般的分析，並提出了一些建議。這兩篇文章，都是關於西康交通問題而發的。在「西康交通問題」中，我對西康交通的現狀，作了一般的分析，並提出了一些建議。在「西康畜牧問題」中，我對西康畜牧的現狀，作了一般的分析，並提出了一些建議。

畜牧業是西康最嚴重的生產事業，康人人民每天的生活，都和畜牧業有密切的關係。就康人居民的食糧來說，他們平常最普通的食物雖然有青稞、豆、麥、雜糧等，可是肉類在食品中所佔的地位，實更爲重要，這原因西康地處極高，平均海拔三千呎，尤其是冬季，異常寒冷，故人民食品，非肉不可；而西康的自然環境，亦正宜於畜牧，以供居民肉食之需。此外，羊毛、牛皮、油等，亦為康人居民日常的重要食品。康人平常，肉類、油類，常和酥油、糌粑也是牛羊乳製成。由此可見畜牧業與康人居民的生活之關係如何密切。

西康人民，主要之生活，以畜牧業爲基礎，其製成衣服之原料，則羊毛、糌粑、酥油、是一類以羊毛製成之毛織品，其原料所製之毛織品，是西康人民之主要生活品，由西康人之衣，亦能看出是類。康人的房屋，可分爲兩種：一種是磚瓦式住宅，這種住宅有固定的入口的住宅，已經有些農業的意味或已墾化了；還有一種是不固定的住宅，住屋，那是要隨時搬遷的。這種住宅，是用皮草或毛織品製成的。我們如果要在西康旅行時，因要經過數百里不見人烟的草地，所以也須隨身帶着，以爲棲息之所。所以畜牧對於康人的「住」和「行」，都發生密切的關係。在西康旅行，唯一交通工具是牛和馬，也有少數的騾子和驢，關外雲南的時候，常牛以角排除積雪，以奇大足踏開成道路，對旅客的貢獻是很大的。又西康爲橫斷山脈所在的區域，高山和深谷相間，成一起一伏的狀態，六渡湍急，架橋渡，均極困難，故土人常以皮袋爲渡河工具。皮袋以整牛之皮製之，以竹爲架，作方形，徑約七尺，可容四五人。由此可知畜牧業對於康人的「行」的關係，更是非常密切的，此外康人的燃料，常用獸糞，亦常常以獸骨製成，故日常用品方面，亦與畜牧有密切關係。

畜牧在西康人民生活上，雖佔如此重要的地位，但西康的畜牧業仍然保存着原始代的作風，畜種不知改良，畜料無法營養，畜產品的利用，仍然是最初步的最簡單的，這種

是得當的。牧場的設計與外邊山，自此而來的畜牧，不易更爲
 發展，但牧場內的人與牲畜，便一時難不改變，這當
 然，自以爲的牧場，而由經濟學家的人，未必好高騖遠
 的，這當然是想牧場，只是切實地看牧場上所有的問題
 的，這當然是想牧場，只是切實地看牧場上所有的問題
 的，這當然是想牧場，只是切實地看牧場上所有的問題

二、西藏的牧場

西藏的牧場，或氣溫極低的北方，農作物的生長發育
 困難，因此，牧場業代之而興，西藏是一個高原，是一個平
 地，而在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原，氣溫過低不適農事的地
 方，這當然是想牧場，只是切實地看牧場上所有的問題
 的，這當然是想牧場，只是切實地看牧場上所有的問題
 的，這當然是想牧場，只是切實地看牧場上所有的問題

種類	面積(方里)	主要牧畜種類
馬	四八,〇〇〇	五至六成
牛	三五,〇七〇	八至九成
羊	一五,〇〇〇	三至四成
豬	五〇,〇〇〇	同上
雞	九三,〇〇〇	七至八成
鴨	二二,八〇〇	一至三成

高原之上，氣溫不高，使牲畜的疾病，因而減少，對於畜牧
 業上又有很大的貢獻，西藏高原之所以成爲畜牧世界，是有
 它的地理背景。
 西藏高原的九縣，都有廣大的牧場，也有全縣差不
 多都是牧場的。據西藏政府調查，石渠縣的牧場面積
 佔全縣十分之九以上，龍巖縣與鄧柯縣，牧場面積佔
 全縣十分之八九，餘下德格縣與鄧柯縣，牧場面積佔
 全縣十分之六七，康定縣，白雲三縣之牧場面積，均佔
 全縣十分之五六，瞻化縣江得榮三縣之牧場面積，各佔
 全縣十分之四，流寧，甘孜，巴安，定鄉，稻城五縣
 之牧場面積，均佔全縣十分之三，理定一縣，地處
 最東，但牧場面積，亦佔全縣十分之一，由此可見
 西藏牧場發達之一概。茲將西藏十九縣之面積牧場佔成數
 列主要牧場，列表如下：



由右表可知康屬南北兩路各縣除瀘定、丹巴、二縣外，其餘各縣均有廣大之牧場，愈向西去，牧場也愈廣，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畜牧的起源地帶來，蓋康東之寧雅兩屬，已為農業發達之區域，畜牧在農中雖然仍居重要地位，但已為農業之業；故瀘定縣已少牧場，而寧雅兩屬更無牧場之存在矣。康屬的牧場，具有一定的界限的。此種界限，一經確定，牛羊羣不能隨便放過。如有越過情事發生，則牛羊

瀘定	四，四二〇	一〇成弱	嵐州有少數綿羊放牧
道孚	四七，八〇〇	三至四成	魚科，革西區為最，然全為牧場
丹化	二五，三二二	四至五成	古格，德魯，有大牧場
越嶲	一六，〇〇〇	五至六成	羅行屬有大牧場，熱馬崗，絲達達亦多
白	二，九一四	同上	上。泰，中昌泰，昌泰均有大牧場
石渠	二，〇〇〇	九成以上	全境皆為牧場
鄧柯	一二，〇〇〇	六至十成	「雜科，林惹等地有大牧場
定鄉	一五，一七〇	三至四成	大牧場在北部
稻城	三，〇五五	同上	大牧場在東南部
雅江	一三，七一〇	四至五成	崇西土司轄境有大牧場，宜馬鄉亦多
九龍	三五，三〇〇	三至四成	
得榮	三五，三〇〇	四至五成	牧場在奔都古學各村
義敦	二二，〇〇〇	八至九成	

既被沒收，原有牛羊之主，並須懺歎，否則必致發生械鬥，在此牧場之界限內，所有牧戶，或數戶同處，或十百戶同處，皆由土司或頭人等統轄之，故牧場之傳統的習慣，尚能維持。我們假定要說土司或頭人是一種有餘的階級，那末他們的唯一的利益，便是牧場與牧場間秩序的維持了。
康民之畜牧，有的是專業，那就是說畜牧是他們唯一的職業，此種康民，都是逐水草避徙，隨帶糞草到處覓食，



所遇的便是遊牧生活，還有一種是大地主的經營牧畜，他們在牧草繁茂的山坡，設立牛棚，以便容納成羣的牛羊，而遊牧人或其雇牧者守護之，有的地主，有廣大的牧場而自己的牲畜都是很少，那末他們就利用牧場餘地來收租或收過牧場的畜主的牛羊，若是經營畜牧，他們可以得到的利益是每年新養的小牛小羊或其他幼畜。經營農業或以農業，主要生產的社會裏，畜牧一項仍然是很注意的，因為他們除了得到

牧畜的利益外，還可以得到農業上的便利之故。

(三)西康的畜牧統計

西康的畜牧業普遍地發展着，康屬是畜牧世界，畜養牲畜之發達，自不待言；即寧屬兩屬，亦因地廣人稀之故，畜牧也是相當發達。據西康省政府之調查，康，寧，雅三屬各種牲畜之畜養頭數，有如下表：

類別	康	寧	雅	合	計
馬	五九, 二一八	六八, 二〇五	一, 四〇八	一二八, 六五一	
牛	五三二, 〇三二	九一, 六三五	三八, 三六六	六六二, 〇三三	
羊	四六〇, 四六三	三九五, 一四三	一七, 五二九	八八三, 一八五	

右表，馬的一項中包括驢與騾，牛的一項中包括毛牛，黃牛，水牛，其牛的一項包括山羊與綿羊。馬這一類的畜養，寧屬最多，康屬次之，雅屬最少，惟康屬之驢，則較寧屬多耳。牛的畜養，康屬最多，佔全康養牛總數百分之七十左右；但康屬之牛，則以毛牛（即犏牛）與犏牛最多，水牛則絕無，黃牛之數，不如寧屬，且亦不如雅屬也。羊之畜養，亦以康屬為多，佔全康養羊總數一半以上，惟康屬之羊，以綿羊為多山羊較少，不足十萬頭，而較雅屬為多，尚不知寧屬也。

以上是西康三屬所有三種重要畜養的大概數目，因為三屬的地理環境不同，故畜養種類，亦復相異，如水牛不見于畜牧社會，而毛牛亦不見于農業社會也。故西康三屬之畜牧實況，尚須分別敘述。先說康屬，就牲畜調查之數目言，

則以羊為最多，其次為牛，羊則綿羊多于山羊，牛則毛牛多於犏牛，試看下表：

類別	康		寧		合	計
	牦	羊	牦	羊		
馬	牦	羊	牦	羊		
	二九, 七七九	一, 七五四	八一, 一九六	四, 五四七	四一, 五三三	
牛	牦	羊	牦	羊		
	八, 一九六	四, 五四七	三, 三二六	一, 六一七	一二, 七四三	
羊	牦	羊	牦	羊		
	四, 九四三					



牛毛		牛黃		牛種	
牝	牡	牝	牡	牝	牡
三六一, 五七九	一〇一, 三〇九	一〇, 一四二	六, 九〇五	四九, 八四二	二二, 一八五
四四二, 八八八		一七, 〇四七		七一, 九二七	

縣別	牛頭數	羊頭數	馬頭數	豬頭數	驢頭數	騾頭數
康定	四, 五〇六	一, 九一六	四八七	六七八		二二九
丹巴	八, 四四三	七, 四五〇	九八四	三, 八五〇		七四五
爐霍	四, 二五六	三, 四六〇	四二八	一〇, 三四六		一, 九四〇
道孚	二五, 六〇〇	二, 四〇〇	二, 四五〇	一, 五四〇		一, 二一〇
雅江	四, 二五〇	三, 八九五	五四〇			四五二
甘肅	二八, 四〇一	二, 五六〇	四, 〇一五	九八四		二, 五二〇
瞻化	一四, 六〇〇	八, 二五〇	八, 〇五〇	四八四		五六六
德格	一四, 三五一	八, 二五〇	一, 〇五一	二四〇		九八〇
白玉	二六, 九〇四	一七, 四六一	一, 九四八	八二		九八〇
石渠	四二, 一八〇	九八, 五〇〇	一, 四六〇	四〇		六七四
						八五〇
						二五〇
						二〇〇
						三〇
						八四
						七八
						一九四
						一〇
						三六二
						二二九

羊山		羊總	
牝	牡	牝	牡
四八, 二二一	五〇, 九八四	一三二, 七八八	二二八, 五七〇
九九, 一〇五		三六一, 三五八	

右表是西康省政府所調查估計的數字，該省政府所調查者計共德格、瞻化、白玉、道孚、石渠、雅化、雅江、康寧等縣區域數區，其全省數字，即據此推算而得，就中可以有出產羊毛牛在西康康省牧業上所處地位之重要。至西康省政府十七年牲畜調查之調查，則如下表：



理 化	八, 八七四	一一, 〇〇〇	一, 二七八	九〇〇	九〇	三〇〇
稻 穀	一〇六, 三二六	二二, 四九六	四, 六八二	一, 四三四	四一	一, 四三一
巴 安	四, 五六〇	二五, 四〇〇	四, 四〇〇	二九〇	一五〇	一, 〇二〇
得 榮	一〇, 八六四	一五, 七二五	一, 四七五	四, 三一	一, 〇八〇	一, 〇二〇
合 計	一四, 六七〇	三五, 六七〇	五, 四二一	八〇	四八五	一一〇
合 計	三一八, 八三六	三五六, 六四六	三五, 六六九	二四, 九一八	一〇, 七二三	五, 六一八

由右表，康屬各縣中牛之畜量以理化爲最多，其次爲康，其次爲得榮，其次爲巴安，其次爲理化，其次爲稻穀，其次爲馬。其次爲得榮，其次爲理化，其次爲巴安，其次爲得榮，其次爲理化，其次爲稻穀，其次爲馬。其次爲得榮，其次爲理化，其次爲巴安，其次爲得榮，其次爲理化，其次爲稻穀，其次爲馬。

甘孜四縣，均在四千匹以上，再次爲道孚，白玉，巴安等縣，均在二千匹以上，其餘各縣，則在一千匹以下。至康屬各縣，則除理化，巴安外，均不發達，故養豬業亦以該三縣爲較多耳。康屬各縣牲畜之畜養，普遍均以羊爲最多，其惟一例外則爲理化縣，該縣牲畜以牛爲最重，養牛頭數多於羊頭數者幾達五倍。

寧雅兩屬各縣之畜養牲畜，其種類與性別的分配，與康屬稍有不同，試看下表：

類 別	康 屬		寧 雅 屬	
	頭 數	合 計	頭 數	合 計
馬	二五, 九九四	四九, 六五七	三七三	一, 〇七三
牛	二二, 六六三	七〇三	三三三	



由右表，可知華雅兩屬的畜養數有相當可觀，即牦牛之數量，亦遠較康屬為多，毛牛皆極少，犏牛亦不多，而

水牛之數則更非康屬可及，在羊的方面，康屬與華雅兩屬羊山與綿羊，均極普通云。

羊山		羊綿		牛水		牛犏		牛黃		牛毛		犏		牦	
牦	牡	牦	牡	牦	牡	牦	牡	牦	牡	牦	牡	牦	牡	牦	牡
九二,〇一四		六五,九一六	一一一,五九〇	九,五四〇	九,一五〇	三,一二七	一,八八七	三五,四七七	三一,三九四	五六〇	五〇〇	五,四六九	四,九六一	三,九五〇	四,〇三八
九二,〇一四		二八七,五〇六		八,六九〇		五,〇二四		六六,八七四		二,〇六〇		〇,四三六		七,九八八	
八,五七九	一一,一二九	三,〇〇二	四,八一九	二,二八六	二,〇四六	三三	四九	一六,〇二六	一七,八六五	二九	三二	四八	五三	八二	一四九
九,一〇八		七,八二一		四,三三三		八二		三三,八九一		九一		一〇		二二	



(四) 西康之畜產

從上面一節當中，可知西康畜牧業中最重要的是牛和羊，其次馬、驢和騾更次之，牛馬騾驢的主要用途除了皮革供出售，肉與乳供食用外，在交通上是佔着重要地位的。羊之用途有三：其一為剪取羊毛，其二為剪取羊皮，其三為與

乳供食用。故獸皮與獸毛為西康畜產之大宗，西康綿羊，體肥毛豐，質尚優美，且專供剪毛之用，不甚宰殺，每年取毛，約分兩季，每羊可得毛一斤半，為西康最大宗產品之一，茲將西康康屬四大畜產——毛、肉、皮、乳之生產量，列表于下：

縣 別	毛 担	肉 斤	皮 張	乳 磅
康 定	四五〇	七,二〇〇	二,八〇〇	三六〇
瀘 定	二,〇一〇	一,〇〇〇	五,六四〇	一一,〇〇〇
雅 江	七七〇	七〇〇	四七〇	二六〇
理 化	一,四二〇	二,八二〇	八,三五〇	八五,六六〇
巴 安	八二〇	一,一六〇	八六四	一,二〇〇
稻 城	八五一	二〇〇	一,八〇〇	六三
白 玉	六四〇	九,二〇〇	一,三一〇	七八,九五五
爐 霍	九〇〇	三〇〇	八〇〇	一,〇五〇
甘 孜	一,八〇〇	六,五〇〇	六,六二二	五,二五〇
道 孚	二,三五〇	一,四八〇	二,〇〇〇	一,五六〇
瞻 化	二,八五〇	六九〇	一,四九二	九四五
德 格	一一〇〇	五〇〇	一,二〇〇	八,二四五
得 榮	八二〇	四二〇	六〇〇	四〇〇



由右表可知康屬各縣，毛之產量以丹巴爲第一，次爲石渠，其次爲格化，道孚，鎮定，合計尚不及三萬頭，肉之產量以白玉爲第一，次爲康定，甘孜與丹巴，再次則爲理塘，爐霍，巴安鎮定，總數不足四萬斤，外之產量不足四萬頭，以理化爲最多，次爲甘孜鎮定，又次爲康定，道孚，稻城，石渠等縣，乳之產量在二十萬磅以上，以理化居首，白玉次之，鎮定又次之，總格，甘孜，丹巴等縣又次之。所以在這個表裏我們可以看出鎮定，丹巴兩縣的畜產地位是最高，但是我們在畜牧統計表上看來，鎮定和丹巴的產量並不高的，而且丹巴不是交經理道，鎮定也只是個貨物運銷的進出口而不具貨物集散地地方，故這些統計的可靠程度是極可疑的，查對學本會丹巴縣舉行調查，據稱：「本縣被大牧場佔有與斯甲喇那之丹麥牛場，其他地方畜牧已降爲副業，因大縣氣候土壤均適於種植，大部份草場具來以農田爲主，故丹巴畜產的數量，更可疑，發現時尚無其他數字，可資比較，惟可存此疑耳。」

以上多處畜牧之產量，皆據西康之調查，但西康之各縣性質之畜產，數既甚多，則畜產品亦不少耳。

西康畜牧，由於地勢高低不一，如高寒地帶，則以羊爲主，其次爲牛，亦以羊爲主，西康省畜產之種類，西康二十六年度調查，六一八頭，除牦牛六五〇頭，見

存	三, 六八〇	六四七	六八四	二, 三五〇
丹	八, 四二二	五, 〇四二	二, 二二二	三, 九九〇
合	二七, 八九三	三七, 八五九	三五, 八四四	二〇二, 二八八

西康畜產品在國康經濟上所佔之地位，尙於西康對外貿易表上見之。除西康二十八年度重慶出口貨之價值，有如下表：

類別	價值
類	七〇 八四四
毛皮類	〇 四〇 五九〇
油類	一, 二二〇
藥材類	五五五, 三九〇
山貨類	七九, 一一〇
食用類	三三, 七六八
服飾類	七, 六八八
毛呢類	四八〇, 八三三



第一類	七、〇五九
第二類	九、〇〇〇
第三類	二、四三〇

由右表可知西康出口貨物以藥材類為第一，次為毛皮類，其次為山貨類。毛皮類與牲畜類，藥材類中有最大的一部分是鹿茸，如鹿茸、鹿鞭、鹿骨等，都是出口藥材中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類包羊皮、牛毛、羊毛、牛皮等，不消說全是畜產品，此外山貨類，也有一部分是畜產，如鹿茸、鹿鞭、鹿骨等。由此可知康省出口貨中最重要的畜產。

西康大牲畜產量之外運，便表示西康利用畜產的工業。羊毛只能夠織一些毯子、氈氍、絨氈、絨子、氈氈等，毯布為康人惟一自製之毛布衣料，每種布一匹，寬僅五六寸，長四五寸，或本色，或染色，康人以之為衣，終身不壞，間有以毛織彩色花布者，最為北布，是較為進步的毛布了。類種以羊皮類之，僅淺毛皮出，是為絨氈，乃冬季之衣料，也是進步的一種。由此可知西康利用毛類的工業之幼稚了。製革工業，西康也以幼稚。皮工人工多，康人以鞣皮為皮革之主要力。省外人所製，至高貴之皮革，則更難得。如乳製之製革工業則更未。前開西康利用畜產的工業之不振，於此可見。

五 西康牲畜之產量與能力

我們已經討論過西康牲畜的產量，有詳述其在運輸方面

的，這一類的牲畜包括牛馬騾等項，關於運輸，則以牦牛為最，騾馬次之，關於運輸則以馬騾等為重要。

牦牛俗稱毛牛，其毛以黑色者為多，白色灰色等類，雖有甚少，其背毛甚長，腰側、腹下、胸前、尾下等部之毛尤長，性情暴烈，乳量充足，能負重致遠，惟行路甚疾，產力乳量均較普通牛為優良，毛色亦有黑灰白等數種，性情較毛牛為溫和，兩廣之馬，產於康區者體格壯健，毛色俱者，常用以代步，惟性不甚馴，產於留居於康者較小，而產行險地，雖不釘鐵蹄，亦能馳驅如故，此即所謂馬騾，乃川馬中之最健者，馬騾雖難交配，壯健耐勞，為西康高涼運輸利器之一，其價格尚較馬騾為昂，康省商人多蓄以供運輸之用，所謂騾馬是。

運輸用之牲畜，以壯健為主要條件，老弱牲畜，不特負擔，且有倒斃之患，於運輸反生障礙，故我人估計西康之運輸能力時，須將老弱除外。

西康全省現有壯健之運輸牲畜若干，現尚無普遍的調查，不過也可以從一部份的調查上加以估計而得，按西康馬自出生至二歲半之階段，其未足年，三歲至八歲為成年，八歲以上為老弱，西康馬的體格隨化白，這學有生理化經江泰管地牛馬之年齡分配，雅馬的蒙經天全寶興漢源金湯等地牛馬之年齡分配，以及富屬各縣牛馬之年齡分配，西康省政府有調查，茲分別列表如下：

類別	康屬七縣一區	富	雅屬四縣二局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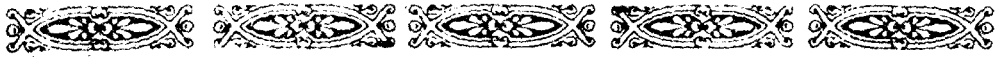
類 別	康			屬		
	馬	騾	驢	毛牛	犏牛	黃牛
估計總頭數	四一, 五三二	一二, 七四三	四, 九四三	四四二, 九七八	一七, 〇四七	七二, 〇二七
成年成數	五二	四四	二七	四九	五三	四八
成年力畜額數	二一, 五九七	五, 六〇七	一, 一三五	二二七, 〇四九	九, 〇三五	三四, 五七三
水牛	三, 〇〇〇	二, 〇六四	六六	一, 〇七六	四八	二九
犏牛				二三一	二九	七〇
黃牛	二二, 四七〇	一三, 九四七	五九	一〇一	五〇	五〇
毛牛	四二	二五	五九	六一	五九	三六

用右表成年力畜對力畜總數的成數為標準，再和康屬兩屬估計的力畜總數相乘，則康屬兩屬之成年力畜，可以得一概數矣，試看下表：

類 別	成 年 額 數
馬	四八, 三三三
騾	五, 七二四
驢	六, 六八六
毛牛	二一七, 八二五
黃牛	七三, 五〇一
犏牛	三七, 六一二
水牛	一五, 八九九
合計	四〇五, 五七〇

故西康康屬三屬之成年力畜，計馬為四八三三三頭，騾為五, 七二四頭，驢六, 六八六頭，毛牛為二一七, 八二五頭，黃牛為七三, 五〇一頭，犏牛為三七, 六一二頭，水牛為一五, 八九九頭，列表下：

由右表，可知西康全省現有年富力畜的力畜約四十萬頭，依照趙爾豐及西康專員公署之規定，每牛或馬一匹，負重為一百二十斤，則牛馬四十萬頭可負重四千八百萬斤，每



一千五百斤約合英國制一噸，那末西康現有成年力畜一次可食之草料約三千噸，假定從開度邊境起算，距離到康定的行程約要三個月，那末草料每半年可以來回一次，每年可以運來草料進口，其次東西兩口，可食的進口的草料各六萬噸，此種運輸力量，在此對外交通困難的時代，實在應該注意的偉大的力量，我僅希望此種偉大的力量，能夠充分的利用。

六、當前西康畜牧業上的問題

以上所述，可知畜牧事業，在西康最為重要的生產事業，當然是以畜牧、農業，但畜牧的畜種亦多，在此種經濟上也有極重要的地位，畜牧對於康區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發生極大的關係，畜產在康區對外貿易上佔有最崇高的地位，而畜牧的交運與運輸，又是完全依賴着力畜的。

可是西康的畜牧業太簡單了，專門牧畜的地方，逐水草而遷徙，冬季無草之備，又無草料的存儲，馬的食料乃大有問題，故冬季照例是牛馬餓死時期，因渴餓而死亡的，其數甚多，有的地方雖然設有牛廠，但是也不能解決牛馬冬季的過渡食料問題，這是目前西康畜牧業的最重大的問題，西康的牲畜，沒有疾病，不知道儲蓄，而且也沒有保險的設備，故牲畜之死亡率極大，若若學本調查丹東牛廠之畜牧狀況，一欄牧廠畜馬五十匹，每年出產二十七匹，死去則三匹，又有一欄畜馬十匹，每年出產二十七匹，死去則三匹，一欄畜馬十匹地方，牛羣患病性於重，死亡甚多，人民手中無畜，冬無草料，維持生活之再年則更難於生活，傳

各各村，致一家無存者有之，保全一二者有之，食草而死者，年年有之，本年（二十七年）二月，石渠忠牛瘟甚烈，死牛乘於山谷河流中者，數以千計，慘不忍睹，遂致無可收拾，由此可知西康牲畜的疫病問題，實甚嚴重也。

其次的問題，是畜牧畜種的改良問題，以羊毛而論，西康羊毛只康屬各縣的產量，已有三萬担，不可謂不多，但羊毛的品質，實說不上好，纖維極短，色澤又復灰暗，加以改良，向外銷路，實感困難，他如牛馬也應當加以改良，如母性牛，產量特多，宜作乳牛之用，若再以舊牛種與之雜交，則新種乳牛之乳質與質，必更可觀。

再次的問題，是畜產的利用問題，西康畜產之富，既如上述，那末利用這些畜產來發展毛織業，發展製革業，發展製藥業，發展罐頭業——罐頭乳與罐頭肉，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西康的利用畜產的工業，實在太落伍了，只有最初步的工業，技術落後，產量低劣，只可以產生半製品，該不上什麼工業品，這中間的原因包括交通不便，文化程度低，落人材料缺乏等等，然原料或半製品的出口，價格既低，重量又大，運輸格外困難，運輸利的可能性，也就格外少了，這影響于西康經濟者甚大，實在是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而且也是目前最迫切的問題，便是畜力的利用問題，我們知道戰時國際交通線的重點，實在和人生的呼吸空氣一樣無二，若加以運輸以後，即便仰光還能夠保存，在同盟軍手中，也必然要成為一個沒有用的死港，那就是說我們抗戰期間惟一對外交通的便利路線——滇緬路，此後對於作戰物資之輸入，已不能有效，非另闢國際交通線不可；這若關的國際交通，只有康印和康緬二線，便利有效，輸入



已算，其一二兩項有餘的，只有利用畜力的問題，而
 多的，於戰時交通上之貢獻甚大，如何把這些畜力集中起
 來，如何組織起來，以重復其戰時交通上之貢獻，這就
 是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一、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二、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三、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四、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五、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六、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七、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八、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九、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十、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十一、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十二、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十三、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十四、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十五、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十六、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第十七、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只有利用畜力的問題，而
 多的，於戰時交通上之貢獻甚大，如何把這些畜力集中起
 來，如何組織起來，以重復其戰時交通上之貢獻，這就
 是戰時交通上之重要問題。

蒙古的馬和羴馬等，都是名種，應當設法維持並予以推
 廣。
 第四問題就是畜產工業的組織問題，我們組織康康
 任康任，安寧格或甘牧西員漢源安寧也，分別設立毛織廠
 和革製製或織頭織或冷織公司等，此種工廠或公司暫持當
 以手工業或半手工業為發展目標，甘牧等廠本有土法毛織工
 場，應當加以改良。
 第五問題就是利用畜力畜以適應國防物資的運輸需要的問
 題，我們仍主張由中央的軍運處或和康省政府通力合
 作，組織軍運或牧運公司，改良或既有的為官制度，修理
 前印的運道的成車力畜和牧運康人，務須新開的國際運道，
 來發與西康的成車力畜和牧運康人，務須新開的國際運道，
 需夠充份地發揮國防的功用。
 總起來說，畜牧事業在西康經濟上最重要，但是問題最
 生，應該切實予以解決，這不但不是發展困難的。經濟上所必
 要，也是目前國防上所必要，抗戰期間，西康中國的政治系
 統文化的重心，遷向西康，全川的人才也集中在西康，所以
 解決西康畜牧問題所需要的經費和人才，已經可以充份供
 給，不成問題。西幾年來西康政府對於各種問題的解決，也
 是很注意，很努力，如畜牧情況的調查，不遺餘力的設立，
 優良種的繁殖，泰爾特哈爾的建設等，都已粗具規模，諸
 善成就；即如革與毛織廠，也已設立一條（多在雅安方
 面）牧運方面也會有他一定的發展，可謂不久即可告成。
 這些政策是解決西康畜牧問題的關鍵；可是這些政策不周，
 總還不啻應天時代所賦與西康的責任，我們知道百業成立的
 的方，是一句以養牛等等的，新省等等的今年丁等四川的
 雅密兩府，但是仍救濟不了西康財政上所有的缺憾，所以西
 康省本身所有的經濟建設的力是有其的，是不能夠適應時
 代的需要的，而康省牧運問題的總解決，是西康經濟的問題總
 解決，而康省經濟的合作與人才的合作來解決西康經濟
 軸心的畜牧問題。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於重慶

次做用一千頭，非無可能，西藏境內，或不止此，每牛一頭可以載重一百二十斤，一千頭牛一次之運量約計七十二噸。

乙、運輸時間之估計 自康定至拉薩，計六十四站，自拉薩至錫金城同路計十一站，兩共七十五站，約五千華里，由起點至終點，途中如無意外耽擱，需時三月可達，為公平平均每五日可以精週一次，即每月可發動一千頭為拉之運輸六次，其載重為四百五十二噸，如自拉薩發運，則四個月後，即可有四百五十二噸之貨物，抵達康定，以後每月即可有等量之貨品進口。

丙、包裝方法之估計 經行山地，物品極易腐爛，故必裝以木箱，裹以生牛皮，雖妥而乾後，半隻牛背上，方可免去碰撞或脫落的危險，而且牛的載重，務使均等，通常每半牛只能負兩箱，每箱重量最多六十斤，而且箱的大小，也要適於驮運，因此物品的體積，常於長不過五尺，寬不過三尺的範圍以內，並非任何物品都可運輸，這也是不可不注意的問題。

以上就西藏北路所作的估計，其他路線，當然不用，同時自康定至甘孜一段，修築公路，就有可能，公路通至甘孜後，更可縮短運輸的路線。

三、運輸機構的建立

記得在以前，西康省政府委員任乃強先生，曾籌資數十萬元，購買毛牛五百餘頭，並設一個西康運輸公司，打算以商營的方式，經營牧運，但結果竟失敗了，失敗的原

因，由於管理的不善和對牛的確種優劣沒有研究清楚，常走過地的人，都知道管理毛牛是一種藝術，善於此道者，只要手中握有幾粒石塊，便可把成羣的毛牛弄得服服帖帖，前後有序，同時牛的叫聲，也有關係，例如，有一種牛體弱面多病，不能任意放逐，雖然毛色也是黑的，可叫土人都呼之為黃牛，又有一種牛，體性很大，發作的時候，橫撞直撞，無法制止，此外毛牛也有關係，夏季和秋季，水草豐富，到處可以得到飼料，毛牛多走點路或者多載重一點，都不要緊，一到冬季和初春，冰雪載途，毛牛常常食不得飽，如不節約使用，便很容易死亡。

談到建立運輸機構，我們不能不注意當地土人的習慣，不論康人或者藏人，對於官府，都是絕對服從的，但必須這個官府，是他們所熟習而認為應該服從的，一個陌生的機構，在康藏地方，不能發生任何作用，譬如在西康省境內，一定要有西康省政府或各縣縣政府的命令，在金沙江西，一定要有昌都政府的命令，在前後藏，一定要有噶廈的命令，土人服從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一基於傳統的習慣，如藏人之於達賴和噶廈，康人之於七司或頭人；一由於威力的壓服，如清末道爾吉之在西康，駐藏大臣之在西藏，至今是起來，土人還都肅然起敬，西康省政府，當然也是因為歷史的關係了，因此中央如欲在康藏設立新的運輸機構，很難得到大的成效，祇有運用舊有的組織，加以調整改良，使其逐漸合乎現代的需要，筆者以為西康北路一線，可以分成三段，自康定至德格為一段，於每一縣政府內，設一運輸管理科，而於省政府內，設一運輸管理處，以指揮之，在金沙江西，自降達至太昭，沿途各重要地點，如思達，碩督，嘉里，等

地，各省警備管理員一人，或數人，而於昌都設管理處以指揮之，昌都設行署，以統轄各站，亦設警備管理員，而於該管轄之內，設一管理處以指揮之，所有三個管理處又均直屬於中央之警備總管理處。沿途各站，除辦理軍用事務外，並應附設牛廠，從屬於商業和訓練牛馬，以漸來替代為拉制度之準備，因為拉制度有時益民，有時病民，在拉制時期，不宜多事徵用，最好能以自辦之牛馬為主，以徵用為補助，但非目前所能辦到。

西藏兩路，自康定至昌地並，當然也可以仿此辦理，而上面兩路，亦在康省政府之轄下，辦起來更容易，若兩條路如能同時進行，則於軍用品的輸入，不無裨益，不過問題在北路金沙江以西，是否能夠得到西藏方面的贊助，這是政治問題，此處不必多談。

四 結論

一、英法美各國在西藏，均有其野心的前線，異常困難，一般人多受其誘惑，而忽視印人志願過去，立即和英國政府合作，以保其權利，而遠東全局的重要關係，不啻印人志願多受其誘惑，民族上，階級上，經濟上，地理上，都與英法美各國不同，不致陷於英法美各國的泥

阱，漢沒有接受，即使全部接受，國民大會能否統一全印，亦與敵人作賊，這是一個不解之謎。筆者個人推測，敵人必然採取三個步驟：第一步，以突襲的方式，佔領印度沿海重鎮，第二步，利用印度宗教民族以及種姓內在矛盾，在印度南部建立一個或數個親日政權，分化全印之力量，其中以奧都最為可能，因為奧都教和回教的邊界最烈，而散布於印度北部白可教徒，則代表印度的新興工業階級，多少是和英國較接近的，將來可能造成南北對峙的局面，但還須英國不斷的勢力，為第三步以佛教為號召，聯絡尼波爾，不丹，錫金，及我國的西藏，從事於反英運動，威脅印度的後路，謀根本推翻印的英國實力，這都是敵人的徵候，而且顯然，也有預謀，固非本文範圍所及，不必多談，筆者所欲指明者，即在上述情勢造成以後，我國西南所受的威脅，敵人佔有印度，不僅是大英帝國遠東勢力的總崩潰，我國通海路線的威脅，同時還可能影響我西南半壁的安全，「先發者備人，後發者備於人」。這是孫子兵法的名言，也是戰略戰略的要旨，故積極推進康藏交通，加強西藏的政軍機構，主動的領導康藏同胞以及邊陲諸小國，為印度友人的後發，實在目前刻不容緩之圖。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再談西藏民歌的研究

劉家駒

百種百御帶布入主後，一切管理社會，均受印度文化影響，甚至宗教，佛教盛行，所有宗教、法律、藝術、文化、官志、莫不以佛旨為中心。其最顯俗最富遠之民歌，亦係佛經、佛歌、經讚、而另成一門，當時之歌曲，皆講述佛經，宣示因果，其後社會漸進，凡男女戀愛、婚嫁、遠遊、勸業、敘事、酬酢曲詞，流行各地，已見本刊第一卷第二頁。若西藏民歌的研究中，要研究材料，尚有許多之遺蹟，除民歌，除此外，一般流行的歌子中，不備六種，四句一首者，尚有專用之曲調，發述各地風俗，或宗教作用，固不含有社會作用，其原由之曲調，不但發述西藏風物，亦可入諸而歌。

甲 梭呀

梭呀保瑪名因兩句連續處必加梭呀二音以助之，其前則名非被單音格兮，其後各換為格其

一、我雖不是拉薩人，梭呀，拉薩風俗我知道。

拉薩風俗要我講，梭呀，珍串「巴珠」頭上戴。

註：巴珠係前藏婦女頭上珍珠所串之首飾，價值千金。

二、

我雖不是後藏人，梭呀，後藏風俗我知道。

後藏風俗要我講，梭呀，「巴戈」束髮戴王帽。

註：巴戈係後藏婦女頭上髮飾物弓其形，束於髮上，高盈盈尺。

三、

我雖不是結古人，梭呀，結古風俗我知道。

結古風俗要我講，梭呀，五塊密戲頂頭抱。

註：結古即今之青海玉樹，婦女均於頭上繫如棒大之密戲頂頭。

四、

我雖不是德格人，梭呀，德格風俗我知道。

德格風俗要我講，梭呀，頭頂金盤盤珠寶。

五、

我雖不是甘肅人，梭呀，甘肅風俗我知道。

甘肅風俗要我講，梭呀，紅線絲帶腰間繞。

六、

我雖不是理塘人，梭呀，理塘風俗我知道。

理塘風俗要我講，梭呀，頭戴紅繩花樣帽。

註：理塘即今之理化縣，該地婦女髮上均繫大小不一之紅繩。

七、

我雖不是理塘人，梭呀，理塘風俗我知道。

理塘風俗要我講，梭呀，髮上金盤可喧鬧。

註：理塘即今之理化縣，該地婦女髮上均繫大小不一之金盤。

八、

我雖不是巴塘人，梭呀，巴塘風俗我知道。

巴塘風俗要我講，梭呀，一對銀鎖鎖喉間。

註：巴塘即今之理塘縣，該地婦女髮上均繫大小不一之銀鎖。



註：巴塘即今之巴安縣，婦女穿鑲嵌銀飾藍色絲襪一對於額上。

九、

我雖不是鹽井人，梭呀，鹽井風俗我知道，鹽井風俗要我講，梭呀，頭上風帽腰間刀。

十、

我雖不是甲絨人，梭呀，甲絨風俗我知道，甲絨風俗要我講，梭呀，頭上包巾看雀高。

十一、

我雖不是拉讓入，梭呀，拉讓風俗我知道，拉讓風俗要我講，梭呀，白羔羊裘白羔帽。

十二、

我雖不是百娃人，梭呀，百娃風俗我知道，百娃風俗要我講，梭呀，紅帕纏頭黑圍兜。

註：百娃即雲南阿祿一帶之人

乙 噫拉梭日納

註：噫拉梭日納，係調名，每句上必加此附音，其曲名係巴洛魯魯各各地名風景。

噫！噫拉梭日納，拉讓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海心上建拉讓城。悅納，

註：相傳文成公主填海以樂城於其上，

噫！噫拉梭日納，後拉讓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政府水腫後建城，悅納

註：政府即雅魯藏布江

三、

噫！噫拉梭日納，察雅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巖盤上現察雅城。悅納，

四、

噫！噫拉梭日納，且那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兩江抄拍且那城。悅納，

註：兩江即雅魯藏布江、兩段支流

五、

噫！噫拉梭日納，巴塘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大鵬展翅巴塘城。悅納，

註：巴塘即今巴安古為白狼國地形如大鵬展翅。

六、

噫！噫拉梭日納，理塘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雪野茫茫理塘城。悅納，

註：理塘即今理化官因時多雲。

七、

噫！噫拉梭日納，定鄉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桑堆山下定鄉城。悅納，

註：桑堆即今定鄉縣之古寺

八、

噫！噫拉梭日納，鹽井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鹽池上，鹽井城悅納

註：鹽井全縣出鹽池，為西藏產鹽最豐之區



九、
噫！噫拉梭日納，三級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萬事繁興三級城。悅納，
註：三級即西康之武城縣現由西藏統制

十、
噫！噫拉梭日納，德格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德格寺前德格城，悅納，
註：德格寺前德格之大寺名，因寺前市今改德格縣，

十一、
噫！噫拉梭日納，德化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德化無城已建城，悅納，
註：德化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

十二、
噫！噫拉梭日納，康定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康定無城已建城，悅納，
註：康定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

十三、
噫！噫拉梭日納，道孚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道孚無城已建城，悅納，
註：道孚即西康道孚縣靈壽寺名，

十四、
噫！噫拉梭日納，廿改無城已建城，悅納，噫！噫拉梭日納，廿改無城已建城，悅納，
註：廿改一帶古為雲南賈瑪王營地

丙 色榮賓松
色榮賓松係曲調名，譯為金鼓三弟兄描寫同樂之意，

一、
金鼓三隻，喜洋洋飛到天空，樂融融飛到天空。飛到天空，喜洋洋落在地面，樂融融落在地面。落在地面，喜洋洋同食五穀，樂融融同食五穀。同食五穀，喜洋洋釀成美酒，樂融融釀成美酒。釀成美酒，喜洋洋痛飲一場，樂融融痛飲一場。

二、
銀鴿三隻，喜洋洋飛到天空，樂融融飛到天空。
（餘詞同金鼓曲）

三、
玉蘭三隻，喜洋洋飛到天空，樂融融飛到天空。
（餘詞同金鼓曲）

丁 布母德巴
布母德巴係曲調之名，譯作讚美姑娘，描寫姑娘之美點。
姑娘的髮， 似簪前垂髮， 重句
姑娘的眼， 似天上明星， 重句
姑娘的聲， 好似金喇叭， 重句
姑娘的嘴， 好似紅桃兒， 重句
姑娘的腰， 好似金剛杵， 重句
姑娘的手， 好似象牙箸， 重句
姑娘的心， 是割香大土， 重句
姑娘的身， 如風擺法幡， 重句
註：金剛杵即喇嘛所用之杵古言腰之網也

戊 孔雀吃水



以：孔雀吃水係出詞之名，男女分為二隊，互相問答，並按句表演之，這是起調詞。

例 今天孔雀美麗，是那兒的孔雀呀？重句

例 今天孔雀美麗，是印度的孔雀嘍。重句

例 孔雀口裏吃的，究竟什麼東西呀？

例 孔雀口裏吃的，就是毒樹葉子嘍。

例 吃了毒樹葉子，於孔雀有什麼好處？

例 吃了毒樹葉子，能使羽毛美麗嘍。

例 孔雀口裏吃的，究竟什麼東西呀？

例 孔雀口裏吃的，就是毒樹葉子嘍。

例 喝了海裏毒水，於孔雀有什麼好處呀？

例 喝了海裏毒水，能使音調洪亮嘍。

例 印度孔雀美麗，究竟是什麼回事呀？

例 印度孔雀美麗，是個悲劇無上嘍。

文史雜誌

第二卷 第二期 要目

發行地點：重慶柏溪寧靜山莊文史雜誌社

元順帝為宋衍考

漢代西域屯田與車師伊吾的爭奪

漢代對於西北邊郡的經營

西北問題一夕談

河源探源述略

王昌齡詩格考證

沐英（傳記）

萬山一角

新設陸麟先生新著中國史料

印度舍利寶塔，朝了有什麼好處呀？

例 印度舍利寶塔，朝罷可免千災嘍。

例 孔雀若果靈巧，煩勞展翅三躍呀？

例 孔雀若不靈巧，可以展翅三躍嘍。

（舞者須表演展翅式）

例 孔雀若果伶俐，煩勞高飛三匝呀？

例 孔雀若不伶俐，可以高飛三匝嘍。

（舞者須表演高飛式）

例 孔雀好孔雀好，請你來飲三杯酒！

例 孔雀好孔雀好，可以來陪三杯酒。

（舞者曲盡將地面所置酒杯含起）

附言：查以上曲詞，各地說法稍有出入，茲就最普遍而

符事實者譯之。

魏晉鑑

韓儒林

史念海

錢鳳林

黃文瀾

羅根澤

吳鶴澤

盧宗讓

張宗海

每冊二元四角



譯 述

藏 人 論 藏 (續)

李安宅譯

三 怎樣結婚 (原書第六章)

男孩子到了十六歲至二十歲之間，父母便打算給他找配耦了，這比上一輩的風俗要早四五年，因為現下人快到末切，所以結婚年齡是比較提前。譯註：原書第三章第四十一、二兩頁，有一段話說：非問多久乃以多少規來計算，經上說，荒古的時候，人壽萬歲。但以後越來越多罪惡，所以二代比一代壽短，經常活一百歲，還不算很遠的事，現在則少有那樣的了。蓋三十年以前，結婚尚在三十五至五十五歲之間，現在乃是十六到二十歲了；原說以三十至三十五為佳，現在就算老年了。慢慢會有一天，五歲結婚，十歲便老的，那便是趕運到了末日，彌勒佛快要治世的時候了。彌勒佛魁梧碩壯，將被短小麼的人所詢問，問他為甚麼那樣做大，他將答以那是「行善」的結果，倘若他們跟着他的榜樣學，便會變成那個樣子，待到短小的逐漸「行善」而長壽起來，就又開始一個新的劫運。一

父親替兒子找到一個年紀小上一兩歲的對象，旁的方面也認為合適，便趕緊向朋友探聽，女孩子的生長年月是否相宜，打聽好了，即找一位算命先生，合一合男女的生剋。六十甲子推算法，係將金木水火土五行分成陰陽，再配以十二卦，以成一陰火馬年或一陽火馬年之類。譯註：陰火馬

年即丁午，陽火馬年即丙午；原文無陰陽之分，然實際必得加以陰陽之分，才算說得清楚，蓋木之屬者為甲，陰者為乙；火之屬者為丙，陰者為丁；土之為戊己，金之為庚辛，水之為壬癸，亦如此例。假定算命先生合算的結果，男女生長年月均不相剋，便一切都好。譬如馬與羊合，木土火合；水與火不合，豬與蛇不合，均甚相若。猪象惡習與蛇，蛇象微賤，兩者當然不能和好。

假定我的兒子是要結婚的，而且兩造至康都合適，那我要託算命先生找一位媒人，去向女家的父親說媒。那位當父親的把糴把，肉、茶、酒等給媒人吃，然後提到婚事。女家父母會說，他們要考慮考慮，三天或七天以後再給答復。到了時候，他們通知媒人；假定答應了，我便送酒肉與哈達（禮巾）給他們，這份禮叫作「吃酒」即吃姑娘的酒；假若收下了，便等於說，婚事訂了。

媒人送禮回復說，「禮是收下了，甚麼時候娶呢？」我說，多少星期，或多少月，多少年以後。時候將到的期間，我再找算命的擇一個好日子。同時要宰殺牛羊，釀酒，給新郎新婦預備新衣服，還有銀匠鋪的裝飾品。女家的父親也是這樣預備一切。



婚禮的前一天，我派騎士們帶着弓、刀、槍、箭，以及那前「保護隊」到女家去。他們在路上隨時下馬休息，盪盪坐在地，且唱且舞且飲酒，極其快活。到女家時，女孩子的父母拿着料把酥油的餅子迎出來，揮動「吉祥箭」箭上佩着紅黃藍白青各色的箭，喊着「歡迎」！撒酒三次，意思是說：「你們帶了驢來的！」於是騎士們少少的吃一點糖把酥油，然後進去，不能多吃的意思，是表明他們都是有辦法的，沒有「空口」來的。

在屋子裏按着次序坐在長條桌子上，有身分的在裏頭，等級低的靠門。身分的區別，最要緊的是官級，其次是爵令，其次是財富，最後是年齡。他們喝茶，酒，餅子；吃餅子，肉，以及各種好東西。晚飯以後，他們且唱且舞，竟夜不眠。室中最善於舞令一位原會舞一曲，或者對舞的一切動作作陪。譬如說：

天上日月，還有八大星宿，而且都是美的；
新嫁新娘的家也同我的美同，同樣的莊嚴！
地上有花木，有非物，有非人，還有人類；而且都是美的；

新嫁新娘的家，也要同樣的多女多男！
池內有荷花，有八位聚子的龍王；
新嫁新娘的家，也要同樣的莊嚴莊嚴。

樂樂進行的時候，新嫁新娘自己的屋裏，不會露面的，樂樂終結，我才送「賀箭」與其父母，即報償他們將他撫育成人之意，送不是甚麼寶物，不過一些餅子，或者茶葉，或者一匹馬而已。

次日接着算命的指定日期，將新嫁交出，交給騎士們，且有幾位女眷伴送。新嫁與女眷在當中，前有五名至五

十名騎士引路，後面亦有同樣多的騎士跟隨。最前面的騎士拿着一「切避避」的像，驅逐惡鬼。這行列隊出發的時候父母在門口揮動「吉祥箭」大聲喊「幸福回轉來」騎士則報以「幸福跟我們走」這好像彼此爭執，你要它跟着你，我要它跟着我；但不真個生氣，不過「像真有本事」罷了。

行列來到我家門口，有算命的拿着驢的經，還有不少攤在一起的小麥，大米，大麥，黑白石子，已經站在那裏。等到新嫁臨門，算命的要吟經，祝禱所特糧米與石子，使有驅鬼的能力，如同子彈打著他們一樣。新娘站着，臉發或白或紅或紅的布。算命的向這撒撒米與石子，驅逐帶來的邪惡。然後引入屋子裏，過過門便算正式婚禮，以外還有旁的手續。

新嫁的父母便帶來一個禮品單子，長長的列着牛、馬、羊、車子，珍寶，布帛，金銀之類的數字，但實物尚未送到。以後經過七八年，慢慢證明男女依然彼此相愛，彼此和美，才將單子上的東西都帶來。

新嫁進門，開始。一切騎士以及親友都吃喝歡笑，非常快樂，不覺有人醉倒這些笑話。兩位親友則拿着預備食物。倘若這為甚老，他也許不來，就坐在裏手轉轉，不住的吟誦「吉祥箭」不會吟誦的更要歌聲起來！男的一同男的一女的同女的；好一天都有一位喇嘛坐在一座喇嘛。新名吉祥建立天地八明內容乃是新嫁夫婦不身天地體三界相親而和平安樂。有時小僧口要同親友上升屋頂，揮動「吉祥箭」並在屋頂裏焚香枝，求神驅邪。

會有一星期，兩星期，或幾個月，都不一定。但一二日以後，算命的會選一個吉日，使新嫁與新郎同月。上歲數的



婦女將屋子預備好，留在裏頭，等到黃昏，然後才引導新郎進去，不再出來。新郎與新郎都不注意這些事，而是極端寂寞，直待到十點或十一點，客人假作困狀，要睡覺，以便新郎歸房，新郎歸房以後，客人也許有個因酒醉而去的，也許並不睡而繼續歌舞，或講故事，但無入等新郎新娘的閒事，總之：這平淡人的關係是正相反。大凡兩性生活比較自由的，都用不着特別關心愛人的私事。歐氏當中，除了寺院以外，沒有同性愛，也是這個道理。

比較貧窮的人家多半沒有這種正式的婚禮。則或一對青年男女，有父母，或者沒有指辦婚禮的費用，只要彼此宣示終身相愛永無貳心，並向親友這種發表便夠了，甚至沒有證人也可以，雖然證人是個更較理想的條件。他們這其高舉，或者說「舉起火來」便成了夫婦之道。打雷燒的貧窮人家常有這種風俗。

倘若男女青年彼此愛慕，他們可以互換戒指的帶子，以爲紀念，然並不算訂婚。有時暫賦別離，亦可互換戒指，仍然還是紀念。假定生了孩子，通常便自歸屬；不過也是雙方樂意者如此，並非不結婚不可，貧民對於有孩子而無父親的母親並不苛待，假若他的父母能夠勉勵他的孩子的父親，他們也許大驚小怪的一個，倘若不戒氣就罷了，只覺得她不大好，並不將她怎樣嚴責，甚至於吵鬧起來，也不會阻礙孩子爲私生子。拉薩地面，則沒有互換戒指指環的風俗，西藏北部的遊牧民常有換婚的辦法。甘孜裏塘也多如此。一個果洛青年向女孩子求愛的時候，要每晚去會她，以至有一晚上不走，留到天明。假若他的父親不樂意，這位青年便使父親明白驚駭馬蹄，並荷刀槍，來至女家，劫掠女人

而去，有時也將牛馬帶走。她的父親追趕下來，倘若辦得到，即將青年殺死，將她奪回。死者的弟兄甥姪，爲要報復起見，更不免抄門相辱至于被擄的女人，屬於某一部落，也不一定；或者屬於青年自己的部落，或者屬於別的部落，均看他處意所在。有被擄的是有夫之婦則一經奪回便要削去髮髻，然後送還。

結婚是簡單的事，假定結婚以後，女人又懶又不和氣，或者不能生孩子，便可送回娘家，不過男的要以牛馬茶葉，或布疋償還其父而已，問題的關鍵每每是男的向女的說不好聽的話，打她，並推她出去，她回家訴於父親，父親此中人即會調停，中人多是朋友，不受報酬。只在調停的當兒兩家招待飲食，他與男的談判結果，男的主張離婚，即返報於岳父，聽其這一對夫婦並非在籍，倘若繼續同居，問題將更更多，於是兩階彼此賠償還債如男的允償馬，岳家則要十四，最後，中人宣佈，就情形而論，三匹四匹是合適的數目；這是最後的決定，再無往返商議的必要，於是兩階都尊重他的意見，假定婚後有生育，男孩永遠歸父親，女孩可有一個歸母親。

假定小姨子長得漂亮，因到姐夫家去工作，而與姐夫同居也不是稀有的事，這樣，便等於一夫二妻。同居繼續二三年，尤其是生了孩子，則姐夫取得夫權，也被社會所承認，另一種情形，一個人沒有兒子，只有姑娘，他可以娶一個過繼兒子，並以長女許他爲妻，次女長成以後，也可以嫁給他的姐夫，但無正式婚禮，這樣的風俗，雖在拉薩少有，但在西藏遇有二女之家，常會如此，也有三個姊妹嫁給一個丈夫的例子。



一方面有因難而成的多妻制。另一方面更有因弟兄而成的多夫制，後者在西藏亦很流行。至於游牧區域，則多夫制不存在，多妻制也少有，原註：藏附屬的牧民似特別整齊多妻制。兩性既有相等的地位，多夫制當不是因為缺乏女子而發生，因為女人營中總有半數沒有丈夫（並非沒有丈夫），而且這半數是幾幾年來許多都嫁給漢人兵士了，實在說，人口缺乏的乃是在男性方面，出家當喇嘛的既很多，而女人必將過剩，找不到相當數目的男人作為配偶。多夫制與出到極其艱苦，理由是怕財產分散，因而受窮，假定三弟兄各有一姓，各立家室，則一父所遺的田地必致割分無遺，且這三弟兄各一妻，一切子女不算是他的，都算屬於大弟，而第二弟三弟及叔。三弟兄之間，一人務農，一人放牧，或各入游牧集團，另一人當喇嘛，回家的時候，必守家室（原註：原註中西藏國考，謂多夫制在甘肅情形如下）我聽說，甘肅有甘肅之制，即以女人為中心，而衆星拱之。我聽說，甘肅有甘肅之制，一個弟兄在夜間與同室的時候，即將金珠掛在首飾上；另一個弟兄，先在門上掛一符，按着金珠，便悄悄的去門，多妻或多夫，在藏語都叫「新連巴」。另一種風俗，我自可以說。一個男人與其妻友分享他妻子的愛，也是常常有的。我在西藏，甘肅，江蘇，遼吉等處還有旁的地方，都曾經道過這類的例子。

我在遼寧的時候，戶東有三個兒子。長子初在本地喇嘛寺受教育，以後留學拉薩。他回來的時候，在道途經過着一個女人，愛上了，因此他也愛上了他，乃被他拐走兩位事先得得同意的親家打發人騎馬去追，將這一對捉回遼寧，可是後來未受刑罰，只是兩位親家都有送禮，因為男的家長供

給兒子的教育費已經不少，女的家長則為姑娘不遵勸告，且犯了愛上喇嘛的罪。小何且依然還住在遼寧，不過雙方都不與他們往來罷了。

戶東第二個兒子也據父親的意見而結婚，生了兩個姑娘以後死了。到了第三個時候，第三個兒子已經二十歲，於是經過父親的同意，娶了他的寡嫂。他這樣作，是因為這媳子同娘家的話，要費許多錢。這是純粹的經濟打算，不與替哥哥留後代相干——不似舊約的利未人那樣，因為即使哥哥遺下兒子，他也要娶寡嫂而定不要兒子而要另娶，則不是這媳子回家，便是養活着她吃閒飯；兩者都是費錢的事，這種弟兄姊姊的事，不要結婚的手續，只要娶了媳子他就是，她也許不是他自己願意選擇的人，可是全國民眾對於這等事的道德比較不嚴格——他可另有所款。

四 疾病死亡與陰險（原書第十章）

人若有病，或者無緣無故的好生氣，便請占卜的人來，或者拿着哈財到他那裏去，請他推說致病的根源。男人問男女，女人問女卜。任何國民多少都會利用念珠，骰子等等占卜吉凶，喇嘛自然是專家，此外還有以占卜念珠的男女，受人尊敬，卜者自誤，致病的原由是其一體法，或者吉祥天女，或者福，或者災，與他為難。

每一個國民都相信這些，每一家都有一個小房子，叫作護法殿，供着他所信靠的一位護法，或者吉祥天女，假定卜者告訴你，與你為難的是某一位護法或吉祥天女，你便到寺中找一位喇嘛，聲明你的毛病，請他替你求那位喇嘛的儀軌經。每一位護法都有一個經，喇嘛怎樣禱告他。假定病人有



說，有用人伺候喇嘛，則喇嘛到自已的護法廟來吃，否則送到寺院，請喇嘛代吃。寺院中也有護法殿，供着各種護法像；有人要呼喇嘛一位，喇嘛即到那裏吃一兩天，至於那位護法的像。吃以後，他報告你，他已盡力替你祈禱過了，希望你好起來，但他不能保證，他的祈禱一定有效。

你對喇嘛的尊敬，他不過已可明瞭，因喇嘛所積了水，若使喇嘛作事，寧願，也肯前來，或者大廟頭之類。這喇嘛，其時時向喇嘛和。對於龍，喇嘛不啻儀軌，而且走到山泉，拿着紅、黃、黑、白、藍、各色新羊毛，還有白山羊的乳，紅牛奶，以及酥油，白麵、糖、金、銀、銅、鐵、青寶石、紅珊瑚、檀香、雲杉枝、洋蔥。一切喇嘛者預備，分賜給喇嘛以示敬意而已。去的地方，非果不可，河波不成。喇嘛與乃直接來自有關的地方。喇嘛與喇嘛在東的喇嘛，羊毛掛在枝上，供品都掛在水裏。於是喇嘛會出所願的報酬，吃上兩三點鐘。喇嘛與喇嘛的時候，儀式也與喇嘛相同。喇嘛與喇嘛，普是舉一座比，窮的可以少給——給貧苦作慈善。此若其或青稞，也就算了。

在其情形之下，死人的魂不到國王那裏，而都留在陰魂的地方，那便是作孽的厲鬼。凡生鬼鬼有種種情形，第一種是鬼身。第二種是富人投胎，死後不覺魂靈到那裏，只有財庫留在後面可惜；第三種是窮病而死，相信那鬼鬼魂所發；第四種是遭禍而死，或者自而死。第四種鬼鬼身，水鬼，火鬼，木鬼。落山而死的鬼與有絲線，並以同一死法害人，河水而死的鬼與水有絲，引入河水。被火燒死的鬼不離害事的地點，撥弄火炭。吊死在樹上的鬼不離所吊之處，引人投繯。

假定卜者告訴病人的毛病在鬼，他也告訴其甚麼經，怎樣上供。所供之物有帶把作成人形，有表病人，有時也有代表妻子，雞蛋，牛尾，羊羣等帶把形像；有木製的槍、刀、箭；各類顏色油漆；還有酒、布、紙、米，就與青稞。一切都供在護法殿內，其時好多喇嘛來，喇嘛與喇嘛近供物，其時分成兩排，依次坐門口。每個喇嘛都有一個鈴，此外則喇嘛有笛有鼓，還有四人拿鈴，兩人拿喇叭，兩人拿兩呎長的中等號筒，兩人拿十呎至十五呎的大號筒。兩人拿法槌，六人拿大鼓。七日七夜，喇嘛與喇嘛敲鈴，敲鼓。法槌起始，要有一定的日子，自吉慶值的吉日；敲場的日子也是護法的節日，自陰歷每月初九，十九，二十九。到第七日，將病人替身移於屋外，放在草上，用火焚化，同時樂器大作。喇嘛告訴致人有病的鬼魂，已將神從他的家裏給他了，將他的妻子，家裏，以及一切財產也都交給他了；給他了這和緣故，再也不要接近病人的住宅。於是喇嘛這報酬給一切喇嘛，送他們回寺。所給的報酬，每人每天一版比，喇嘛兩版比。

次日早晨其於卜者。卜者用種種方法占卜以後，即向病人說：「你的運氣好了一點，但最好再獻一次替身；此一次替身小一點就夠了，可請喇嘛名喇嘛吃紅。」於是再舉行一次替身上這小替身事，或者只用半斤糌粑，只吃半天的飯。當天午後，日暮以前，即將替身拿出去，放在標頭，或十字路口，不論鬼是那一條路，都被抓住。

假定這替身不到原來企望的目的，而且病人還在病着，則卜者的替身便以公與在病人的內部，非請密宗喇嘛願解不可。密宗喇嘛黑夜來到病人家裏，拿着大銅頭骨鼓，一

響鈴，還有脛骨喇叭。屋內一切燈都吹滅，他頭戴黑熊皮，吹喇叭三次，搖搖鈴，搖搖鈴，唸唸經咒，叫鬼找他自己。一來，他使向鬼說好話，勸鬼不必侵犯可憐無知的病人，並願買贖自己當作病人的替身。一面說話，一面搖鈴，一面吹喇叭，一小時之久。最後喇嘛回寺院，向病人話，盼家他現在可好了，但仍沒有具體的保證。

這一類的辦法，全藏地面都通行。雖然不信必有甚麼效果，但因理論的逼迫，要維持守的傳統。因為，倘若一個父親死了，並未請過卜者，也未試驗一切可以救他的辦法，則其所有親屬都會遺憾終身的。

一切鬼都是惡的，但可設法禳解。譬如我知道一種吊死過人的樹，我便會到樹前焚杉杉枝，掛布條，給鬼供茶，供酒。那鬼就不加害於我了。不過普通都不知道鬼在甚麼地方，於是不能不靠喇嘛；因為喇嘛是惟一可以親眼見鬼的人。一個鬼惡到傷害人命時候，喇嘛便到鬧鬼的地方唸經咒，或者也建塔，或瑪尼堆，以驅鬼離境，倘或惡鬼難驅，不受驅逐，則喇嘛另換方案，講好話與他聽，答應給他正式的住所，受人崇拜。給他的地方，不是山石，就是樹木，或者小石室，就像你在達吉什附近山崖所看見的那樣；五六呎見方，塗作紅色的便是，於是鬼乃變成叫作「怎」，叫作「王」，有類山神土地那樣的小神道，受人供奉，旁的鬼可以成爲天女；他的石室或紅，或黃，或白不絕；但紅色乃是「怎」的象徵，即在黃教派也是如此。民衆在那裏奉獻茶，酒，糌粑；掛祀幡旗，哈達，紅黃藍白綠五色的布條；燒雲杉枝與香。假定「怎」與「王」能作好事，被監視他們的喇嘛所贊揚，則可加以報償，將他們當作護法，為每一位高一

本專屬於他的儀軌經，畫上圖像，掛在寺院的護法殿裏。以後護法逐漸進步，可以達到菩薩最高的階級，距離還只差一級。

西藏最古的寺爲桑耶。在那裏有兩位鬼變的神，一爲「怎」，一爲「王」。「怎」是死在戰場上的鬼，成神以後名爲載末爾，乃黃教護法之一；凡遇戰事，都要升去朝他。那時舉行大會，敲着鼓，有喇嘛或旁的人化裝出現。「怎」附在化裝人的身上，向他問話，即由化裝者答覆。化裝人名法王或「古田巴」。桑耶寺的「王」乃是一位進行高深的喇嘛的鬼。熱道經典，名叫「叔丹」。他在生前因事引起了拉薩政府，被溺於水。他的鬼以後成了「王」，紅教派與薩迦派現在都奉他爲最大護法之一。

自然，有時，即以供奉的條件也不能使鬼回心轉意，非放棄他被害人的勾當。那麼，喇嘛即掘地爲窟，將鬼埋在裏面，上建黑塔，加以鎮壓。黑塔有時是頂向下，座向上的。鬼雖仍舊活着，也就不得出來了。由塔跟前經過的人，每每聽見裏面說話，要求赦免。拉薩的胡阿堆塔便是無的，鐵壁看一位瞎對的胡阿堆——即曾下過拉薩的獄，而割頸自盡者。

比較力量渺小不足爲害多麼大的鬼，便被人趕得各處亂跑。他們在尼泊爾的某一寺院裏有個聚會的地方，這花費與我曾旅行其地。他們是聚會在那個寺院的殿裏，殿中有泉，泉口水永遠冒着綠綠。

倘或不曾喇嘛作什麼，病人終於死了，則請一位等級高的喇嘛爲死者「開路」——開闢西天的大路。喇嘛喇嘛好像一棒勁箭，可將死者的魂靈一直射到極樂世界。普通喇嘛不

能使死者避免開王的審判，或脫離六道輪迴。但相信開路喇嘛有這種本領。死後第三天是魂靈覺醒的日子，比較生前還聰明。倘若死者的家屬對於開路喇嘛的本領有所懷疑，則要另請「三日開路」的喇嘛。叫作「雜註」的喇嘛是開路喇嘛當中最有本領的，因為他是轉士。

請來開路喇嘛以後，他要發起死者的頭髮。倘若還未全死，只是失掉知覺，還會睜開眼睛，那便很好，可以稍微瞭解喇嘛的言。倘若早已絕氣，靈魂也許藏在屋內甚麼東西東西的下面。那麼，喇嘛就喊「納克！配特！」九遍，以使鬼魂看着東東西跳起來。於是喇嘛便繞屍屍，但不經九感，而擊中脈，（原註：根據西藏的理論，心中流出的血液，主要者有三：一中脈，白色；一左脈，紅色；一右脈，白色；各脈都有空氣。）喇嘛告訴他：「你現在死了，留戀人世，沒有用處，還是想及來世吧！」在陰間，約有一百條路，各有不同的顏色，他應該選擇白色的路；因為那是唯一可到極樂世界的路，可到無量光佛那裏的路。喇嘛告訴他途中所有的困難，所碰到的喇嘛人、狗頭人、都叫甚麼名字，並告訴他不要害怕。倘若無量佛不聽他的廣告，不許他到極樂世界，他該設法仍歸人世，生為男身，勿生女身；因為女人只是一半佛人，不能作王，不能作官，永遠都被丈夫管着。所要投生的父親，應該具謙卑，和平，慈祥，有賴，而且富足的。喇嘛給他種種知識，他應該能夠生為男人。假定他原來是好人，聽從喇嘛的話，他可到這種知識，倘若原不是好人則此時所想的惟有後於轉生一事。那麼，變狗變豬，都不一定。

頭發歸齊以後，開路喇嘛在死者的頭部前方投擲銀頭髮，使發出白頭頂，因而通向極樂世界。假定魂靈這樣出來了，

飄在頭部小小浮泡，就一點點水。倘若浮泡非常柔軟，可用草葉插入，則一切都好。

但欲魂歸極樂世界，不但開路喇嘛要有本領，而且死者也要會是好入。因為只有好人頭骨前部才開小縫。倘若小縫不在前方在後方，就像你的書架子上那個頭骨，其人生前為不太好。（原註：這是保羅說給孔貝的話。）至若頭骨根本無縫，則其生前是壞透了，喇嘛也就無法發魂歸天。所以說：「經離喇嘛有鈎子，也鈎不起沒有鈎子的靈魂。」

人死以後，魂呈睡眠狀態，直到第三天正午兩小時為止。譬如死在星期六的早晨，要到星期一午前十點鐘才醒。魂醒醒了以後，也許遊到七、四十九日。在這一段期間，死者的親屬常是焚化一點帶祀，酥油，布條，並用死者的糞糞將茶葉在火邊圍的地上，使魂嗅味享。他的碗，都是放在開路喇嘛的旁邊。不奠酒。（原註：瓦爾爾在所著喇嘛教第九一頁謂人在死四九十天以內家屬每飯必祭，祭則死者生前享用的一切都在其內，這所說的祭都不例外。智惠保羅以瓦爾爾所述或者許是錫金一帶的風俗，不是日喀則與打箭爐之間的藏民風俗。）

死後第三天魂靈醒悟，自己思付道：「我是怎麼樣了？出了甚麼毛病呢？」於是想道：「我是死了呢？」他仍以爲尚有好人一樣的身體，但是疑信不解。他走到家廟聚焚的地方，看看是否給他留了座位。他見他的布把碗放在喇嘛的旁邊，又見所有的人都在哭，都在悲哀。他疑慮自己，怕是死了，於是升到屋頂，看看是否還有影子。他既看不到影子，乃往水邊，蹲在沙子上，也看不到腳印。道：「他的確知道自己是死了。於是回轉頭來，打算復入屍體。然而不能，回

為長壽備份了，價格都像土像石了。不得已，遇着正在交合的一對夫婦，便打算設法。田也投不進去，因其不曾見過開下，這沒有洗淨罪孽，硬要殺生，是不可能的。

那時，他就找喇嘛所說的道路，希望走向死後生前的陰間。可因着他沒有記住喇嘛的話，所以沒有力量，有如隨風飄蕩。他還循一條夾道花木的路，好看得很，但走不到甚遠地方。既然無路可走，便又回來，再向旁的地方撞，撞到了處，都被頭人身手執刀之鬼索的怪物所驅逐。那是陰間，是恐怖，後悔的世界。但若有知識，會為好人，則必無所畏懼。他知道一切都是幻境，他知道他沒有肉身，非其名正終不可。

縱然喇嘛告訴他，應該直奔極樂世界，請求收納；倘若不被收納，也該另覓一個快樂世界；倘若旁的也不成，便該轉入人世。縱然告訴他這許多，也沒有說他非博先見識不可，可是不管善惡惡理都先向阿羅漢上的。所以帶着惡業的怪物終於把他逐走了。

於是，他上步，跪在閻王的面前。旁邊站着一羣面目滿惡的官者，手持天秤；一端表示他在陽間的善事，一端表示惡事。他有一善於上一塊白石子；每有一惡，放上一塊黑石子。黑白都放滿了，呈給閻王。閻王看過，命取「善惡鏡」來！一鏡與秤相校對了，再命取「善惡板」！板上記號也與前兩種相符了，閻王便下判斷。倘若善業遠遠惡業，則送往極樂世界。魂靈因此罪惡重囚，歌舞快樂，因而想起放之過他的喇嘛，請他同着一切屬於那一個的喇嘛都來，以便同他往生極樂世界。

到了極樂世界以後，雖無身體，也能藉着蓮花轉生，有

如花子生花，在那裏與他往來的都是如此，非常和善，不知所謂「這是我，那是你的。」極樂世界沒有山嶽，到處都是奇花異草，百鳥和鳴；隨時都可瞻仰無邊光的佛面，右方是金剛地，左方是寶地，又都光華；凡目所見無非莊嚴的人，無不「皆大歡喜」，在那裏獲得永生。

但閻王道發靈魂，並非全往極樂世界，極樂世界以外，尚有等落戈貝，香拉拉，卡究等樂園，可值善惡往生，至於極好的喇嘛，則既不住極樂世界，也不往生其他樂園，而要取涅槃，更有的涅槃聲也有所不忍，仍要轉回人世，以便普渡衆生。

假定閻王看見黑白石子相等，甚至黑的稍多一點，他便說與喇嘛道：「你作的不算太壞，仍可轉生人世，但你應該多作善事，要比前生再好一點，你要敬信佛法，聽從喇嘛的勸告，一切都具和善，將來可以往生極樂世界。」閻王也勸他轉生男身，勿生女身，但喇嘛自有自由選擇的本領。

於是他又轉回人世，他若知該聽的話，他會尋找幸運，有錢，身居高位的好人作父母；因為這些條件都可幫助他積善造福，然而尋找好人是不容易的，有似白天尋找黑針那樣的不容易，不過，倘若找得到的話，他便不令機會錯過，因而復入輪迴。

另一方面，惡人死後，不復回人世，兇手與強盜、遺棄入地獄受罪，很久才得自由，為富不仁的人，不肯施與貧窮，甚至於連自己也不肯食用的人，死後要入餓鬼獄，這一類的人不與厲鬼一樣，是在臨死的時候十分恐懼的——因為懸心死後的命運，所謂餓鬼獄，裏面本來飲食豐富；不過只才

手戮列，不使那裏的鬼魂飲食而已，生前怕花錢，鬼飲食都怕不入口，此時正是得口即火，這些鬼，肚子甚大的，但鬼魂裏都是細的，吃不下東西去，即使吃得下，也因細細的緣故，承受不起吃飽的肚子。

生前愚笨，沒有知識，而且懶散，往生地方，為畜生道，時值鬼道路好一萬，生前鬼躁，喜歡罵人的則往生畜道（非天道）阿修羅道中，慈悲，手執武器，永遠鬥爭，與在世時無異。

生前以尋樂為事，活得舒適，未作惡事，但也沒有種下福因，則往生頭乃在天道（六道之一），享受快樂，壽命頗長。（天）道有種種莊嚴，佈滿香花；所有花環，皆可任意取用，房舍四壁，一物皆備，椅子鋪着氈，鋪得鬆軟，更有天女，永遠彈奏琵琶，但有一日，這位生於「天」的鬼會到空空的冥宮，說他「七日以後便要死了」於是憂心忡忡，再也沒有平安，並且也就立刻調停了，身體也就發臭了，同伴說「天」道他領到地（杜蘭那）度那七日，他們將他放在那裏，當走時向他說：「你現在要死了，但也許還有再來的日子。」他就這樣度那七日，有如七百年之久，既無福無德，又冷又餓，患著一切病苦，求死不得，不過十日之末，他終於死了，終於再見閻王，可是他也許沒有知識，脫生為人，還是為鬼，都不一定。

真是小乘的說法，相信沒有知識不能脫離輪迴，只能生死不已；沒有知識也不能作善事，而且七世為善才有超生極樂世界的資格，實故，即正統派，相信這種說法，不關心福壽蓮花生，另一方面，紅教，即密宗，則相信大乘的說法，以為人死以後有如蛇在竹管，不上則下，沒有旁的辦法。

倘不一直超生極樂世界，則一直降回地球，（釋註，斥責教為小乘，尊紅教為大乘，當然是保羅的偏見。）勝迦派也如此相信，迦居派中有一小派名為「花教」（得玉巴）者，兼信大小兩派的說法，所以有人將「花教」比作黑白兩派組成的繩子，現在的密宗教（原為佛教以前的本色西教）也兼迦居派一法，混合兩派信仰，但大乘的成份比較多一點。

甘珠爾經裏有一段故事，說釋迦佛的親對鍾波已愛上了美人潘達利伽，後者也同樣愛他，所以兩人在處甚樂，不能片刻分離，某日佛與鍾波迦有個到外散步的機會，佛乃勸他放棄潘達利伽，但無效果，適遇勝迦派於道，佛即問他：「你為潘達利伽美呢？還是猴子美？」他回答說：「當然是潘達利伽美，她乃美如如花。」佛說：「那就好了，我要讓你看看比她更美的。」於是兩人走向「天道」。他在那裏的精美花園中見到一羣從來沒有見過的佳妙女人，每一個的輕盈窈窕，連座位都是寶珠味寶的，當中一個座位空的，他問屬於何人；他們說：那是留給佛的弟弟的，他不久就要來了，他說「我就是他」，但她們不信，因為他還不是「天」，依然是人，他於是跑到佛前，請求久居天國，佛乃問道：「潘達利伽怎麼辦呢？」他說：「她與天女相較，真像那個腐爛了。」佛說：「那就好了，但你應該先看另一世界。」在那裏，鍾波迦見到有人被受運，有人被油炸，當中有有一個嗎是空的因問那是給誰預備的，他們說：「那是給佛的弟弟預備的，他不久就要來了；他曾供佛一碗飯，所以往生天國七天，但在七天以後，他是到地獄來的。適當那個時候，他也看見許多拿香羅索的弓箭手，正要到人世間尋人，這樣一來他怕極了；乃急忙向佛懺悔，再也不想升天，只求不入地獄就夠了。



佛說：「那就好了，但你要信從我的話，遵守我的法。」以後他到各處，在五百餘個地方，的的當當當了首座，那就是阿羅漢者。

怎樣葬法 原野第八章

人死以後，要請一位算卦的來訂定舉葬的日子，凡葬，必在死後三天以內，至於怎樣葬法，是天葬，火葬，水葬，還是土葬，也要算卦的來訂定，他訂定這葬法，都要比較生靈的靈氣和干支，並要參考經典。

所謂天葬，即將屍體懸置於鳥；一切普通人以及一般的喇嘛，凡是尋常死的，都用這種葬法，所謂水葬，乃將屍體懸在舟隻以內，然後投入河裏。這種葬法，適用於乞丐，以及患天麻症而死的人，至於因為天花或者類似的傳染病而死的，則不投入水中，而是埋地裏，即土葬是。至于火葬，非天葬或高葬，不得採用。

天葬的方法，據說是岳公翁所創始的。原註：岳鍾麟，公可定於元後一六八六，死於一七五四，戊寅，則在一七一九——二〇）他見西藏許多有亂葬的地方，怕有人埋在那裏，有子孫拜祭，為患中國；於是勸導藏民，說是死人葬在地裏，沒有用處，不如喂給鷲鳥，藉種福田，這樣一起始，天葬竟成最流行的葬法了。原註：羅克細爾以為天葬的起源，乃因喇嘛教相信人死以後脫生以前的陰間世，這種居間的階層，越短越好，而其長短，要看屍體何時方被蟲鳥鳥獸所消淨無餘。那麼，喂鳥當然最直截了當的了！

見喇嘛圖第一七頁註）在打箭爐，火葬與土葬甚為流行，且可兼行，由米拉經南橋三站，由拉經北橋三站，除了遊

牧區以外，天葬是普遍的，在打箭爐流行天葬的風俗，還是很近的事，南門外山下，經過有場一處，乃平石一大塊以備解屍之用者，遊牧區舉行這種風俗的限於富有之家；一般人只棄屍於山溝溝裏，便不管了。

天葬的葬法，將屍體兩旁，於額兩旁，然後用大衣完奎包起，放在馬上；一邊是屍體，一邊是石一筐，運到葬場，在那裏卸去屍體，擡去所包大衣，伸直四肢，用布包頭，俾臥於地。以便鷲鳥來食，故將屍體割解，因怕仰面割解，露肉反射，有似引起嚇人，故取俯臥姿勢。死屍的人，十個二十個不等，都是死者的朋友。葬法，先由肩膊背起始，逐處切成等字形。

一俟完畢，即由密宗喇嘛人唸經誦經，敲鼓，並吹腰骨喇叭。有時鷲鳥成羣，黑鷲為王前導，盤旋空中，竟不下降，鷲王不食，羣鷲亦無食者，密宗喇嘛即已明瞭，死者曾犯大罪，於是設法引誘，先由密宗喇嘛持刀切肉，切一塊入口，則鷲王降落就食，羣鷲亦相繼效尤，此時友朋旁坐，喝有飲茶，看鷲屍果腹，約一小時而畢，及肉骨骨存，這些朋友乃用石搗骨成粉，和以糌粑，再飼羣鷲，最後用石壓頭，仍拾骨，作成丸子，使鷲來食，一切無餘，遂葬者始歸。

在拉薩，東屍之法頗與齊齊，雖與各處相同，但較屍之法，則用叫作「安卜」的喇嘛指至葬場。對肉碎骨碎頭的，也是喇嘛，不是朋友。

舉行土葬的，只限於因傳染病而死的人，有如天花之類；因為土可防止疾病傳染，免得影響旁人。下土不用棺木，只有小孩子常用木桶，屍體，或者茶葉糞子下葬而已。葬地選擇，也是卜者的事，卜者參加下葬禮，并且讀經，有



時更請一位喇嘛參加，死者的朋友常是不敢接觸屍體，所以下葬的事，都是僱用「下等人」，「下等人」在葬禮沒有，也必有石碑作紀念，下葬以後，都是填起土坑，弄平地面，再以草皮，以免留下痕跡，藏區的普通葬法，在出公館以前，都是如此，現在的打箭爐，因為漢人的影響，也還保留七葬的風俗，在那裏，有墳有碑，甚至於比一般內地，還更講究，還更規模。

水葬是最不體面的辦法，一般通用於大厥藏者，乞丐，與孩子，大厥藏者要葬在皮袋裏，乞丐則用不起皮袋，投在水裏了事，有時有錢的人在僻靜處殺土匪劫了，見手殺了，也會遇同一命運，小孩的屍體，放在筐子裏，用不着放上頂物使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請卜者；因為乞丐無人替他花錢，小孩子則無人在乎，就是男孩子，也是視如黃土，被請的卜者倘若決定水葬的話，全家會哭着求求「不要拋在水裏」但他一經解說，一個不拋在水裏，便與全家「極其不吉」，則沒有不聽從的。

火葬只用於高級喇嘛，以及智慧素著的人。這等人的屍體要用紅花水洗過（葬前唯一洗浴的機會）；髒物，四肢，都要分別裹以白布，然後用麻裝裝裝起來，使他跏趺而坐（坐在骨盤上）。手的姿勢，不是右手放在左手掌上，就是右手垂着，左手掌心向上，放在胸前。頭面裹以哈達，動上他的教派所戴的帽子，屍體四週，用小瓶子供着酥油燈，或百錢子，要以死者的財富為準，此外，則有幾件水袋，盛着紅花水。

火葬的屋子，不管是在寺院以內，還是在寺院以外，都

坐滿喇嘛，每日唸經的均由最高級的喇嘛，且於死者洗淨，直到屍體焚化，止，洗淨的方法，乃係右手執瓶，注紅花水於左手的羽掌之上。

遺體塔，則以白藥。塔具四門，正向四方，塔內如窟，洞於四門，塔於安葬屍體之用，塔內用以燒燻，及至四人用宰豬桌，抬來屍體，如費筆存區，雖不至因偶作響，而放進塔內，鳴在塔上，塔身有如騎馬，不覺死者屬於某一教派，四門的對策，黃藥，盤腿，紅藥，黑藥，以及四派以外的宗派教派，此時均來參加，各要首領每人手執一竿，上纏白布，纏滿酥油，另一方面，塔內燒燻以下所贈木柴，亦注酥油不少，於是焚燒不分派別，不別塔內四門，同時燒燻不同的經文，焚後由各派首領舉竿引火，至於塔下。

屍體焚化以後，骨灰入手桶為碎碎，有如大塊的出泥；即投於入寺，如以泥土，用糞調成成塊子小塔，或在寺外用七用石塊黃大塔一所，仍加白藥，而將一切小塔置於中，至於焚屍的塔，便毀不要了。

最高級的喇嘛，如喇嘛喇嘛之輩，則不用火化，而用木乃伊方式保存起來，他們的塔乃為紅藥作成，加以黃金，鍍以寶石；而且塔前每天都有酥油燈由侍者供奉着。

各派喇嘛的塔塔在，藥的布塔（黃塔），各派喇嘛的塔塔在什什布。宗喀巴的屍體自然也整個的保存在塔裏。他的塔，乃在甘丹寺。

卅一年聖誕號筆一



通訊

巡視西北走廓一甘肅第六行政區紀要

黃沛誠

六 在永昌

自山丹至永昌，凡一百公里，合黎山脈，蜿蜒於路旁，景色優美，壯麗於山側，居民多掘穴取之，無異諸帝皆是也。車行過山口，極風強地高之定羌寨，即入永昌境。永昌關河大，行二十里，至永昌縣治。

永昌計分五區。雲川，隴馬，永安，位於南境，甘新公路，橫貫其間。寧遠，永寧位於北，與寧夏省阿拉善旗毗連。澤池水流，源出於祁連山之野鴨川及焉耆山者，曰西大河；其源出於祁連山之古城灘轉河口者，曰東大河；永昌之生命線也。西大河橫貫焉耆雲川管境，匯吸多數之渠渠之水，而名曰大馬河。曲折東流，至縣城之北，而為焉耆子之泉流，轉而北行，穿過金川峽，北注寧遠鄉全境而為渠流。東大河則源出北境而東注，永安鄉中之渠九壩，灌漑全境。永昌鄉之水利，則源出於本鄉南境之上中兩條處。本處渠泉，而匯為牛欄河，流入武威民勤兩縣境內，常常發見水流糾紛。考渠泉之所自來，應為祁連山水泉之伏流。當遠永寧，七寶肥美，水游不竭，全縣之精華也。本縣特產之礦出者，以羔皮、胡羊皮為主。羔皮在往昔年上為極張之產，而胡羊皮，則有三等之數。如何多復原狀，非進

而大發掘，應列為本縣重要工作之一。胡麻油因外地需要，亦有增種，現已運銷開州甘肅等境，如何組織胡麻油之產銷合作社，以改良生產，實為當前，亦屬切要之工作。最近在甯遠鄉西境邊境產煤處之曹家山，發現煤油，據玉門油礦工程師探測之結果，實作於門面甚少，益以就近水不旺，開採頗費周章，但為增加需要計，應即開發云；此本縣最有希望之特產也。

十日晨出席大紀念週，日親健壯勉意之青年學生，語格雄健之壯丁，和氣可親之民衆，為之興奮不止。

雲川鎮鎮公所，簡陋異常。雲川完小，內容整潔，較原合度。永安鄉尚無正式之地址。余策馬於該鎮鄉之鄉巷，往返八十餘里，日落稀少，荒地滿目，一片荒涼情景，好似冷水灌頂，將我出塵紀念週之熱氣熱力，銷融大半。嗣又走馬水磨溝，西入焉耆境，其荒涼狀況，更甚於前。水磨關原為一大村落，位水磨河之南，昔日大車道之要津，今日汽車路又交會於此。但其中可見殘垣，人煙寥寥。焉耆鄉本為西大河流注之地，而灌溉之多，灌溉之少，竟遠遜於永川與永安兩鄉。

出永昌縣治之西二里許，至北海子，源泉不絕，乃甯遠



鄉居民所公認之唯一水源，位於川溝之北口，當兩山之間，有寺有樹，亦為城外之勝景也。自茲匪禍愈高，入城北行，流水涸涸，水府羅列，未幾，復有水一腔，自東西兩山而來，會於峽中轉折行，凡二十有餘里，山秃無樹，即河之兩岸，亦僅見一二草而已。出城北望，平野一片，流水橫貫其間，亦不復見，乃為絕無之南境。經河西登，與該地合作社社員四寸餘人晤談，詳詢其中詳情，得悉該社理事魏君，治事認真，深得人心，當切切勉之。自茲北出後長城關門，復入荒涼枯槁之山徑，左旋右曲，間無生草，凡三十五里，以然水流常前，草木叢生，宿遠堡已隱約在望。堡前進，水運橋，密於路側，田疇村莊，均隱藏於長林之間，大賦聲與水聲相互應着，無異重上山陰道山。五里，抵堡，鄉公所，中心學校，育嬰小學在焉。寧遠水陸土沃，故有地入人富之說。居民農收餘蓄，衣食不虞，東大灘與青平口，即其大焉。今冬試種棉花，收穫亦佳，西北境之煤礦，多係本鄉人所經營，而煤油礦再經開採，本鄉經濟之興，誠求可限量。由寧遠堡東北出，越東大灘，至東灣村，凡五里。續前行三十里，至民勤縣境之所下溝。乘馬四匹，沿途不見山，於是心雄萬夫，及一已渺小之容思湖，起伏不已。忽而東輪，忽而南洋，忽而白山黑水，忽而天山海流，甚至騎兵空軍，均隨思潮澎湃而來！

七 在民勤

所下溝與民勤取道寧遠堡至永昌必由之路，住戶編三甲，今冬逃亡蓋新戰時密者，二十二戶。余於編事之初，即向寧遠各縣六稅，以民勤成報最劣，東湖社丁逃亡至寧夏者

阿拉善者，在四千以上，誠屬該人聞聽之事。昌寧堡位所下溝之西五里許，為昔年駐防寧遠堡守備之前哨。土地肥沃，居民號稱八十戶，詢諸大埔總辦縣長，亦云實有五十餘戶，而所編保甲，祇有二甲。省縣保甲督察人員之荒島無倫，當地土劣之把持其間，逃避兵役，卸除負擔，可謂達於極點。民勤家耕之，於此可見一斑。

自所下溝東行廿里，入沙窩，徑頭井子至黃蓋井，又五十里，沙路迴旋，車行騎行，均屬滯滯。細觀沙漠，文雅勻稱，無異水上鋪紋，登高遠視，沙邱重疊起伏，遠似海洋浪濤；瀚海之名，誠非其實。當夕陽斜照，沙邱反光，異常強烈，熱度熾盛，易成元氣。迨日將沒落，則萬丈光芒，如火如雷，瀚海動盪，恍如置身大洋，此情此景，絕非旅行於平原或高山者，所可想像得之也。夜宿黃蓋井居中，澈夜車轉輾，與滿天星斗為伴，勞苦民衆。逢月色以取刺樂，或往或返，其勤苦工作，雖動風勢面，亦不足以消殺其勇氣，余是時遍歐亞大陸，未曾聞有勤苦如是之人民。以終感勤勞如是之民衆，猶不得飽食暖衣，汗血所得，悉為貪官豪劣掠奪而去，以致民困國貧，貧官豪劣之肉，尚足食乎？自黃蓋井繼進二十里，經沙井子，又廿里，始離沙漠，進入農耕之原野，村落多，樹林密，溝渠整飾，舉河西各縣之冠。十里，達民勤縣城。

民勤市况，民勤人口，均列本區八縣中之第三位，僅次於武威張掖。而區域之遼闊，可與地之多，又為八縣之冠。北趨紅柳園，三角城，紅沙梁，需二日。東走外渠，西渠，中渠，東渠之產糧倉庫，需四日，南出黃興堡，蔡旂堡，亦二日。平日飲水與用水，悉取諸井，澆田之水則來自永昌之



烏牛壩河，或感白塔河紅水河。各地每歲僅灌溉一次，便可收獲，如冬無厚雪，或可秋種雜糧，則收穫十成云。民勤土地之沃壤，不待言矣。農耕以外，牧畜極盛，春耕秋收之餘，當有牧商，運銷新製之肉；其則則以發售於省縣各埠；女子織布，銷售於河西各縣鄉曲。走馬民勤各鄉，絕少借貸之事，高利貸於河西各縣，而本縣絕無此現象，是皆足證本縣人民之善計算，真勤勞，「民勤」二字，誠名實相副之美譽也。至於特產，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水，鹽，無烟煤，駝羊毛，甜甘草等。自拉臘軍興，民勤之鹽，產量特增，鹽布賴，湯家灘，馬連渠等鹽池，均加工採取，用以供給甘肅豫鄂之用。徒以運輸不速，猶未能發揮其產量之佳。然則民勤一縣，對於國家之供獻，至大且切，而民勤之縣政，更有密切注視整理之必要矣。

縣治戶口編組於景縣內，有初中程度之職業學校，中心學校，私立青雲完小，均整飭可觀，學生亦活潑健壯。景山中心小學，（即千一類完小）教師頗具朝氣，學生讀書，異常努力，天色未明，即燃燈早讀，各國民小學，對於書寫，力求端正勻淨，均優於其他各縣，但深恐教者學生，觀念或有錯誤，此最低工具之讀作寫，實為唯一學問，於於城鄉兩地，對教師學生作「舉以效法」之讀作。

出民勤縣治南二十餘里，至八壩鄉，經小壩口，城西城北各渠之分水處也。由小壩口南進，遠望白色茫茫，遍地冰雪，橫亘南北，乃自河幹流，冬水涸，各渠，隨即凍結，形成地上河。共計六十里至龍王河邊，驅車者不無水道，由龍王河，驅馬車入河，驅岸馬，車陷軟沙，進退維谷，水流急而大，驟馬無能之力，時時風沙，不能支，

當時危急情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幸各鎮定願付，勉強涉水返岸，將行李移登岸上，從者已有手足之虞。戰慄過度之慘景。而將行李打開，棉服一團，上覆重覆被衣，約半時許，始恢復常態，然已夕陽西下，夜色蒼茫矣！幸遇兩來入城車輛，代為行李，急歸龍王河邊，一面通知保甲長依法打車輛。

翌晨，由張觀察同指出，水勢比昨日更大，縱有熟悉水道之我輩，車馬亦不能通過。不得已，順河之西岸南進，至大壩口，自城東城西灌漑分水之鼓點也。冬季之水，專灌真湖各渠，故東湖居民，更有廿餘人在此修堤看水。自此繼續南行。河邊樹木阻礙，土色甚佳，生荒熟荒，兼而有之。已入環河鄉境，經西河口野豬崖而至其堡，時已深夜。幸於堡位本縣境之極南，與永昌縣或接界，縣府認為難治之鄉。觀察公所完小，均遠派於他處，尚非虛構也。

八、在古浪

古浪縣治，位於縣境西偏，當甘新公路之衝，扼古浪峽之北口，背山帶水，形勢險要，兵家必爭之地，惜於民國十六年，城垣經地震毀壞，市房亦同歸於盡，行人過此，無不知其為縣治所在地也。

縣境劃分為四山，瑞泉，振南，泗水三鎮一縣，人口總數三萬三千餘，前山與縣地位縣境西兩部，甘新公路縱貫其南北，對全縣對外交通唯一要衝，但轉地山嶺起伏，絕少平衍農田，故人民生計，農牧並重，前山鎮鎮公所同在縣治，統籌全縣教育，為施政便利發揮鎮公所之機能計，以移駐於黑松原為最宜，縣治之西至西山，縣界即畫於此。



北鄉農田八頃許，小溝僅數家灣等地，均須以灌溉，雖農冬不水，故名暖泉，水味甘，猶其餘事。西行入川十里許，當西山堡之南，有四嵐寺塔窟，近郊各地所需燃料，舉仰給焉。由西山堡正西行十數里，越嶺可至前城嶺之張漢堡。自縣南向，逆古浪河而行於山中，經十八里堡後，穿傍谷寺山之麓而趨進，驟見危崖懸於高峯，亂石橫阻路中，令人想彼當年地裂山崩之慘狀，咸有不寒而慄之感，自此起火燒又河而趨於松林，火燒又河有張家河與馬河兩源，水甘味美，為古浪河之重要水源，其流經地城，亦無不稱農民聚居之所，黑漆厚自假于地後，滿目瘡痍，尚未修復，再經河灣進至龍溝堡，安遠河源出焉稍遠自南來，當古浪河源出山自車來，會於千堡北，始名古浪河。古浪河之兩岸，南起龍溝堡，北至縣治，均產沙金，昔之採金遺跡，隨處可見，前與居民開闢，猶僅限於以前採金生涯足為農隙之重要副業。據此後方生產重於前作觀之時，尤應迅速發動民力，組織採金合作社，從事採探，以裕民而富國也。

龍溝堡往來車輛人馬休憩要站，自甘新公路開闢以後，市面漸趨發達，永登塔胞，率多到此互市，其商得法，前途亦可樂觀，自南而南至安遠縣，當為積糧之北麓，位安遠縣之東鄉，為本縣高寒之區，其四週緊接永登縣境，當農隙牧養時，屋舍在望，能國語，生活方式，與一般居民大同小異，農作物以耐寒之青稞，油菜，青類為主體。農田肥料，以取山上草皮，堆積一處，置火燃燒後施用，據居民云，此種肥料佳暖，最宜於寒地作物。

古浪縣自經十六年大地震後，水源阻塞，北鄉平壆，漸成荒蕪，農民多備孫自可引大通河水入古浪河，以資救濟，余此次出巡古浪，特別注意及之，故於安遠縣居住一宿，會同陳縣長多方與當地父老，接談詢問，始知亂泉堡開山引鑽光河之水，距離近而工程小，乃於翌晨步行至亂泉堡，察看地形，就近詢問，確知鑽光河與亂泉堡僅隔一山，河身較矮地高，施工取水，亦無問題，惟永登縣屬紅城子一帶地畝，亦須此水灌溉，雖然開引，亦祇可取冬水，以資灌溉耕種之用，在寒秋兩季，僅可取用永登之餘水，以方不致滋釀重反對，當時經生活已半番化之澆胞面告云，由大通河與鑽光河最近之處，施工引大通河之水，運入鑽光河，再由鑽光河轉入亂泉堡而直奔古浪峽，則水量之大，足可灌溉古浪之農畝，民動，永昌四縣，已聞與未聞田畝云。果爾，則近年來各方創謀自節遼山南麓之寫溝至北麓之石營口，鑿通開運，引大通河水灌漑四縣地畝之用，其大工程可以避免，而得一工小易舉之捷徑矣，當命陳縣長，委員詢問，作初步準備。

自安遠縣回程至十八里堡之南里許，東折，越過牆，入黃羊川，化兒嶺橫互東西，屏障於北，於山綿延於南，中開平壆，馬漢通地，其深淺不一，所耕種田不及什分之二三，詳詢居民過去情形，則凡慶長馬漢之處，昔年均早已墾良田，中經天災人禍，戶口或亡或逃，大好田疇，盡埋沒于荒蕪荊棘之間，可勝慨哉。夜宿于廟兒溝，當於山宋什寺之北，與當地人士詳話今昔，無不以地多荒蕪，樹木被伐，牧羊不脫相告，在其歌嘯嗚呼情緒中，引人索解其言外之旨，噫！不圖在此窮鄉僻壤間，得領略幽寂夜談風味也，深晚，大雨滂沱，翌晨始止，窺以為甘霖沛降，河西二麥可以豐收，清晨出溝，逆黃羊川而東進，滿望綠色，無論山綠溝滿，均屬

紀行

西康紀行 (續完)

柯象峯

九月十三日 晴

晨六時生起身，盥洗畢，可記日記，及閱英文。八時半
 乘車至西康城四里之紫雲寺度家詢問，過喇嘛寺及天葬處
 天葬處在牛山之石堆上，聞昨晨有一舉行天葬者，屍親
 送至石堆上由一乞丐以刀割之，當其喉嚨時鳴食之，後由
 乞丐以碎骨，喇嘛則以石碎頭骨及喉嚨相以祭祀，使屍食
 而為止。如不能食，則家人以手食之。據觀之，似極無
 情。但從佛教觀點，尚屍身(臭皮囊)以喂活鷄，亦仁人之用
 也。行以里，有一農家(東人)登時見一大車，內中約有
 六七車頭喇嘛被孔極日人與軍事被毒方面談判，並有保保
 軍人與代表軍長長意，其間會商。開會形式，係由會
 者單單地作一長圓形，由各方逐一申述其意經過，理由
 及條件。聽入者聽，但何人所說多煩瑣，重複冗長。而
 其要點亦不多，故每次開會，輒三數日不休。康俗最入者風
 俗，由更友出而辯論，終至各辭及出暗命錢而了結，其官
 不過一形式耳。不據影二頓往隔室主人室，(府房會室室合
 併者)，訪談。益業及福慶則赴間訪問。本室係女主人及
 其婿(杜格娃)外有五十歲之妻與五十歲之大姊，除女主
 人外，男入出當拉差，夫當在田間工作，長兒作喇嘛，家

中房舍，即其助建。二兄在外成家，三兄係上門婿，均在城
 中。擊君備會說康人官話，不識道字地通話(土話)幸康大
 隊長人極和藹，代為通譯。於稍送針線與女主人後，得以
 談話二三小時，至於詳略。其間復有開會康人二人，加入
 談話，多鐘佳趣。談畢返寓，因氣候暖，稍去衣一件，赴縣
 府二時宴。入縣署與縣縣長王秘書長稍談本地訟事，土地問
 題，及教育問題，多與泰富相似。如訟事多為細故，命案多
 為尋仇，且可以賄了事。故需訊多依地方習慣，刑罰亦不
 免輕用。此地土地有四種：1. 差地。2. 自治民地。(自墾
 者)3. 漢地。漢人購置者)。4. 喇嘛地。教育亦按
 保衛隊學生，每保十人。壯丁亦然，故有學差及團差名目，
 實亦一大問題也。三時入座，所食本地花魚及沙丁魚，均為
 本地不可多得之佳饌。食畢已四時半，赴喇嘛寺(蓮雀寺
)參觀。得晤一喇嘛(即管家)對於喇嘛寺規則，喇嘛生活
 組織，及工作與經濟，均有所談及，另見報告。晚就縣長
 來談二小時，關於多央制之詳情，土司與喇嘛對於人民之權
 力及關係，均有所說明。旁及地方氣候，及康行康地之常識
 益益不淺。戴君昨晚六句，雖然仁者之氣，十句常別後，
 但進城而後。

差。(二)差民對政府之惡感日深。(三)政府並未有親民政治之實，愛護差士司上下其手之種種事象及隔閡，均不利於治康，日當為民黨之藉口(四)土地兼併日廣。因土地兼併公有，而實際上係土地私有，其佔有項大勢力者，為土司及喇嘛寺。喇嘛寺之土地，一部份為土司劃為供養地，招佃不上繳；另一部份為私人及差民以其生前，所有耕地，於去世時遺囑捐於寺。差地如此捐讓，何異私有？喇嘛寺獲得後，輕要求政府免差，政府有時且予照准。其按以上觀點，治康問題中之土地問題，實為一政治經濟之核心問題。因土地權一旦有收回，而由中間人操縱，是治康之經濟基礎未立。總言之土司頭人，不加統治，則不能任民衆自治康之政治基礎未立。康人之所以懼保正村長。因彼等有一漢官如流水，土司如石，一之語。標土司而敷衍漢官，即根據此邏輯也。康南問題之差異處為喇嘛寺問題，因掌權類似康北土司之喇嘛寺，喇嘛寺之組織中幾每一家皆有一二人加入喇嘛寺，喇嘛寺之文化之專利人，及信仰之指導與訓練機關。大喇嘛雖號令，未有一不呼百諾者。此存經濟政治能力外，加上文化及宗教信仰之指導力，其勢極大。自為有心人所注意而為其注意者也。

康人難治之故，為彼輩犯罪時，假視俄洛野區為逃捕之所。該區人民文化更低，人民尤極行無忌，視劫掠為附業，各處各地。康人若不加以解決，殊難澈底。其解決應以武力為第一途。(不及三萬人)於二三月份，水草缺乏時，牛馬不能過毒，可以此火迫對之。至於自願難地，殊有慎重之必要，要實有善而動其。牛馬之除年餘難地外，以過於流動，(流到亦有難地，兩者放牧地皆有範圍，不能越界也。)

政令不易施及。故今日之政府權力，僅及於莊房姓。實際上僅及於保正村長，而更深刻之政治關係，僅及於上層及差術而已。故康民每遇一事，輒以差名之。如視喇嘛寺為差，壯丁訓練為差等。此種觀念不改，影響至巨。即欲勸導於處理阿素行兇事。若君以為可由縣加以懲，即可改善，因蠻家對於漢官視為父母。漢官如有教訓，易生效力。余等遂決定由其訊辦，並請派一士兵伴送我等赴甘孜。

客室中有不少統計表，經瀏覽後，知各區人口皆女多於男。每區男女，有女四〇〇餘比男二〇〇餘者；有女五〇〇餘比男三〇〇餘者。後悉喇嘛尚未計入。否者，男女性別之差，不應有如此之巨也。縣府稅收甚少，僅有牲口稅，糧稅及賦稅等。

遂黃縣長囑登樓晤面，黃君一軍人，無多言，態度開通，一邊隨官吏之典型也。聞政事多委諸替君，縣府事務少，但所有各項農會，商會，新運會，振濟會，抗敵後援會，皆由縣府所包辦。後以住處已定，遂辭別下樓，順道參觀各科處，皆空闊無多物，想見政事之簡單矣。監獄係一倉房改造，各室正在修理中，較民房稍佳。全城多土房，尚不若長江流域之一鎮也。

返寓午膳食麵。居停係一漢人家但已蠻化矣。飯後暫一面致訪華，遂赴縣小參觀。校舍在關帝廟，校長黃君，及教員三人，均川人。學生分三級。(初一，初二，及高一)學生八十三人，(初一，四，初二，三，)高一，一四)漢人六十七人，混血兒約三分之一。餘為康人。由各行道來，多有視為常學業者，裝束亦備不全，其餘如教材教法，均與蝦拉



小學校似。隨題亦相問，登記後，與益榮福慶二小學生
 (即前見，一隨道宿靈寺修觀，寺並無僧，宿寺大，有喇嘛
 五百餘人，香已(小和尚)約四百人。攝影數張後，赴穆巴
 宰牲一腔而歸，記單日記，七時半歸營。

九時至阿基行，事，其情形均以官制為據，請求從寬發
 善，並照語，受辱之痛君亦亦之悲。余遂決定從息事寧
 人，若手與以自新之機會，同人亦均以我然。余遂權充法官，
 應由前來，談以有與應外。於余負責人評判是非，不應
 運有持強者，本應：疑難。如阿基自知無權，願向官
 署請罪，且此後絕不復從，余當請縣府免究，以釋後效。阿
 基及同者均首肯並實行道歉。一均應：於其告終。人云一
 數多應感其善，並有敬獻一舉，不知其「一」之數。余
 知立身較等，一視其是否確切。覺人是善終不可以理室以能
 化也。十時：月後，就寢。

九月十七日

晨雨後晴

晨六時：興，清涼，倒茶一杯，即如廁，均照平日
 習慣。幸未稍有更易。康至今仍保持平衡，想即此故。續記
 日記其早，早，軍府王近軍來軍，遂留看。看君守
 侍，因君君其甚重，且其有榮也。與益榮福慶及宿君相倍
 出赴康民多，奈其城位於山坡，夜雨稍降，路自。極行
 至中時路見一民居露台上有新植木架一架，遂由王近軍領至
 該處。由女主人選香檳，細細種種情形，並表其始作。
 女主人如好相上，且其氣味甚佳，乃其之。所種之種亦
 甚奇，種之內地細毛中之。所種之種亦
 甚奇。種之物，以手左右試，故每日平均係能
 出。台其洋乙元，所用洋乙，由一廠售出

賣，每元洋(合國幣伍角。)可購乙斤半，布織成後，始
 加洗，自用之外，且可出售。至於特毛，則由其姐表演。法
 以手抓羊毛一塊，稍加分，然後引上一木架，使木架下垂
 轉動不已毛線遂成。經稍造線為線後，相約入女主人之室
 開始詢問，始悉該居僅有二人，姐已嫁一陝西人，生
 一子年十一歲，四年前其夫逝世，現以釀酒結織及收青
 等難務。生，其父母原其川人已逝世，兄嫂生計亦難，故約
 居。二人衣也，食也，言語也，均十足康人，若非細詢
 家世，無人知其為漢人也，此為漢人蠻化之又一證。據此例
 被，此地所謂蠻，實際上多係漢人也。詳別後，再
 度赴縣小男女各據一案，以留。繼赴縣步路黃縣長
 ，未見。若有入道精神，聞有嗜好，殊覺可惜！黃縣
 長為一二十四軍行伍出身，曾任職至軍長，其背曲，
 早已失軍人風度。口銜長烟管，足踏拖鞋，房中有如夫人一
 ，口嘖嘖而嘗中物，可謂頹廢之邊官而具有庸庸者。余等
 對於處事人才，不無有才難之嘆！謀承縣長留，因時關過
 急，恐誤行程，遂留問題一，請其於一星期內，寄由道半
 載縣長暫交而。返營已十二時，稍食午，裝上道，除
 付湯及居傳應得之金外，休正亦來索隨，殊覺可。除
 余等以如此食所堅不予之，遂揮之而去。對於我等尚如此器
 索，其他方面，黑暗情形，更可想而知矣。本日下午僅行三
 十餘里，以多目早到未後，故行至危角村，即停止前進，
 自一時至四時，每一點鐘行十里。所寓康人家，極寬敞清潔
 ，白天穿色解裝法去，大雨降至，深以此為得所矣。

九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晨七時半小雨出發過橋村，行二十餘里，得後



時。午時至一康農家打尖，一童子自田間返者招待，因多貧農家無人守門也。飲茶及食點心後，繼續前進，行至距朱樓十里處，風雨驟然而至，遂至距朱樓村二里許之丹南村，蓋已行七十里矣。初抵一康主人開門窺視，見我修行李疑為軍隊，拒而不納。想見軍隊中有一部份不良份子，稍有騷擾，以致對於我等形似軍人之調查團，亦頗覺疑畏也。不得已遂過河入另一農家，房舍尚寬大，入室後發現主人亦不在屋。再過兩許，遂登樓坐候半小時後，主人全家返舍，見我等不速之客，初有不愉之色，經經靈縣派來護兵並通事解釋我等地位，等於漢官，且付賞錢及柴火費，始做顏為笑，殷勤招待。可見對康人以情理，亦可以服其心也。整頓行裝後，因去屋多濕，相將入土房燒火時，主人夫婦及其女兒與小童同圍坐，欲食食糖和以酸牛奶，全憑乘機談及家事。始悉主人之先代即親漢人，其叔以曾任漢官翻譯，為朱使士司，招去雙目，至若於此上因此深恨朱使士司。大白之親朱使士司降，而後等不降，且作二十四軍毒薄，曾服藥已好。彼家先人已謝世，弟兄四人後居長，承襲家產，其他兄弟二人為喇嘛，一人為土門婿，姐一人已好，其妻為喇嘛好，係伊六年前，有自由愛之結合，已生一女，六歲，其間小產兩次，想係過於勞作所致。康人多以善辭令見稱，談話人雖目才識了，談吐却從容委而四點，或以直語。較之內地普通有受教者，略無遜色也，晚九時就寢，戶外雨聲淅淅，令人倍增感。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晨六時興，乘車行裝後，師主人見我修行李，許人甚喜，修行李四枚，道送返鐘，並請其向黃縣長致謝意。七

時半出發，行二里抵朱樓村，該村在河之對岸，橋樑不能過。村舍依山傍水，其中高遠四層，如覺巍峨者，前土司府宅也。改土歸流後，該舍已改為官家子，昔日寺感勢僅剩輪廊，徒供後人憑吊而已。余等就高處將其全具錄入鼓頭後，繼續行十里抵喀查村，村近山，山上有大寺一所，有短垣環繞房舍一簇，遠望則類似美國之大學，聞該寺為一黑教喇嘛寺，以時間匆促，未得參觀。上山過羅摩樓子，逐步登高，衆山環抱。山頂皆呈白色，蓋昨夜最高處，皆降霜雪也。適風雨飛至高處則因風更甚低降雪，人雖有不勝厭家者，一驟不能行，其他山口亦亦脚不前。後行三十餘里，始過羅摩樓山，因過大雨乃在一康農家「打尖」，燒火時談及家事，悉主人：六十，妻四十，務農兼經營商業，夫婦適閒坐飲茶，有四子：長子二子，聞有令其上門婿，其子不足則定例，中留一子在翁，無子則招一婿，照應家務，則其善至耳。二時半繼續出發，過天已寒，惟山際流汗難行。行十里過山，山頂皆呈白色，有兵士其長三十里直達甘我城，路甚平直，可望之似二十里，行行久不至，始覺直覺之艱難，不盡可靠也。行過甘我城十里處，過孔馬橋，再行六十里，有甘我縣長章德仙先生偕二匹馬及甘之模團附代表章團長錦中才送。聞同行何君云：「章縣長人極精幹，其團附亦有新軍人風度。」均殷勤招待，引至城內一康人家暫居，房屋尚寬敞，復備一湯飯一相助，諸事均稱便利。並約於次日清晨，同往有謝科長可以談談，頗不嫌寂寞。安頓後，社一川人修館修館，價極昂，一皮蛋及圓幣三角，一盤油煎花生米值五角。本地收價固高，想亦因我口音不同，大

吳六時起，八時早膳，因天寒衣薄，令工友劉尚貞赴鍋
 灶房購雜物製大餅以禦寒。余因體質尚健，在他人已着棉
 袍外，而余尚穿單衫也。孫布大餅不但可以禦寒，且可
 御小車，一同成都，可作標本，特作紀念也。九時劉尚良
 返寓報告沿途經過後，余與同席之解縣長志明赴甘孜寺
 一行，並訪晤該行行長劉家駒君于其寓所，承告我等
 以西藏文、善、德、二：按西藏之僧以昌都為最著名，其中
 有一二喇嘛畫師，尤以畫佛像擅長，其精到處，有鑿鑿鈎
 之妙。各大寺僧亦有一二畫師，遇贈以供養時，可獲財數一
 二。百業亦以喇嘛寺為表現之所，有教有錢，有德，有
 僧，有喇嘛。雖以僧格為有名，木板印刷尤佳。蘇及班種
 大師畫師問題，據云在末抗前尚有希望，但達賴下多按
 兵，則多按兵之推延政策，而中央及班佛部下多不願用
 兵，則多按兵之以戰不利，故達賴極力返藏，已發生問題
 矣。達賴之部下多親英，常電請好班佛黨撤回藏，以繫
 人心。而英政府亦多親英，以中央軍事不利，益際排漢之
 心。而班佛部下多親英，而漢官及班佛部下之親漢者，
 亦多不入。且日深信日人之宣傳，親英人與不如日人，中
 國有英之名云。日人宣傳之無孔不入，可見一斑。故達賴
 返藏問題，日形形勢。但英政府及日人以遲延班佛返
 藏，不若日人，則英政府亦不願。而親漢漢官，深悉
 中央與英政府之關係，亦難來亦有其前藏之官同化之虞，實
 一嚴重問題。旋由劉尚良與劉家駒及余共赴班佛法身
 處，邀集各人四登樓，則有孫布二人在，以蘇酒招待。稍
 談前後事情，據云：「後，地大於前，而人口較少，約有
 二三十萬人民。」至於組織，則班佛部下存理亦分六個階

級。工作分內外三部，內部工作較外部工作，尤為重要也。則
 由孫布領入班佛法身室，房身已極土牆之防風刺灌，日趨
 風乾，但形體已瘦小，面部之瘦削，已極堪救金色。身在
 室中，面部外露，內燃酥油燈，及其他供養不少。劉家駒君
 即行叩首禮，余即令諸君陪同行叩首禮，表示敬意。同人中
 有行鞠躬禮者，此亦社變中不可或缺之禮貌也。隨行請劉君
 與孫布商洽，有無舊經書及樂器可以割愛，余等當以供奉見
 報也。孫布答以法法，遂同出參觀經堂，內供奉酥油燈，前
 後共千盞。據孫布云：「過節則須供四五千盞。」其消耗甚
 可觀。行經經堂多出自中央，中央之苦心，亦可見一斑。後
 赴秘書室參觀，見有班佛遺囑，已譯成漢文，懸于壁間，多
 鈞部下及僧徒與中央合作之言。同時得聞電台遠來抗戰消
 息，故有迫近武漢之勢，令人憂心也。旋由劉君派一喇嘛，
 送往大殿參觀，惜竹薩堂教，及香樓喇嘛，均不在寺，未得
 晤談，殊以為憾耳。該寺喇嘛有二千餘人，全縣名寺尼，僧
 尼不下四五千人。（尼姑有數百人。入庵不限年齡。）參觀
 畢下山，山路泥濘難行。路經佛台，入昭顯主任，發一電致
 學校報告安甘孜：閱半月來之簡報後，必即電復。該會近
 復處重慶，成都，康定拉薩，拉下楊及下樹等處，月支五
 百餘元，月收不過數十元，但便利政治及商旅之虞極大。其
 規模雖小，亦差堪應付也。返寓時際過商會辦事處，處長千
 一陳商家。入室由商會長招待，對於本地商業經濟及會務均
 一一談及，其出口貨有藏草，貝母，鹿茸。入口茶，米，
 鹽，布疋，五金用品，各店之開閉，均極難貨。（康式），兼
 營此類進出口事業。漢商共六十餘家，中有陝商四家。會務
 甚簡，除參加紀念週外，會務多憑縣長裁量。談時該團附亦

法前制後，復稍談及康人生活，藉供印證。十二時返寓中
 時，飯後抄錄遺書材料，二時半候轉通事仍未至，兩宮代向
 喇嘛寺印經返寓據云：「縣署要案案件都歸，譯單方得
 來。」（案相約至縣署觀審，案為三馬賊，會匪班羅行賊良馬
 十餘。「尋獲三人，原告佐證俱全。章縣長坐堂之形式，儼
 然與前清時相仿。兩兩升堂，證詞刑具俱全。審訊之方式口
 語，多用藏式，由翻譯傳話，各該犯不招，遂用梟梟刑及以
 香火燒背刑，皆去一次，仍無口供，乃囑退堂，該犯之攝
 影數張。章縣長下樓晤談，遂合攝影於門前而別。」（案由
 轉通事領至一夫多妻家庭訪問，夫有一康人之混血兒，
 其二子皆上門婿。夫前係喇嘛，因愛二女，而還俗結婚，
 家室亦相合，此又一其詳矣。萬食畢返寓，約解科長介紹趙
 晤未爾甫先生於喇嘛寺，朱君再行轉請京辦事處主任云，
 係一康男子（？）大修持之人。入門見有羊二匹，紅黃布，
 云係放生者。上樓晤朱先生出遊至室中，屋中陳設雅潔，
 頗多佛部像，起居用品似康僧，談及佛教之興衰及教
 義，遂一小時。朱君適有人贈牛肉包子一盤，余等得其邀
 請，各食二三，時已三時許，一僧至，遂辭別返寓，晚膳
 後，微感不適，每食食品不潔所致，遂早眠。在同居之行僧
 衛士，（多青海人。）有與康女結姻緣者，歡笑之聲甚
 大，打破寂靜不少。而居伴主人，終日靜坐唯吟誦經不休，
 亦可說康人之修持生活於一二矣。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昨因飲食稍有不調，致感不適，夜間稍好。是夜失眠二
 小時，故今早起身稍晏。八時早膳，八時半補日記。今日為
 康人慶頂節日，（亦曰沐浴會，一種宗教儀式。）故九時

許與營業販賣及如何二君乘喇嘛往參觀。一席見紅綠男女，
 老幼踴躍，皆着上絨佳麗之衣飾，前往參加。向東行過公共
 體育場，四五里至一廣場，即會場之所在。傍山近河，風景
 佳麗。至則已有不少喇嘛駐紮於彼，有為喇嘛住所，有為平
 賦住所。帳幕或布幕，或為羊毛織製。每一單位多為一
 對。男女皆欣悅然度此野外休息生活。參加宗教典禮。正
 中為現真校大裝飾富麗之大帳幕，大喇嘛舉行典禮之所。
 余因時間尚早，看武君福慶先登高樓觀全景。下山時，便道
 往西康地方稅局甘孜地方分局參觀，悉此局月可收入乙仟
 元，冬季稅收較大。出口為藏貨，藥材運入康定。入口貨多為
 茶，布等日用品。遠索得稅則及每月稅收表各一份而別。略
 過各帳幕見有衣飾服裝特異者，多為之攝影。至大喇嘛幕前
 時，典禮正詳開始，其前奏曲為佛教喇嘛宗因在內幕先誦咒
 語奏靜，半小時後，外幕除去，見宗兩坐於榻榻上，兩
 前及左手小几上，置法器及供奉數事。宗兩更更衣，照佛喇
 嘛持鈴荷鐵冠（黃色。）分立帳外維持秩序。吹手二人，
 若翻擊，吹喇嘛，聲響清越，衆喇嘛逐一趨前各行叩首禮
 ，方式房先合掌，自頂至胸作三疊式之揖，然後跪下三五次
 至九次不等。台正中前為大喇嘛跪坐處，各衣褲衣披更製
 裝，手中持有持形供奉，如豆麥等品。似在此收禮期間，以
 所收禮之食品供獻于神者然。其旁及後面席地坐者為喇嘛，
 查巴。再後為平民，多一一先行禮後，再跪坐。女子多掛紅
 綉帶，云係避穢。喇嘛不時抽拍枝吹烟於女子羣集處，亦
 有避穢之意（？）此為第一幕之幕景。宗兩首略略數詞，大喇
 嘛等應聲和之。略畢，宗兩下座手捧一鍍金小盤，上置小金
 額，及紅藥，趨衆生前一一以盤底觸其首，得之者，皆欣欣

然有喜色。台前男女老幼不下五六百人，達三小時始畢。第二幕為獻禮及演說，由喇嘛列成一而行，手持禮物，如皮，茶，哈帶，現金碗兒糖等先誦經，誦畢，一一趨前獻禮，座旁喇嘛則以絲條（紅黃不一）每人頸頸掛掛一片，行至空階右手前，空階以手其首，（曰：頂頂），即舉一一行經左手過退席，並領食藏紅花酒一口，及糌粑酥油丸一顆，酒多倒置掌中飲之，丸為紅色。喇嘛行禮畢，平民總之列隊魚貫而來，其方式多相同，惟大喇嘛不再以手觸其首，而代之以佛經其首以達意，因人數甚多，有自西趨趨來者，故一小時以上方畢。余等乃好奇心所使，費洋二元，換得紅黃各色兒絲條五六根，留為他日之紀念。此項宗教儀式，雖初視之，似無意義，但在信仰上精神安慰上，社會意識上，喇嘛之權威上，實具有極重大之意義，無怪乎喇嘛寺對於衆號召力之偉大深遠也。返寓午膳，時已近三時矣。飯後朱爾而先生來，略談半小時。

行。朱君去後

三時許，借徐君二君，同赴縣署談各事項。章縣極長顧人與面，且善辭令，談二小時不倦，其所談要點有二：（一）土司制

應妨害施政之處為康民多有民族界限，漢官如流水，土司如磐石，視土司為彼等之民族領袖，民對彼等之信仰勝於漢官。其次土司分配地產房，且常施小惠，衆人極為感幸。

再言漢官良莠不齊，遇貧苦及不諳康情者，多失衆人歡。余欲辭除，現尚非其時。日前得用親善政策以親之。現與孔君長其相得，頗為贊先王之意。（二）喇嘛寺為宗教生活

之中心，喇嘛同時亦為文化人。南部喇嘛寺復多設有學校者。故對康民之反叛常居於發難指揮地位。時而下政私自

行，且有迫縣長之舉。故縣長多不出縣署。大

數，動輒數千更易為患。政治上軌道時，宜有以整之，此

時亦只得用敷衍政策。（三）地方組織為區保村團。漢人保甲制。康人有大總保即區長，保正及村長，村長下有俄巴即公

差。現全縣有人口二萬三千，內喇嘛六千人，餘為康人，男女相若，但其中漢人不及十一，且多係男子，現該縣有四區

。（四）縣政府組織按照政府規定，但司法則多依前清舊例，及地方習慣。財政每月八百餘元不足以養人才，款由各縣交

撥遞解，使各縣不得直接領支（五）彼任邊疆官吏，多年未遇姦案，買賣土地案及離婚案，可以象徵男女關係之自由及公

有土地之無交易也。（六）俄格姓之招安。（七）牛販往之生活概況。（以石渠為例）（八）德欽汪母之婚姻離。（九）孔撒土

司（孔土婦時。）之兼併麻孜土司。土司之血親關係。（十）土司及大喇嘛之常開出於一門第。（十一）移民問題該縣尙可容四萬人。談話畢並捐洋二十元為地方建立圖書館之費用

，聊表贊助地方文化之意；並請派土兵一名為嚮導，明日出發時，可護送至牛廠處參觀。晚飯時，章縣長設路菜三車；晚飯後，孔營長亦送路菜，（臘肉及大餅。）均一一領訖。晚歸日記畢，濯足後就寢。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晨起整理行裝，早膳後已七時，驛夫守驛不慎，失其

。後雖覓得，已誤出發時間一小時。德欽汪母，位居本地康人領袖，復送食品，以壯行色，故路過彼寓時，登樓告辭，

互道謝意後，孔營長送理大門外而別。上馬時楊團副代表軍騎乘，馬相送。縣府所派二十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亦乘馬持刀護送，過橋時章縣長已在代表地方護送相送，

主要與勸導別，並攝一影，以留紀念。孔營長所派保正，

亦此等事。一語帶表敬意。沿途考查，禮貌招待。男，地方官民之融洽，應推此地為首。行定三十里之兵丁馬路，過蒲江縣山前，已十二時，途在農家打尖。繼由土兵領導沿山谷及溪水行約二里，真所謂深入桃源矣。最後翻山時，見牛羊成羣，牛毛野果，此即吾等今日所欲調查之牛廠娃也。計村約二十五六家，余等搭帳於山頂，鄰近牛廠娃家。備置膳緒，遂赴彼等家巡視及訪問，填表一份。每家約有牛百餘頭，馬羊各數十匹。而報報數十匹，蓋恐我等之加稅也。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夜雨停時即停，夜間雖無月色，而星光甚明，帳中能見星，在係山山地勢高峻所致。四壁於風雨交作之聲，及壁夜間過冷之故，未得熟眠。醒時即未再睡。本隊即即起身，晨光無敵，在山頂上高懸遠眺，晨曉及雪山在望，風景特異，平生所僅見。整理及修整工作地，八時首途，除甘牧家茶之晉司務長德榮及土兵外，另加半磅方官牧家乘馬之二十七號護送，因此區曾有盜匪（甘案）出沒也。又人細心維護，尤以晉為最，沿山谷向哈薩進發，多時時注流水陸陸之安全。至近哈薩大道時，晉等先告辭返甘，途至全體護兵各一影，並重賞二人而別。荷槍之二十七兵，上至哈薩，亦加護道之制村，二人雙手分置腰間，騎馬再四而去。午時於丹角下空場上。余因已步騎五里，探獲半車，因八是極重，途鞍稍慢，為駱駝所攔，手肘受傷，幸不甚重。想駱駝亦覺疲乏而有此拒絕，乘駱之安駱耳。幸即休息處甚近，途解酒藉敷以藥，並養之，當無大礙也。用斯心修時許，繼續前進，路過處多無谷路，尤以山崩處

更為險阻，因水急路滑，不覺崖而過也。山岩之冰泉復下流，泥濘極易跌足。行十餘里，抵日巴村，最後過一土崩水阻處，驛夫領牲口上半山探路，通車車若臨宮，忽由隊後趨向山脚水深處，遂欲冒險涉水而過。其自告奮勇，努力奉公之處，自是青年有為者之個性，惜性情急躁，不聽余等呼阻，仍以繼續涉渡自蒙。一刹那間，馬於泥沙處，足陷忽深，不旋踵為急流衝去丈餘，轉入洪濤中。馬在雷君坐下，首先淹沒，雷君沉沒數秒鐘，僅在中流頭部浮出呼救一次，遂失踪影。余等無人善泅，況在急流中，除目唯口呆希冀其稍識水性能自泅外，急切無解救辦法。雖亦驛夫奔赴下遊以冀萬一獲救外，毫無結果。此一幕悲劇之表演僅數分鐘，而人馬俱亡。康地道途無安全保障，固屬一因，而雷君不察甘牧某科員淹死之前車，疏忽致命，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傷心慘目有如斯耶！余等悲憫之餘，欲尋保正報告，並託其在境內撈屍，遂轉道往面山崗行抵離左近之根達村，寓前甲長處，請彼等設法打撈，並在縣府懸賞以待。九時夜飯，十時睡眠。惜夜間心緒不寧，難以安眠。一劑悲雷君之慘逝，同時亦成人生如秋風掃落葉之易逝也。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晨興洗滌後，擬宿居於新嫁夫婦一影，因該康人一西康人中與德之男子也。女主人於廚房燃火時，其夫方探體於爐中，經敦促，始著衣起。其妻冷若，不願與乃夫舍爐，遂單衣至主人一影。早飯後，行裝齊備，遂於八時就道。就道前並先酬主人一元托其轉告保正打撈屍屍。適苦馬崗行四十里，仍抵前報報之瓦角村宿主人家歡迎招待打尖



後，繼續向鎮雲縣進發。驟至某，自行憑賈，幸行三十里，即過喇嘛寺而入縣城中。幸有主人家，卸安行裝份，即全團赴縣府拜訪縣長吉祿，適均在署，稍作寒暄後，請其派湯役一名，並將代搜之社會經濟材料，於翌午交來。旋將官君淹沒經過，報告一次，均為惋惜！繼雙方商洽，結果願方與縣府一公函，申述失事經過，要求縣府派地方保正或村長由令俄巴（地保）守橋，並留賞金以待。至於收殮費亦留存縣府備用，俟付三十五元（或洋）。以二十五元賞金，如無著者，即以十元為賞金，酬勞守橋者，而以其餘金，寄交官君家屬作撫恤費。該舉，經縣小陪黃校長及高教員，密告經過，請高君團總及友館，如能於獲於收殮時，臨場勸導，萬君感激之餘，尤予協助。辭別後，返寓晚膳，縣長請來同照料亦至，約於次午聚餐。九時後即就寢。

應注意之代表區 德格之土司勢力；石渠之牛棚娃；裏塘之喇嘛勢力；稻城衛城之民風懾悍。

漢人之種分地，即漢人佃種蠻家之地，種歸漢人出，差由康人當，收獲約三四倍平券。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六時半起身，洗臉後，補記日記。七時半早餐，餐後，赴縣署，假用其筆寫一信給康定周委員學昌及宋國英君（官君之介紹人）。報告密君涉險及托地方官吏守橋經過，請其知照官君家屬，並商辦善後計劃；同時由益堂及浦君致縣府公函報告經過及要求縣府派人守橋及申報委辦等案。九時半赴縣署，談話間除抄錄善後計劃材料一二紙外，每案留交留交有關於經濟及教育問題之材料，並請浦君與周委員等，即歸就。即他往康定。

用午膳。十二時許複文批就，惟所需材料，尚未續完。遂留浦君守候，余等道謝後先行告別，以便整理行裝就道，赴娘拉沱。近一時，行李已先行。余等返縣署約浦君同行，惜仍未續完。遂留護送之土兵守候。余等一時就道，行二十里土兵趕至。再行十里，抵前次過河處，渡橋已斷去一部，正有不得渡河之憂。土兵已敏捷前行試渡，竟取一水深僅及馬復而水勢舒緩，河底且有細石處涉過，覺尚安全，土兵遂返抵原處一一牽驢過河，上大橋，均幸安全渡過，水僅漲至足部，亦云幸矣！惟驢於前若之失事，故皆有驚弓之鳥之感。過河行三里，仍住前居停處。向主人購羊腿一塊，價大洋一元。該地羊一隻，值六元。羊皮值二元，亦云賤矣。寓日記後，八時半就寢。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晨八時一刻自蝦拉沱出發，午過城壩溝一農家打尖。主人韓姓，自幼來此謀生，娶康女成家，現有一子一媳三孫及三女，家十口。僅主人能作康調之漢語，餘均蠻語蠻裝，為漢人蠻化之又一體。而散兵緣之移民，更值得加以考慮矣。午後翻將軍樣子過將軍橋，大風忽至，飛沙走石，幸由背面而來，亦已至威威贊與不適。前行二十五里抵大寨子，為鹿金處，沿河小洞皆川省之金仗子淘金之所。入一康人家，初拒絕招待，繼曉以利害，示以金錢，方表示歡迎。康人素重空氣，態度如此，殊堪著味也。九時晚飯，十時就寢。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夜雨終宵，晨尚未止。因此地距道平僅五十里，半日可達，故均起身稍遲。七時半早膳後雨霽，八時一刻起程。地日漸升，路尚可行，因多係沙土路也。山崩水阻處，多延半



出而遊，自由遊學，幸未領歐。下午二時許道字已在堂，
由本校長君過，即將書信通外通一過，並請其報告前日
加以安慰。四時許去行長後，甚感前進午餐。西康省學
務會學生物組(中大教員)亦在座，飯後之下，始悉舊友及
親友之祖亦在此。(均中人)均定於日前前進。另有水行
旅費旅費母已轉道前進。遂而(發已七日未發)報
形其其當感者大數感。(看長形率全副赴縣警署縣長，報
告前日經過。索款派表及調查材料，並請求催發及派員
到縣一究辦。由路通來英居處得時接及商收
報二款。悉西康省，如先能從減去疾疫百手，可獲極大
利益。因長黃皆，稍談即歸。遂而休沐。遂地首組之
事及校事均派員查問及道。同日(八廿七日)記，九

九月廿七日 星期日

晨七時起身，九時赴署，備索調查材料。九時半赴道
字各小會，學生尚未到齊，正在陸續來校中，故上課多未
自遵照定時開。入校後由王教員(中政分校畢業)招待
，邀請校長來晤談，所感最遠教育之困難多與他處同
，故付酌流於前。對兩期人員上控，謂學差太重。(或社
以之差)解決辦法，則認為教學材料及待遇，應加改良；
尤應注重學生出路問題。如南路之巴安，其人民多重視讀書
，出一劉家駒，人多贊美之。若辦保甲訓練班，其學生畢業
，仍無事可做，其反叛尤大。遂分派分科，分於於於山，
第三、五年級，(前於於小)教授多為注入式，學生除四
全康人外，餘七十餘人多為漢父康所，性別別男女各半

。小學生讀漢語文多能喃喃上口。參觀後為高級學生(分校
及教職員攝影一頓而別。赴縣署由該縣長永春及通事馬札
高僧赴喇嘛寺，寺旁有高貨，略購標本數事。入大陵上樓
時，則老格西二人(一七十歲，一六十八歲。)根巴一人及
其他職事數人已迎中，因先一日已由署通知故也。由主人引
至班禪大師設帳室，矮几高椅，及茶點已列具齊全。送禮畢
(禮物為銀一，手電及電池一副，禮六包。)稍寒談，即由
寺方派三人衣法衣着法面具，(有牛面者，有鬼面者。)作跳
神之準備畢。遂同赴戶外長廊參觀並為之一一攝影，返室後
請其交換佛經及佛畫，寺方允下午送來，隨賞十餘洋而別。
午膳後，寺僧送文務經一卷來，僅十餘頁，表面上係相送，
計其值不足二元，僧人之嗜利，正與內地同。另一僧領一佛
畫至，索二十餘洋，以其尚可，遂價收買。跳神之僧人，復
索賞金，遂告彼等，賞金已在上午所賞之十元中。下午三時
本由縣府約定十康女跳鍋莊，俟至五時半偕至，各着鮮服，
紅藍紫綠均有，復有褲黃色帶者分兩隊，一代表女方，一代
表男方，情歌互答，一方唱畢，對方効響應和。步伐似O。
O式，五人荷腰互視脚步，以求整齊，二手及寬袖隨步伐
擺動。歌詞多男女愛戀之辭，惜無人能譯，故均稍覺單調耳
。聞該縣縣長云：「巴安長於唱，甘孜長於舞。」情無絲一
概。適一甘孜婦在參觀人衆中，衆請其出舞，久勸始允。其
舞態略有極那舞意，因其長袖善舞，復夾有西洋風味也。黃
昏時賞每人獎銀一元，全體遂再唱舞一次，作尾聲而別
。晚留縣署長同進便餐，稍談二小時後而別，十時就寢。

十月一日 星期二

晨興整理行裝及早餐後，赴縣署辭行，並道謝招待之禮



九時半出發。因肇於宿君之失，及巡警無人，已陷山縣署。連車一人，土兵一人護送。因山口多事之區，且過該處無官頭，故僅行五十里至松口之馬車村。投宿於一康人家。時僅三時許也。聞土兵云：「崇慶前此禁止宿於此。一詳情當去土兵赴其官廳，約於次日黎明再行。其策安全。至則乘道警備署警備巴德經，稍談及定約後告別。返家時，並後來同宿者，有川省金快子數人。其中有一老者，姓錢名定國。漢人，手執一槍，其槍甚奇，而無響。其槍之柄，即手中所執持者。」其金於大家之店，係新娶丹巴漢人女，年十九，稍有姿色，遂為收金觀之李委員所垂涎，竟於九月廿四日派武裝兵十四人搶赴甘孜之稀泥溝，除已在道半縣呈控外，現擬赴康定派長前呈控。同人聞之，皆甚悲乎！深嘆西康尚有如此暗無天日之事，而距歐清清明之日尚遠也。如以此施之康人，又安能無返嚮乎？預計次日須抵馬車村口及行百十餘里，故當早寒。

十月二日 星期日

晨四時許即起身，準備行裝及噴漱，五時半早餐時，見月在天，僅聞風聲泉聲之互應，雜以犬吠之聲而已。六時一刻天方黎明，即出發，時霜重冰凍，有初冬之氣候，行森林中，皆聞沙沙之鳥聲，及潺潺之泉水聲而已。行二十五里出森林口，時僅九時許，幸未遇極密之光顧。至飽壩壩東風迎而前，見康人，不可不以物物之可也。觀此處當與一行風，其時，時入時出，間有數人下者。吾等自來時，亦云幸矣！有三十里至官寨子，備鞍四匹高。自正紅張毀去後，尚未修復，故行人至今仍感道子泰寧中近之

缺乏止宿處也。再行五六里打尖休息，飲茶及進點心後，再繼續出發。余因路多食飽食，曾奉命廚司，準備一二色乾糧，而未辦，稍加斥責，彼亦有愧色而罷。行五十里後，奉命已在望。五時許，即已抵壩。較想探測時間，尙早一小時，可見成事在人努力也。至該處周探正家，保正已死，家主婦為其女。招一婿，婿則專團長鎮中（字國生）之部下，副任之長也。當工友準備晚餐期間，稍進水菓以充饑，後同赴警備署公所，由王警備及陳主任晤談此行經過後，奉取調查材料，及武備之士兵一人；並約於次日陪赴八美農場之招待員一人，均承其允辦。辭別返寓進晚餐，九時許倦極而眠。

十月三日 星期一

九時半至區公所取調查材料，並抄填補充材料數項。本日工作分二組。由益安福盛二人赴八美農場調查及搜集農作物標本。由余及浦警備工作。近十時至夜二人由區長王運部引赴八美，余則於補充材料後，稍稍談及差役問題及警備辦法，調查警備辦法一過，悉舉分三種，即：(1)團體警備。(2)民團。(3)工學。以警備多變及速變為原則，而以土地私有為指歸。十一時由陳主任陪赴省小參觀，見六七兒童翻閱於庭院中。據云：係一犯犯獄不改善者。送代為翻閱而罷。其他辦法與習字之功，多與川省內地相仿，惟多數人習字作佛身像之西康式書法，有待於矯正也。參觀畢，同赴喇嘛寺晤永福南先生及大喇嘛，經朱先生介紹，私人轉購藏書佛經(節)一部。俾作他日之紀念。晨二時午膳，下午對於本地之進出貨之物價，加以調查。(見後表)朱先生通曉藏語，對於西康問題，殊抱樂觀。因



以爲其明清之轉廉政策，及趙爾豐之武力征服政策今日皆不
 能事。其與趙氏之開發廣人之宗教，失廉人之信仰爲最失策
 。其與種種經濟政策之關係，對廉政權進政策。辦法：則以
 專運其教，亦其政之原則。目前至明學院，並備。招金康
 大明喇嘛之堂。商請該喇嘛教。調和各省。（紅黃藍紫。）
 各部皆應於此。其位則新辦法之可端。因治廉則先
 其宗教也。約其明切之論。余則以大喇嘛及士司多出
 於。其後。有自成一階級之勢。而在根本政策定後
 。對於各部。如西藏非及康南。非房姓及牛房姓。漢化淺
 及漢語深者。野苗及喇嘛民衆。所用政治力與實力。應分
 別其以圖。而西康現狀不上法治。故人治須視得人與否
 以定其也。四時告別。關於廉君撫金及收據。業交周委員
 負責。晚赴李局長吉兒兒湯飯。八時許返。九時半
 睡。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三

在外早醒後，赴李吉長徐季梁先生處。爲武君工作及
 寄水事。有所歸項，承允其辦法。返省寄信及簽致關外三
 縣長道謝。午赴勸業行總計處長處。講解十六部。午晚後小
 憩一時。赴街市購雜品。標本及用具。三時赴省黨部周委員
 處。從黨部贈。備以備未來。返省前頭後師校各經
 。承蒙許君一過。尤於次日和專案前來。將每一部經作一書
 。並圖安右旋亦來。承其贈道歌一本。並稍解脫各都經
 內容之大略西康省銀行經理程伊梁君亦來晤。對於康省財
 政生行等。及貨幣問題。有所商談。晚爲武君訂筵別之聚
 餐。七時許返。八時許作日記。九時許睡康康數則而眠。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三

整理衣物，旋赴縣署調閱宗卷及索取戶口教育材料。
 午赴張世林同學家午餐，略談甚歡。過西康省銀行與經理
 仲梁稱談廉定進出口貨物之數。僅得其概。（見後。）
 三時許赴省黨部招車，被約者有五十餘大喇嘛。司法署察團
 劉蔚霖（文經）君等六人及銀行界之來賓者。劉委員長以常
 務委員名義。對於黨政之關係。稍作說明。五時許。先食
 畢返。承該國安翁婿（劉立千君）二人於洛室贈購得之銀
 十餘部。一戶之譯名及指出出版處。晚周委員學昌來晤談
 甚歡。八時赴顯教師處商權西康問題。無多少新發現。惟指
 出廉人無獨立性及其共同生活之點。尙有見解。十時許就寢。
 康定城區人口：男二〇、〇六八八、女一七、九四四人

二八年入口貨

茶 四〇〇、〇〇〇包 每包重十七八斤

二八年出口貨

麝香 二、〇〇〇斤 每斤三〇〇元

羊毛 八〇〇、〇〇〇斤 每百斤七五、八元

沙金 六、七、〇〇〇兩 每兩五〇元

十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晨五時興，整理行裝，六時早膳，滑杆夫已來侍候。友
 人如李吉長徐季梁莊學本侯君等均來送行，楊秘書長叔明辛
 君國璋亦來話別，頗敘師夫婦臨別時贈食牛奶茶點七時半出
 發。除李君二君請其自便外，餘均送赴東關外稅關合署一影
 面別。同行者除本團三人及一僕外，（武君留康在省唐經濟
 組供職）有羅參謀君侯楊公子正革趙君簡席劉書記水編及由
 拉薩來康之張奇英君及一喇嘛（漢父康母）均同赴成都，故
 沿途尙不成寂寞。尤以羅君談鋒最健。得悉川情不少。行未



五里路，再十五里，地，一時許抵瓦斯溝（六十里）
 村，經原路，三十七里，抵地，住水庫邊。該處店就
 食，八時許入夜，夜風甚大，幸不擲命。

十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晨食稍食點心，於七時就路。經維里打尖，尚有山
 戶司官為座。十一時許得地，是過遠地，頗家，有令人
 感之。由李縣長招待，以便理材料。午就食
 於餐館，餐後發覺得清，赴一商家調查，馮公子德榜協助。
 領則請君及羅君，特學運至一近郭之農家調查，均有相
 當結果。有時返署，應縣，與商會，在李縣長本地經濟情
 形，徐科長亦將搜集材料交來，並對於商運之數條，加以商
 酌。其結果，其坐不及抗，就作。晚上時食，睡備裝之元
 宵而。

十月十五日 星期六

本時起身，六時半早膳，七時半向李縣長招待之
 意而別。途經大壩，與鹽，係共行七十五里而抵化林。最
 後十里係上山路，皆自步行，足微爬山能力增進也。五時抵
 化林，新康合作社旅舍，六時半晚餐。晚餐後赴區署，聽謝區
 長對於本地社會經濟情形，如人口教育職業，稍稍談及。並
 請其保護兵四五名，於次日護送過飛樓嶺，且安得統計材料
 數項而別。九時半就寢，夜寒甚。

特別注意：

自漢定至此，一日間途過者，達二百人。每
 人平均約十包，每包十七八斤，多為雜茶，乃漢定農
 人之副業。以十月至十一月及六月七月之農閒時為最
 多。大渡河流域多產茶及核桃。各村鎮人家，多

有甚，賀新居落成及高貴之用。

十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晨七時出發，因須修補天棚，煙火過足。按每人每日所
 備不逾五六角，每日吸烟用去過半，餘款多不足以吃飯，故
 備有肉，或過等雜糧，時有發生，而精果不能為生
 及精倒者，如此人生，如此社會，誠不察或憐憫之！飛
 越重嶺，於川康一大險阻。山上多雲雨，道多崎嶇，石路鋪
 成，故山至為艱難，况雨常降，道路益淋漓不絕。下山
 時幸僅傾跌一次，因路不便，乘滑杆也。行三小時，越嶺抵三
 道橋打尖，繼續前進，過三角坪，中農民赴宜東（渠頭）
 趕場者不少，婦女多健美，著大耳環，別有風韻。四時許抵
 宜東，風景已不同矣。寓新康合作社，六時在飯館晚餐，俾
 產物美。食畢，訪李縣長，白未見。移時李同，對於本區
 （第一區）情形稍稱談及，如：
 1. 本區約六千戶，四萬餘人口。2. 完全小學一，尚無
 道體育事。3. 女子教育，亦漸有地位。4. 本區宜東，核
 桃，高山產栗子，半山產玉米，山下產稻。治安未盡
 如意。5. 司法前由正紳七人，經續辦委員會處理
 6. 農民多佃戶，以榨茶為副業者約三千人。7. 現
 事於研究，謀救濟失業及半失業之農人。

十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晨七時早飯後出發，過天關，而至富莊約五十里，溝
 途平坦，且有兵士守備。午膳後繼續前進，雖僅有三十五
 里至漢源縣，全係上山路，且為盜匪出沒之所。至冷飯溝及
 延龍，有漢源縣派來警衛之保安隊及壯丁五人，代該縣轉
 長致意，並行敬禮有加。實則余為調查鹽運長，俾文閱長而



非實際之武則長，如以此目余則誤矣。該上兵中有三人及前
來之二十名安為護送至山下，平安行抵該城，當新康合作
社。保備余等行過該處後由來之客人即被劫，而中途之大勝
滿，余等行後亦有客人被劫；余等均以虎口餘生自慶。至萬
社，是時警署派張政署長，率領本縣警備。徐科長帶秘書等
在院，亦有貢獻，將問題交出後，告辭返寓晚餐。警後閱
官中各報，旋與該署等稍談其中或人情情形，及官軍長部下
人才校而。

十月十八日 星期三

五時起身，託羅參議調查表於先抵察察時，請該縣
長將應辦之材料，早為之備，以便於渡湖調查完畢時
即行。羅參議張君若出行後，早膳。膳後，由徐堂借道
而往，及之向良乘縣府備馬，赴相距二十五里之渡湖調查
。因該地為本縣文化（有初中一所）及經濟之中心，余則
。此次則參觀縣府各科辦事處及檔案，次赴司法處調查案
卷。其中以刑事第六成。民事第四成。刑事為盜賊奸傷，民
事為債務婚姻及繼承案。（銀錢一個重十兩中有夾鉛者，
）總共監獄參觀。男女分開，但各犯同居一室（飛屋）女犯七
人中有一因犯傷重罪之熱傷傷。出獄後，由科長陪同視察獨立
小學及附屬小學。該小學有新職員九人，學生百七十八人，為
一完全小學。另有附屬初小九所，設於各大村。財委會有一委
員九人，由羅君任委員長，每年可收入五萬元，多用於學款
。而教育在此邊區，有如許聰明孩子入學，誠屬難得；尤以
安貞和尚，在文昌宮所辦之私立初級小學為不易，因皆係私
人以盈餘收入興辦也。實見且助以紙筆書畫及衣服。現年已

六十八，而精神仍佳，殊可欽也。後由徐科長任擔保主任
及楊戶科員同赴距城五里之苗壩，作農家之調查，十一時許
始至，材料尚稱豐富。二時返城午餐，下午四時許復備楊君
等赴一農家作補充調查。五時赴羅署向縣長辭行及索材料，
並次日派兵護送，稍晚而別。益案自渡湖返云：「該
地為縣經濟文化中心，故十分繁盛，但自禁煙後，則較前
退步矣。尤可慮者，其團長以槍械賈給廉人，而換取鴉片煙
數十萬兩，一方面資夷以武器，（有明令禁止）加增邊患；
一方面運土入內地，毒化人民，禍國殃民，千紀圖快而不顧
，惟私利是圖，良深浩嘆也。」

十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晨興甚早，上坡過大相嶺，晨照高照，茶葉猶存，風景
極佳，為不可多得之遭遇，因該處時為雲霧所籠罩也。山上
路滑，幸無顛蹶之患。行六十里，下午三時過鳳儀堡午餐。
三時半再繼續前進，行二十餘里天漸黑，幸係下山大路，尚
可行；最後十餘里，天黑難行，兵士竟為火炬炬行，至八時
許始抵縣縣，九時晤王廳長（紹甫）縣長，據云：「縣政
及其他情形，均有數字統計，容錄正寄報。縣中悉此地區
銅、鐵、煤、茶，據傳說古郡通之銅山即在此地，據說產
，盛銷附近各縣，茶為出口之大宗。人民食品另三種：一為
全食米區（如城區）；二為食半米半米區；三為食主米區
。男女工作尚勤，而女子天足體強，工作有時勝過男子。人
民因近山地，甚強好飲。案件刑事倍於民事，較天全人民
喜械鬥事劫掠者勝一籌。刑事多為打架，民事多為婚姻。教
育尚普及，明年擬設初中一所云。」返寓十時半晚餐，十一
時半就眠。

新疆書目提要

丁寶存

例言

、本書所謂新疆，兼涉及西域之範圍；西域之界線，歷代各有不同，大抵自玉門，陽關以西歷新疆，中亞細亞，伊爾高原迄於利非，阿刺伯等地均屬之。

二、本書取材以明初迄至現在人之著作爲限，凡此期內，關於上列地域之圖籍，志乘，期刊，與外人著作之有關係者均收入之；至尙無漢譯本之外人著作，將另爲一編

三、各書排列之先後，略以作者或出版之時期爲次；閱以其書所述之事實相同，因之連帶出之者，則不計其時之先後也。至於作者與出版時期尙待查考之書籍，則懸列於其後焉。

四、本書編輯之主旨，專爲讀者之便利；故提要文字，偏重介紹其書之內容，詳略頗少。又有數書已有時賢之敘錄者，則有照鈔，不再另作提要除於書中分別敘明以示不取掠人之美外，特於此致其謝意焉。至於有目而後方無書，提要不能得確遺遺，則取重編之義，存目以待補充。

五、提要之作，本不易爲；又值書籍缺乏之際，不能從事參證，作爲高深精詳之研究，以百於讀者。若者學識隨陋，見聞不廣，書中錯誤挂漏之處，自必益多，務祈海內博雅專家，不吝指教，以資補充修正，是則區區之意耳。

西域行程記 一卷 序跋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鄭曉抄本

原書歸國立北平圖書館收，爲買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有轉載）

明陳誠李選撰。本書及西域圖志之版本據向達先生考

證（見萬貫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學海類編本中多刪節，哈烈一節尤甚，此外明一統志及名山藏引，亦非全本。明鄭曉

簡公抄本，原爲秀水朱氏碧彩堂所藏，後歸北平圖書館，此

本校學海類編本爲完備。誠字子魯，吉水人，撰武甲成進士

，授行人，詔往北平求賢，山東調租，安南賑災，嘗不辱命

，遷陞翰林，累院事。永樂初歷吏部員外郎。時西域撤

馬兒罕諸番國皆遣使入貢，詔誠等報之，設勝險阻，期年乃

至，宣布朝廷威德。還著本書及西域番國志，又名番城志。

李選諸書均作李達，行程記從永樂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由陝

西行都司肅州衛城北門外記起，迄開年閏九月十日還哈烈

止，逐日逐程記載沿途各地之氣候，地名，風俗及山川風

物，文字頗爲簡明。明代對於西域之經營，除瓦剌，哈密，

土魯番諸地有軍事政治之交涉外，餘均以通使屬國之，當時

番國志，雖祇敘十七國，但據本書及明史西域傳所載，當時

經誠等宣慰入貢者實不止此，此次使節，其關係至爲巨大，

行程所至，能有文以記之，此其所以可貴也。序跋一卷，中

有王直西域行程記序，周孟簡，俞榮，王洪，胡廣，錢幹，

周均等送行詩或序沈德符跋

西域番國志 一卷 學海類編本（作使西域記，重書集成初

編本）明鄭曉抄本（原書歸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爲買半月刊

嘉靖九年其子臨誠進於朝，詔付史館，設者以為明史士稱帝
哈密諸傳，大略本之於此云。
西番事蹟 一卷

明王瓊撰。瓊字德壽，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諡恭毅。是書為瓊總督三邊時，出兵討土魯番
所作。歷敘先後事，朱厭洗睛尤光服之事，而以當時用兵始
末附。其論王安石遣王韶西征事，詳其能帥兵或以難求，
而斥史臣以寶石為開邊生事之辭，蓋亦有見於明世，總論之
不修而為是言也。（錄下宗孟先生新取書錄，以後簡稱一新
錄一）

哈密事蹟一卷附趙全錄附一卷 浙江常寧 家天一閣藏本
明人撰，闕名。本書前載明武宗正德中土魯番倭哈密
，及經略彭澤與王瓊檄事，又附載經略張海泰議一篇，後
載嘉靖間刑部議請燒燬誘降倭寇人趙全等九人奏稿，蓋明人經
鈔之殘缺也。其序瓊澤二人事，語皆粗疏，謂澤因斬貴，贈
完，納賂於錢甯以求召，後又附通紀略一傳，則載瓊澤錢甯
以傾澤，其說自相矛盾。今明史從通紀之說，其敘趙全之
事，亦與明史無大異同，但世所罕詳，蓋藏版之與史傳，各
有體耳。

哈密行記 一卷

明武振撰。振官至總兵，甘肅通志稱其有文武才，謂
此篇於山川道里概可看見云（新錄）

西域錄 一卷 惜月山房鈔本（藏書集成初編本）海
古齋重鈔本 非池本

清國探探探。副理探姓阿爾賽羅氏，先世葉赫人，由考
取內閣中書，授兵部職方司郎中，雍正中官至陝西巡撫。土

爾曼特者為四斯赫特之一，初遊牧於塔爾巴哈台，明季被追
於納羅斯三部，其汗和鄂勒卓爾素西逃於俄國所據，俄國所據
定額爾勒河（富瓦河）歸其游牧，其地在阿爾泰之東，俄國
斯之南哈爾克左額之北，夾河兩岸，水草豐美，生息漸蕃，
自和鄂勒卓爾素大世孫在塔爾巴哈台時有部衆四十六萬戶，然終
以與俄國斯宗教衣冠不同，思復故土，又康熙初，俄國斯會
一再獻書土爾曼特兵丁，攻俄國俄國及阿爾泰死傷數萬
人，後土爾曼特國遣使請俄國退還其地，康熙五十二年五月
，派副理探以原任內閣侍讀出使土爾曼特，由塔爾巴哈台
斯國境至其地，於五十四年三月返京，因述其疆里山川，民
風物產，以及應對禮儀，撰為此書，並呈御覽焉。書係逐程
記載，附記沿途地輿，風土特詳，所據俄國斯語，曰楚庫柏
與，曰烏的柏與曰柏爾爾斯，曰尼爾口城，曰昂喀拉河曰伊
亞斯柏與，曰庫科斯科，曰揚的河，曰那里木柏與，曰羅爾
呼忒柏與，曰羅爾爾斯科，曰秋木濱斯科，曰托爾波曰羅爾
沁，曰費那爾和土爾曼特曰費那爾和土爾曼特佛洛克與，
曰費那爾斯科，曰費那爾多，曰黑林諾付，曰喀山，曰西
穆必爾斯科，曰羅拉托付曰塔喇斯科，曰抵程斯科，曰伊里
木城，皆其大聚落也。所關柏與，譯言綠色各地皆自古與
爾所罕載，本書特詳，即詳言各地之地理交通，山脈河流，
物產與人民生活焉，其言有詳於他書者，其詳於他書者，而
當以俄人之政治歷史，俄國斯西北諸國名目，南面所有諸國
部族之名目，亦得附見焉。全書三萬餘言，原委畢具。卒之
土爾曼特於乾隆三十五年奉命東歸，清代將斯土爾曼特與
和爾特，分為三盟各遊牧焉，本不可謂非其先導也。
西域餘地地輿考 一卷 浙江圖書館藏書本



一、疆域。國地理學使士爾原特，歸作異域錄所言地理學上，皆入於疆域，今古頗稱道之，前已著錄矣。在中華中世地理，後頗難詳，本書詳考考證，謂與安漢諸邱陵之名，凡書中言與安漢者，即小小山陵，與內外與安漢無涉。其書中，以在楚河上得名，楚河亦作亦河，即今外興河，西人色得格河，……諸所考證，俱見原書。其於中俄羅斯西北諸國名目與南面諸國部落之考證，並稱引李文海編，何秋濤諸人之著作，雖難全明，然其大概可見也。宋紀傳等書，特詳考證，其遠源蓋出於此。

二、疆域。是書所敘清初西陲軍事，止於雍正十二年，其後清軍正人，於哈密巴里坤七魯山古蹟，風俗，……其後詳而開有誤。一、新修。……五十二卷十二册。乾隆四十七年增原本。……十九年石印本。

三、疆域。清乾隆二十一年，在後英俄奉教原，二十七年，四十七年，……在中華中世地理，後頗難詳，本書詳考考證，謂與安漢諸邱陵之名，凡書中言與安漢者，即小小山陵，與內外與安漢無涉。其書中，以在楚河上得名，楚河亦作亦河，即今外興河，西人色得格河，……諸所考證，俱見原書。其於中俄羅斯西北諸國名目與南面諸國部落之考證，並稱引李文海編，何秋濤諸人之著作，雖難全明，然其大概可見也。宋紀傳等書，特詳考證，其遠源蓋出於此。

者，在疆域，其因地紀事，即物打懷者，則仍分載於各門。次列考三卷，自幅員所屆，以及符節所通，共新圖二十有

一、又附歷代傳圖十有二，以便古今互校也。次列考二卷，上起秦漢下迄元明以明國土之分台，建置之沿革。次列考二卷，以中星驗右界之偏度，為得其真，古法所謂飛鳥圖也。次列考十二卷，分為四路：一曰安西南路，嘉峪關外州縣隸焉；一曰安西北路，哈密至庫西府迪化州隸焉；一曰天山北路，庫爾喀喇烏蘇至塔爾巴哈台，伊犁隸焉；一曰天山南路，關及至和闐諸部隸焉。次山四卷，次水五卷，玉門以外連

嘉疊障，巨侵洪流，往往延袤千百里，不可割屬一地，故各以山水定類也。次官制二卷，次兵防一卷，茲站附焉。次屯政二卷，戶口附焉。次貢賦，設法，學校各一卷，次封爵二卷，次風俗，音樂各一卷，附物二卷，土產一卷，皆如地志之例；惟音樂一門為廢體，以其禁在俗律，備禁供祀離之數故也。次藩屬三卷，皆奉朝制貢之圖，初航新遠者。次雜錄二卷，以預闡終事終焉。

欽定西域圖志 二十四卷十二册 武英殿刻本
清乾隆二十八年傳恆等奉敕撰。四庫提要云：「此編首列滿文，以為樞紐，次次漢文詳註其義，次以三合切音，由取其音聲，次列蒙古字西番字，託忒字，同字排比連綴，各註其譯語對音，使綱舉目張，絲連珠貫。」

平定軍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二卷
略一卷一百册 乾隆三十七年刊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敕撰。四庫提要云：「考軍噶爾前部，係出元阿剌台，譯語轉音，故稱厄魯特。清太祖，時常

者，在疆域，其因地紀事，即物打懷者，則仍分載於各門。次列考三卷，自幅員所屆，以及符節所通，共新圖二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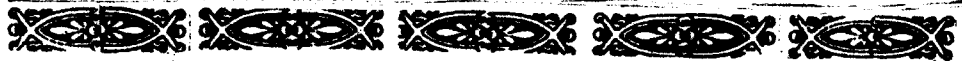


遣使入貢。世祖時，錫以封爵俾自領其衆，遣噶爾丹肆其野心。侵擾喀爾喀諸部。聖祖親討平之，北邊於以安。其臣策多阿拉布坦，先與噶爾丹構釁，詭而西遁，陰伏伊犁，後生志漸蕃，為邊患。由聖祖世宗屢申征伐，折其逆萌。策多阿拉布坦之子噶爾丹策凌，飛我天聲，始戢鋒受命。後連瓦齊，我噶爾丹策凌之子喇嘛達爾札，擁衆自立，部曲不附，紛紛內向。嗣聖祖聖孫遂大亂，是書前編五十四卷，所紀自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九月甲申，即詳述其緣起也。其間喇嘛特古善策凌，策凌為巴什庫特台吉阿爾騰額納等，先後來歸，懇請天討，以人心之大憤，如帝命之式臨，特部六師躬親，降番費，什舞前驅，餘黨倒戈，辨羅膜，而後復，五月而定伊犁，伊犁遂為齊於噶爾丹。既而阿睦爾撒布復叛，見西編卷羅尼都集官泉發齊時，亦隨擊滅，天山南北鼓不鳴，展拓黃岡。凡二萬餘里，是書正編八十五卷，所紀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後，至三十年八月乙亥，凡一切列戎開屯，諸官定賦，暨久遠之制，而訂定烏有及絕域諸書，凡納蠻者或裁其4定章，噶爾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二卷紀略一卷一百七十三册 朱格寫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校撰。本書與上編一書，惟寫本，故編數多十三册耳。原書藏清宮方略館，現在故宮博物院。兩編前見錄八卷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嘉慶十九年刊本

清高宗七十一撰。七十一滿洲正藍旗人，姓尼瑪希氏，號松園，乾隆進士。據自序，生於北京，長似竹履官奉督等地，足跡曾及吳越嶺表，三十而後，西出陽關，官於新

疆，有云為續編（八旗文經義），有云為續編觀察，（同宅仁西域絕志序載）雖不能確指何官，但官於新疆甚久，可斷言也。本書作於乾隆四十二年，其作書之旨趣，具見序言……壯年復而出關，遠涉三千餘里，而居於異域之鄉，目見勝美，惟復好知事，耳聞且復博然中國九州紀與故者既備且詳，而伊吾以西，不常見於前冊，列史所載，證以目之所見，既多且詳而未安，意者治乘之變，人事之各不相蒙耶？我皇上神聖文武，卓絕前朝，西陲疆域，開闢萬里，自古之險遠不到見頑負國之地，真不歸入版圖，而實助使仇衣冠流寓之倫，固不備何精，其書臣僕，且讀其長成者，偏及於西海之濱，爰命廷臣，輯纂詞話，一時載筆之士，巨構詞賦，煥煥乎輝耀千古矣。然里巷瑣屑之事，殊方狹鄙之情，或棄而不言，或平澤而弗及，而游於其地者歸述於人，非附會之失實，即抑揚之過當，是以誤聽聞。余居其地最久，考究最詳，於是不能不辭，作為是編，目見存矣，而耳之所聞，少無可據則置之，既無左氏浮誇之才，敢為都街荒唐之論。新編自乾隆二十二年平定以後，各項建置大備，七十一久居其間，作為本書，詳錄其實，備行國內，流通必廣，觀其名稱之不一，版本之多，即可知矣。關於本書版本及著者，傅斯年先生曾作一文，考證甚精，以後敘錄，頗多引據本書內分新編記略，外藩列傳，西歷紀事本末，回疆風土記，軍台道里表五篇，前三篇各分上下二卷，故合為八卷，卷首與前編連為六頁，亦頗精緻。除新編紀略四篇後尚有書錄外，其西歷紀事本末，係總輯華噶爾阿睦爾撒納布拉敦策凌占烏什等叛亡之經過，及土爾尼特技誠返國之紀略而成，蓋為平定新疆之概述也。據陳康祺云本書既香山裝





色。此書係歐陽一先生居西戎有年，博覽群書，風土人情，皆考據精確，記載詳明，誠有功於西域之書也。何嘗有辨正西域開見錄云。其書共有八卷，記新疆及回部之事，內載回疆風土記，係得諸目諸，多資考證。其外譯列傳如哈薩克布魯特之類，歲時朝貢，土官廷特和碩特之類，已列藩封，耳目較近，記述亦詳。若絕域諸國，則實得自傳聞，山川道里，半涉虛傳，其詳誤尤甚焉。莫如記俄羅斯塔噶爾二篇，但以世間多有其書，不加辨正，其為偽甚，今故備載原文，正其謬誤。又新編圖誌文誌云：「所記回疆風土，得諸目視，多資考證，難以羅下。涼爾星宿海，蘇勒河為蘇勒河，偶而疏誤，不為奇。其講屬列傳，耳目較近，記載亦詳。至述德慶以西各屬，妄聽傳聞，上卷七八，如言噶爾之荒涼，退下爾沙之惡寒，愛為罕論為罕罕，波斯語為克爾羅羅，姓相傳，不知閱幾千年，屢敗於塔噶爾，語言為臣之類，為有之事，蓋浪之談，蓋糾不勝糾云云；以上諸論，毀譽參半；但其書範圍之廣，取材之富，記載之詳，實為罕見，允為言新事之書，雖至於今，不可得也。又據趙錫謙公刊書錄（見中央大學圖書館二年刊）該書原有聚珍版西域開見錄，亦為八卷云。

新編紀略 鈔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古今遊記叢鈔本 清七十一撰。鈔本未見，據博斯先生云：鈔本，款已百册，半頁十行，行中有二十四字者有廿六字者，或或，為數不一，字裏行間，頗有奇氣，蓋據稿本，筆筆神中，不計其數之一致與否。文字上亦與前本有所出入，如前云「自能視，若或見之，從目治，目城於形，福壽之矣」，作「目能視，若或見之，從目治，目城於形，福壽之矣」，作「目能視，若或見之，從目治，目城於形，福壽之矣」。

生身歷回疆紀略，此書未著撰人，其稱「塔圖先生」，而又名此書「為回疆紀略」者，或七十一之幕下所為歟？此本卷首無別，亦不分卷，以準噶爾紀略等前書所謂西疆紀事本末部份，列於卷首，次為回疆風土記，新編道里表，新編紀略，而以外。紀略居於卷末，此書所附絕域諸風，僅瑪喀提一項，回疆風土記亦不附雜錄。小方本及遊記叢鈔本僅為原書中新編紀略一篇，蓋新將各地之概略也。書首敘甘肅河西及天山之地理，下即接敘哈密，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達拉巴哈台，關漢，賀下諸屬，哈喇沙拉，庫爾勒，布古爾，沙雅，和闐，喀什噶爾各城，除地理，物產，人民生活，習俗外，主要為清代各城建置，包括築城，置官（包括回官），駐兵，屯田，徵賦，朝貢等項，至其詳甚，其各城所屬回城，亦分別附敘。全書約一萬言。

外編列傳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七十一撰。本書所附外蕃，敘述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西羅爾，克罕，溫都斯坦，克什米爾，巴達克山，退木沙爾，沙爾記，塞克，俄羅斯，塔噶爾，鄂罕，退擺特，博里薩斯，哈拉替長，布哈拉等部落之人民種族，生活，風俗，習慣，氣候，物產等項，附絕域諸國考。其中如哈薩克，布魯特等敘述較為詳實，至於彼鄂二尺三尺之人，噶拉特十丈之龜，千丈之魚，瑪喀提火藥數萬斤之戰，阿爾長三四丈之人，簡直荒謬不經，誠如何秋濤新編文誌所批評，較之新編紀略回疆風土記等四種，有逊色多矣。小方壺齋叢鈔本中有節錄，不全。



時，原邊分爲天時，土宜，風俗，物產四目，附以雜類。但小方輿齋本不分目，保運累分條敘述，天時包括氣候，土宜包括植物，植物，風俗包括節令，娛樂，服飾，房屋，婚喪，禮節，疾病等項，至爲詳盡；旁及冰山、交通、歷日、交易、詞語、回字、回樂等，亦有敘述。全書卷及萬言。雖間雜怪異不經一談，但大多非親身經歷者不能盡其翔實，關於土宜與物產，尤爲描寫入微，有價值之記載也。

小方輿齋輿地叢鈔本

清七十一撰。本表所列路程如下：嘉峪關至哈密一千四百七十里，哈密西至鄯善九百一十里，哈密北至巴里坤三百三十里，關西至吐爾番二百四十里，土爾番西至哈喇沙爾八百六十里，土爾番北至烏魯木齊四百九十里，哈喇沙爾西至庫爾班一千三百零五里，阿克蘇北至伊犁九百七十里，阿克蘇西至烏魯木齊二百四十里，葉爾羌西至喀什噶爾四百二十里，葉爾羌西至和闐六百七十里以上各略，並記其台站焉。

吳式微四卷鈔本

清七十一撰。據傅斯年先生云：「凡四卷，竹紙鈔本，半頁八行，行二十二字，楷書，雖端正而極幼稚，當出於書寫之手。此書無與同，亦無與同說略，卷一之殊方風土其內容即西域開見錄之回疆風土記及軍台道里表，唯無天時，土宜，等標題，且段落先後，亦不一致，字句之間，亦有出入。卷二西陲軍事即西陲紀事本末。卷三雖亦題西陲軍事實即前二卷之新舊紀略部份，但未錄雪山一節之正文，僅按語。卷四爲外列傳，有數處未抄，當係以原本字跡模

糊，或深草，抄者不識，未敢據，而又無人校訂，故仍其空白也。」

新編紀實徵信錄

清七十一撰。據編慶作異域竹枝詞序吳省蘭法載：「是書（指異域瑣談）其間官刑部侍郎阮葵生易稱爲（新編紀實徵信錄）序而行之，」可知爲異域瑣談之別名。異域瑣談四卷鈔本（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藏）

長白椿園七十一撰

長白椿園七十一撰，旁有朱書「尼瑪查七十一椿園撰」一行，蓋改題也。前有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自序，墨版匡，無直線，版心有「濟甯堂」三字，亦爲西域開見錄之署名，曾刊登於南京通雅半月刊，從第一卷第五期登起。

西域瑣談四卷鈔本

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藏。清七十一撰。按本書與前書卷數相同，惟篇次略異，（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二年刊「松軒書錄」）西域總誌 刻本

清七十一撰

巴西馬宅仁汝江編輯。據傅斯年先生對此書之考證云：「刻本，嘉慶庚寅歲（二十三年）鐫，雖經塗蒙。卷首有嘉慶八年五月周宅仁序，謂其原名異域瑣談，此本係根據其幕友李顯雅君所得抄本而刻，故每卷之首，仍題異域瑣談，唯版縫改刊爲西域總誌而已。周氏曰：「其以瑣談名者，諱詞耳其談也實誌也；余因爲西域總誌云」，則西域總誌之名，特爲周氏所刊異域瑣談所改耳。此本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楷體，惟刻法不精。此書既係異域瑣談刊刻，故次第與前書相同，卷三仍題新編列傳，足證前本之誤，卷首無七十一氏之原圖，而僅有周培垣所補繪者；周培垣於前繪西域圖說中謂：「培園先生舊繪與圖，底稿無存，

本刊上期著者「打冤家——僑僑民族間之戰爭」著者杜德山先生（與徐益棠先生合著）係金陵大學文學院三年級學生，特此補正。

本冊著者略歷

(一) 以論文發表之先後為次序

(二) 以前各期已介紹者，本期恕不再錄。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專任研究員

究員

李石章 國立雲南大學講師

李石章 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教授

傅其昌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理系主任

沈善言 西康省政府顧問

李石章 康藏委員會秘書處科長

本期一論康藏邊疆一著者朱少逸先生歷任康藏委員會科長專員有年。前年曾隨該會吳委員長入藏協助辦理

西藏之領事神事事宜，少年博學，隨處通曉，曾于

康藏邊疆發表「如何發展康藏地方之通海路線」一文

立論精允，近方擬再赴邊疆，作實地之研究，計於月

份由成都出發，特派隨員，受特于其遺著發表之日（本刊

五期）日期為八月廿日）編者敬告，以誌哀悼。

本刊下期目錄預告

西康邊防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黃國璋

甯青經濟地理之基礎與問題

張印堂

新疆地形概述

黃文弼

富屬之地理景觀

鄭象統

青海湖區之探討

李式金

中國邊疆文化

湯補鑾

邊疆石刻跋文彙編

傅澤林

隋唐以前中國邊政之備略

吳其昌

古代蜀國的遷移

孫文舟

清代駐藏大臣考

丁寶存

雷馬行紀

徐益棠

新出書目彙覽

丁寶存

本刊一卷各期論文分類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日出版

邊政公論

第一卷 第十一十二期

邊政公論 第一卷 第十一、十二期目錄

甘肅補助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賈國璋

寧青經濟地理之基礎與問題..... 張師堂

晉南地形概述..... 賈文瀾

晉南經濟環境之氣候..... 程純樞

晉南之地理環境及其規劃..... 鄭象銓

晉南經濟之初步探討..... 李式金

中亞細亞文化(下)..... 凌純聲

新疆六朝邊政的借鑒(上)..... 吳其昌

新疆石渠文譯義..... 韓儒林

清代疏濬大邑考(一)..... 丁寶存

行
總

雷州行紀..... 徐益棠

雷州雜詩提要..... 丁寶存

本卷各期論文分類索引

論 著

西康邊防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黃國璋

一、西康邊防的重要性

西康外鄰印緬，內屏羌蜀，與西藏若對齒。依於雲南有萬里建瓴之勢，較之西藏，尤為我國邊防重地。蓋以地接本部，有西藏則易與西藏溝通，無西藏則川滇之藩籬，更無論於西藏也。有清以來，忽視邊政，番夷土司，罔施漢化，迨乎英謀西藏，始由趙爾豐一度經營，粗具規模；及後國事多故，人謀不臧，邊政不修，糾紛日多，故西康邊防之急待整濟，實為迫不容緩之事，且西康南鄰印緬，為我國西南部份之重要國防線，西與西藏毗連，為我國西南邊防上之重要國防區。然者，西與英人之關係頗深，英人在藏之潛勢力甚大，因而常起中印間之國際糾紛，今則日人強佔緬甸，窺伺滇邊，對於印緬間時有所指，即於我西康亦常有覬覦之心，實為目前西康邊防上之嚴重問題。近年來，康省交通當局，建議由康定修建兩條國際路線，一由康定西經理化巴安，南沿金沙江、瀾滄江、怒江，轉向西南治雅雅魯藏布支流洛意特河谷(Bhute)以與印度阿薩密省薩加亞(Saga) (舊譯薩加) 鐵路相接，而孟加拉各答(Calcutta)，是為康印路線。一由巴安南經德欽(阿敦子)然後至密支那，循鐵路到仰光，是為康緬路線。此外尚有由西北經西康方

面，開闢新交通線之議。若此等路線計劃能實施完成，則中印緬間之關係，當更密切，而西康在邊防上之重要，亦益形增加矣。

二、西康邊防的幾個問題

(一) 位置特殊易發外交糾紛——直接與印緬接觸，間接因西藏問題，容易牽動外交。一旦有事，政府必須慎重處理，否則，即易引起糾紛。例如元川邊經略使尹昌衡氏因藏人東來，曾以武力迫其西退，政府權力因而一度展至金沙江以西。厥後英人出爾干涉，電挾我退守金沙以東，以為承認民國之條件。終使袁項城即電尹氏停兵入京，且加以禁錮，其事乃寢。又如民十八大金寺與白利寺因爭地權，大金寺集金寺喇嘛，荷槍實彈，威迫白利；白利寺請官兵制止。民十九六月大金寺佔白利寺，焚燒橋樑，無所不為，駐軍與之衝突，大金寺喇嘛遂擬官退出白利，懇請藏方交涉。藏方乃起而為援，調兵還將，以致釀成康藏嚴重之糾紛。以後該藏軍等，迄民國廿一年十月開始協議停戰條件，但迄無結果。民廿三年五月重行訂約，正擬執行，又因邊藏文字上發生誤會作罷。同年六月大金寺喇嘛在德欽(松林口)與甘孜商人衝突，事體漸行擴大。自後雖不斷與藏方交涉，



終以牽涉過多，不易解決。昆貴支隊軍長汪領甄制，雖
 始行丁請，先後計九年。再如民廿三年西康建省委員會成立
 於雅安，中央派趙那去康宣慰，到康之後，諸那違背中央意
 旨，竟使民衆被殺行政官吏，收繳駐軍武器，形勢極為惡
 劣，民廿五年六月其黨北竄，當那死于甘孜，此事始告一
 段落。凡此種種，在在證明西康邊防過去之嚴重性。今者我
 國全力應付抗戰，軍事倥傯，對於康邊邊防，未遑整治；而
 英與亦以抵抗軸心賊寇，尤以自中甸半島被侵，印度大成危
 急之際，無暇兼顧西藏，易予在昔即已混跡康藏之日人以良
 機，使其得施一貫之政策擴張技術，煽惑我邊民，冀遂其分
 化我民族，削弱我力量之目的，萬一印度混亂，政局無法澄
 清，日軍難免乘機揮戈侵略，若局勢果將惡化，則日人可能
 乘機乘隙乘機揮戈侵略，若局勢果將惡化，則日人可能
 乘其政治野心及軍事陰謀，是故今日西康之邊防務急，而須
 作積極之預防也。

(2) 自然條件限制個人事活動 甲、地勢——康屬全境
 平均出海高約三二〇〇至三五〇〇公尺，由雅安至甘孜地勢
 逐漸增高。雅安在西康高原東面偏坡，高僅七百公尺，地勢
 起伏不平，農作物有小麥、大麥、玉米、稻米、豌豆等。西
 行中經百子崗高一三〇〇公尺，榮經高約九〇〇公尺，大相
 嶺高約二六〇〇公尺，渡源街高約一二〇〇公尺，越嶺高
 約二七〇〇公尺，過此則米漸少，冷嶺高約一四三〇公尺為
 稻米分佈之西境。至遠定高約一六〇〇公尺，稻米、玉
 米均不復見矣。巖定高約二六〇〇公尺，其西之折多山高四
 五〇〇公尺，康寧高約三四〇〇公尺，道孚高約三千公尺，

嶺高約三二〇〇公尺，甘孜高約三四〇〇公尺，自康定至
 此，青稞（大麥之一種）豌豆為人民之主要食料，亦可開為
 惟一食料。多和子面積有四之河谷地帶，凡高至三七〇〇公
 尺以上之處，生季短促，即大麥亦不能種植。就康屬之地勢
 言，農業之發展，希望甚小，故祇可視為一畜牧區域。乙
 氣候——康屬氣候高寒，例如道孚僅兩三月無霜，其餘月
 份均為霜期。早霜在八月下旬，晚霜在六月初間，據該縣天
 主教神父報告，在其僑居道孚之十七年中，遇見九年荒災；
 三年因天旱無收，三年因降雹無收，三年因雨多無收，有收
 成的祇有八年。如此之氣候，影響民生，實非淺鮮。查康寧
 農產氣候紀錄，每年雨量約計一九九七公厘十一、十二、
 一、二、四個月，各不滿五公厘，三月七公厘，四月一公厘
 五月八公厘，六月二六公厘，七八兩個月不滿五公厘，而九
 月則竟達56公厘，十月達26公厘，雨量分配不調，由此可見
 ；又就氣溫言，三月至四月3月40° 四月35° 五月30° 六月25° 七月20° 八月15° 九月10° 十月5° 十一月0° 十二月-5°。據農場負責人談，六月中旬即有降霜下霜
 之可能，廿六年九月十八日降大雪，厚達四寸，至於比較
 道孚泰寧更為高寒之處，入秋即行積雪，迄春尚不融化，不
 僅普通穀物難種，即從事牧畜之牛馬亦須為適應氣候
 之變化而遷移不定，春夏之交逐漸上山牧畜，秋冬逐漸下山
 放牧。雖如此猶常感冬草缺乏牲畜每年死亡率在20%以上。
 此種垂直式的游牧民族，甚不安定，故政府無法與之發生關





漢化，使有土司名義而已，雖其現有之勢力，遠不如昔，然尚有標準其原有民衆之力量。第四種爲完全漢化名實俱備者，如漢定之哈爾濱土司，漢定之明正甲土司是。按土司爲清廷所設，世襲其職，在昔權力極大，政令能達民間，須經其手，對民衆極優厚，而衣食住又由人民供給，可以知其左右下層政治如何如矣。今則改設縣治，施漢化，土司名實已漸趨於無形矣。乙、願入土司人爲次於土司之職位，乃本地土司未受册封者，亦有由政府直接委任者，每一頭人常有百戶，例如明正土司轄有十八頭人，受封於清廷，爲世襲職，此等土司政府可直接委任，次爲受委於土司之世襲頭人，以土司之意旨爲最高，土司若歸順政府，則頭人自無問題。丙、土司委任之流官，完全仰承土司之意。四、間有爲頭人者，如××之頭人，即屬此類。丙、喇嘛土司勢力極大，其地經濟教育政治之大權，從經濟方面言之，康人信奉佛教，佛現實重來世，生前積善，死後進蓮，均以奉獻寺廟，被相公榮，喇嘛受之，或經商於康邊，或出借民衆以贏利，此外更爲人民饑饉與葬以收財，因此寺廟成爲康人之經濟中心，廟宇所在，極其興盛，從教育方面言之，政府所設學校極少，而喇嘛寺即爲土人教育之中心，康人人民常遣送其優秀子弟，入寺爲僧受教，僅留子弟一人在家接代宗支。風俗所趨，親入寺受教爲正常，而以強迫入寺者極少，皆當差，且多以女子應之。治安方面喇嘛寺因僧侶甚衆，槍枝甚多，故以保衛地方安全爲已任，經商外地者，遠近往來，亦常請寺兵護衛焉。

三 如何鞏固西藏邊防——可分下列數

點言之

(1) 改革邊防：今日邊地官軍操守嚴正，邊防之固，固不能謂不固，亦不若大才大振以振邊防，固不足爲邊防生活之主要原因。邊防生活價值倍于康邊，而今反跌落七八倍。邊官生活不同於康人，而康交通困難，生產欠缺，生活資料復自內地運往，康之芝蔴餅類係自雅安運往，一切物價之高，可想而知。故邊地官吏，須豐其俸給，至少應三四倍於內地，且令備有康邊往來，助其旅費，一如趙爾豐治邊時代之辦法，如此則其生活安裕，自能專心爲政，官吏選拔應以青年爲主，受命之先，予以各種訓練，務使能通康藏語言，明瞭邊防實況，俾收因地制宜之效。

(2) 普及教育——漢藏間教化不能劃一，行政上常多困難，欲鞏固西藏邊防，途頗不易，而普及漢化教育，實爲鞏固西藏邊防之重要工作，發展要策，不外三端：一、訓練教師，除精通漢藏文外，應備國語、藏語、藏文，實行直接教學，在人地方面，應力求艱苦耐勞，而有志於西藏教育者，在待遇方面，應力求優給，不使發生生活困難，而樂於其職。如此，則漢藏間之語言文字可通，生活可同化，而種族之隔閡，亦可減少矣。二、修造高小校舍，充實學校設備，以資亦國防之要圖也。三、修造高小校舍，充實學校設備，以取得當地人民對於學校之敬慕及信仰，而使之樂于遣送子弟入學，並須對來校學生，格外予以厚遇，甚至由當局專備的款，津貼學生衣食住宿文具等物，此點極關重要。蓋西藏今日喇嘛寺之所以成爲教育中心，良由其聯合之輝煌，遊藝之華麗，及入寺爲喇嘛受之安適所致；反觀今日康邊各埠



所辦之普通小學，則大多以茅棚為校舍，木椽為椽，簡陋不堪，與本地喇嘛寺廟相比較，未免相形見绌，宜乎不能招致學生，樹譽邊區，而收教育之善果也。三、據康人多行游牧生活，以事農業生產者殊少，故教學所在地之選擇，殊有思考必要，若石渠、鄧柯、德格諸縣，牛廠娃佔多數，一般人民，終年過流動生活，則學校校址，亦不妨取流動方式，隨牛廠之遷移而遷移，以適應當地環境，而增加兒童讀書之便利，此實為最合宜最科學教育良策。至於在定居農業生活之地，當以有固定而富麗之校舍為宜，觀喇嘛廟在西藏各地普遍得人民崇信，游牧民族不以廟宇之不建牛廠同遷而失信仰，則將來學校教育於能得與一般人民同視時，即在規游牧地區建立良好固定校舍，亦未始不可施教也。

(3) 改進交通——交通之改進，尤為鞏固邊防中重要事項，蓋交通不便，不特經濟不易繁榮，政令不易施行，且行軍困難，不能鎮壓或應付邊防上之猝發事件，前如大金寺之亂，計收章剛長之被圍殲殺，遺勝遺理之陷于土人，一時不能速決連平，皆交通不便，行軍不能迅速，以致騷動易於擴大之故例。而金沙江以內各地本國勢力之難達，外人勢力之滋長，造成今日邊防之不利，亦莫非交通不便之結果。改進交通與鞏固國防，其關係之重要而密切，於此可見矣。西藏目前之交通，至為不便，但若決心加以改進，則亦非難事，前經西康滇字時會通中央康省公路建設委員會，若以康定至青海玉树間修築公路以興川康公路對聯，打通四川雲貴各省間之連絡，此路計長七百餘公里，在康境上，僅由康定至新寧通折多山一段，或經雅海子山一段，及有經至下通則一段以坡險積大，地質堅硬，修築極難，其餘各

段，均為殘質鬆軟之地層，平較而少山峻，修築時稍事迂迴即可通暢，反不若修築內地若干公里之困難。至於人工方面，在農牧混雜之區域修築游牧之地，更有為內地農地地帶所無之方便，例如石渠一縣人民全以游牧為生，四季居無定所，公路修至縣境時，若能得當地土司領人之了解，在開工期間，即可令一部牛廠娃連同牲畜遷居於路基兩側區域以內，一方放牧，一方工作，可省來回調動之煩，如逐段進行，牧場亦易有更替機會。此外康地地勢尚峻，空氣比較稀薄，外來人民，日常操作，即感氣喘，勞動更易疲困，而生于斯土者，自幼受環境之陶冶，自可適應如矣。若政府對改進西藏交通，具有決心，雖有專款，在工地上與人工上，皆不至有若何重大困難，至少康屬北路之情形如此。交通便利，可以增加邊區之關係，對於鞏固國防，尤具有莫大之助力。

(4) 發展畜牧——西藏包括兩個不同的地形區域，一為青藏高原之側坡地帶，一為高原之高原本部，就農業言之，實屬各異，位近低地，氣候溫潤多雨，足以地勢開展，平地廣闊，故農產較為發達，堪稱本省糧庫。惟就畜牧一項而言，每年產量不下二百萬頭，米項之量，已可想見，若以此項之半採濟不產米之康屬，亦可適宜無誤。雖然，青屬土地，尚有大部未盡其利，旅行於邊區，而見，處處皆然，未有不嘆可耕土地之荒蕪而深為可惜者，及其原因，約有二端：一為境內民族複雜，保民甚多，往昔政府開闢化外，對於治安，遂致常與漢人發生糾紛，積年已久，為患益深，可官廳無力稍顧，輒運糧食以濟人困不致被劫或搶掠為劫，而無他慮，之難是乃康屬地帶人種，耕牧雜居之現象。又青屬內則外交通極阻，食糧運取困難，殺傷傷民，自應定決心一略與

又本區地面崎嶇，石礫遍地，行走維艱，是以康人無不勇於老幼均着藍絨，長可及膝，由面及底全係皮製，亦有有用青色毛呢作絨面者，底內厚填羊毛，登山越嶺，極其舒適，遇淺水河溪無用靴下，涉水即過，為適應此種需求，因而養成人民製革着色之經驗與技術，為發展此種工業計，亦宜設立小型製革廠，藉以減輕成本，提高技術，改良產品及擴充銷路，庶幾成效大有可觀。再如西康地勢高寒，農事難興，人民多以畜牧為生，日常食品，非肉即乳，因之養成康人製造乳酪之技能，康定市面出售之乳酪及其他製品，不僅新鮮，而味亦濃厚，若授以新法，製為乾酪，並加冷處，使之出口，定可增加居民收入不少。最後猶有一種工業較易提倡者，即為毛氈之製造，康人以牲畜為惟一交通工具，出門坐馬當步，因之對於鞍轡之裝配，極尚華美，大都採用西藏產品，因路遠難致，所費不貲，如能加以提倡，在康屬設廠製造，充實其銷場，即足以促進此業之發展，現觀瞻化土產之毛氈品質雖屬粗劣，然已能證明康人對於此種技術，已具有相當之基礎，若再加以訓練與改良，其產品當可與北平新疆所產者相媲美。此外如蠶絲之製茶葉，木材蒸溜業，陶瓷業，草蓆之織製業（因本地有木棉可以發芽），毛皮業，（現今所製之「披掛氈」及皮質桌布，均相當精美，可以外銷）等，現均在漢人手中，改進與發展，亦均較易，目前西康省府正在設計中，茲不多述。總之康屬各縣，康人為主，因語言宗教關係與政府隔閡頗多，若能如上述利用本地人力原料，並改進其人民技術，對於原有各種手工業，加以擴充改良，以充實其本地銷場，發展其省外貿易，不僅可以增裕民生，且可提高當地之文化，藉以打破民族間之隔閡，實一舉

而發得也。

(6) 開發礦產——西康本領，地層古老，含金石英脈分佈極廣，經開化流水等作用，致金粒與石英或其他岩石分離，同處溪中，凡河流利於沉積之地，即有金之存在，康屬各地，此種情形，最為普遍，固有遍地黃金之譽。在貴州人尚未進入以前，僅當地土著於農收餘暇，購採採掘，泊乎清末，年漢幾趨爾輩等，先後入康，漢人勢力遂得伸入，遂正對於邊地實業倡導頗力，招集商人金夫等從事開採，於是金廠林立，曾稱一時之盛，延至今日，各廠雖亦時有興替，然就全局言，西康仍不失為國內主要產金地區之一，總計大小金廠，不下四十（名稱及地點從略）魚科、麥科、色爾巴、木里龍達、涼溪，等均其著者，金夫共約萬人，惜缺乏完善組織，一任商人恣意經營，所謂金廠者僅為少數有背景商人收金處所，運送地方，且藉武力維護，故每支用官家烏拉，由內地駝運藥品、食糧、洋餅、及日常用品等物，高價賒予金夫，另按預定價格，收買金伏俟價，名為收買，實則以貨易貨，金伏限于資本之缺乏，不得不求援于金廠，以致倍受剝削，莫不鳩形鵠面，衣不蔽體，且為維持生計起見，祇以多採為目的，不復注意技術之改進與選免金沙之犧牲矣。為今之計，應從速籌設較大規模之採礦局，并注重下述數端：一為礦區之試測，以確定產量，然後擬定開採計劃，庶幾免於失敗。二為深入險金地域，近年成立之金銀局，其開採地區尚集中於康屬東境，而未遍及於全康。三為改善金礦管理，解決金伏生活，使其安於工作。四為籌設小型機械設備，如抽水機、發電機等，免除粗劣之水車木桶等，以增效率。五為改良及統一淘金辦法，以免除砂金之散佚而增加產



故，查現在西康金之法有二：一、鑄造銀幣，即此府所設之金礦局是。二、自由開採，即私鑄之金廠是。據後者謂金之不受官方任何管理，比較自由，因之鑄造比較容易，多不可受金礦局之管理，而甘願受金廠之管理，而金廠局之不易鑄到金伏其原因在此。此外如規定所得之金，隨時官價收買，不經管理之手，私相買賣，亦屬必要。果能辦到則金事業，必可日趨發達。不惟康省富源大增，且可直接有利於國大業。全康省外，官屬鹽課局其儲蓄，皆以此結算，則官屬等項之收入，亦極趨裕之。此項金礦局之設，較有價值而無待商榷之。其理由如下：

(一) 康藏漢藏商務——金價之關係，實以遠茶貿易為最。康藏人民對於茶之需要，每人口必飲茶數十碗，故茶料為康藏人民生活之資料之一。攷雅茶產區康藏，為時已久，其能適合康藏人民之需要，但近年普茶印茶之運銷康藏，日見增多，大有侵佔雅茶前代之勢，據言之，全康現已成爲雅茶普茶印茶之運銷地，普茶、於雅安運銷，及全康各地製成茶磚，運往康定，供康藏商人，運入康省，及康藏各屬省普洱以南各縣，及藏後，運至思茅，及成康茶區各屬兩屬，分兩路出口，一路向北經大理麗江阿子一帶，而南至昆明，再往西，南下至思茅被茶北返，運銷康藏，每年運至三千噸左右。一路向南經越入緬甸，至加爾各答，由車至大吉嶺，運入西藏，此項雅茶漢商及緬南福商，其向來印茶亦於阿度東北之阿薩密。本以運至為目的，但以印茶暢銷西藏，由印度過境，遂引起印人對於西藏茶業

市場之注意。據云近年印人利其負載而運，交通便利，茶業豐富，乃其力謀其茶葉之實作與包裝，廉價傾銷西藏，甚有侵入西康者，而將康藏特產之金、麝香、鹿茸及其他貴重藥材等經由印度運出國外，是以雅茶在康藏之銷路日少，如不及早設法，勢必無法繼續維持，利權外溢，影響國計民生。至大且鉅，就西康而論，假使將來雅茶被普茶印茶排擠而銷場以外，不惟西康省收入減少茶課一項，即漢藏間之其他貿易，亦必因而而減少或停滯。故目前西康省對於雅茶之運銷問題，不僅如何維持現存之銷場，而在如何恢復與補充原有銷場之問題，欲達此目的，似有兩管齊下之必要，一方將雅茶品質與適合康藏人民需要條件之下，切實提高，一方將茶價提低，至少應使雅茶到市場之後，尚低於印茶價格，庶幾銷路之勝利，始能歸之於我，而得到根本之解決。雖此非西康省財力所能作到，必須由中央撥款，一方補助雅茶生產者與製造者，藉以減少雅茶成本，一方補助西康省府，藉以減少或免除茶課之徵收。如此，在政府統制之下，將雅茶廉價運銷康藏，不僅可以堅強康藏人民對於政府之聯繫，發展康藏之商務，亦可以挽回外溢之利權。

(二) 統一幣制——康藏人極端守舊，貿易必用藏洋，對於法幣殊少信用，此固由於藏人之守舊性深，然法幣上之無藏文標識，亦為其最大原因之一，是以幣制紊亂，兌算至為繁瑣，改良之法，宜在中央發行一種藏文法幣，然後在康定將茶業貿易略加統制，並規定茶業交易，必得使用法幣，如此則法幣自可流通于康藏矣。

(三) 移民實邊——可採兩種方式：一為漢人攜眷前往



開墾，自成村落，不與康人雜居，蓋雜居結果，則漢人多土化，而康人反難有接受中原文化之機會，自奉寧至鎮復估計可移一千戶，低地多已開墾，高處可拓之地，宜種大麥小麥，以華北人民移殖，較之適宜，蓋取其具有食糧之習與種麥之優良經驗也。第二方式為移民與本地婦女結婚，康人極願與漢男，今日康女與金族子結婚者甚多，可以證明，漢籍有注意者，而康人納本地家室之後，容易受其影響，甚至子女與康人不能辨別者，比比皆是，此則應予注意之矣，應予以相當教育，使其知識水準提高，如此則移殖或結婚後，方可收開放進之效。

(一) 邊境之情形特殊，邊防日急，訓練邊軍，實屬刻不容緩之舉，且有數事應特別注意：第一應以英法在緬甸邊境去不丹尼泊爾之辦法，派道新發有，熟悉邊境之官，訓練本地人民以鞏固邊防。蓋西康自然環境有其特色，康人本不克習其環境，應有格如。本境地勢高，天氣多變，陸無車，水少船，遇山即須攀援，見水多須涉渡，陰晴無常，冰雹甚多，當地人民因自幼受其環境之陶冶，登山越嶺，如履平地，既不畏風，又不怕雨。本人雖康定西行，第一日遇大雨，同行團員，均着雨衣戴雨帽，保護尚稱周全，但仍感登陸困難，而同行之本地通司與烏拉娃，光其頭，在大雨淋漓中，若無其事然。過折多山時，山勢比較陡峻，路面多亂石，氣喘又低，呼吸漸感困難，步履實甚吃力，而同行康人，優遊自若，毫不介意。但回程至丹巴時，地較低平，同人頓感愉快，而所帶之西康通司反寸步難行，哀求予以馬騎，環視與人生之關係，斯頓明瞭，在此種特殊環境之下，若不利用本地人，而專仰賴

漢兵，當難達到應付事變，鞏固邊防之目的。且康地地廣人稀，飲食特殊，牛羊肉糌粑（即青稞磨成麵，焙乾後食時加以沸水與乳油，用手捏為長條形，土名糌粑）為其主要且可願唯一之食品，牛羊肉多係半熟，甚而生食，此種飲食，漢兵自難下嚥，是以現有駐康軍隊，出關（過折多山西行，本地名為出關）之前準備軍糧，極費金錢與時間，隨行時，若強支烏拉娃運軍糧，既騷擾人民，且行動遲緩，加以人烟稀少，每百數十里無一人烟，一日間又忽陰忽雨，當地人可隨地露宿，不需帳幕，以天地為逆旅，以隨身衣服為被褥，此情此景，漢兵何能安之？一旦邊患發生，當亦不能隨機應變，從容處理。且康人以游牧為生，朝夕轉徙於廣大草原中，為自衛計，大都長於射擊，尤以牛廠娃鎗法準確，每出人意料之外，彈無虛發，令人咋舌，若加訓練，均可成為衛國健兒。總之西康環境特殊，生活習俗具有特色，訓練本地人民使成勁旅，實較調遣漢兵，優越良多。第二邊境軍官，訓練邊軍，對於人選，應特別注意，必須年富力強，吃苦耐勞，性情剛毅並濟，天志邊防事業，絕對忠誠國家，良以有強健之體魄，何端之精神，肯埋頭，能苦幹，方能廢除自然環境之困苦與人事上之障礙，負其艱巨責任，認定邊防為終身事業，方能不朝三暮四，而見異思遷，安心所事，規謀遠大之計劃，奠定永久之基礎。天主教堂在西康所以能深入邊疆，即由其傳教徒至西康後，以傳教為其終身事業，日久年深，成績顯著，本人至德功時，遇一法傳教士，居斯土整三十餘年，現已七十餘歲矣。其志始終不懈，老死於此兩後已，以此種精神治學，焉有不成功之理。性情剛中有柔，方能恩威並施，深得民心，康人敦厚，施恩易得其信心，但以



邊疆通訊

第一卷 第一期

通訊
通過康青草地
邊政人物介紹(一)
邊政資料
邊政消息
邊疆研究論文索引
編輯後記

論著

實地研究與邊疆
康屬的習慣法
今日之康西
果洛之現況
邊政意見之名稱

編者

李安宅
李中定
左仁極
倪錫
法海

第一卷 第二期

通訊
邊政資料
邊政消息
邊疆研究論文索引
編輯後記

談「編莊」

今日之康西
果洛之現況
西藏民族政教史(書評)
邊政人物介紹(二)
伊克昭盟沙盟長

譚英華

左仁極
倪錫
法海
殷世泰

編輯兼發行
康藏委員會
邊疆通政教制研究會
巴縣永鄉花子房二十八號
郵政信箱五洋八角

軍政語言及封鎖勢力之關係，有時亦須用威，方能使其就範，至於邊防忠誠國家一項尤為必要之基本條件，蓋凡自私自利、國家民族意識薄弱之徒，當其對一事業未立基礎時，雖能不惜力苦心經營，一旦稍獲豐滿，每即倒轉倒持，尾大不掉，此輩言之遠矣，誠不堪設想，此輩軍官人選，在邊疆穩定之後，當使邊疆之語言習俗，然後再派往其地，深人民間，與當地人民打成一片，自負其重大責任。第三、由上所說，可知訓練邊疆軍需甚多，但首之甚易而行之難，開始訓練尤難，就個人而言，初着手時，政府應一方面極力邊疆訓練，一方面應使全體之少壯軍民，長久分駐西康各要地，以其維持治安及訓練邊疆之責，其何強不化者，則加之訓練，若感感並用，不致有間，可收實效。如在前丹巴縣因縣長長康潔精神，愛民如子，民極感戴，觀其訓練之狀

丁隊，卓著成績，一旦有事，不難執戈前列，衛國衛民，由此可知邊軍訓練，若舉辦得人得法，邊防定可固若金湯矣。

值此抗戰接近最後勝利亦即最艱苦之時，康省為後方之重地，同時亦為邊疆之要區，若不善予培植，則內隱內顧之憂，外啓外交之患，若善加利用，則可變險境為沃野，化巨患為至利，為支持抗戰之中心，為西南各省之屏藩，為輕重工業之根據地，為滇緬印緬之聯繫所，為應抗建之需，遠舉無疆之策，有利無損。而利源之道，當在改良吏治，發展交通，普及教育，興辦實業，統一幣制，增進漢藏商務及移民屯墾，改進農牧，訓練邊軍諸大端而已，倘我政府採及為盡付諸實行，則吾國家民族，所享福利，必非淺鮮，抑亦個人所馨香祝禱者也。



寧青經濟地理之基礎與問題

引言

張印堂

大凡一區的繁榮或一個地方的荒蕪都不是偶然的現象，決定的因素雖然複雜，但是總與其地理環境的優劣關係最深，此乃各地之一般現象。我國之寧夏與青海自亦不能例外，茲略言之。寧青之人口的稀少，農林之缺乏，物產之不豐，村落之疏稀，都市之寥落，交通之困難，工業之不振，商業之衰微與其如此千百年的歷史，當然是不無基本原因的，此基本原因何，即地理環境之限制，所使之不得不然者。吾人雖化言言，一地的經濟發展的形成，半為自然，半為人工，而人力改造自然的效能雖也可隨科學的進步而漸增，但終是有其限度的，那自然的基礎，便是最後的限度了。寧青的經濟發展，人力應似尚未盡到，未來的重慶與潛在的希臘雖然也有，但其可能性，却是有限，而一切建設或開發的計劃，均須有其基礎，藉資利用，行之以宜，方能奏效。但尚有若干困難問題須待解決。曠是之故，寧青二者雖為當前國人最注意而最急要發展的我國大西北之一部，但建設之解決條件，即兩者經濟地理之基礎與問題尚鮮有詳及之者，本文之目的，即在企圖闡明此基礎，藉供有關機關與社會人士之參考。

寧青的地理背景

我們姑且從略的說，青海拔海高在三千公尺以上，為康

藏青最高高原之一部；而寧夏拔海僅一千公尺，為蒙新高原之一部，兩地拔海高低雖有懸殊，但以所在緯度的關係，低者偏北而高者居南，故其氣候之變化與自然植物之分佈及其未來發展的基礎和問題則類似頗多。兩者均深處內地，具有溫帶內陸高原之極端的大陸性氣候，冬夏與晝夜溫度變化急劇，冷熱不均，雨水稀少，年量多在三百公厘以下，而無雨之沙漠，如寧夏西北部之黑戈壁與青海柴達木盆地西北部之鹽澤貝勒沙漠等，所佔面積均甚廣大。此外半旱生之草野地，如寧夏東南部之阿拉善水草區及青海泊之西北部與柴達木之東南部，及水流不暢之沮洳區與寧境地下水下游之居延海，帶分佈至廣，總而言之，雨水缺乏，鹽澤沼澤，與游水利用，改進牧畜，從事農牧經營，配合調整，皆為目前所共同不可更易之基礎與問題也。

缺乏雨水確為寧青兩省各種經濟發展之最大障礙，譬如較為廣平的高原地勢本極便於交通之往來，但是因井泉的缺少，供水發生困難，如經寧北沿綏新大道一帶，公路不修雖可通車，但沿途食水供給卻屬問題。茲以每百餘里或數百里，始見有一淺澗輸水井子，即極耐乾渴的駱駝，雖素有沙漠舟之稱，往來亦感困難，何況行人旅客？沿途汽車須自帶水樽始免汽缸以缺水而燻炸之虞。泉水較多的地域僅僅大



山的剝蝕一帶，而這些高山的分佈，適又限於沿邊，如寧省之東南沿邊的崑崙山與祁連山等，此帶以山高多山，加以山上凍帶雪化之賜，所以這些山麓地方，非泉遍佈，溪流潺湲，且既便利，農業發達，而成了人物薈集的場所，通商大道的官道，史所稱馳名中外的甘肅道，即是由此形成的。沿邊境內地之稍有不同，乃有較大發達所形成；盆地景觀之好壞，多與其與背風之位置而定，寧省絕對乾燥沙漠，半為比較濕潤之地，其條理也至明。所以寧省居民的分佈，在寧境內者，多於東南沿邊山麓一帶的水草區，成綫狀或帶形點狀。而沿邊境內者則多聚集於盆地的半部，或片面狀。總而言之：一面因受了地勢條件的支配，而一面又以居民知識的發達，加以外界促進努力影響之薄弱，寧青兩地經濟發展尚未能與原始的牧畜與種和耕的農作，這也是勢所必然的。

寧省交通的重要

(一) 甘肅交通的基礎 我國對外之交通路線雖多，但其在地理上之分佈，概可分為海上與陸兩方面。自抗戰軍興以來，孔歐東南沿海一帶先後陷入敵手，海上之交通遂絕。因而對外之國際關係，當以內陸是重。內陸對外之交通，原以西北之甘新一路為最便利，且歷史也至悠久。惟近數年以來，經國人之努力建設，各種之交通事業完成，自通綫公路通車之後，各種一線突飛猛進，較甘新一路尤為便利，乃成了我國內陸交通之主要孔道，舉凡對外貿易莫不以此是賴，漢通運線極一時，甘新一路在國際交通中，亦頗顯其重要地位。於是我國對外之交通，又不得不已，故甘新一路，在歷史上之重要，

漸漸恢復，為當前戰時之權宜計，又成了我國對外交通惟一之自由孔道。經甘新之陸空，不但可與友邦蘇聯通，更藉英印之領陸領空以達海外各地。國際交通命脈不斷，盟邦互助始得維繫，抗戰勝利方有把握，其影響我國前途之重大，不言而喻。查寧青二省適當甘肅之東西，形如兩翼，實為甘肅走廊之自然屏障，其於甘新交通之維持上，合義至深，再證諸史乘，甘肅不特為我國通西域，中亞與東歐之走廊，實亦為我國與兩隣民族往來必經之通道。以故甘肅便成了我漢蒙回藏四大民族交會的場所。是甘新交通與安陸茶店與其兩寧青二省的發達，實具有莫大之關係。

走廊之形成，係由甘新交界之祁連山脈（又名南山）高山上流下許許多多之雪水溪流，下注經甘肅漸漸沒入於寧夏沙漠中，在水文上把甘寧青三省織成一體，其中要者，如武威（涼州）之水磨關河，張掖（甘州）之山丹河，其水河，張掖河，酒泉（肅州）之臨水，玉門之疏勒河，安西之塔爾河，敦煌之黨河等等，其在東南端者多匯為弱水（又名黑水或額濟納河）流入索果與嘎順（唐延）二海；其在西北部者多注入疏勒河（又名布達基河）流入哈拉湖。其他較小溪流，為數之多，不知凡幾，皆獨自涓涓沒入甘寧交界之沙漠中。這些溪流一帶，以河水的灌溉，都是優美的水草區，又有灌溉之利，便成了農作的基地，文物的中心與縣鎮的所在；且尤有進者，沿著溪流河谷，都是由寧夏甘肅深入青海的自然途徑，其中要者如沿沙河為經臨澤南行過察口深入祁連山林區，蒙番出入之要道；沿新河為由民樂南行經六壩壩高都口趨冰達坡，運糧西甯之孔道；沿張掖河經深溝關或沿弱水之北大河或順疏勒河上溯，都是直達青海泊局的自然孔



道；再西由黨河上行過當金山口可直趨柴達木盆地，如自青海下馳，於甘肅走難之感尤為難而易舉。由此觀之，建設寧青，安定兩省，實為鞏固甘新交通之急務也。

(2) 爲西北後方的安全地 寧青二省不特爲甘肅走廊的屏障，其所處地位實屬安全。兩地雖爲我國後方之一部，但無塞新陳法及東北四省之遠處邊陲，易受強鄰之侵襲或隨鄰國友邦之安危而受敵人之威脅。寧青甘在我西北所處之地位正與川黔康在我西南所處地位同。外患予我之威脅雖迫，不特係來自東部沿海之任何一方，或係來自後方內陸之任何一地，都不易對寧青兩省，而有自我國內地起安全之一部。其基礎之基礎雖有限，困難雖多，但其價值并未稍減，且其地位，價值在甘中，強甘境之下，以此觀此安全地也。使甘中更收穩固之基礎，誠目前國人所當務之急，而寧青地位之安全固非甘中與甘中最大因素也。

甲 甯青經濟地理之基礎

(一) 爲農牧經營的場所 寧青兩地改省以來政經建設極宜計，疆域範圍稍有變更。併入甯省者有賀蘭山以東舊甘肅之寧夏道八縣，而劃入青省者則有滄水一帶舊甘肅西寧道七縣，兩處原均爲山甘省長官控制寧青兩省之基地，故寧青兩地素有寧夏與西寧軍使轄地之稱。併入之縣區，以原爲甘省之一部，居民及其生活與甘省他縣初無二致，灌漑農業，發展精密，產物豐富，向爲寧青兩地之倉庫，此所以對兩省皆作爲兩省之基礎之由來也。關於西兩兩省未來之發展且不論。現專就寧青兩省原有之地域言之，前者雖爲內陸之一部，居民爲阿拉伯種與特與額濟納土爾其特等八，

但其生活與察綏境內之錫，烏，伊諸盟蒙人頗有不同。後者以所在之環境大部爲純熟之草地原野，向以放牧爲生，於農業生活有較觀，卑視與嫉視之意，而寧夏蒙人以所在環境不同，大部爲水草高，水利方便，宜耕種，故爲半牧半耕者，此點正與青海境內青海泊區之額爾特蒙人，都蘭與柴達木區藏化之蒙人生活同，此無他，概以寧青兩地均爲農牧兼營的自然場所也。如寧省東部阿拉善旗境，東有賀蘭，西有諸首，南有祈連山，山上等水溪流而下注流入阿拉善沙漠中，造成一典型的水草區，例如東起定遠營(今定遠)西迄民勤(鎮番)，沿途水草密佈，成塊狀，因水草區間隔自十數里至數十里不等，井泉與溝渠灌溉，均均輕而易舉。西部於額濟納旗境有黑水(額濟納河)大河，分支支流，聚者有黑水，納林河，穆林河等，均注入索果與屈延二海，造成一豐美的河湖地帶，土質肥沃，面積廣大，又便風力與引力灌溉，於農於牧，隨心所欲，基礎均甚富厚。此外如青省青海泊區之西北部，有烏蘭木倫，布來瑪，布哈諸河灌溉其間，草場地肥之東南部沿布爾津布達山麓一帶，土厚地滋，素爲五架達木蒙人耕牧之園地，堆積發展，頗有希望。即黃河上游之沼澤沮洳，一旦疏導，牧畜之外，根生農作亦非無望。觀之青省北部之盆地，土輕鬆，色黑重，性肥沃，稍事疏濬，灌漑易舉，拔海雖高，但以形勢的封閉及北面祁連大山的屏障，無恐新高原所習見之沙風之爲害，反之盆地當天朗氣清之下，乾暖異常，所以都蘭有熱國之稱，於農作利益匪淺。大凡麥類如青稞，小麥，豌豆，根生作物如土豆，蘿蔔之類，及油質作物如胡麻，菜子等，與蔬菜之類均可種植之。農作之外，山地草野，兼牧牛羊驢馬亦甚適宜。而而言之，凡



於海在四千公尺以下之地如有灌漑便利，其氣候皆適於農作之發展。如無水利，於旱旱生之草野，牧畜亦無問題。惟於於海在西至五千公尺間之高山草地，山高氣寒，無農耕可能，只能牧畜。幸而青島北部之盆地高海多在三千公尺以下，則農牧皆可，兼而營之，尤為適宜，既合天時地利，又存原有居民傳統之生活方式。是以農牧並重，配合營之，兩者相得益彰，此亦為建設青島所應注意之一則也。

(二) 為當前移民的園地 我國邊陸各地，向以地廣人稀聞名，乃為我國天留之移民地。值此抗戰期中，東北西南，或則淪入敵手，或則近鄰戰事，移民墾荒迫而為之，惟有西北一隅，尚不受敵人壓境之威脅。所以寧青兩省確成了我國當前唯一之移民自由園地。查寧省面積約為二十六萬方公里。現在居民僅八十餘萬人，平均每方公里尚不及四人，青海面積約為三十六萬方公里，居民為一百卅餘萬人，平均每方公里亦在四人以下，兩省人口密度之小幾為全國最，僅次於西藏。(以上數字係包括新移入之寧西兩省各縣之人口在內，而兩道縣屬人口各佔全省人口十之九之多，以故其他各縣人口尤稀，每方公里，均在一人以下。)一省移民之可能與容納之大小，固不能單以其面積與人口之比例為準，但由其人口密度之大小亦可窺其梗概。茲進而分區城言之，兩省荒蕪之可能，確屬有望，例如：寧境黑水一帶，沿河之平原沃野，南北縱連二百餘公里，橫則自數公里至數十公里，面積約五千餘平方公里，而所居之土爾其特人僅為數萬二萬餘人，照此推之，其可耕地面積之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僅四人，較之華北平原上每方公里三百人之密度，何啻天壤。再觀青境柴達木盆地，東西長一千餘公里，南北闊，窄處亦在

七十餘公里以上，面積約十七萬方公里，可以耕牧之地，至少佔盆地全部四分之一以上，而現有之五柴達木蒙人，尚不及萬萬人，加之三十八年由新疆新遷入之二萬五千之哈薩克人，總計不到五萬人，為數仍嫌太少。外如青海南部玉樹一帶(包括玉樹、囊謙與稱多三縣)面積四萬方公里，居民僅所謂玉樹二十五族而已，共計五萬人，每方公里僅合一人。再在都蘭盆地從事農作者，所種土地，每十年始輪耕一次。土地輪種，原以土質瘠瘠使之休閑以養地肥而行之者，惟青海土地之十年一種，與其地廣人少及原居藏化蒙人之不善耕作不無關係，總之此亦為一移民可能之象徵也。青海南部囊謙一帶，氣候溫濕，移民墾牧，希望尤大。值此戰期，移民寧青，既可安置前方後撤之難民，又能充實邊防，發展邊地富源，增強抗戰力量，一舉數得，豈非抗戰中一大要圖耶？

(三) 為西北貿易的供銷基地 我國西北各省素以出產牲畜與毛皮著稱。平時每年順黃河以皮貨運至包頭再經平綏鐵路轉天津出口之毛皮，多係來自寧青兩地。其中尤以驢名中外之西寧毛為最重要。查西寧毛多為青海所產經西寧出口者，毛細而長，質地精良，可製上等毛織品，為數雖無確切估計，至少佔天津出口毛織品之百分之五十以上。據陳驊聲先生估計，遼源，貴德，玉樹一帶，年產羊毛共約九十萬担，其中玉樹約佔四分之一。再據李君式金廿八年度之調查，該年玉樹一市出口貿易數值為十六萬四千八百元，入口數值為二十九萬三千元，共約四十五萬餘元。出口貨品以羊毛，山藥，波草，鹿茸，鹽，金為最。入口則以茶，布疋，食糧，紙張，煙，糖，顏色，與鐵器為大宗。寧青兩地，均富產鹽礦，如阿拉善之吉爾台與扎拉台及柴達木東南之勝嘴，扎巴與青康交



界之白家，蘇彝等國池當其著者。外如青甘新交界阿勒騰塔格山（即金山之意）與青海南部通天河嶺曲之金與玉石亦甚著稱，惜未大盛開採耳。將來移民成功之後，不但農牧隨而興起，畜產因而增加，即與畜產有關之工商業，亦必藉交通之改進，隨之而漸趨發展，殆無疑也。是以寧青兩地之重要，不特為現期西北國際通路之屏障，安全之後方與移民農牧之園地，實亦將為我國西北貿易之一大供銷場所也。

乙 寧青經濟建設之地理問題

以上所論，係就寧青之位置與其地理環境而言其經濟發展的可能範圍而已，若實際從事開發，倘有若干困難問題，急待解決者，茲舉其最著者五端，略為申論於后：

(一) 邊疆地勢與險阻地形之於交通上的阻礙 寧青兩省地處邊疆，交通實在二千五百公里以上，而形勢或為沙漠曠野，如寧東境內之阿拉善沙漠與黑戈達及青省柴達木兩部之庫車良勒沙漠等，或為崇高山地，如青海之布爾津布達，巴爾喀喇等，故海均在六千公尺以上，崎嶇險峻，攀登不易，且穿山隘口，低者亦在四千五百至五千公尺之間，常為水軍所封，不能越過。或為沼澤沮洳，如黃河上游泉宿，鄂陵，扎陵湖一帶，跋涉困難，道遠途長，其於交通之困難也初無軒輊。且內地均無防護之便，西寧至巴圖之獲運，僅能謂為寧青之出口水運，於其境內運輸無補。兩省境內除青海南部日喀諾之甘運此上至甘拉四十公里之水運有皮筏往來，與寧城之水一段水運之外，短小之通航水流亦不多見。現寧青交通俱以畜運為主，而青海則以牛馬為最，當地人無車數計，祇按行日數計之，且以牛馬行動遲緩不全，

駱駝則日行八、九十里，而牛駝每日則僅行五、六十里，途途大遠故又有牛馬站之分。例如自西寧至玉樹東路長七一九公里，用牛需時四星期，用馬則只二星期；西路較長，約一、一五〇公里，需時尚不止此。青海地高氣寒，冬天尤甚，山則常為雪所封，欲行不難。即於春夏之交，天氣仍不甚佳，行旅亦非容易。例如當羅氏 (Rochet) 考察青康時，於四月十六日自柴達木盆地之南起程，至五月二十五日始抵玉樹，需時共三十九日，沿途所遇，雪日二十二天，兩日二，風日三十，多北風與西北風，風聲交加，氣候惡劣，於此可知。當夏秋之交，青海交通最便，其他季節，非雨雪，即乾冷，半皆不宜行動，故有一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兩淋頭，七八九最好走，十冬臘臘開花，一之該時，况寧青兩省均屬地廣人稀，驛站旅舍極少，如柴達木玉樹間之一段，往來行旅，食宿所用，必須自行攜帶，而於寧夏境內，雖無青海地勢之艱險與氣候之惡劣，但流沙遍野，行行實行行，交道亦極艱苦。於冬春二季，沙風時起，飛沙捲石，旅行尤難，况沿途井泉有限，水供不易，比之甘肅走廊一帶之水運通野，井泉密佈之江南風光，別有天地也。

(二) 崇山峻嶺與乾燥氣候之於土地利用的限制 地勢崇高與氣候乾燥確為利用青寧二省土地的最大障礙。地高氣寒，乃青海農作之根本限制，正如乾燥兩少於寧省農作影響之嚴重。兩地溫差之變化甚劇，往往一日之間判若冬夏。茲舉兩例為例：據斯文赫定氏之紀錄，於寧境黑水河時，十月五日最高溫攝氏二〇。九度，至翌日驟降至七。六度，於夜間則又低至零下一度。又西羅氏在青海湖湖濱四月十一日早五時半為華氏二二度，午後二時升至八一度，至六時則又



降至三九，氣候劇變程度於此可見一般，霜之為害異常，中夏亦雪，亦非奇聞。寧境土地之利用除於水地高四圍半乾草野可以從事牧畜之外，所有農作，僅限井泉溪流附近之灌溉區域，所以寧境之現有農作盡分佈於東部阿拉善沙漠中之水草區內，來自青寧當以弱水一帶為最大。總之凡無灌溉便利之地即無農作可能，以其雨量不足，過於乾燥也。以故甘青交界處農人常以石板蓋於地上以減少土中有濕之水分之蒸發。青海環境稍有不全，在土地利用上可分三區論之，北部高盆地區，如青海泊區、都蘭湖地區、柴達木等，低處亦在三千公尺以上，地高氣乾，生期短促，溫度變化急劇，於農牧，均受嚴格限制。草地的分佈，以氣候風向之關係，僅限於盆地之半部，較為濕潤的生長季，長不過四月，到了嚴酷的長冬，草叢枯槁，此時牲畜祇能靠乾草度生，饑寒交迫，病死特多，年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此正與內蒙全，為牧畜之最大障礙。盆地中的農作亦僅限溪流旁有灌溉的部份，如青海泊區之西北部，都蘭之北部及柴達木之東南部等。所謂作物以氣濕的限制，選擇耐寒的乾性作物及雜生作物最為需要。品種與牧畜飼料，調整配合，尤為急切。灌溉方式，滅除鹽鹼亦所必須。青海中部之沮洳沼澤，地高氣寒尤甚，尚導水道，為用以放牧之先決問題。及至青海南部長江上游一帶，雨水雖稍見增加，但地勢仍屬高亢，溫度低，生期短，該地農作仍受限制，耕種僅限四公尺以下之河谷低地，西至五千公尺間之山地，只能牧畜，過此即漸入高山苔原，牧畜亦成困難矣。

(三) 民族習俗的各異於農牧經營的障礙 一地居民生活之方式，非僅與其自然環境有關，而與其歷史之背景

以及民族之習俗，關係亦至為深切。寧青之經濟發展，雖然旨在牧畜，但其環境，既不為一天然的良好牧場，更非一理想的農業區，其經濟的基礎究屬何在，確為開發西北首先追尋清楚的一個問題。吾人要想發展其牧畜事業，非採農牧兼營，使之互相配合不可，否則即不會有成效。簡而言之，即將原有之牧畜業建設在新興的農業上，使新興之農業務必與原有之牧畜業互相調協，所謂作物不但要適應土質與氣候之需要，尤應以能充作飼料者為目的。惟有如此調合，於冬春無草之際，所牧牲畜飼料方能有所依托，儲備草料，加意營養，乃為增進寧青畜產之先決條件，惟寧夏之居民，多為漢番，漢番業人以外界食糧供給之困難，雖稍事農作，既幼而又粗放，概與其牧畜無關，毫無調濟可言，且於鹽鹼之農業生活仍有卑視之意，而移入之少數漢人，則不顧環境之一切艱難，不顧地利之適宜與否，很頑固的依然耕作，收成在所不計，於當地原有之牧畜事業一無所補，為談調協。是以配合農牧生活確為發展寧青之一大問題也。

(四) 居民稀少與人工缺乏之於工商業發展的困難 寧青兩地均為我國地廣人稀之省份，已知前述，平均每方公里尚不到一人，且每路行七八日而不見一人，其居民之稀少於此可見一綫。人工乃為發展一切事業必備之因素，寧青居民之稀少不特有礙農牧之發展，尤不易於工商業之舉辦。查過去寧青之貿易極為少數甘肅商人所操。輸出貨品，均以毛皮為大宗，山藥次之，鹽產僅限池鹽與少數沙金之淘取而已，此外無工業產品。輸入者，僅少數食糧，茶葉與醫器用具而已。兩者出入貿易數目，現以統計缺乏，無從估計。惟據李若武金二十八年在于樹調查所得，該年玉樹一區之貿易，



輸入為二十九萬二千元，輸出為十六萬四千元，共約三十萬餘元。由此推知兩省現有全部貿易為數之有限，此無他，蓋以居民稀少，人工缺乏，工價不易與辦，產銷均屬不多。惟兩省富產鹽鹼，用以制辦與畜產有同之工業，如織毛，製革，製乳品與肉食罐頭等最為適宜，惟於人工問題不可不首予注意。

(五) 畜物品類及牲畜調別分佈與土壤水草及時令的關係
 開闢 吾人旅行西北於戈壁沙漠一帶見地風遍野(查地調風又名戈壁風，度甚珍貴，有陸棚之稱，每年輸出甚夥。)至黑沙漠則時見野牛之蹤跡奔馳，於柴達木盆地則又見羚羊千百成羣，到沼澤沮洳野鴨野雁蹤跡遍野，於青海南高山草野與於林交界一帶野馬之聲時有所聞，及至五千公尺以上之高山草場，則只見有野馬，野牛，野狼，鷹鷂出沒其間。再於鹽鹼荒野之中，草木悉稀，但於溪旁沙柳之生長，時可遇到。野馬野牛及野生植物之分佈，隨地既有不全，而養牧之家畜家畜及耕種之作物又豈能絕自然而例外乎！吾人已迭次申謂，鹽鹼草青之基礎首在農牧天然之配合發展，關於此點，業番放牧之保守與漢人務農之專一，此種生活習慣上的阻礙，即令畜牧者伺尋而破除，若使兼營之農牧在地理上達到適合的分配與分佈，仍然是一個待解的問題。寧青雖為一農牧兼營的地域，但以各地高低不全氣候不一，草之豐歉不均，環

境優劣不齊，有豐美的草地，有半旱生之草野，有為淡水草者，亦有為鹹水草者，有荒曠沙漠，有沼澤沮洳，有冰雹苦原，景況至為複雜，而可放牧之牲畜，有喜淡水草者如牛馬類，有愛鹹水草者如駱駝，有荒曠之貧瘠草原即可放牧者如山羊綿羊等，有非豐美之水草不能生活者如馬牛，有數日甚或十數日不飲水即可者如駱駝，有以嚴寒之冰天雪地為其樂園者如犏牛，亦有以酷燥之砂磧荒野為其理想之場所者如牦牛、騾、驢、狗等，口味至為不一，分佈必須因地制宜。況草者一帶有其草存在，牲畜誤食，必為所害，如於寧新交界黑戈壁中，古城子東南，有一鄂博，名野驢，係以人馬等尸骨所堆成者，尸骨之由來即傳為一路過之商隊至此以誤食毒草而致全體覆沒，後為來人發現，用以堆成鄂博以警來者。據云此類毒草於柴達木亦曾發現。由此觀之，農牧兼營，配合調劑，分佈適宜，確亦為開發寧青最嚴重問題之一也。

結論

綜觀上述，開發寧青兩省之重要性可知，其可依據之地理基礎有三，而事實之困難問題有五。若欲從事建設，必須在此基礎之可能範圍內妥定適切之計劃，並針對此困難問題預謀解決之途徑，庶有成功之望也明矣。



新疆地形概況

一 山系

A 帕米爾高原 在中國極西部有一大子午山脈，向西毗連一廣闊高原，通稱為帕米爾高原。北接天山，南連興都庫什山，為塔里木河及阿姆河兩大水系之分水嶺。高出海拔二萬五千呎。中國古時稱之為葱嶺。漢書西域傳曰：「西則限以葱嶺，即謂此也。」據水經注引，西河傳事云：「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天，上生葱，故曰葱嶺也。」郭恭甫廣志，亦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歐洲地理書，稱之為伊薩斯，蓋古時有內外兩伊薩人居於此嶺東西，以北為界嶺，亦猶今日土耳其人居於西者，稱俄屬土耳其斯坦居於東者稱東土耳其斯坦。亦以此山嶺為分界處也。

B 崑崙山脈 由帕米爾向東，為崑崙崑崙山，綿延於塔里木盆地之南，印度河發於其西，西南流，蓋爾光河及其支流，發源於其北，東流，為塔里木河之主幹。水經注稱崑崙山為阿蘇達大山，印度河為新頭河，據釋氏西域記云：「阿蘇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阿蘇達山即崑崙山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遇中天竺國。至南天竺國而入南海。」按新頭，印度一音之轉也。又水經云：「崑崙地，在西北，其山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限。」按古時以塔里木河為黃河上游，蓋爾光河，為塔里木河主流，故亦

黃文弼

稱於黃河也。在海跋一萬八千二百呎之山道中。為由新疆至拉達克及印度河之源之通途。晉書法顯傳經行此道，以入印度。如云：「屬賓之嶺，有盤石，磴道，狹尺餘，行者躡步相持，相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險阻危窘不可勝言。」即此道也。其山自印度起，亦經行於此，亦為現在由新疆至印度唯一之交通路線。再向東，崑崙山脈愈高，實際阻絕任何交通。和闐河之源之崑崙哈什河，玉龍傑什河，即發源於其山主脈之最北部，高峻連連海拔二萬呎。水經注云：「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盧」，蓋即此也。常西漢之初，以于闐河為黃河源。史記大宛傳曰：「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天子按古圖籍，名河所出，曰崑崙云。」山脈至和闐，分為二支。南支主脈向東南綿延，接岡底斯山，為喜瑪拉雅山北支，東南行，圍繞柴達木盆地。轉東北，為巴顏喀喇山，為黃河及長江上源之分水嶺。一支向東行，發立於塔里木盆地，為崑崙山外坡。東轉。轉東北，為阿爾金山脈。車爾成河發源於其北，東北流。入羅布泊。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蘇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卑閣海者」此也。轉東趨，山勢下降，沒入塔里木沙漠田。由塔里木沙漠約七百哩，為隋唐時西人侵入新疆之通途。亦為現在由青海通新疆之孔道也。

C 天山山脈與崑崙山平行隔一大沙漠者。為天山山脈，發立於大沙漠之北邊，東西行，山脈起自帕米爾高原北緣三





東行，流於庫魯克山之南，稱為庫魯克河，入羅布淖爾之北。舊圖稱為孔雀河，即漢書所稱之蒲昌海亦名羅澤是也。

附論 塔里木盆地沙漠 在塔里木河所經流之地，普通稱為塔里木盆地。於地東端，稱為羅布窪地，自地岡上觀之，此一大片沙漠地，是自然有愈在地球上，造成一座壁障，阻礙文明發展，防止文明交流。於地自東至西，直經約九百哩左右，最寬處，有三百三十哩，左右。羅布窪地東西直徑，自六十哩亦不過二千於里。漢書西域傳稱東西六千餘里，傳其千餘里，漢時計里小，且指西極橫東至敦煌數也。而現如此廣闊，而於生物可以居住者，僅限於邊線沙漠田。除有大河流之區域，綠草稠密稱為小綠州外，皆一望無際之沙漠也。此沙漠無論散布在高峻山脈之上，或疏沙堆積之平原，幾乎任何一處，滴水俱無，草木不生，飛鳥不至，斯因稱此為真沙漠，所以別於熟沙漠也。地理學上稱之為塔里木沙漠。新唐書地理志稱之為阿倫嶺，以唐貞觀九年李靖破阿羅漢六國管計吐谷渾伏允西走阿倫嶺，自此，即此沙漠也。又發源於崑崙山之無數河流，除葉爾羌河和閩河外，凡開闢沙漠田，及植物生長地帶以後，即滲入沙漠之中，即如閩河。僅夏季水亦不常至，十年後，和閩河亦將乾涸也。但在有旱時期以後，有數河流似乎非極乾涸，由塔里木河大注澤中尚保存許多古代遺址可證明也。但古時河流何以較長，現在河流何以縮短，其縮短原因如何，據地理學家探查之結論，謂因冰河時代末期，化石冰河之遺存，最近幾十哩來，逐漸消滅。冰河河河水水之量，冰河消滅後河水水最減少。而崑崙山上蓋極各冰河之岩層的堆積，又與冰河縮短有間。而山谷中之岩放，日進風化，沙漠又時開

水源之竭行。因此河流遂日漸短少，或改道。故以前之柔土，現已變為一片荒坵也。此在塔里木大沙漠中，可引出不少之例證也。

至於沙漠之組織，大概出柔地後，過叢林地帶，即入圓錐形之紅柳塚，每塚高約五十呎以上。再進，則入紅柳林，枯樹狼藉，而堆積成嶺者，高約三百呎。過此則為純沙漠，一物不生矣。

因此地而西，雖大，而可灌溉之地甚少，故在二千年前，占領斜坂上之遊牧民族，如烏孫，塞種，月氏，匈奴，突厥以及蒙古民族，常於羅布窪地，迫其臣屬，絕不越山嶺以南也。羅布窪地，在塔里木盆地東頭，與南流之孔雀河為界。西屬塔里木盆地，東屬羅布窪地，據斯坦因考察，自西南至東北，有一百六十哩，最寬在九十里左右。其中低窪，均堆積之古海床，蓋史前為一鹽水海，故漢書稱為鹽澤也。當氣候尚未乾燥時，塔里木諸河流，均匯入於此，現在之塔里木河孔雀河亦匯入於此。但大部仍為沙漠及鹽殼所覆蓋。尤其在河之東北隅，鹽層堅結，誠如水經注所述龍城之語，當知今不說非也。

水經注云，龍城委頓之墟，胡之大國也，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者也。行人所經，香產，皆有龍臥之。據發其下，有大鹽方如枕塊，以次相累，類雲起雲浮，窺見星日，少禽多鬼怪。兩後都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流矣，故蒲昌海，亦有鹽澤之稱也。

按水經注所稱羅布地形，詞多誇飾，但由吾人實地考察結果，反足以證明水經注所述之真實也。龍城位置，以吾人考察，似在窪地東北一隅，即古海之低地，至於西南方面



據法顯所見佛國記云：「沙河中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莫知所擬，唯以死人骨骨為標識耳。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又據法顯傳云：「令敦煌官河於流沙連接」，是隋書以前，沙均集於南部，至元時則沙漠移於東北。馬可波羅行紀云，「羅布是一大城，在沙漠之邊境處，東方及東北間。此沙漠甚長，騎行乘一年，尚不能自此端達彼端。極窄之處，須時一月方能渡過，沿途皆是沙山沙谷，無食可覓。若騎行一日一夜，則見有甘水，足供五十人或百人，解其牲畜之須。甘水行數雖不多，然全沙漠可見此類之水，至少有二十八處」。羅布令屬光縣北，據此，是元以前之沙漠，又移於東北及東方矣。是兩漢時之蒲昌海，至元已變為沙漠矣。沿海桑田，不其然歟。

伊河，北流諸水，多發源於天山北麓，北流，灌地面沒。如：一、昌吉河，流經昌吉，沒入沙中。二、呼圖峽河，北流入塔湖。三、瑪納斯河，流經綏來，西北入阿雅爾河，現亦乾涸。四、奎屯河，北流經瑪納斯城入庫爾喀拉烏蘇河，西流，入博樂塔拉河。五、精河北流入博羅塔拉河，以上皆發源天山北流入塔湖。六、博樂塔拉河，上為薩爾巴克圖河，發源於伊犁境之阿拉套山。東北流，博羅塔拉河，沿岸草木蔥翠，土地肥沃，現為察哈爾遊牧之地。河旁南山東流入塔湖。以上諸水，皆流入塔湖內，或沒入沙，或入內海。其次水量較長，流入境外者，唯額爾齊斯河，及伊犁河二者而已。伊犁河有二源，西南源為特克斯河，發源於汗騰格裏山，東流經額特旗有交吉斯河來會。發源於喀拉沙爾西北鄂敦庫爾嶺西麓，西北流，凡六百餘里，與特克斯河

會。二水合流，是為伊犁河。西北流過雅瑪爾嶺北，又西，哈什河從北來注之。始出天山，入伊犁境，囉為錫伯渠。又西，過惠遠城南，又西過塔勒奇城南，烏里雅蘇圖水注之。又西，過捷靈城南，和爾果斯河北來注之。捷靈城，即元史之阿方麻里城。長春真人西遊記云：「稱辛巳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即此城也。又西出境，西北流，察林河自南來入之。會流入巴勒哈什河」。當經吉斯河，哈什河之東流也。自天山支脈塔勒奇依傍山，阿拉套山西北通於伊犁河之北，與天山對峙，形成伊犁盆地，亦稱伊犁河谷。為漢為孫故地，為蒙古，索倫，錫伯，塔爾奇，捷靈之牧地也。

附誌，依斯色庫爾。當伊犁西南六百餘里，巴勒哈什湖正南一千五百餘里，有一涼湖，中國名特穆爾圖泊，今則名依斯色庫爾，東西長四百餘里，南北寬處百二十里，狹處八十餘里，時名大清池，或名熱海。據機西補記云：「自凌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泉流交淡，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活潑，驚波洄盪，龍魚雜處，靈怪間起，云云」。長春真人西遊，皆經行於涼湖東南，以達霍占沒蒙，今納林河也。遼時，自涼湖西以至吹沒蒙。在河北岸有翁仲無數十。嘉慶十七年，索倫營領隊，驅勒洪阿行邊至此作詩曰：「久成邊城客似家。而今雁爪更天涯。殷勤脫與殘翁仲，不是前朝舊鼓笳。」。徐松疑此為古勃律君長葬地，或有陪葬，如唐昭陵類也。又云：涼湖南岸山中，有舊碑，前伊犁統帥，松筠遺領隊總么訪之，其可辨者數字。曰：「邊鴻鈞於七五，遠導而以八千，南烽火盡北抵大宛」。土人名之曰張羅碑。而拓本不可得，總么年八十餘不能舉其地名，余三度訪之，亦未獲也。

新疆及外蒙古之氣候

程純樞

氣候學在西北方面始終隨人文與政治而落後，且可謂全無正確測候設備可言。我們以往及目前所有關於外西北氣候的知識，可謂完全依賴旅行家及地理學家野外作業的報告及傳教士的簡單紀錄。在氣候學研究者的目光中，此等材料雖可貴，但離開最低要求尚遠，因其在氣候學的系統下，氣候的認識不但需要各種氣候要素的紀錄，而且需要積多年之觀測。

旅行外西北之地理學者及旅行家，其論文及報告多主難以枚舉，但彼等之主要興趣及目的並非氣候，更少有作有計劃的測候。在論方面曾有 Macdonald 等二氏於 1871

1871 年同作四年之測候工作，其結果或為外蒙最足珍貴之資料。近十餘年來外蒙或已有若干固定測站，惟實際情形尚不明。於 1908 至 1913 年間 Sverdrup 氏所領導之西北科學調查團，穿經戈壁至天山之間所作有計劃的測候工作，其規模宏實是空前。調查團結束以後，倏忽十年，其測候主持者 J. E. Gray 博士曾有論文四篇發表，但其所獲之報告詳細紀錄則迄今尚未公佈，誠為憾事。

資料既缺乏，企圖將幅員廣大之外西北之氣候作嚴密之敘述自不可能。筆者繼論內西北及黃土高原氣候之後，擬再內介紹外西北氣候之文字及現有資料之搜集亦仍罕見，似可稍作介紹，以便關心邊疆地理者之參攷。

地位及地形

蒙古及新疆，西起帕米爾東止興安嶺，廣可三千公里之

高原，以地位論確為亞洲中心。但亞洲並非一整個大陸，而中亞並非完全為大陸之中心地帶。以亞歐非之大陸整個而論，東南俄土爾其斯坦與新疆（西人所謂中國土爾其斯坦）正為大陸之中心部分。幾何位置雖非決定性之氣候因子，其意義則甚明。蓋大陸雨水之源實為海洋，大陸中心亦即海洋勢力之末梢地帶也。歐亞大陸面積既大，東部夏季季風因距離過遠，固不能滿足其之水氣侵入中亞，即自大西洋攜水氣東入歐陸之低氣壓亦皆經質於蘇俄西境，而印度洋之勢力則亦因限於地形，冬皆無北入大陸內部之機會。因此大陸中心成一乾旱氣候區，其少量之雨水大多取給於北冰洋之冷氣流。中亞東部之極大部份，地位上已非大陸中心地區，故為太平洋勢力所及，雨水大多在仲夏，總量約可 200 公厘，而為牧地草原；雖大陸性甚嚴重，季風氣候之特性仍備。

地形因子更屬重要，我國山脈若非重東西行，西藏高原若不存在，則海洋空氣可探入西北而不致受重東之消耗，因之內外西北之氣候亦比較穩定，情形一如北美中部之大草原，原可改成廣大之農作地。事實上地形既如今日之情形，海洋空氣中水氣至黃河一帶時，已遭各山脈重東之消耗。且氣流之衝勢在北部既弱，於降雨系統之形成亦極不利。西北既為高原，其東緣之坡面（黃土高原）亦成爲最後一水氣消耗地，結果在高原內部即使海洋空氣能有到達之機會，其水分亦已極爲微少。

整個外西北為高度在二千公尺以上之高原，但因其中山



張的佈置，致成爲幾個大盆地，分割成幾個情形比較不同的區域。地形確可稱爲中亞內部的地理的決定因子。觀括言之，除外蒙而外，盆地或低地中部爲沙漠或貧乏草地。過山麓山坡始有草地，山麓始有森林。而供農作之狹小水草地亦多在近山之處。馮瀾氣流在海岸沿山嶺上升時或可發生凝結而降雨；而在此等乾旱之內地在氣流上升一坡溫度之增加，若原已因冷熱不同之氣流開界面存在之原因則過近山坡時始可有降雨之機會。加以山麓氣溫既較低，水氣之損失亦遠不如盆地中（沙漠）之速。因之山脈中及近處之植被增多，景觀與盆地內部迥異；其下山水滲注而成之水草地，亦爲人文中所在。

山脈之兩坡情形不同，極爲明顯。當馮瀾氣流盛行之坡面，其植物種類必然較好。另一坡則因氣流下降，大爲乾燥。例如天山北面通化年雨量可有 50 公厘。南面之庫車則不及 10 公厘，其原因全在天山一帶之雨水係經準噶爾南登天山之極地冷氣團而來。

外蒙古（戈壁以北部分），因氣溫較低，乾旱的情形亦較輕，高山林木較盛，低地多牧地草原。僅喀拉湖附近（亦是在盆地之中）有小塊沙漠。

沙漠及礫石荒沙的範圍，自西海海戈壁，而越鄂多斯阿拉善，西經北山山脈入塔里木盆地，且延及庫噶爾盆地之內部。北山山脈以東之沙漠，因此較接近太平洋勢力而其濕度亦稍低，其荒涼之程度比以西之塔里木盆地爲輕。馮瀾氣流其實並非一片沙漠之荒野，凡地下水而高之處亦可爲質物之草地，夏季中一遇雨水，亦可供短期游牧之用。但塔里木內部，即此等質草地亦罕有，其稀少之居民皆就水

草地農作，而牧地多在山坡山谷中之草地。

沙漠區之外圍爲一草原氣候帶，雨量在 50 公厘以上。北極雨量稍低，然以氣溫亦低，雨水之實效增，故亦屬草（氣候）雖不足供樹林之繁殖，仍爲農作地或良好之牧草地。此草原氣候帶自黃七高原經東部內蒙以延及東部外蒙。黃七高原及內蒙部分因溫度較爲溫和，大陸性亦尚和緩，故較低之土地以利用作農作爲主，外蒙部分之草原區，以冬季過長，加之貧民尚牧，供農作之部分面積遠遜牧地。新墾地在大陸中心，乾旱程度最深，如塔里木盆地者其四周無草原氣候帶，僅存極爲狹窄之貧草地於盆地四邊，鮮有大片之農作地。

山地爲乾旱氣候區中對於人文最重要之地帶。整個地區之氣候雖屬乾旱，其中山地則具有植物較適於生存之條件；蓋氣溫視海拔高度而減，致蒸發減而雨水之效率增，再者稍潤之氣流沿山坡上升時其溫度增加，故降雨之可能亦增大。如在高山，春季時積雪之溶解造成山水，亦供其下山嶺間植物生長之用；而聚於山麓於地形可能之處造成水草地。夏季在山地中產生之地方性雷雨較多，因在低盆地之內下氣空氣約熱，即有少量雷雨發生，多在到達地面以前蒸發散逸，然在山地中以溫度較高故不然。故可知雖在乾旱氣候中，山脈中之氣候亦仍隨高度而較佳，先爲放牧草地，再經耕作草地而入濕潤之森林帶。但達一相當之高度（在中亞約爲三千公尺）因氣溫過低（盛夏月亦在攝氏十度以下），成爲終年冰雪之帶，無尋常植物存在之可能。

山地中上述各種氣候帶出現之高度，須視其下之低地氣候情形而定，而各處之情形亦異。如喀喇湖塔格山，即魯



克塔格山，此山脈皆在大沙漠地帶之中，故須至一千三百公尺以上始有草原氣候。一千七百公尺以上始有林木。又如京師平原部分，其氣候尚視西部稍和，然無較高之山脈，致無森林。天山山脈西部山勢最高，形成西北自西而東之草原南帶之帶氣流降雨之樞樞，雨量甚可觀，（見下節）致其北至五草原日現之高度。皆較天山東段較低三百公尺之多。

山脈尚多之山脈如天山及阿爾泰山等，兩帶山脈而方向而異。天山北坡面實較暖氣流之來向，故則其較南坡為高，樹木出現之高度亦較低。又如陰山南坡面當夏季季風，故其南坡情形顯然不同。然沙漠內部之北地，得雨極微，故坡別差異不顯。

中亞高山，其上部冰雪氣候與下部之乾旱氣候兩者相異。其氣候帶極微，約一千公尺而已，故乾旱與雪帶俱隨之。此種濕潤氣候帶（即保樹木存在之處）冬季積雪，而夏季雨亦仍不豐，不能與低地濕潤氣候並論。然因上部積雪與山脈之接洽，地形許可之處，森林之生長亦甚。

氣候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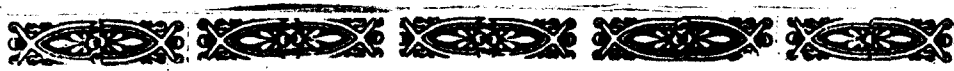
西北之氣候紀錄，目前所能收集者若列入第一表中。然嚴格而論，此等數字皆僅為薄片，利用時極需要謹慎。在大陸性氣候之內地，年與年間之情形相差甚大，尤以冬季之溫度及夏季之雨量為最。故凡以此等薄片數字作比較時，勢難免於誤會。

溫度分佈 須知各地之海拔高度，緯度，及地形環境。若將溫度作以高度訂正而比較之，約同緯度之地帶中，

東部之氣溫較西部為低，如烏得與迪化之例。然氣溫東西（經度）之差異遠不及地形造成之差異，大陸內部溫度晝夜之變化極大，平均溫度難以代表氣候之現實情形；如平均氣溫近似而平均日變化不同者，其意義相差甚大。地形情形洵為決定日變化之主因，凡盆地內部地方其溫度之晝夜變化必顯於近接山脈之地方——原因仍在盆地內部之過於乾燥。如安西與肅州之例（平均日變化一為十七度，一為十二度），吐魯番盆地邊之魯克沁紀錄即為一極顯著之例。魯克沁因處於閉塞低盆地內，四坡輻射面積加大，夏季灼熱如焚，平均氣溫七月份達三二度半，與世界各沙漠內部相似，而最高曾達攝氏四十七點八度（華氏一百十八度）；然冬季溫度仍不高，一月份平均在冰下七度（最低在冰下二十點六度），尙較安西（地高出千公尺）低三度，或係由於準格爾冷氣可越迪化魯克沁間之孔道（低於二千公尺）灌入，而不生嚴重之焚風作用。塔里木西角之情形，疏勒溫度尙勝於安西，為三面高山環擁之結果，故亦為地形環境因子之一例。葉爾羌亦然。

氣溫之日變化既大，自平均溫度而分割季節之長短亦頗難中肯。例如，吐魯古之庫倫最高溫雖可達三十四度，而最低溫度僅八度，仍具冬季之低溫。因此或可暫棄尋常四季的分割法，將月份分成四期：

月溫	11—3月份	4及10	5及9	6—8
氣候及通化	12—2	3及11	4及10	5—9
雨量	12—1	2及11	4上及10	4下—9
極端	12—1	2及11	4上	4下—10





此處所言之標準自與尋常四季分法不同，但尚不失宜。例如華北之四月溫度雖僅十三度，而最高日溫之平均數已達二十點一度，故四月下半月日溫氣溫已高，稱為暑期亦不為過。

自現有紀錄數字論外西北之雨量情形尤為困難，此等內陸地方，雨量標準估計當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欲得一正確氣候數字非數十年不可。第二表所列數字亦僅足供參考而已。大體之情形，戈壁至大戈壁之沙漠區中，年雨量在五十公厘以下；一百公厘之等雨量線約在祁連山賀蘭山狼山北線東線等處以至接受山。此線之周圍是向西北乾澀的地帶，亦是季風氣候轉入大陸氣候的位置。外蒙古北部南界在二百公厘左右，因氣溫不高故屬草原氣候。天山山脈因受地形之阻，雨量稍優，北坡之通化，以而常來自吉爾吉斯草原之氣流，且位於坡面，年雨量達三百公厘。至天山南麓之庫車市亦在一百公厘以下，塔里木盆地四周之範圍皆然，且不及五十公厘，此處為沙漠氣候。

天山山脈南麓之雨量亦甚於西面，雖有稍濕潤之氣流過山，亦難保其濕潤，而其東之戈壁及不毛之山亦明示太平洋空氣之深入，結果形成中亞最乾燥之沙漠氣候。

雨量之本節分佈，以內外蒙東部分冬夏最為懸殊，大陸性與季風性最明顯之區也。庫倫之雨量，七八九三個月為全年之百分之五十三，而十至四月之總數僅為全年百分之五，除冬無雨外。然天山，準噶爾盆地（或科布多亦然）冬季各月雨量可達十公厘以上，且春季雨量似高出夏季——情形與內蒙異常迥異。北部新與東部蒙古的雨量亦節分佈

之不同完全是由於氣壓分佈情形之結果，蒙古冬季逼近高壓中心，嚴冬數月之中過於乾燥難有雨雪；而新與北部遠在高氣壓外緣，寒潮自吉爾吉斯草原衝入之機會較多。至五六月高氣壓西移至俄境吉爾吉斯草原，此時期中蒙古固可得太平洋之水氣，而北冰洋氣流亦最便於經俄境入新與，造成天山北較豐雨水，故與吉爾吉斯之雨量季節分佈頗有相似之處。自六月而後，大陸氣壓坡度已破壞，北面海洋氣流已不能進入中亞，故新與夏季雨量反下減，天山以北之新與氣候之特點在此。

外西北的溫度的季節分佈完全屬於大陸性的型式。空氣的水分（絕對濕度）夏季約為冬季之十至二十倍；若與北平比較，冬季夏季的水分皆不及北平之半。但相對濕度冬季概較夏季為高，而最低之相對濕度皆在春季（四五月），最高月與最低月約差百分之三十。夏季溫度因氣溫過高而降水天氣過少故低，而及初夏之多風實造成最低溫度之原因。

外蒙庫倫一月份溫度百分之八十七，五月份百分之五十五，而天山之下庫車為百分之七十及百分之三十九，實氣溫差異所致也。此等地方尚係山脈近區之優越情形；若在沙漠內部則乾燥尤烈。據斯文海定氏之紀錄，塔里木大戈壁中五月份平均溫度僅百分之二十八，而地處灼熱低地之魯克沁下午一時之平均溫度則百分之二十而已，溫度之低至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之情形於華北春季亦有之，然歷時不過數小時；今西北盆地中平均情形竟達如此之數字，其經常之乾燥可見矣。據遊歷家楊赫司本氏云，以乾燥故，沙漠夜間星光燦爛，為喜馬拉亞山上所未見者；銀河光耀有如月光透過薄雲，滾滾趨程，可稱星光自滿。百物俱備易於看電，每掀動



源，厥而能花，不作。

廣大之谷中，地形既開，一月風起，其勢更烈。且因季風之來，其風中之西移，至西北轉北及東南後，其時外而北位於高氣壓之外緣，其風發揚，其勢日開，其作，隨天而發，行旅者五旬之久，其勢愈烈……』(Huntington) 其相隨附注時不細說)，時或驟驟發覺不散。夏季谷中較熱，其風亦至強，則沙走石(小石即)則非虛傳。惟此種狂風，為時甚暫。冬季則在高氣壓內部，其風極小，夜間更為強勁，其風雖低，惟以無風故，其伏波時，其勢更烈。

第一表 平均溫度(°C)

地名	高度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年平均	紀錄年	來源
庫倫	1305m	-23.7	-19.2	-11.3	0.7	8.0	14.6	17.1	15.3	8.1	-0.8	-13.2	-21.3	-2.2	1869-1909	(1)
科布多	1300	-22.9	-18.7	-11.5	2.3	11.5	18.0	19.0	17.4	10.9	2.3	-11.8	-21.4	0.4	1895-1897	(1)
烏里雅蘇台	1719	-23.6	-18.4	-11.9	0.6	7.8	11.9	15.4	13.7	7.1	-1.4	-14.4	-21.0	-2.8	1826-28	(1)
Thurkistan	1668	-30.5	-26.6	-18.1	-7.5	-5.9	11.9	14.9	13.6	4.8	-6.2	-19.0	-27.5	-6.6	1926-28	(1)
Chais-chal	1442	-21.2	-18.7	-14.1	-3.3	3.1	7.4	9.7	9.6	4.4	-0.1	-12.7	-18.6	-4.5	1926-28	(1)
庫倫	1657	-14.1	-11.6	-8.2	1.3	9.0	12.3	14.7	14.0	7.7	0.7	-7.8	-13.2	0.4	1927-28	(1)
烏里雅	910	-17.9	-14.0	-5.8	6.7	14.3	20.4	23.3	21.2	13.6	5.0	-7.1	-14.6	3.8	1889-95	(1)
通化	888	-16.0	-9.2	-0.2	7.9	15.8	20.3	22.3	20.5	14.1	6.4	-4.2	-15.1	4.7	1907-11	(1)
庫倫	970	-19.3	-11.0	-1.3	7.6	10.9	17.5	23.9	20.8	14.3	6.9	-2.0	-13.3	5.5	1930	(3)
庫倫	970	-14.0	-4.5	6.6	3.2	18.6	22.0	23.9	22.2	17.1	9.9	0.4	-8.3	8.9	1930-4, 1871	(3)
庫倫	1310	-5.7	0.9	8.1	10.1	20.9	25.0	26.5	24.6	20.5	13.1	4.4	-3.6	12.6		(5)
庫倫	922	-10.4	-7.8	7.4	19.0	24.1	29.7	32.5	29.7	23.2	10.0	-0.5	-6.1	13.3		(4)

文獻

1. Rubinstein, E. Klima der U.S.S.R.
2. Friesche, Über Klima das Ostasiens.
3. 中央研究院氣象年報
4. Lyde, Asia.
5. Kendrew, The Climates of the Continents.
6. Linke, -Knoch, Meteorologisches Taschenbuch
7. Kunde, Geographiska Annaler Vol. XII.
8. 中國氣象資料(氣象雜誌第十四卷)

蘇聯及外蒙各埠氣候

第一號

地名	雨量(公厘)												年量	紀年	來源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庫倫	0	2.5	0	0	7.6	43.2	6.6	53.0	12.7	2.5	2.5	2.5	133.1	1870-2.4	(4)
庫倫	0.6	2.3	2.3	0.5	15.2	57.5	71.9	63.3	18.5	2.1	2.0	2.0	238.5	1894-1903	(2)
庫倫	0	0	2	5	15	29	68	25	25	5	5	7	242-		(6)
庫倫	1.7	7.0	12.7	38.1	37.9	38.1	17.8	25.1	15.2	46.0	40.0	10.2	280.9		(4)
庫倫	13.3	10.8	2.9	15.1	129.6	100.5	8.8	28.9	50.0	17.4	20.2	1.4	395.9		(7)
庫倫	4.0	30.9	-	40.3	75.7	9.8	27.8	64.8	16.6	46.8	8.5	18.3	345.0	1930	(3)
庫倫	3.4	4.3	22.4	0.0	1.3	34.1	4.6	7.8	2.7	10.8	-	0	56.8		(7)
庫倫	1.0	1.8	4.3	3.3	3.8	34.1	18.4	8.5	5.3	0	0.3	6.4	85.3	1930-1	(8)
庫倫	7.6	0	5.1	5.1	20.3	10.7	7.6	17.8	7.0	0	0	5.1	80.4		(4)
庫倫	5.1	5.1	15.2	20.3	25.4	5.1	5.1	0	15.2	0	0	5.1	101.6		(5)
庫倫	0.2	0.0	0.6	0.6	0	0.1	0.5	3.0	0.0	0.0	0.0	T	4.5		(7)
庫倫	0.1	T	0.8	0.0	T	-	7.5	3.0	10.5	T	1.3	0.5	29.7		(7)

註：T=微量，--=缺

庫倫	氣候												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絕對最低	-10.2	-4.8	10.1	21.1	28.7	32.1	31.3	27.5	28.6	16.5	8.5	-5.7	24.0
絕對最高	-10.2	-33.2	-29.1	-14.0	-7.8	3.2	8.0	4.3	-4.1	-17.7	-29.8	-38.6	-40.2
平均最高	3.6	10.3	10.4	10.4	8.8	7.5	8.0	6.7	10.6	9.4	9.4	8.3	9.0
平均最低	1.6	1.3	2.5	3.2	3.6	4.7	4.9	4.4	3.8	2.5	2.7	2.4	3.0
平均氣壓(力)	0.5	0.8	1.3	2.8	5.2	6.4	9.4	8.5	5.6	2.7	1.4	0.9	3.8
平均相對濕度	8	8	8	51	53	51	66	77	63	06	06	87	68
平均日照	1	1	2	3	3	5	9	8	3	1	2	2	39
最高氣溫	-2.9	0.7	16.7	24.7	30.6	36.7	37.5	27.8	28.5	26.4	15.4	3.0	
最低氣溫	-34.3	-25.2	-21.7	-13.2	-7.8	1.1	8.1	4.7	1.5	-9.5	-17.8	-31.9	
平均最高氣溫	-14.6	-6.1	3.6	13.2	22.7	28.4	30.5	26.6	20.2	12.6	2.2	-8.5	
平均最低氣溫	-35.4	-15.9	-7.6	1.1	9.8	14.0	17.1	14.8	8.1	2.4	-6.9	-18.7	
平均乾濕差	0.8	0.5	1.5	4.5	6.1	8.7	8.5	7.3	5.7	3.6	1.7	0.4	
雲量	4.2	0.2	4.4	5.2	5.0	5.2	5.1	3.5	4.1	5.6	3.9	6.3	
降水日數	18	31	20	5	7	7	7	4	5	8	2	8	
風力	5	11	23	25	2	21	20	23	5	25	19	17	
日照	6	4	11	14	11	11	11	10	10	14	7	13	

庫車	最高氣溫	最低氣溫	平均最高氣溫	平均最低氣溫	平均氣溫	降水日數	降雪日數	風力	風日
庫車	20.1	-25.2	11.6	-8.7	26.2	3.0	35.1	0.8	12
庫車	20.2	-25.3	11.7	-8.8	26.3	3.1	35.2	0.9	13
庫車	20.3	-25.4	11.8	-8.9	26.4	3.2	35.3	1.0	14
庫車	20.4	-25.5	11.9	-9.0	26.5	3.3	35.4	1.1	15
庫車	20.5	-25.6	12.0	-9.1	26.6	3.4	35.5	1.2	16
庫車	20.6	-25.7	12.1	-9.2	26.7	3.5	35.6	1.3	17
庫車	20.7	-25.8	12.2	-9.3	26.8	3.6	35.7	1.4	18
庫車	20.8	-25.9	12.3	-9.4	26.9	3.7	35.8	1.5	19
庫車	20.9	-26.0	12.4	-9.5	27.0	3.8	35.9	1.6	20
庫車	21.0	-26.1	12.5	-9.6	27.1	3.9	36.0	1.7	21
庫車	21.1	-26.2	12.6	-9.7	27.2	4.0	36.1	1.8	22
庫車	21.2	-26.3	12.7	-9.8	27.3	4.1	36.2	1.9	23
庫車	21.3	-26.4	12.8	-9.9	27.4	4.2	36.3	2.0	24
庫車	21.4	-26.5	12.9	-10.0	27.5	4.3	36.4	2.1	25
庫車	21.5	-26.6	13.0	-10.1	27.6	4.4	36.5	2.2	26
庫車	21.6	-26.7	13.1	-10.2	27.7	4.5	36.6	2.3	27
庫車	21.7	-26.8	13.2	-10.3	27.8	4.6	36.7	2.4	28
庫車	21.8	-26.9	13.3	-10.4	27.9	4.7	36.8	2.5	29
庫車	21.9	-27.0	13.4	-10.5	28.0	4.8	36.9	2.6	30

紀錄年份：庫車1871—2,4。 迪化1935 庫車1930—1931

紀錄來源：庫車(2) 迪化(3) 庫車(3)

第四表

(1) 風向頻率(%)		(2) 月平均氣溫升降——紀錄來源(1)													日溫	合計	來源		
N	NE	E	SE	S	SW	W	NW	C	V	—30	—20	—10	0	10	15	20°C	日溫	合計	來源
庫倫	50	52	131	13	9	16	140	17	418	1000							日溫	1000	(2)
迪化	149	77	39	123	172	153	19	213	55	1							日溫	1000	(3)
庫車	181	19	66	26	48	88	65	49	457								日溫	1000	(3)
烏里雅蘇台																	日溫		
林布多		7/2	20/3	9/4	10/5	29/5											日溫		
		11/12	10/11	22/10	13/3	29/8	91										日溫		
		308	234	195	133	91											日溫		
烏得		2/3	26/11	29/10	31/3	20/5											日溫		
		26/11	26/11	29/10	31/3	20/5											日溫		
		26/8	26/8	29/8	31/8	20/8											日溫		
		211	211	29/10	31/3	20/5											日溫		
		211	211	29/10	31/3	20/5											日溫		
		211	211	29/10	31/3	20/5											日溫		

日溫
始日/月
終日/月
高出此溫之日數



甯屬之地理環境及其區劃

甯屬即今西康省東南部界於川滇二省間之地域，在政治上轄有西昌、越嶲、冕寧、昭覺、甯南、會理、鹽源及鹽邊等八縣，清代隸屬四川雷波府，署設雷波，即今西昌。民初改稱建昌道，嗣劃為第十八行政區，二十七年西康改建為省，經行政院通過，劃歸西康統治，隸屬雖迭有變革，然習慣上仍日之以甯屬也。作者於二十八年夏由成都經雅安入康考察，遍歷金沙，雅羅兩江沿岸，冬十二月自九龍越木裏，鹽源而達西昌，勾留近月，後沿樂西公路線而返成都。田間時時匆促，對於甯屬情況，不免走馬觀花，茲篇之作，係根據親歷所得，作一介紹，冀有以就教於賢者。試由位置言之：(一)北緯二十七度適貫通本區中部，南境起自二十六度四十分，北至二十九度又一分，佔二度共五十七分。緯度適貫通綫即印度之北部相當，則低緯度與中緯度間之過渡地帶，此對甯屬之氣候及產業影響甚大。(二)東經一〇二度為本區縱位置之中軸綫，約與青海本部在同一位置，境內各主要城鎮，多位於同一經綫上，東經一〇二度三二分適為本區之聚落集中地帶，由北而南如冕寧、鹽沽、西昌、德昌、會理等均是也。(三)四周位置極為明顯，東以大涼山與四川之雷波相接，更以金沙江而與雲南之巧家、昭通、永善分界，南以會理南之金沙江與瀘屬之祿勳、元謀、永仁相接，西以鹽源之木裏土河與九龍及雲南之中甸、永甯、鹽邊、永北、華坪相鄰，北約依大渡河而與川省毗連，本區

南部位置直上突入滇境，且地形走向亦由西北而趨東南，故在交通關係上，人民往還上，對滇實較密於對川。(四)本區對外位置，雖以接壤之地甚多，然以局於地形，東西山嶺梗阻，故接近孤立，影響文化發展至深且鉅，以言面積，則全區共約四三〇九三·九七方公里，僅佔全康百分之一〇·八，但吾人不能因此而忽視甯屬地位之重要，試由人口以觀，總數得七〇九·〇二六，佔全康百分之四十七，關於各縣之面積，茲試列表如后：

鄭象統

縣別	方 公 里	佔全省百分數	每方公里人口
西昌	七,〇三九·九〇	〇·〇一七	三四·三一
會理	九,五六七·〇九	〇·〇二三	六·四〇
鹽源	七,二二七·七二	〇·〇一八	三·三一
越嶲	四,九四三·三六	〇·〇二二	一六·七四
冕寧	四,三〇〇·二四	〇·〇一一	二〇·七一
昭覺	六,九二五·八三	〇·〇一七	
甯南			
鹽邊	三,〇七九·七四	〇·〇一〇	
總計	四三,〇九三·九七	〇·一〇八	



甯屬之位置面積及人口等情形雖如上述，但尚有二大要點，應予注意，一為因位置之特殊，地點之偏僻，以及境內環境複雜，民族錯綜，故元明土司舊制，仍得苟延，清季盛時，上自土司，下及土目，共得百三十餘，民國以後，政體改革，各土司勢力漸衰，其中或經官席改土，或自行消滅，所餘業已無幾，但就調查所知，合大小計之，全區仍存四十五（註一），較之縣行政區，超過百分之五百五十，如分區官其分佈，則以冕甯為最多，共達十四，鹽邊、甯南兩縣治未久，各土千百戶，多已歸流，現今各有其一。此外鹽源西北有著名之木裏宣慰司，縱橫二百餘里，擁戶數千，位置特殊，河山險阻，土司憑其優越之環境，據險守隘，雖然化外邦國，保存完整之土司舊制，實為研究邊疆政教制度之理想地。

二

甯屬自然環境特殊，而其影響人生最著者，厥為地形，氣候與天然植物等項。甯屬地層古老，岩石分佈複雜，自大石代變質岩，二疊紀石炭岩，以迄近代之沖積層，無不具備，西昌、冕甯之間，更有沖積地層。若就各區之地質論，鹽邊會理間多花崗岩之分佈，甯南西昌山中有三疊紀石灰岩，保縣紀片岩及二疊紀石灰岩。昭覺越嶲則白堊紀頁岩與花崗岩併列，冕甯鹽源間，以三疊紀片岩為主，此外在沿河地帶，則近代之沖積層廣佈。甯屬在地形上東與四川盆地約以千公尺等高線為界，與雲南則以金沙江河谷分界，其與康屬，因無明確之界線，但可依稻米分佈之極限而劃分。區域以內，山嶺重疊，巖巖起伏，走向多自西北而東南，阻礙東

西交通，各種曲山中，以東部之大小涼山，魯南山及西部之牧馬山，則拉山為主幹，出海高度多在三千公尺以上，而木裏北境之噴噴嶺，高峰入雲，終年積雪，平均高度，約在五千米以上。至於境內河流，如雅羅江，安寧河及金沙江等，則又深淵下陷，高度多在二千公尺至一千五百公尺以下，且河谷與河谷間，往往距離甚近，益見崎嶇陡峻，故證明地層上有上升之象。根據以上論述，本區實具有山地之特性，且一般之傾斜度甚大，其中介於五十至七十度者，約居百分之七十；三十度至五十度者，約百分之二十；十五度至三十度者，不足百分之四，此種地形，對於土地利用，影響殊鉅，幸各山之間，多屬部之盆地緩河谷平原，開展處有達二十公里者，如鹽源紅色盆地，安寧河谷盆地及西昌湖盆地等，均係優越而平坦之壤子，地勢利於耕種，為今日甯屬之主要生產地，亦即人口最稠集之區。關於此等山地之高度，據經過時由氣象表之觀測，各地概在一千五百公尺以上（註二）。流經本區之河川，多係與山嶺走向平行之縱谷，如大渡河，發源四川西北部，沿西康丹巴而下，因大小相嶺之阻，折而東流，為寧屬之北界，有支流越嶲河，雅龍江別名金河，為西康東部之主要河道，下游自冕寧以南，悉在寧屬境內，有支流安寧河，縱貫寧屬中部，將成槽形盆地，水利興盛，灌溉稱便，乃本區之精華地帶。金沙江為寧屬東南西三面之境界，源遠流長，西溪河（一名會通河）為其支流，發源於大涼山西坡。以上各河川，除安寧河外，概入邊深之峽谷。或萬石壩列之深淵，其具峽谷形勢者，谷底與山頂間，高度相差，恆達二千公尺，兼以地形北高南低，故水流湍急，不僅有礙航運，抑且影響灌溉，安寧河雖為境內坡度最



小之河流，但兩岸多花崗岩層，石質易於風化，崩岩蓋河，流沙走石，聚集河床，夏秋雨季，山洪暴發，田畝被沖，時集水患，至於細小支流，或短溪溝澗，因河身短促，缺乏水障，夏秋水急，多枯澇流，如越馬河上流之黑水河（一名黑水河），夏秋水急，多枯澇流，架橋索橋以渡，冬季水枯，每致舟楫不濟，此又季風氣候河川之特色也。以言氣候，則必先溯明支配本區氣候之要素，自上邊之緯度位置而論，寧州實屬北亞緯度之帶帶氣候型，但因境內出海較高，平均在一千公尺以上，高山且達五千公尺，各地高度，恆受關於高度之影響，例如同一季節中，在不同之地域，即具有多種極異之氣候變化，例如南部會理、寧南之吾金沙江底地帶，一般人稱之

為「炎熱地」，新舖子、樹瓦河等地，已近於熱氣候，出產香蕉、木棉等植物，而金沙江邊若干地區，且有極熱帶性之生產咖啡氣候，聞其種子係得之於外國傳教士，至於東部涼山及西部噴噴山脈，則終年寒冷，甚至積雪纏綿。本區之西昌、鹽源等地，因高度適中，最宜人生，有一四季皆春之說。寧州之雨量，亦深受地形影響，蓋境內峯巒嵯峨，羣山聳峙，東西及北三面，重山環繞，惟安寧河南北兩端，地勢較低，形成下層氣流之通路，而夏季東南季風，遂得沿嶺而上，一個高山，輒沛然降雨，嘉惠本區農作，實非淺鮮。關於寧州之氣溫變化及雨量分佈等詳細情形，可參閱西昌法國天主教士 Marie Le Bouette 之實測記錄，以明其梗概：

西昌近十年雨量統計表（單位公厘）

月份	年												總計	平均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月	三九	—	—	—	—	—	—	—	—	—	—	—	—	—	—	—
二月	三九	—	—	—	—	—	—	—	—	—	—	—	—	—	—	—
三月	三九	—	—	—	—	—	—	—	—	—	—	—	—	—	—	—
四月	三九	—	—	—	—	—	—	—	—	—	—	—	—	—	—	—
五月	三九	—	—	—	—	—	—	—	—	—	—	—	—	—	—	—
六月	三九	—	—	—	—	—	—	—	—	—	—	—	—	—	—	—
七月	三九	—	—	—	—	—	—	—	—	—	—	—	—	—	—	—
八月	三九	—	—	—	—	—	—	—	—	—	—	—	—	—	—	—
總計	三九	—	—	—	—	—	—	—	—	—	—	—	—	—	—	—
平均	三九	—	—	—	—	—	—	—	—	—	—	—	—	—	—	—





由上列兩表以觀，西昌之一月份平均溫度十一、四度，七月份得二十三、七度，夏季既非酷熱，冬季亦不嚴寒，四季皆宜，誠非虛語。至於一月份之絕對最低溫度亦可降至一度，七月份亦可達三十一、九度，然較重慶之四四度，則已涼爽多矣。西昌之年平均雨量，據上表所載，約自七百至一千五百公厘，年分濕乾兩季，濕季自六月至十月，計佔年總數百分之九十，兩水分配不均勻之現象，於斯可見。昔時西昌志書，內載過去降霜情形，似較近年為均勻，而乾季亦不如今日之冗長，斯乃氣候變動之結果歟？抑記載之無稽歟？然其影響冬季作物之種植，則為不易之事實也。（註三），幸此區夏季風和日暖，雨水豐沛，農作物中之稻米、玉米、黃豆等，正需多量之雨水，以資茂長，即偶遇旱年，雨少缺憾，然以高山陡峻，一有小雨，即可隨流下注，匯集渠溝，農人以溉田，亦得豐收。比年雨量雖減，每至六月下旬始獲甘霖，然作物仍有相當收成，即其此也。總之專屬各地，因地形之不同，氣候上其寒濕熱三帶之變化，自香蕉、咖啡、柑桔，乃至燕麥、青稞等均有出產，可謂應有盡有，無物不備，實乃氣候之賜也。寧屬天然植物之分佈與氣候及地形其密切之相互關係，通常三千公尺以上之高山，多針葉林之分佈，如雲杉、冷杉、鐵杉等，三千公尺以下，則以楠木、槐樹、青岡、華木、黃連、棠梨等闊葉樹為主，而河谷底部已有香蕉、棕櫚、木棉及多年生芭蕉等，本區原為森林繁茂之地，惜因歷代兵燹農人之濫伐，闢作耕地，凡入口險峻區域，雖已灌灌重山，即該部地方，亦所餘無幾，惟大涼山內部及木里土司境，尚保存完整之原始林，以針葉之松杉為主。

三

寧屬之自然環境既如上述，其影響於生產業也亦最顯著，由於地形之複雜，氣候之錯綜，各種農產物無不具備，普通作物而外，尚有多種特產，如會理、鹽昌之甘蔗、柑桔、西昌之白蠟、花枝、安寧河南岸之蠶桑，鹽源之驢馬，大小涼山之畜產等，均有多量之生產，而寧山之中，尙餘礦藏，由此以觀，本區實可稱為中國西南部之寶庫。現今人民之主要生活活動為農、牧、工、礦四項，各與當地之自然環境及人文背景，具密切之關係，業農者多係漢人，而居於自然環境較優越之地，作物中以稻米為主，集中於安寧河及其支瀾之沖積平原，此外鹽源之鹽井河流城，地形平坦，水利稱便，兼以該地製鹽業鼎盛，漢旗邊居甚早，雖因出海較高，生季短促，但經農人之竭力經營，初植比較耐寒之紅穀，耕種既久，土壤因結構之改良而趨佳，今則普通稻穀，亦可播種，惟產量較遜耳。

關於各地稻米之種植及收穫季節，每隨地形而略有早晚之分，如在寧南縣境及鹽源屬之新莊，棉花地等處，於四月中旬即已播種，至西昌、寧寧，則又在六月上旬，故所謂晚熟早熟，常隨地形而異，其生長日期之長短，亦因地而異，雖同一品種而互有差異，收割期最早為七月上旬，最晚可延至十月上旬。根據旅行時之初步調查，寧屬產米總量及將來希望，有如下表：

縣名	現有產量	將來可達產量	將來之銷場
寧寧	一二萬担	三五萬担	康定漢源



總產	二〇萬担	二八萬担	康定漢源
西昌	九萬担	一五萬担	
寧南	二五萬担	一一五萬担	康屬各縣
會理	一二萬担	二六萬担	雲南
鹽源	三萬担	六五萬担	雲南
鹽源	二〇萬担	四六萬担	雲南
鹽源	二七萬担	五二萬担	雲南

米在穀物中居重要之地位，乃山地人民之重要食糧，其對環境之適應較強，故生產之普遍，尤過水稻，農民每時時留意焉，種植精詳，因之食糧，多賴玉米。至於康屬地，則全年食玉米之季，約佔八閱月之久，可見玉米在康屬糧食中之重要矣。惟玉米之生長氣溫，常在二五至三二度之間。寧屬夏季氣溫，正在此限度內，且時時為一年間兩多風少之時，故玉米可獲適宜的雨量，且得免颶風折葉之患。在寧屬若旱災，或植樹失時，或田地龜裂，收成毫無，而人言之得免流離逃散者，玉米與有力焉。本區玉米分佈之量，約與三千公尺等高線一致，屬西北之白鳥脚，乃其一境界也。今全國各縣，玉米之生產情形及將來之可能發展，詳列於表：

縣名	現有產量	將來可達產量	將來之銷場
寧南	五〇萬担	一三五萬担	康屬各縣
總產	四五萬担	一一〇萬担	康屬各縣
西昌	七〇萬担	一六〇萬担	本地
寧南	六〇萬担	一五〇萬担	本地
會理	三五萬担	七〇萬担	雲南
鹽源	六五萬担	九〇萬担	本地及雲南
鹽源	五五萬担	八五萬担	康屬南部
鹽源	四〇萬担	六〇萬担	

甘藷為次於玉米之農作，俗稱紅苕，但其栽培，則遠不及玉米之普遍，以紅苕只生長於比較溫熱之低地，故除寧南河下游，倭那河，越魚河，樹瓦河等之兩岸台地外，餘均生長不良，少有栽培。其品種方面，多為白皮紅肉，或紅皮紅肉，栽培方式，與內地相同，惟在樹瓦河及長官河諸地，農民播種，每多於秋季，掘苕時，即以較少者，留之地中，並變養莖出上，即剪莖栽種，不經培育幼苗之手續也。就現今之栽培面積論，首推西昌，得八萬市畝；次為會理，約六萬市畝，全屬共得三萬市畝左右。將來如就環境適宜之坡地，盡量開闢，以事栽培，則當可達一百萬市畝。甘藷為熱帶性氣候之產物，本區會理寧南，早有生產，鹽源雖遠亦

本區另一富源，供給居民之日常必需生活資料，否則當屬僻處山中對外交通阻礙，食鹽一項，將大成問題矣。今產鹽之地，皆推鹽池，又有一區：(1)白鹽井，去縣城約二十公里，位於鹽池地之中部，在昔為一湖底，故沉積於湖中之鹽質頗多，益地為第三紀紅色岩系組成，傾向為南西八十度，鹽水即出此層附近。考鹽井發現，始於清代，年久淹沒，明洪武時，有漢人行商過此，牧羊勇女亦以鹽井所在，風聲所播，四方僱傭者漸漸來集，該地位於邊陲，為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尤以保堡為最強悍，其僱傭人殺殺奴役者，不知凡幾，至清初乃設鹽井衛官，率兵鎮守，移漢民以治邊，是為正式產鹽之始。現該地有鹽井二處，均在鹽井河支流之底部，井旁築有堤壩，以防河水侵入，鹽戶取水運鹽，每水一担，可得鹽二斤，而鹽之燃料，過去取之則自薪炭，則後森林漸斃，則鹽池遂廢，幸此西北七公里之火燒舖(又名合順堡)發現煤礦，煤區分佈甚廣，南北長二千五百公尺，東西廣達一千公尺，厚度可八公尺，亦係第三紀之物，其煤層即在煤層表面，故可明開採，則稱便利，開採煤礦為二千五百五十萬噸(註九)，自開採開採後，白鹽井鹽業因以大振，斯實天然環境之賜予，亦為人類利用之結果也。此井之煤礦，據約字高相，供給當地需用之大部分(註十)。黑鹽池，位於白鹽井西南約八十公里，係中所土司轄境，南去雙南官約約二十公里，鹽之發現，始於明代，咸豐三年，中所土司那文清始取水製鹽，至光緒年間而大盛，日可出鹽四十萬，於是荒涼之地，立成鎮市，至民初，已有漢人四百戶，因保族為患，治安欠備，鹽業久陷停頓之境，近年與鹽公司，雖擬投資開採，然困難尚多，恐河內尚無希望也。

於以上論述，本區在實際上實為我國西南部得天獨厚之區域，際茲抗戰建國期中，開發邊區，厚裕國力，實為當務之急，惟在未進行之先，筆者以為應注意本區之人口組合問題。按甯屬八縣，為西南民族雜居之域，漢族而外，尚有西番、麼些、呷密、水田、苗人、擺夷、藏人及保堡等，而後者尤為本區之主要民族，各族之中，漢人為數共四〇〇〇〇〇，分佈於西昌、會理、雅安官河谷地，從事農耕，漸入山地則漸少，昭覺全縣，不足千人，餘均土著矣。總計全區非漢族，共卅餘萬人，等於漢族人口百分之四六。是以如何使此等不同語言，習俗之民族，熔為一體，發揮人的威力，俾此天府區之雄厚資源，得以廣為利用，實有商榷之必要，然則總民殖邊，與夫普及區內國民教育，實二大基本要圖，而後若尤賴有志邊疆之青年，認清國家民族之地位，奮勇前進，從事開發，則克臻之土，不難成為未來之樂園，地下寶藏，皆可移為國用，甯屬前途，實有厚蘊也。

四

甯屬之地理環境，已前述如上，茲擬就各地特徵及其異同，就分地理區域，僅作者足跡有限，調查未周，兼以本區面積遼闊，環境複雜，自然原因與人文原因相互造成之地理環境，各地異趣，頗足致人迷混，因之對於副區劃分，恐演隨隨之說，幸乞明達教之，分割高原區，範圍限於覽寧西部雅龍江及其支流川帶，北界康屬之九龍，南接鹽源，可以本區為中心，原係出海三千公尺之高原，由於現代康南地層會有上昇運動，經各河流下侵結果，遂構成高山峻嶺及其相間而成之分割高原，若干部份已具峽谷形勢，鱗大部仍保高原



鄂西，河流多為發源，分水嶺亦多明瞭，蓋嶺谷之間，高度多為數百，仰即九龍河上中流，亦多有分水嶺。而，其河四千八百公尺，而鄂西則在各地之高度，僅得二千公尺。此外，鄂西之河流，其源頭無量，河間，情形亦復如是，此種谷道雖有南北交通，然東西往還，則若無橋樑，亦且水流，而無舟楫，而陸地交通，絕無車馬，迄今尚遺留原始之畜養與陸上之為牧制度，因之對內對外交通，極為困難，本區土司以此為條件，得以維持其政權。此區關係分高，並其地形發達，且谷向東南，得見季風，而南尚告豐沛，在此種地形及氣候條件下，自然植物，人事亦如，其耕作分佈，莫不具垂直式，通常出產二千至二千五百公尺之河谷底部，地近亞熱帶氣候，生季最長，天然植物多為森林，惟因谷壁陡而狹，土地難以利用，故居民家室，此帶以上，高度自二千五百至三千公尺，地形最為開闊，隨處可耕，為境內之主要生產地帶，亦即人口聚居之區，農作物以玉米及大小麥為主，年可兩熟。自此再上，則因土司制度，年僅一熟，居民多農牧兼施，或重牧輕農，以維生活，其村落亦不若上帶之密集。更上至四千公尺左右，則地形坦蕩，高原原野，由於氣候寒冷，除少數青稞外，並無其他作物，但每當陽春，地而雪消，芳草如茵，綠野如畫，乃天然之牧場，牛馬羣聚，金鹿滿野，遊蕩無常，從事者悉為西番人矣。本區境內多山，金鹿豐富，而谷地則於沉積之層，均有田，當其居民，亦常遊蕩，昔因土司制度，尚未充分利用。本區因交通不便，民族雜處，凡屬各民族，無不有之，然以西番為主，其在政治上之影響，較之其他民族，土司制度，實為重要之政教。

合一帶，有大喇嘛寺兼官署三所，即木裏，能瑪與挖耳寨，土司每年節節一處，綜理政教事宜。境內交通，端賴牛馬，自起程則河可至鹽源，西南經中甸屬江廷昆明，北通九龍，設交通及商務上之關係，對滇重於對康。

鹽源在瑪瑪，位於苗屬之西部，乃雅麗江與金沙江間之一獨立單元，三面繞以高山，高處均在三千五百公尺以上，北以則拉山界木裏，西以小高山界西昌，西南有綿綿山，中部係第三紀紅岩系組成之盆地，鹽井河及其支流流貫之，其地距海平均約二千七百公尺。白鹽井附近地勢最為開闊，面積約一千六百公里，溝渠縱橫，水利興盛，全屬稻田，乃康省種植之最高限線（註十一）亦為水平分佈之境界。農業除稻外，則以玉米為主，大小麥次之。鹽井此區之特點，乃開發上之先鋒，其情形已如上述，鹽井之地名白鹽井，在商務上較縣城為繁榮，人口亦較多，此盆地因治安關係，土地多數荒廢，據最近觀察，自白鳥脚經白鹽井至鹽井間，地勢至少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至於地勢之山及山地，則係保衛散居之地，種植玉米并牧畜以爲生，產較馬，骨格強健善走，多用代步，今鹽之運出及火燒鋪粉炭之運轉，大部即賴其運，白鹽井每場集中之馬，常在四千匹以上。當地在交通上以通西昌為主，途中須越山渡江，道路如級階，往返一次，須時九日。輸出貨品以鹽爲主，此外尚有與玉米混種之白瓜子（多運銷成都）及山中之牛羊皮，皮革之類。入口貨則爲布，煙，茶，糖及雜貨等。

3. 峽谷區：包括雅麗江，金沙江及其支流地段，金沙江自貴州永仁南流，至本區邊境突折向東北繞成一大曲流，概聚及雅麗江之幼年地形，其峽谷深，最稱險峻，通常



兩岸高山常較水面高出一千至二千公尺，岸側坡甚其陡，故河支谷多成瀑布，且各河坡度甚大，水流湍急，絕少沙洲存在，臨內僅見狹窄之谷地，而無廣闊之沖積帶，由於垂直氣候之發達，故谷底有四季長綠之植物，香蕉、椰子、木薯及咖啡等均有生產，為一熱帶特產區域，惟因於地形，分佈極為散漫，且可耕之地亦少，漸至半山則農田漸瑣，所謂以旱作為主，更上則為林地，山陽多松柏，山陰為雲杉，重岡峻嶺者怪石陰濕，樹之大者，高可六丈，直徑三尺，生長密茂，遮蔽天日，為國內少見之林地，此區因難地有險，交通困難，僅有少數山民，如摩些、僑保等分佈其間，從事農牧或遊獵。

4. 安南河區盆地：係大涼山與小高山間沿安南河兩岸之槽形谷盆地，北起魁甯，南迄會理，其間除少數地段，略見邱陵峯峙外，概屬平原地形，尤以自滄源至德寧間，極目坦蕩，最為開闊，東西廣度自五至十五公里不等，高低平均約為一千七百至一千四百公尺，北高而南低。西昌在本區西端，這子邱陵地之隔離，成一獨立之小盆地，藉海河以與外相通，惟以此河下游水流不暢，於是盆地內之積水，遂為沼澤，造成美地之風光，于氣候以調節之功。此地因地形之優越，氣候之溫和，土質之膏腴，經數千年居民之辛勤利用，因成寧尉之精華地域，耕地聚焉，均集中於是，所產以稻米為主。西昌，河面及禮州一帶，稻多水蘆，多種麥豆，夏栽稻棉，年可二熟，南部總昌，會理一帶，普通作物外，更有熱帶特產。至於盆地兩側，則皆山地，環境出產，大相逕庭，而文化上又為邊陲之分野，故經濟上交換之關係密切。西昌為本區之第一大城，人口近五萬，亦為交通上之中心，北達小涼嶺可至雅安，計十二日站，南經會理至昆

明，為程十六站，近年築西昆鐵路成，對其交通，當較便捷，然味提提公格亦取道於此，如松羅再結書具，則更難行。安南河可行木船，但限於中流一段，下游為激湍，不便航行。西昌為安南河盆地之一號散中心，亦為康夷之互易市場，一入市中，即見奇裝異服，不問語言之人民，四出交易，中以僑保為最多，較等出售者為皮氈，購入為鹽布，均生活上之必需品也。至於大宗貿易，則輸出品有牛、羊、皮、年約百斤，價值約六〇〇元，雞毛、鴨毛、藥材及麝香等。輸入品以棉紗、正頭及雜貨等為大宗，運輸均賴驢馬，交易以對昆明及四川為重要，故川滇商賈，不分秋色，西昌不僅為本區之經濟樞紐，亦為政治上之中心，將來開發邊疆，治理康藏，此處實一絕佳之根據地也。

5. 涼山區：介於安南河與金沙之間，為一帶連續之山地，約佔寧屬面積百分之二十，全境平均高度得三千公尺，高峯多在五千公尺以上，地勢崎嶇，交通閉塞，為西南之一著名山區，乃僑族居住之地，由於地形較高，氣候溫涼，農作物種類有限，玉米及蕎麥遂成適應產物，後者尤為重要，但以僑族慣於遊牧，不習稼穡，故農業僅屬次要，牧牛、飼牛則為主要生產活動，凡日常之衣食及行旅項均賴之。此區山中，富林礦，雖地質情形，尚未明瞭，然就土人收存之銀塊觀之，即可想見其蘊藏也。森林除生長地上者外，尚有埋存地下之陰沉木，居民每於山坡得顯處，掘土得木，長自數尺至二丈不等，即以之製成木枋，為賣村上品，運銷建昌、花板、梅等處所珍視。此外皮毛及玉米等，亦為本區之大眾出口貨，多運之西昌，以易鹽布等生活必需品。

註一 現將調查報告收存備查。

青海湖區之初步探討

李式金

引言

我國湖泊自昔與華俗齊名者有西湖，西湖位于長江之下游，地勢低，交通便，良田萬頃，風景宜人，重裝賦重製矣！寧願賦華隆矣！惟論其雄奇險遠，形勢壯偉，似尚遠不如一湖，此何湖哉？曰青海湖是也，青海湖地位于全國之中央，地勢高，交通難，湖中湧浪汪洋，驚濤裂岸；湖濱草原茫茫，牛羊成羣，其景象與西湖迥然不同，欲明其情，試較柳永蘇軾二人之詞，即可瞭然。一子者，北宋之大詞人也。蘇子曾問一樂工曰：「吾詞如何柳若詞？」對曰：「柳屯田詞宜十七八少女，披紅牙拍，唱陽柳岸曉風殘月，學士須關西大漢氣銅琵琶，鐵紉板，唱大江東去。」余以西湖雖滿柳水之詞，開詞秀美，宜于聽人雅士閒情逸趣時之欣賞；青海湖猶如東坡之詞，宜於雄偉，非氣象磅礴，志乎遊獵者，不能領略。故青海湖較之西湖尤為生色也。則青海省因此湖而得名，又何怪哉！青海湖及該湖區之情形究如何？下面作一簡略之探討。

自然概況

青海湖舊名昆侖池 (Kokonor)，藏名錯温布 (Tso Wong-pu) 又名安本多湖 (Tas ardo)，庫爾爾及湖溫布，均青色納海之意也。此次吾人途經海北，沿岸西進，實為我岸之青海湖工作者數日，驚濤狂洋，茫茫一片，青海

之名，誠不我欺！青海位東經 99°42' 至 100°55' (東面占一度許，長約二百餘里) 北緯 36°35' 至 37°20' (南北不及一度約 150 里) 面積約 1800 方里，周圍約七百餘里。其地東距西寧約 240 里，西距都蘭縣府亦約如之，故青海之位置，可謂之在西寧與都蘭之間也，若就全國言之，青海湖實處全圖之中央，但稍偏西南一點而已，(全圖之中心點為甘肅河西之武威縣。)

現青海湖之面積，不如昔日之大，蓋海水蒸發量較河水流入量為大也。據當地人之口頭傳說，察汗城昔日湖水能達，不為無理，歷史之記載，北魏時為千里，唐時尚八百餘里，今僅七百餘里而已。(註一) 可為湖水面積漸小之明證，今後恐有逐漸乾枯，而為盆地之趨勢。斯時青海湖底，地勢雖略低，或稍可耕種，惟恐土壤貧，恐太鹹鹼，不適用耳。

青海之形狀，略如鰻魚，其尾向東南，而頭則向西北，似張大口以納布恰河之水，其所以成張大口之形勢者，則以湖西有一半島凸出，此半島乃布恰河之神積三角洲也。其東面小湖沼特多，散佈湖旁，乃湖濱裝寒湖 (Bartter beach Lake) 如哈拉湖等是，蓋湖濱砂礫受西風之影響，向東岸堆積，使海水一部分離而成，湖西布恰河之沖積地，日漸增加，湖東砂礫又有阻塞作用，此又湖水面積日漸縮小之原因也。湖之北面，湖濱平地較南面者為多，此與湖之生成原因

布恰河 (Buzh) 河發源于青海省內大通山脈西部大雪山之南，有東西二源：西源較長，(西源復有南源，發源于諾顏山口，乃青海湖流域與達木盆地之分水嶺也)，匯納什加河，奈元呼士細河後，方稱布恰河，東至東經 101° 。中與東源布恰首果勤河合，東南流匯君甸了俊河，乃入青海湖。布恰河乃青海湖最長之獨流，長約四百餘里，河道寬廣，入湖處水道紛歧，當為較老河谷，因所納之支流甚多，故水量頗大，據云：是日水大不能騎馬涉過，故斯時往來西寧都蘭之間者，多取道海南云。作者經此河時為五月中旬，布恰河之深，雖未盈尺，然河之兩岸，泥濘殊甚也。

倒淌河，即阿拉河，今源于日月山北麓，西北流在青海之東南入海，河在入海附近河灘處，亦為少年河谷。據稱上游有較寬之河谷，故疑為布恰河昔日入黃河之故道。

此外若海北之哈力格河，一概為蘭河，巴漢為蘭河，海南之大力格河，海西之栽沙河，河流均知少。吾人在五月中經海北各河，其水深均不到一尺，若其他更小之河流，非此所能盡述矣。此種河流所經之處大都水草豐美，宜于牧畜，

乃牛羊之天堂也。綜計青海湖流域之全面積，約十倍于該湖本身之面積，共約九萬方里，佔青海全省面積約百分之三四約等于浙江省四分之一，吾謂之曰青海湖區。

青海湖區之氣候，頗為困難，因青海湖區迄今尚無測候站之設立，故無紀錄之可採用，下面所言者，僅就此次調查觀察所得者言之，錯誤之處，恐所不免，青海湖之氣候究如何，實須待將來學者之研究也。

青海湖居我國之內陸，屬內流城區，距海遙遠，受海洋之影響殊少，屬大陸氣候，但地高氣寒終年寒冷之時間較多，暑止于涼，寒則劇烈，六七月之間常見飛雪冰雹。

就氣溫方面言，終年天氣寒涼，夏日雖稍熱，然早晚海濱小河常可結薄冰，一年之冬夏之溫差及每日早午溫差雖大，然較之西北其他內陸盆地，如塔耳木，如柴達木者尚少。吾人經過青海湖流域之時間共五日，自國歷五月十四日至十八日，時當初夏，每日之溫差如下表，此本不足以言氣候，僅無其他紀錄可考，姑錄之：

日	期	天氣狀況	地點	點	最低溫度	最高溫度	溫差
五月十二日	晴	上午晴下午陰	海源灘三角城		7.5°C	22°C	
五月十三日	晴		三角城		1.5	27 (?)	
五月十四日	晴		喀喇塔里喀力格河		1.5	16	
五月十五日	陰		喀力格河灘一概鳥嘴		1	10	
五月十六日	陰				9	14.5	14.5°C

五月十六日	微雨	一概烏爾亞巴漢烏爾	-5	10	15
五月十七日	微雪	巴漢烏爾至布哈河	(晨六時為°C四故紀錄)		
五月十八日	晴	布哈河至蘇支	3	7	1
五月十九日	晴	蘇支至亞爾	-2	18	20
五月二十日	晴	東靈爾爾寺東 15 里	1	22	21°

本表十二、十三、二日乃在黃河支流湟水流域，十九日乃在呼格云河之源，廿日乃入東達木盆地區。最高溫度及最低溫度乃最高最低溫度計自行紀錄，惟大陸上一日最高溫度乃在下午一二時左右為最熱，斯時多因走著溫度計成受震動，容有不確者，且走路時常有高低，故最高溫度，頗難應用，至子最低溫度乃在每晨日出或將出時之溫度，此在吾人下暮之時間當可利用。吾人在青海湖濱地勢較平，震動亦較少，故最高溫度計未嘗不可暫用，從此表可見盆地中之溫度似較附近青海盆地多者之溫差為小（晴天溫差大，陰雨天溫差小比較時須用同一種天氣比較）盆地中四日（十七日缺）平均最低溫度為 -1.7°C 。早上溫度之低可知。考作物之生長，其溫度該在 0°C 以上，在此初夏之時，青海湖濱地勢較平，早上溫度竟有達于 10°C 者，故可知盛夏之時，其天氣當不甚熱，即平日溫度倘有在 0°C 以上，其時間亦甚短，故青海盆地殆無農業之希望也。惟草類之耐寒程度較大，故盆地中獨草類生長茂盛，而為青海高原內草地（Grassland）之一部，世界草原分熱帶草原（The Tropical Grassland Savanna）及溫帶草原（The Temperate Steppe）就青海湖

盆地數理位置言，固屬屬于溫帶草原，然此地因氣候較寒冷，其所長之草，固不如熱帶者之高大（如非洲之露丹草原，南美之巴西草原）又因地勢較高，易于冷却致爾，故其所長之草又不及溫帶草原之矮小稀疏，如我國察外草原者，此種草地吾無名之，名之曰青海高原草地（The Grassland of Chinghai Plateau）此草地實不盡青海盆地為然，實包括黃河上游及河曲一帶，此高原草地，大體言之，樹木極難生長，惟青海盆地乃該高原之陷落，盆地地勢較低，在河流之旁有時生產一種極矮之喬木，幹徑紅，高數寸至一二尺，土人名之曰檉柳，此乃青海高原草地上之唯一樹木，實亦僅青海湖盆地獨具者。

盆地之溫差，因受湖水之調節，雖較附近之其他內陸流域為小，然究屬大陸氣候，故夏日清涼之早日，往往河水結一層薄冰，然未至中午，即行融解，午後轉感炎熱，惟六月飛雪，實不鮮見，上已述及矣，青海湖本身之水，因其容量大，不知湖濱之河水易于凍結，湖水結冰之時間每年自十一月始至年終四月漸解，結冰期間約有四月左右，湖水內無舟楫，但凍結時冰層較厚，人馬可以行走，故駝隊乃為心



山之居民與外間交通之唯一時間，早午之溫差頗大，形如子
 夜用之微縮，因湖之面積頗大，故每一級輪之風，冰層上都
 在面積與下部之面積相差頗遠，冰層又於外圍陸地遊限
 勢不能向外伸展，故青海湖上之冰層常生頗大之裂隙，裂
 處皆極危險，行其上，稍不留神，往往出事，當發生爆裂
 時，其聲頗響，又頗兇耳，從長無知，竊疑魔王在冰層下作
 弄也。

言及雨量，青海湖盆地之雨量，究有多少，此話甚難答
 復，惟據一般推測，或較西寧略高，蓋一面湖水可自行蒸
 發，一面盆地又似受西風之影響也。

青海湖區之雨量，大概有二，一種為對流雨 (Convect-
 ion Rain)，一種為氣壓雨 (Cyclonic Rain) 對流雨由
 于湖水及盆地之蒸發作用，而水氣蒸發上升致冷而下雨，此
 種雨在反日下午間多見之。此種雨天氣寒冷，有時變形為雪
 雹。未下雨之前，湖面上往往發有一道長雲，所謂「青海長
 雲明雪山」(即祁連山以南至湖北之數條平行山脈) 殆即指
 此。當長雲消滅為魔王之眼晴，降雨乃魔王所降一如內地
 人士，青海湖而有雲，乃魔王暗示將行雨也，附會穿鑿，原
 無足奇！最低點雨之來源，頗難決定，或受西北來之北冰洋
 寒潮之影響亦未可知。此種雨來時，往往連日陰雨，纏綿不
 絕，吾人此次在青海湖邊所遇者，大概即為此種雨也。

青海湖區之風，約有二種，一為局部的海陸風，一為吸
 行正面風，因青海湖之面積大，而海水與陸地之比熱不同，
 故發生海陸風，白晝海上氣壓較多海風，夜間陸上氣壓高
 故多陸風。吾人此次在青海湖北，第一日在海之東北角，海神
 風甚為顯著。(此種風日甚於天為全天氣風不顯) 午間多西

風，無時或斷，風向各異，但多受西風之
 影響也。此種海陸風之風力頗大，雖少風于 10 Miles 之第
 六級為一種強風 (Sea Breeze)。風吹極落，無法取
 上，因青海湖區多西風，當西風盛行時，吾人可知者二事
 一，即青海湖區西風力必強，因西風與海風同向也。西
 而海風必較弱，蓋西風與海風反同也，海北海兩風向均偏
 東，此次吾人經海之東，北三面，依事實所得，與此種
 理想，似為相符。此種情形在陸上，常有不同，蓋為陸風矣
 。湖水之流向在白晝間之，大抵自湖心向外流，居民入夜即
 睡，對湖水表面之流向未加考察，所見均為湖水白天表面之
 流向，故或有湖水常往外流，游牧之民，習以為常，不能解
 答，于是只好付之神奇，以為魔王之眼矣。彼等謂龍眼在海
 中心，龍每一眨眼，淚即波也，淚向外流，故波亦向外流云
 云，實屬可笑！據當地人云青海湖西風來時多雨，果爾，則
 此點頗可注意，蓋西風之氣候，以東風來時多雨，適與之相
 反，蓋湖東與河西之分水嶺始為東面來之太平洋氣流與西
 北來之北冰洋氣流之過渡地帶耶？有謂青海湖西之地雖窄小
 但水草之豐饒，較湖北為佳，吾人對海南未加考察，未敢遽
 信為真，惟此點吾人不能不加以注意者，蓋青海湖之缺口
 在西北角之布格河流域，西風來時當沿此谷口而東下，故有
 自西北向東南吹之勢，此風雖長途跋涉，濕氣不多，但在
 海東南角南麓山之阻或可致雨，此殆海南較海北雨量略多，
 故水草較佳耶？此點若真，或足為青海湖區仍可受西風之影
 響之一證，但西北寒流何以能遠及于此？何以兩岸氣流相遇
 之地帶如此甚窄？因紀錄未詳，此種假說，固未敢信以為
 真，故青海湖區為一兩大洋間之一過渡地帶抑真受北冰洋冷
 氣團之影響？此項疑難之一問題也，與對青海湖湖有與

風，無時或斷，風向各異，但多受西風之
 影響也。此種海陸風之風力頗大，雖少風于 10 Miles 之第
 六級為一種強風 (Sea Breeze)。風吹極落，無法取
 上，因青海湖區多西風，當西風盛行時，吾人可知者二事
 一，即青海湖區西風力必強，因西風與海風同向也。西
 而海風必較弱，蓋西風與海風反同也，海北海兩風向均偏
 東，此次吾人經海之東，北三面，依事實所得，與此種
 理想，似為相符。此種情形在陸上，常有不同，蓋為陸風矣
 。湖水之流向在白晝間之，大抵自湖心向外流，居民入夜即
 睡，對湖水表面之流向未加考察，所見均為湖水白天表面之
 流向，故或有湖水常往外流，游牧之民，習以為常，不能解
 答，于是只好付之神奇，以為魔王之眼矣。彼等謂龍眼在海
 中心，龍每一眨眼，淚即波也，淚向外流，故波亦向外流云
 云，實屬可笑！據當地人云青海湖西風來時多雨，果爾，則
 此點頗可注意，蓋西風之氣候，以東風來時多雨，適與之相
 反，蓋湖東與河西之分水嶺始為東面來之太平洋氣流與西
 北來之北冰洋氣流之過渡地帶耶？有謂青海湖西之地雖窄小
 但水草之豐饒，較湖北為佳，吾人對海南未加考察，未敢遽
 信為真，惟此點吾人不能不加以注意者，蓋青海湖之缺口
 在西北角之布格河流域，西風來時當沿此谷口而東下，故有
 自西北向東南吹之勢，此風雖長途跋涉，濕氣不多，但在
 海東南角南麓山之阻或可致雨，此殆海南較海北雨量略多，
 故水草較佳耶？此點若真，或足為青海湖區仍可受西風之影
 響之一證，但西北寒流何以能遠及于此？何以兩岸氣流相遇
 之地帶如此甚窄？因紀錄未詳，此種假說，固未敢信以為
 真，故青海湖區為一兩大洋間之一過渡地帶抑真受北冰洋冷
 氣團之影響？此項疑難之一問題也，與對青海湖湖有與



越者注意及之。

青海湖之東面湖濱在白日西風既起，西等...

未加注意，固未敢妄加論議，據情理言，青海湖之水...

就中西風而言，而注入青海湖成水之布皆河自西而東...

此二湖之異，故湖水及西之水能自西而東流，而湖水下...

乃個人所推測，甚為粗略，真相如何，尚待考察也。昔人...

謂青海之水為弱水，不能浮物，其所以有此傳說者，似與水...

流之方向不無關係。湖之假設為真，則頗易解釋。蓋內地...

人士，對青海湖之真相多疑，於青海湖之東面，彼等以草芥...

等物（此等物均與水之比重相等）投之于水，即見水之方...

向，自上而庄下沈，故彼等遂以為為弱水者，此種傳說，蓋...

民信之尤甚，故汪洋大水，從無舟楫之說，只靠幾多水上...

之往來。此固因當地環境不屬木版致，然土人迷信，信弱...

水，亦為一因。其言水之比重有一定，雖所含鹽分，或他...

雜物由微有差，比重較其純淨之物必浮，若無弱水之...

傳，使人乘舟登海心山，島中居民，咸能以說神，嗚呼！言...

者，迷信如此，亦可悲矣！

青海湖周圍之岩石，多為板岩、紅砂岩、千枚岩、

頁岩之類，土質在湖之西面及河流兩岸多為有灰神橫土

（Cretaceous Tertiary）之類，則常為腐爛質

土，即所謂泥湖地也。在西北或神橫土之南之處，則有

栗鈣土（Calcareous soil）存在，在青海湖西面如慈千戶路地

曾有之。石灰沖積土為河流及湖水之沖積作用而成，含鹽...

質較少，質頗鬆。湖地之鹽水面極高，其生成乃因在湖...

湖邊之情形下，湖中積聚漸漸增加而成，枯落之禾本...

敗但少與空氣接觸，故少氧化，而成腐爛質。栗鈣土即...

黃土，偶在邱陵高地見之。含腐爛質較少。此致湖土...

肥，對農事有益，惟氣味難聞所厭耳。湖濱石受受湖水

之沖刷，似尚未充分，故稜角尤存，不甚光滑，實以地...

代之，湖之生成本甚難也。

沿革 青海名目繁多，除今日通行之庫庫諾爾（Kou...

（Kouar）（漢人呼作，蒙人稱諾爾為海，庫庫青色之意。又...

作額爾斯兒，或呼作額兒，蓋譯音不同也）外復有額澤布...

（Tso Wong-pu）（藏語謂為海之意，溫博青色也）仙...

人文概況

沿革 青海名目繁多，除今日通行之庫庫諾爾（Kou... 栗鈣土（Calcareous soil）存在，在青海湖西面如慈千戶路地...

（Kouar）（漢人呼作，蒙人稱諾爾為海，庫庫青色之意。又...

作額爾斯兒，或呼作額兒，蓋譯音不同也）外復有額澤布...

（Tso Wong-pu）（藏語謂為海之意，溫博青色也）仙...

海、西海、卑木羌海仙、零海、歸水、羌谷鹽池等名稱。其...

名。水經注云：「臨羌縣西有輝和羌海，海周闊七百五十餘...

里，中有二山一曰魁蘇陀羅海，峯巒純白，上有小廟，...；

俗稱海心山；一曰察汗哈達，近西岸，其峯亦小，多土少...

石，二山東西對峙，水色青綠，冬夏不枯不涸，自日月山...

之，如黑雲冉冉而來」。青海湖湖，本為西戎所居，彼則...

時屬西羌，故曰羌海。漢唐張掖酒泉等郡，漢書地理志云：...

「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仙海池」仙海之名始於此時。

新莽時鮮卑於湖東，故曰鮮水，國設西海郡，在互威達...

海，西海之名或始於此時。鮮卑及為鮮卑所據，隋太...



五年平吐谷渾，復置西海郡。唐宋屬吐蕃。元屬貴州縣。元史稱：「憲宗四年甲寅秋，會騰侯于額爾騰兒之東，乃祭天于日月，祭海于額爾騰兒，明為西蕃地，正德年間為貴州部屬所據。清雍正元年札什巴爾布下藏丹肯敖，為年羹堯，年羹堯所平，相傳年羹堯大兵至海北，水草乾枯，不克前進，正維谷間，忽營前湧出黑水，因得獲救。遂奉清庭，詔封青海為靈顯大漠之尊神。乾隆間更接名山大川例，每于歲秋致祭，遂為今日祭海之起源。道光三年陝甘總督鄭元成築察汗城，以防叛亂，咸豐六年防撤城廢，惟該城遺址至今尚為青海湖濱祭海之所，民國而後，青海湖屬青海省所轄分屬于海東設治局及都蘭縣等所轄。

至海心山又名龍駒島，隔時得其地，俗傳置牝馬于島上，至來春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曰龍駒。吐谷渾常得波斯馬，放入島中，因生龍駒，能行千里，當時盛稱青海龍駒。策覽云：「遊牝馬于上，得龍駒，日行千里，稱青海龍駒」。楊帶因在西海置馬牧，縱牝馬二千匹于島上，以求龍駒，無效而止。唐時更因俗傳，名為龍駒島。天寶七年，哥舒翰破吐蕃，築城於龍駒島時有龍駒現，因鑿龍駒城，附會穿鑿，頗

不其信！而昔至今猶稱之不惑云，現以之曰海心山（註十一）

民族與人口 河曲之西，倒淌河南，阿尼馬卿（大積山）以東，原為蒙古族之轄羅斯南右家頭旗，輝特爾雅在額特爾右家頭旗，土爾其特爾中旗，南後旗，西旗等之遊牧地，乾隆光緒年間貴德化而番喇嘛等族逾河而略，于是蒙古族六旗，移牧于西寧附近，後雖經長齡，那彥成等先後將野番逐回原牧，番族族法不敢回，而番逐地河莊牧，其環于青海湖濱一帶者，遂成熱山，稱環海八大族。每族有千戶百戶之制。按青海省之政清疆域與內地稍有不同，蓋民族複雜，除漢回外，尚有蒙、回、藏也。省府主席廳長縣長及縣主任任而外，在藏民區均有千戶，千戶而下設有百戶，蒙民區則設有王公等。千戶與土公均世襲。環海八大族，均為遊牧，每族除均設有千戶，八族中以喇嘛族為首，該族駐牧于青海湖北岸一橫於河之上流轄有八小族，每小族均設有百戶，現千戶名華加草，為人精明識理，青海當局頗器重之。喇嘛族民族較強悍，故喇嘛族之千戶，儼然環海各族之領袖也，茲將八族表列之于下：

族名	管轄首領數	現	在	牧地	轄小民數	戶數	數口
喇嘛族	千戶一人	青海湖北岸	一橫於河上游	八	二千三百戶	三千九百人	
都受族	千戶一人	青海南岸	約一帶	二	一千戶	三千人	
千亦族	百戶二人 百戶六人	青海南岸 倒淌河一帶 東亦于日月山與西海之間 西北介子家并托羅海		六	一千五百戶	四千五百人	



蒙古部時代族	千戶一人	黃河北岸鄂爾之北	九	三千戶	九千人
滿洲部時代族	百戶一人	青海百片察哈山之陰	三	二千戶	六千人
汪什代克族	千戶一人	青海西岸察哈河及沙爾池一帶	三	三千戶	九千人
安族	千戶一人	青海東岸鄂爾一帶	九	六千戶	一萬八千人
安族	百戶一名	鄂爾北岸鄂爾及切一帶(由安分分出)	一	三百戶	九百人
八族共數	千戶七人		四十二族	一萬二千七百	三萬五千二百人

由上表之統計，可知鄂爾八大族，共有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戶，二萬餘人。蒙古族駐牧于青海者可分為左右二盟。現共有五部二十八族，即和爾特部甘旗，土爾其特四旗，喀爾喀部二旗，喀爾喀一旗，喀爾喀部一旗，統稱之曰青海領特部，其中僅有和爾特部數族牧于青海湖流域。茲表列于下：

旗名	俗稱	現在	牧地	戶數	備考
鄂爾前旗	青海王	鄂爾前旗與後旗及北左旗交界北至東境也	鄂爾前旗與後旗及北左旗交界北至東境也	一千六百餘戶	有謂其已移牧察汗澤爾(鹽池附近)
鄂爾後旗	阿客公	青海北岸巴漢島與巴色河之間	青海北岸巴漢島與巴色河之間	四百戶	
南右後旗	托毛公	青海北岸科爾開	青海北岸科爾開	二百戶	
北左前旗	布哈公	布哈河東岸	布哈河東岸	五百餘戶	有謂已移牧永安

青海湖前之旗似係此四旗而已，且其中二旗有移牧者，情形未詳，不敢遽定。至鄂爾斯二旗，應特一旗，喀爾喀一旗均已移居他處，不在青海湖區矣。伊坊房地圖似尚未已移居恰卜恰，喀爾喀一旗已移居永安境，故青海湖區本



西	寧	源	52公里
源	寧	要	4
窩	要	第	10
察	汗	城	→ 村果加拉
村	果	加	拉
江	西	曲	卡
達	乃	亥	→ 池
豐	池	→ 都	蘭
西	寧	源	387公里

據此戶數當為數萬幾矣。依個人之估計，最多不過一二千戶，人口三四千而已，故青海湖區之戶數與人口數（連喇嘛寺等）就中藏民佔大多數，蒙人極少數而已，其他者漢回人，其數目甚少，可略而不計也。若青海湖區之人口為三萬人，青海湖區之面積（青海湖本身除外）約為一〇〇〇〇方里，則每十方里得個人而已，（即每方里僅得一人，每方公里約得一人）法國學者（M. G. S.）謂八數經濟發展與人口密度之關係可分為原始時代，牧畜時代，農林時代，工商時代。據此而言，據最近之研究，純粹牧畜時代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常在二人以下，純粹牧畜時代人口每方公里在二人以下，故僅由人口密度，當知青海湖區為一純粹牧畜時代也。世所稱之人口密度最小者為西藏（約每方里一人）半島之居民，其人口密度每公里僅有一二人，故較本區人口密度為高，則古區人口之稀疏可知矣。

交通 青海湖區之交通，可分三項言。

（一）公路。海南公路，即由西寧經海南至都蘭之公路，然該路未修，未能通車也，其對於其途經過地方及距離，公里數表列于下：

窩	要	→ 宋	海	沿	50公里
察	海	沿	→ 洽	布	恰
洽	布	恰	→ 三	塔	拉
三	塔	拉	→ 大	河	壩
窩	要	至	大	河	壩
					130公里

2. 由青海湖之窩要起有公路可至大河壩，但通車僅至恰布恰，（由大河壩往南有路通玉樹），茲將其沿途所經地方及距離公里數，列表列于下：

（二）大路 青海湖區對外之交通大道有四：

1. 海南有二路可至玉樹，一由海東南下經大河壩；一由海西經都蘭南下經玉樹。
 2. 由都蘭西向，沿柴達木盆地之南，有路可通新張，沿柴達木盆地之北，有路可通河西之敦煌。
 3. 由青海湖北行，有路可通張家口。
 4. 由青海湖東行，乃通西寧之大道，今開闢公路矣。昔通由西寧在都蘭有青海湖北二路，吾人此次青旅旅行乃取道此二路，茲將該路到都蘭間之沿途情形及里數，略述于下：
- 第一日，由海源（海拔一〇〇公尺）至三角城（二二〇）為程八十里，沿湖西南岸而上，地形愈高，但不甚斜。第二日由三角城至拉塘（二二〇公尺）為程里許，一路坡平谷廣，已為草地矣。第三日自拉塘五六里即越喀喇山口（二〇〇公尺）乃內陸湖流區域與流向海洋之黃河流域之分水嶺也。過山口後即入青海湖流域，青海在望



也，再四五十里達哈力格河（約二十公里）第四日由哈力格河至一蘇島關（約二十公里）第五日由一蘇島關至巴漢河（約二十公里）亦五十里。第六日由巴漢河至布爾津河（約二十公里），共五十五里。三日內均在海濱上行，故其行程，較前或五里或十里不等，惟巴漢河至布爾津河，中間曾一度由湖濱岸上行（即大路有右湖之西岸）行程，較前或五里或十里不等，疑此地或有局部之湖存在也。第七日由布爾津河至一海濱西上，七十里至蘇山（約二十公里）仍未出青海湖流域，第八日行十里至蘇山山口（約二十公里）乃出青海湖流域，經時約二十里，由山口而下，至布爾津河（即布爾津河或布爾津山口）下流，至東湖（約二十公里）本日行程，約四十里，第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一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二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三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四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五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六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七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八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十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一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二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三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四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五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六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七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八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二十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一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二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三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四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五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六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七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八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三十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一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二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三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四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五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六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七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八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四十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一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二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三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四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五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六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七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八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五十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一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二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三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四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五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六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七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八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六十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一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二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三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四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五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六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七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八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七十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一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二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三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四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五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六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七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八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八十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一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二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三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四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五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六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七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八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九十九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第一百日由布爾津河沿公路行，約四十里。

據云：島中屠民不多，除喇嘛外均以畜牧為生，島中面積狹小，糧食不足，故番民每年冬月須往清湖西寧一帶採辦。驅羊半騎馬諸島中物產如牛羊皮毛之物，以換糧食而西茶之屬，至足一飲之用方返。自島至岸約有百餘里，日不得達，中途須宿于冰上一宿，且通宵不敢睡，夜輒易驚醒，牛馬常往來冰上者亦誠冰性，知有危險，即仰首長鳴，驚人他徙，蓋恐冰裂下陷也。彼等從西寧、滄源等地返島，則負重累累，行程阻滯，須三日兩營方能返島，返島務在立春前（陽歷二月三日或四日）否則寒風解凍，盈盈一水，不得返矣。故島中商人，收買貨物，常故低其價，以取厚利，待至臘月底，番民情急，不得不賤價出售皮毛，以資收買糧食，布匹等物而返，情實可憫！西寧番語之歌曰：「毛牛毛長長，要到西寧來辦糧，西邊望天望，東邊望地望，西家吃酒東家哭！一步冰，兩步冰，走到西寧城，攔門打三鞭，兩鞭無阿強陀，先點塔山酥油燈，酥油燈，點一鐘，月明下不來，掌燈好自在！酥油燈，點二鐘，相公莫打睡，趕早開店門！酥油燈，點三鐘，糧價說不開，斗行全不睡。酥油燈，點三鐘，越點越明亮，糧食散早場，毛牛站後頭，突得兩眼淚汪汪，爺娘少生兩隻腳，一步一步向西哭，西天走不到，東天下地獄！」蓋極言番民之可憐及奸商之可惡也，余在西寧時聞此歌，多有不知者矣。

青海湖地高氣寒，物產稀少，除牛羊外野馬漁魚等，至感產多未經調查，故詳情不知，茲分述之于下：（一）收畜 青海湖區水草豐美，牧畜頗盛，其牧畜情形何

中國邊疆文化(下)

三、西南文化

中華民族文化以漢藏系為主要的成份，其分佈區域亦最遼闊，北起燕山，南迄於海，西至青康藏高原，東至東北三省。因有五千萬中國人中，除數百萬蒙古及少數的南亞伊蘭系之外，其餘均屬漢藏系，佔全國人口的絕對多數。故世之學者又稱漢藏系為中國系 (Sino-Tibetian)，可謂名副其實。

漢藏系中文以漢族為主體，地廣人衆，分佈及於全國。其分佈區域甚廣，散處於西南山谷，地瘠民寡，文化落後。今之所謂西南文化者，即係漢藏系中除去漢族以外之西南各民族文化。

西南各民族文化，雜的程度，當以西南文化論之，此種注意，前已論及。尤以志願所發名目繁多，如較西南通志所載者，則有二十餘種，空際防範記所載者亦有八十二種，傳聞者則有二百零九種之多。其數如青康川桂等省亦十餘種，多至二十餘種，在西南則僅舉其名，餘則下筆自難。然則其中同類而異名者，異類而類者甚多。總數十之八，西南各民族文化，經中外學者之努力，所得的成績雖不能謂甚多，然對於西南文化作一初步的綜合探討，已有相當可觀之材料。今日已可概言，西南部族異名雖多，語言文化，有異同，然什九屬於漢藏系的文化。讀者如欲詳察，似乎一宜詳加研考。但據現有的材料，從時空兩方面之研究，已能略述其源，條分縷析，

漸得諸漢藏系西南各族實為同源，至少是同源異種的文化。

凌純聲

西南各族間之關係，因為時間的遷移，空間的隔絕，使他們互相分歧，或互相融合，錯綜而呈複雜的現象，在今西南部內的諸部族，他們的起源地何在，今雖不能確知，然遷移的方向大概多自中亞山北而南下，經移的時代大多不同在同時，有的遠在史前時期，有的遲至近代。所以即使是同一的民族，因分離久了，文化的遞變與時俱進，時代亦相隔甚久，文化的差異愈甚。又中國西南的地形甚為複雜，境內多崇山峻嶺，深谷，以致交通困難。外來移民，雖移入住定之後，因山川阻隔，與故鄉的本族失去聯絡，即在西南的同胞，亦常常老死不相往來。由於地理的隔絕，文化因交流的不易，每得獨立生長而繼續保存。因此中國古代文化，在他處已經退化或消失者，在西南區中特多遺跡。漢藏其他諸民族文化已到此區域者，亦往往滯留而不再他往。故各民族文化在原地已經變遷或湮滅者，而在西南往往可以發現。所以西南文化的現狀，不僅表示漢藏系文化橫面的差異，同時亦表示本系文化縱面的系層。即同系而不同層次的文化，多匯集於一時一地，縱橫交錯，乃造成此似是非成似尋而甚的現象，實則其間多有親緣的關係，不過祇有遠近親疏之別而已。



西南文化較之西北文化，不僅系統紛繁，即分佈的地域亦多且複雜。且西北文化區域，自古迄今甚少變動，長城與黃河之界線，同時亦為金山系與漢藏系兩大文化的界線。雖漢藏文化有時亦隨長城而北，然時進時退至今尚不能確言。故漢藏高原迄今猶為西北文化分佈的範圍。而西北文化則不然，其區域在昔甚為遼闊，甚至現代而愈縮小。其與中原文化錯綜分佈，至少範圍的區域。而所謂西南文化者，係指今日西南各地尙有西南部族聚族而居或零散而居之區域而言，國人對此尙有誤解，茲在羌藏西南文化系統之前，特先概述西南文化的區域。

西南文化之區域，大抵可分為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兩山高原三個主要區域。現再分述之，並略論各區域之地理環境，及其對於文化之影響。

一、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佔據我國一境，在地理上，其範圍甚廣，在陸地內則居於多數陸地，因此其氣候，多屬自然區域。在陸地內則居於多數陸地，因此其氣候，多屬自然區域。在陸地內則居於多數陸地，因此其氣候，多屬自然區域。在陸地內則居於多數陸地，因此其氣候，多屬自然區域。

二、雲貴高原。雲貴高原佔據我國一境，在地理上，其範圍甚廣，在陸地內則居於多數陸地，因此其氣候，多屬自然區域。在陸地內則居於多數陸地，因此其氣候，多屬自然區域。在陸地內則居於多數陸地，因此其氣候，多屬自然區域。

水不能隨會大川，而聚成溪流湖沼，星羅棋布。所有低地之水因無宣洩，冬季凍結凝固，夏季即成氾濫，其情形與西伯利亞的苔原正相若。此乃西南文化區中的寒漠，一如西北文化區中的沙漠，多不適宜於人居。至本區邊緣，地勢漸降，始有羌巴散其地。至於南區西為印度河薩特里日河流域，東南包括藏布江流域。在日喀則、江孜、拉薩一帶海拔在三千公尺上下，氣候稍暖，雨量較多，產大麥青稞，居民為普巴，為主要的藏族。

西藏全省及四川的西北與雲南的北部，為西藏高原中最高之區。境內川河南北流貫，海洋的潮氣能得深入縱谷，地在農牧，因緯度與海拔的高低，各地產物不同。全境又可分为三區：一、東北區，西起怒江，東迄金沙江，南以北緯二十九度為界，北至青海南界。於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魯藏布江，大渡河五川平行縱貫，河谷上游反較下游狹闊，低谷宜於農業，高山草地宜於放牧。自怒江至大小金川之間，居民多數通曉康巴即康人。小金川與岷江之間則為嘉戎與光民所居。二、西南區，自北緯二十九度至二十七度之間，西起怒江，東至大渡河以內，金沙江之北。此區自高原下降，地勢漸低，至北緯二十八度左右，海拔約在二千公尺上下，已入副熱帶地，地產竹筒，河谷低處宜於稻作。居民在東部多專事所屬之羅羅，中部則江中甸一帶為藏些，西部怒湖南江流域則要索黎子等族。三、西南區為雅魯藏布江的主流與支流流域，故又可稱藏布江區。西起東緯九十三度，西迄東經九十七度三十分。北自博藏布（*Bochebu*）江，南至西與阿薩密邊界。雅魯藏布江上流本為東西流向，至東經九十五度三十分，依希馬拉雅山脈的曲折，江亦折向南流，其支流蘇



齊什里河、丹巴河、察爾河亦多南流入庫布江。區內河各多
成渠，海洋溼氣易於侵入，又距海較近，雨量豐沛，在北
等三十度以南植物即屬熱帶產，為西康產米之區。居民為
丁巴 (Avarapa)、波巴 (Baba)、洛巴 (Loba) 即俗名為
Avaro, Mishmas, Taphis (Papa) 等族。該族的文化語言
雖屬藏系而不純粹，體質方面亦與藏人有別。

青海在高原的東北，黃河是江多發源於境內，數千年來
不日光所據，或即為漢唐各族所起源地所存。青海的自然區
域約可分四區：一、東北為南山區，南起青海之南，北至
祁連山，山脈橫亘自西北而向東南，其數有七，多成於平
命，南北闊僅三百公里，東西長幾達千公里，中有青海內
陸湖。本區東鄰，太平洋的風能到達，有林木、草，西
則氣候乾燥，樹木不生，四千三百公尺之高地多草，西
部為八荒 (即巴那克) 放牧之地。二、東南為河
海區，在祁連山與巴那克山之間，為黃河發源地及其上流
所經。黃河在本區自源東流至一〇五〇公里折向西北，流
經一三七〇公里折而東流，即流出西康高原。本區在巴
那克山以北，氣候乾燥，雨澤稀少，與蒙古草原相若，地
宜畜牧。遊牧部落在德爾河兩旁為木石族，在巴那克山
山之南北為藏族，後者分布甚廣，而至西康東北，東南至
四川松潘一帶。三、西南為江源區，在巴那克山之南，氣
候較濕近於海濱區，河谷低地，宜於農業，居民為中巴即
巴那克二十五族，生活特遊牧而外兼事種植。四、西北為柴達
木湖，柴達木為西康高原上之荒地，在巴那克山與巴那克
山之間，氣候乾燥，全年雨量僅有十餘公分，與新疆之塔里
木湖相同為荒涼不毛之地。盆地西部水草較美，自清初以

來，久為蒙古族所據。

青康藏高地的居民，除在東部邊境者，有少數漢人雜
處外，餘均為藏人所居。新青藏地包括西康的康人，青海的
番人，西藏的藏人以及喜馬拉雅諸小國中藏人的總稱。其入
口總數約三百萬人，如此稀少的人口，身處極廣大的區域，
而尚能保持其文化純正，推究其原因，實與地處環境有關。
關。高原中的羌塘，為高寒地，荒涼不毛，人煙絕跡。其
餘河谷低地，高山草原，藏人農牧兼營，凡地之墾闢畜牧
者，藏人多自開闢放牧，地利已盡。東方的農墾民族與北
方的游牧民族，實皆無地可以移殖。歷史上雖有二次外族侵
入，然皆為時甚暫。附唐之際，吐谷渾率其部眾，渡隴而南，
據今青海之地，此為外族侵入之始。然至隋唐之時，吐谷
渾強盛，吐谷渾併居內地以避之。及至清初，西蒙古人侵入其
地，一部且渡黃河而南，是為外族第二次之侵入。迨嘉道以
後，而又番強盛，渡河侵擾，藏人避居於祁連山向麓及柴
達木盆地，今青海水草草美之地，多為番人所居。外族無
法殖民於高原，文化亦即無從移入。如少數川陝漢人移殖青
康，因人數過少，反為藏人同化，是以藏族文化始終能保持
其傳統而不變。且藏地貧瘠人口不能繁殖，喇嘛持妻，一妻
多天，皆為限制人口的增加。如人口過剩，即須向外移殖，
故漢藏各各族多自稱來自中原。今日此區文化之立，人口不
易增加，實皆地處環境使然。

(二) 柴達木地區 雲南之西北，在北緯二十七度以北
地帶，其地形與氣候，實為西康高原的一部，康巴與古宗政
處其間。滇省除西北一區外，再以紅河為界分成東北湖泊區
與西南狹谷區。湖泊區自紅河以東，東至貴州西部。境內各

此乃古代歐外的譯音，其中中國境內者，實為古之百濮，與
 百濮中的濮人。不過所謂百濮不確，蓋譯音，雖極近亦包
 括在內。古代百濮史實，在此不能詳論。今日在西南譯音的
 部分，以雲南紅河為界可分東西南三支。東支名目較多，
 如昔畢的何家，廣西的僊人，廣東海南島的黎人，桂滇邊界
 的沙人，其南東部的僊人皆起。上述諸族多從事農業，循歷
 教，生活習慣近於漢俗。多數無文字，唯在廣西的僊人，曾
 用漢字創土字，例如僊為土文是字音讀為老(ṽ)ṽ，美教土
 字音讀此東支為無文字之古，外國教徒多數淺識，常常抹
 殺事實，殊不知非但有文字且與漢字同一系統，可見東支早
 已漢化甚深。至於西支譯音，多與紅河以西各族與中低地
 區平原。在雲南西部皆有早譯音或寫漢語，在滇之西南者
 為水腰夷亦稱呂人。從事農業以牛馬為畜，春小乘佛教，
 用梵音文字，字母源出巴里文，而直接來自梵文與東埔塞文。
 西支譯音宗教文字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然其風俗習慣仍
 多近於漢族。尤以禮儀最為顯著。今日羅人竭力宣傳中
 國西南為秦族的故土，此事實，且不佳是其故土，中國並
 為其祖國，是人為漢譯族的嫡派子孫，希望他早日能回到祖
 國的懷抱來。

倭與雙雖名稱不同，然二者的關係甚為密切，
 至少是同為古文的族類。古語常以倭並舉，如常璩的蜀志
 云：「帝世古夷，並倭並舉。」又漢書為倭之一種，故唐代
 之書有時亦稱倭。實地紀實卷一八〇云：「唐初置南州，更
 名南州，後為南州，治南州縣，此南州郡之始末也。南平
 蠻道使臣以其地屬南州。」倭與在西南文化系中是否屬於
 同族問題，如俾根據現有的事實，或已不能解決，因倭與與

雙雖的混雜，實非偶然。而混雜或完全變異。據實地紀實上
 面去找證據，證明他們是同源。倭與在古文化上的特徵
 相同者甚多，茲舉三例如下：一、編織鼓為寶器，此種編鼓
 即今傣族之編鼓，實此鼓實非次亦非南人所造，為倭
 與之物，以鼓多為貴，明史謂倭與有云：「鼓聲宏者為上，
 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掛鼓二三面，便可得稱王。」
 二、有岩洞之俗，以板羅於高岩壁之上。今羅羅峽中之風
 箱峽即係岩洞的遺跡。光緒事節志：「風箱峽在羅羅峽
 中，亦中山下，高不可升，相傳登遊之風箱也。又云乃古吳
 齊地。」古之倭與尚行此岩洞奇俗。三、有星月(Corona)
 風。婦女摩子，產婦立起工作，其夫代婆撫子臥牀稱產
 翁。有上述三種相同文化特徵，我們可以證明倭與確係同
 族，尤以古詞與著作的精美，可以代表倭與文化，故置有稱
 之為編鼓族。

倭之名初於千里異物志。唐時倭在西南勢力最盛，關於
 倭種的古史文，迄今尚未有人整理。依據現有的材料所可知者
 古史的遺民，在今日分佈的地域，廣西的西北有倭人。北極
 有洞人，古稱倭。貴州及湖南有倭佬，雲南又有水家，雲
 南的東南有土倭。在緬甸者稱卡倫(Karen)，為倭種保存
 古文化最多的一支，至今猶用銅鼓，行坐月之俗。卡倫語言
 亦多保存原有語言而較少混雜。在中國境內之倭，今多非漢
 化即漢化或苗化，所保存倭之古文化甚少。至於倭與之與漢
 種本屬同族異支，且多與譯語或苗語混合，故今一部份學者
 多認倭與為譯，中國古籍所載，亦或誤稱為苗。實則非苗非
 譯，別為一類。至倭與與漢譯的關係究竟如何，尚待作進一
 步的研究，或可解決倭與在西南文化中的地位問題。諸倭之



中，現僅本家有文字，其文亦以古漢字損益而成，而又雜以

自造少數形文字，然與漢字迥然無異。

人之名最早見於《氏春秋》。特君謂曰：「秦人野人，

驚之，用，多無君，一考歸管地，其在西川。蓋自古迄今，

秦人在西川而分，亦即於川漢之西。西川漢人至明末

已語音絕跡。漢省大人在漢音之謂漢白子，其音自韻，宋

時，漢白子人，謂以來稱漢人，漢子（或多作白子），

今之稱漢人，在川則漢人，在安則漢人，在漢則漢人，

自漢至今。其西川漢人大數，多分而居漢。其西川漢人，

云：「西川漢人，其地，全川，全川，全川，全川，全川，全川，

安、永昌、永昌、永昌、永昌、永昌、永昌、永昌、永昌、永昌、

業日縣志所載：「漢子，漢子，漢子，漢子，漢子，漢子，漢子，

前類。其語，有二：一，漢人語則漢，與同類語則漢，與同類語

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

此，漢人語則漢，與同類語則漢，與同類語則漢，與同類語

已。然此土語，已為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

語，等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漢語，

類，則上卷三編文化時改上之，漢人語則漢，與同類語則漢，

(二) 漢白子 今人謂以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

有以古之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

類，然今之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

是。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

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

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

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漢白子，

苗人羣 苗有廣義與狹義之別，通俗所稱苗子，苗

人，或苗族，多指廣義之苗，為西南部族的總稱。本羣之

苗僅就西南苗而言。狹義的苗可稱為苗苗，凡純苗多自稱

苗子。有紅苗、黑苗、白苗、苗苗、花苗等種。其分類

由於方言不同，然各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的分佈，在貴州者最多，且五種俱有。紅苗在貴州的東部，

黑苗在西南，白苗與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過就其多數分佈而言，實則，其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湖南的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為廣義的蠻，狹義的蠻自稱為蠻之。至清時蠻已滿化而供僑者稱僑人，尚在化外者名莫僑，或云以有功免其徭賦。在兩浙兩省之僑，又稱僑民，僑為火種之說，此由僑人種田的方式得名。廣東通志稱僑，潮州府志又稱僑。故僑與蠻實同種而異名。僑蠻分佈較之僑人尤廣，東起浙海，西及緬甸。在浙閩三省者為僑民，在粵湘閩廣者為僑人，在越緬者為僑蠻，皆僑蠻為漢人種時，移至國外仍以僑名自稱。僑蠻係由刀耕火種之法，即以刀砍伐林木，燒灰用作肥料，然後開墾種植。若干年後，地力已盡又不知施肥，乃棄之而他去另覓新地，數年即一遷，故其分佈日廣。此實一遊耕部族。其教為原始道教的混合，並信奉喇嘛，自製一書曰王世子孫，所謂之聖書也。僑蠻與僑人，自稱其祖為一祖，故其語言亦極相似。僑蠻無文字，職貢圖卷八雖有云僑人有書者，皆謂印文，其說不可解，珍珍珍寶。一或係漢古大字，並非另有僑文。僑蠻與漢族接。最近，或至全北北廷，僑民已失其本來語言，改以客家語。僑蠻教育多由漢字自編三字經功學等一類書籍，自稱傳授。對於中國之教育致力保守。僑南僑民不願入新式學校，寧遠界至安南境內私塾，編僑人至今村塾中，多教四書，尤重禮記，以立身處世之本。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在西南文化中，往往可以找到許多中國已失的古禮和古文化。

（三）藏緬族 在中國西南的藏緬族，又可分為藏番與羅緬兩部。二者的分佈，藏番在青藏高原之上，羅緬在高原的邊緣及其附近，在文化上其大的區別。藏番信奉喇嘛教，通行藏文，羅緬多信本教，尚存文字。藏番的文化較前者為落後，然與漢人接觸較多，近日漸化甚焉。

羅緬華、藏、緬三者的關係，英人 J. G. G. 之說，羅緬近於藏。作者又因緬之地理分佈與宗教文字多與藏人有別而近於羅緬，故以羅緬兩組合為一華。羅緬在東，羅緬在西南，羅緬又可稱之羅緬。此組語言上的特點，為羅緬已消失，與藏語有顯著的差別。所包括的部族，在西藏的東南，貴州的西北，雲南的東部有羅緬；在雲南的西北，西藏的西南有羅緬；又在雲南的南部有羅緬，西部有羅緬，西南有阿卡與羅緬。至於羅緬之種，並非今日所稱的羅緬人，乃與羅緬同支的部族，在滇西有怒子、康子、馬科、阿黎、阿侯、阿昌諸族。此外尚有近於羅緬的野人，俗稱山獺或老克。羅緬分佈在怒江之間，雲南西北部，滇緬交界之處。以上諸族，多居高山，畏避耕種，不教農居低谷，種旱穀製糲為生，信巫教，除羅緬、羅緬有文字外，餘多無固有之文字，近在西洋教士用羅馬字寫創各種英文，此實推行民族教育的一大障礙，政府應禁止其推行。

藏番華、藏番的文化統一，分佈的區域較為完整，羅緬部族名號甚多，而語言文化僅大同小異而已。舉其要者西藏的藏人，西藏的康人，青海的番人，川康交界間的俄漢，大小金川流域的嘉戎，雲南西北部的古宗。凡藏番部族多信喇嘛教其地，習用藏文，生活方式隨地理的環境或長或收。藏番至今保持文化獨立，少與他族混合。

上述西南文化的六章，除藏番華外餘多種化甚速，近來多數藏民能操漢語，生活習慣亦多同於漢俗，政府如能加緊教育，若干年後當不再有夷漢之別。故西南文化在學術上



的價值愈重要，因此乃中華民族史中一極寶貴的史料，而可與世界各國在地理上可資比較者，今不獨西南兩民族之文化，不特其相異，且有別有用心，有如雲錦六、七種的異彩，固為其地，故其地之文化，至於西南文化之與西南民族之關係，則其教育、政治、經濟、交通等問題，其關係之重要，固非筆墨所能形容。故中國邊疆民族問題，固非僅為邊疆民族問題，亦不啻西南兩民族問題之縮影也。

四 邊疆文化的將來

自國父創立三民主義，列民族主義於三民主義之首，民族問題遂為國人注意，而邊疆民族文化的研究，在國內亦漸趨發達。二十餘年來，經政府之提倡，學者之努力，研究之深入，研究之廣，其在短時期中，其成就亦已有足述者。如邊疆民族之研究，昔視為無稽之談，今已有科學的根據；證明明代以前，邊疆民族之歷史，又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其民族之分布，分佈在一千一百六十萬八千八百方公里之廣，其地之廣，其地之遠，我民族生存時而之長，所佔之廣，人口數目之鉅，文化之統一，古今中外，世無其匹。但今知此種大民族之形成，並非僅恃所謂漢族之自發，實由邊疆各民族的加入，日漸擴大，共存共榮，始克完成今日之大體。且也，五千年來，世上不知已有多少民族相繼的興亡將矣，惟我中華民族至今一系相承，確立宇宙之地位，且能欣欣向榮，進步無窮，今亦知此由於國族與邊疆各民族相輔相成，不斷的創造新生命，使我民族日在生長，歷久彌新，所謂「川流不息，其命維新」，以此之

謂於今則益。此皆近年來研究邊疆文化所得的已知事實。故中國邊疆的興衰，不僅邊疆資源為國家生命線，而邊疆民族亦為國族的新生命。且邊疆乃我同胞兄弟，至今流落在外者，應應加以教育，使其能得歸宗入族，早日實現國父對內民族一律平等之遺教。再自抗戰以還，舉國內遷，邊疆的地位愈形重要，建設邊疆亦更覺需要。對於邊疆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政策尤應早日確定，茲略述管見所及，以供國人的參考。

(一) 邊疆文化國族化 所謂國族化者，並非舊式方法的漢化，更非以邊疆文化而代以中原文化之意，乃對邊疆民族予以國家教育，使邊疆民接受現代的文化，同時又能保存其固有的文化。邊疆教育，異於普通教育者應即在此。如以語文而言，邊疆學校固當以國語國文為主，但漢字注國音外，須再加注夷音。在原有文字的蒙藏等族，亦應教以本族的語文。不僅保存其固有文化，且照目前的情形，邊疆較之國文或更需。教材內容，除中國國民應有的公民常識外，充分的取材邊疆史地，適合邊疆環境，改善邊疆生活為取材的標準。師資人才，邊疆初創之時，邊疆文化落後，師資缺乏，祇得取材內地，但國族化教育的第一要務，應即造就當地師資，使各地邊疆自治教育國民的義務。今日之邊疆教育，上自國立省立以至地方所辦的學校，多數處於偏重漢化，邊疆不易接受，故推行邊教，已歷十有餘年，殊少成效之可言。

(二) 邊疆政治民主化 中國邊疆政治因各系文化的不同而異其制度，約而言之，有金山系的旗制，波羅系的土司制，西藏與伊爾系的部族制，邊疆種族教育的政教制。各種



制度在歷史上自有其一定的任務，在今日或者仍有其存在之理由。不過在二十世紀的今日，無論政治如何，民衆的利盆，要應爲施政的中心，邊疆政治自亦不能例外。邊疆的善良制度固應保存，但對於其中不合於時代的部份，亦應隨時加以改進，使整個政制可以現代化，換言之，使邊疆政治能夠進步到符合民權主義的要求，促成邊疆政治的民主化。

(三)邊疆經濟工業化 中國邊疆目下可供大量移民開墾的處女地，除東北以外，在西北與西南可耕的荒地已是甚少。內蒙放牧，乃與謀民爭牧場，並非真正的墾荒。邊疆經濟的建設，首先必須顧到邊民的利益，保護原有的耕地與牧場，不奪邊民的生路，故今日開發邊疆，移民實邊，在實際上也未必能行得通，即以西北而言，竭力請求水利，開闢料

地，給受地理的限制，爲數有限。農業並無多大發展，現在唯有用邊疆農牧所產的原料，以及蘊藏豐富的礦產，發展工業，開闢資源。既不與邊民爭利，又於國家有益。且西北的邊疆文化與中原的農業文化，已有數千年的接觸，因經濟生活的不同，文化迄今尙未能混合。將來唯有以農牧經濟統一於工業經濟之下，使二者的經濟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互相融合而成國族。故邊疆經濟的工業化，其意義不僅開發邊疆的資源而已。

本文的結論爲：邊疆文化的國族化，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工業化，一言以蔽之，中國邊疆的將來，一切的一切都需要現代化。

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二卷目次

- 中國人胫骨之初步研究(英文)
- 大花苗體質之初步測量及觀察(英文)
- 貴州安順城內之服裝及刺繡圖案(德文)(附彩圖)
- 四分一月說辨正
- 海南黎人面具考(附圖)
- 羅馬風徽與圖符在西藏
- 川西毛語之初步分析(附圖)
- 緬甸蒙語研究
- 成都元代文壇研究(附圖)
- 書評(英文)

每册定價國幣四十元(郵費在內)
發售處 四川成都私立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施克勤

吳定良
顏 團
趙克勤
董作賓
劉 成
韓儒林
簡 宥
傅思勤
韓儒林
簡 宥

形募殺志貞，逆破其衆。」——王沈書——

「永和五年（一四〇），烏桓大人阿堅，光渠，等反畔。中郎將張耽擊之，餘衆悉降。」——後漢書烏桓傳——

此烏桓民衆，不同情其兇禽之叛漢，而益族親漢之明證也。又如：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靺鞨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靈帝末，以靈武爲幽州牧，募胡精純首，北州乃定。」——三國志魏志烏丸傳——

此則但因中國內好張純一人之作祟，不但四郡烏丸其全體民放無叛漢之心，即四郡之酋長，但稱「王號」自娛，亦未萌叛漢之本源也。故但使一旦漢好正法授首，誅一人而北州全定矣。稍後，如：

「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高略代立，總攝三王，都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舊制，賜蹋頓，雖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後袁術以命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建安十一年（二〇六）太祖（曹操）自征蹋頓於柳城，……蹋頓聞蹋頓首。蹋頓九（蹋頓）其餘遺進皆降。及冀州并州烏丸高句麗，悉徙其族居中國。」——三國志烏丸傳——

此則蹋頓強，及其餘三王皆絕無叛漢之本心，反漢忠於於

袁紹父子，乃致以身殉之，可謂深受東漢禮義之教者矣。至於三州烏丸民衆，則固不欲入袁曹政爭漩渦，故不肯爲其酋長死戰，是以蹋頓之強乃甫交鋒而旋被斬也。民族間之情感，益以可見。於是漢魏邊將，發現一治邊之原則，即邊夷之叛，決非其民族全體之意志，乃一二兇禽之野心耳，故名將鎮邊，但誅逆謀之兇禽一人，決不妄及無辜，而夷狄咸之乃愈深。如田豫即其例也。

「文帝（曹丕）使（田）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烏丸王骨進，桀驁不恭，豫因出塞接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遼都。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便以遼都代遣。」——三國志卷廿六田豫傳——

「胡人乃密報金三十斤詣豫，豫曰：我上公賞，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廷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寶。豫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悉具以狀聞。於是顯褒之。」——魚豨魏略——

此法發於中華朝廷治邊亂，最經濟，最有效，之良法。流一二人之血以免伏屍百萬之慘，故常被採用。如鮮卑軻比能全盛之時，

「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固，舉軌有陜北之險。……青龍三年（二三五），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福刺軻比能，更立其弟。……然後種落：……歸服，自是邊陲安。」——三國志鮮卑傳——

由是可證則此鮮卑之叛亂，乃軻比能獨夫之罪惡而已。

此外，如處理西北之羌亂，其情形亦復類此。後漢書稱：「自光武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遑寧息。集眾之衆，

，等將部族三萬餘家，詣郡附黨。：在招自出率將歸泥等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招乃領選有才識者，詣大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序序大興。」

「青羅中（二三五），毋邱倫為度遼將軍，右北平烏丸單于薊婁教，遠西烏丸都督率王護留等率率五千餘人降。封其渠帥二十餘人為侯王。」

三國志毋邱倫傳

此東面及東北而各民族，投入中華懷抱以自求同化之史概也。魏之招，語論此義尤深，欲加速其文明之進化，故選拔優秀，教之太學；自東京全盛之時，太學中本已滿植四夷子弟；魏雖小康，此風稍振；其後匈奴劉淵，卜珣之徒，深通經史；雖短時有武力反端之謬，而「民族性」遂趨解無迹，即此故也。其在北面，則

「章和元年（八七），北匈奴：屈闐，儲單，胡都，頡，部五十八部，口二十萬，騎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永元八年（九六），左都期——還入朔方塞，肅帝遣使慰之。其部四千人，引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

「永和五年（一四〇），右賢王都柳提等萬三千口，悉降。」

以上並晉書卷八十九匈奴列傳

匈奴民風之誠，於此可見。故雖在三國，中華文化之長，而晉書王夫其語猶天子（皇帝），其王不拜。晉書王夫安以後，匈奴力拒，處於邊境。：其苦其苦，豈但。：而折節而

已，魏晉之際，匈奴部族，舉族歸化，內補之般，似亦過於濼齊也。晉書北狄傳歷記之云：

「武帝踐祚（二六五）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優納之，徙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晉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太康五年（二八四），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二八六），又有匈奴胡都太博及委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騰降附。明年（二八七），匈奴都督大豆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中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獻馴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優納之。」

以上並晉書卷九十四夷傳

此固開後來華戎雜居之漸，然吾族對四鄰弟族推心置腹，坦白真誠之赤心，天下共見。匈奴中亦非無天良發現之人，如永初三年（一〇九），內奸韓琮誘南單于反畔，及至何顯，應雄軍臨，南單于恐懼憤憤，責讓韓琮，「遣使乞降，單于前謝罪，對應雄等拜，障道死。於是赦之。」（見後漢書南匈奴傳）此萬民尸逐鞮單于也。又如「延光三年（一二四），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反畔，帝呼尤微，欲與俱去；呼尤微曰：我老矣，愛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帝欲殺之，有救者得免。」（見同書）若呼尤微之忠節，吾漢族亦較待人之施，得稱焉。：之誠表矣。

至於西北方面之羌族，原有部份反調甚烈，然其趨向化，亦前後數百年間路不絕。如：

「建武初，氏人悉附屬焉。……降漢，隨西太守歸授，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

後漢書卷八十六焉氏傳

此白焉氏族之親漢而歸化也。不但歸化而已，後漢魏族人陳茂反，氏人大聚齊鍾留，且助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是又盡忠於漢矣。

更可珍者，則對林太守谷永，開化焉氏人是也。後漢書南蠻傳云：

「建武三年（一七〇），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焉氏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

「焉氏人」者非他，前此不久，尚為最野蠻之吃人民族也。春秋時墨子曾兩記此蠻族：節葬下篇云：「……越之東（南？）有棘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又魯圖篇云：「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范甯南蠻傳述其風未改：

「武陵蠻西有啖人國，生子者，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遺其君。取妻美則遺其兄。今焉氏人是也。」萬撰南州異物志云：「焉氏，地名。在廣州之南，交趾之北。恆出道間，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財貨。並以其因為名。又取其鬪殺破之日飲酒。以人羣野為珍異。」此外列子湯問篇，亦記其鬪殺破之日飲酒。說文建本籍，亦記其美妻讓兄之俗。自春秋之末以迄東漢，此其之野蠻兇惡之習，比於禽獸，曾不稍減！乃在東漢之末，谷永即能教誨而洗滌之，冠帶而歸化之，於於禽獸，登之階席，比之漢人而禮，尤難十倍。觀於焉氏蠻族之能短期開化，始

漢族開化力之偉大。古語人「鹹將豚魚」說之非謬，但當推心置腹以「恩信」待人，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焉。

以「捕食豚魚」之禍，「惟心置腹」之態度，行「救濟」之扶助」之舉，盡「禮樂文明」之責任，斯則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孔子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千古治幾之上策，果能如此，則華戎雜居，適足以加速其同化之日，加強其融鑄之力量。國禍雖熾，相互仇疾提防，如郭欽、江統，徒戎之論，其識見陋而處境哀矣。夫華戎雜居，但當相互公平正直，則原諒自可減少，友誼便能增進，不此之圖，但欲徒戎以遠害，此小兒之見也。戎既背叛心矣，今日縱出徒面稍遠，明日即入侵而更近。此猶不滅火源，即火終有延燒而近之一日，所以東晉之世，欲徙戎而未能，反招戎淪陷中原也。

故處理華戎雜居，公平正直，惟班彪之見，得其正鵠。後之人漠視班彪之正見，而反聽稱郭江之陋論，斯中國邊政之自毀也。

「建武九年（三三），司徒班彪上言：「今涼州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辭不通。數為小吏類人所見侵奪，窮愁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郡置蠻夷防部尉。幽州郡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郡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通動靜；使塞外先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安寧。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

漢族開化力之偉大。古語人「鹹將豚魚」說之非謬，但當推心置腹以「恩信」待人，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焉。

以「捕食豚魚」之禍，「惟心置腹」之態度，行「救濟」之扶助」之舉，盡「禮樂文明」之責任，斯則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孔子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千古治幾之上策，果能如此，則華戎雜居，適足以加速其同化之日，加強其融鑄之力量。國禍雖熾，相互仇疾提防，如郭欽、江統，徒戎之論，其識見陋而處境哀矣。夫華戎雜居，但當相互公平正直，則原諒自可減少，友誼便能增進，不此之圖，但欲徒戎以遠害，此小兒之見也。戎既背叛心矣，今日縱出徒面稍遠，明日即入侵而更近。此猶不滅火源，即火終有延燒而近之一日，所以東晉之世，欲徙戎而未能，反招戎淪陷中原也。



班固所述，乃世實僭竊之說，正本清源之論。如欲明證其
 效，以漢末董卓所述度衡之叛及其降服一舉觀之可也。靈
 帝光和三年（一八〇），董卓懼後，益州兵討之，連年不克。
 帝欲大發兵，乃問董卓以征討方略。程璜對曰：

董卓忠功，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
 重。董卓守，過於奴。亦有嫁妻留子，或乃至自
 重。董卓陳兵州郡，而收守不不。限於，不能自
 開；忿怨時天，叩心驚谷。積善賦役，困絕請刑。故也
 善相聚，以致叛。非有謀主僭竊，以圖不悅。今出選
 明能收守，自然安樂，不須有也。

——華陽國志先賢志——

帝從其言，遣太守曹徽，以詔赦之。一連年不克之叛，
 一節皆降服。此其明證亦可以昭矣。所有廢條，皆起於不
 肯官吏。魏與民族間，應應氣感，本自動口稱於融合，而
 諸吏愚直，從中梗敗，直至清代，也，除，救世，回，其
 原因尚似出於一轍也。

不尚公平正直，而惟務猜忌，得計者，如曹孟始。

建安二十一年（二二六），而單于呼單于來朝，曹操拘留於郡
 而遣右賢王去單，歸其國。此何說也。幸何奴思漢舊恩
 至厚，故不即時發作耳。不然，恐永興之禍即見於黃初之元
 矣。曹操既徵求不仁不孝盜殺之人以立功，而下承其惡種，
 社會政治乃復返於黑暗，邊政自不能例外，故鄧艾首創謬論

「嘉平元年（二四九），艾上言曰：『戎狄獸心，
 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自單于在外，莫
 能兼制，長卑誘而致之，便乘入侍。由是羌夷失軌，台

——後漢書西羌傳——

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亡日疏，外
 土之威深重，則胡虜不可不勝備也。聞劉豹部有叛
 萌，可因劉豹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
 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顯西寇。……艾陳
 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去樂聚聚之數，
 塞秦安之路。……司馬景王（懿）多納用焉。

——三國志卷三十六鄧艾傳——

艾之政策有三點：（一）獎勵叛逃而利用之。（二）離間
 分化以夷制夷。（三）分屬民族以圖治安。此三點者以我解今
 日評之，皆淺薄，而且，欺詐，卑鄙，而反加深禍根者也，
 而在當時曹魏之朝，則似奉為鴻寶圭臬；不但得阿瞞之傳統
 ，中樞大將司馬懿亦納用焉。以視劉漢諸葛亮之征南蠻，使
 其心服，衷心吐露「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忠俊實不
 肯度量之相去，豈不遠哉！蓋丞相亮所持之邊政，乃漢代一
 貫治邊之上策，而阿瞞，艾艾，之新計，乃墮落至無恥卑鄙
 之惡道，以自召他日吞噬之報焉。

（四）

曹魏以後之新邊政，不以仁愛，真誠，為基，而以詐
 術，手段，為高。故其邊政之兩大骨幹，（一）為分化離
 間，（二）為民族隔離。分化離間政策之發現於事實者，第
 一為建安中（二〇六）曹操分并州南匈奴為五部。

「……呼韓那單于臣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
 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
 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漢戶大同而
 不輸官賦。多遷牟所，戶口漸滋，漸徙北朔。……建安



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都立其中者爲帥，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遼民縣。右部都尉所統，可六千餘落；居於鮮卑。南都尉可三千餘落；居於子縣。北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於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於太僕縣。

第二節爲西晉成漢秦始之際，再分五部爲四部。

南軍于……部者，散居六部。按六部，謂：太原，西河，平陽，上黨，樂平，新興。成漢（二六四）之際，以一、部太強，可分爲三。秦始之初（二六五），又增爲四……

此在當時，所謂張本……之計，然而事實效果，感得甚反；……亦無百調之禍，……亦不能免於沈淪也。

其第三段……民甚困乏之表現於輿論者，則爲「徙戎」……
 魏初入京，西北諸部，皆爲我居。今雖財祿，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精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並津。北地，西河，太原，朔方，安定，上郡，蓋爲秋聲矣！宜及牛馬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朔方。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

……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徙郡，京兆，上黨，雜胡。破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越十八年，至元康八年（二九八），孟觀西征，討叛氏齊萬年，擒之。於是江統乘時，作徙戎論，爲益國唱。

時關隴屢爲氏光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雍州之戎，常尋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廢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曠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惇才（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拔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關中士民物產，有遷渭之流，視其爲國。秦魏之饑，鹹號……

……實在此土！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既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孽生其心。以賁悍之性，挾積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構逆。而居封域之內，無捍禦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擾，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矣。當今之時，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并爲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邊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稟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俘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兼遼中國，隔關山河；雖爲寇盜，所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驁之寇也，……中平中（一八六），以黃巾賊起，……乘釁而作，幽掠道魏，寇至河南。……今五部之衆，月至數萬。人口之



勝，過於西戎。其使天性勇，弓馬便利，信於民衆。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秦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二四六），四州刺史毋邱儉，其後者，往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蓋百數，子孫繁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成國。……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

晉書卷五六江統傳

後之論者，咸惜郭江之議，不見用於晉廷，遂致晉天祚水，制漢無從。晉書載記原曰：「郭欽勸賈於武帝，江統時策於惠帝，皆以爲處處攻者，據居都鄙；獨珍沙塞之表。定一版運之勝，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蓋曰：失以空虛，晉卿大夫之辭也。如此始雖微之策也。以今觀之，郭欽、江統，謂其先見，能預察禍患於未萌則可。謂其建議，能預消禍患之根源則不可。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及其將亡，則外侮之至固不分遠近也。謂外寇稍遠，而欲延頤皇朝之命，固小兒之雜見也。然分別郭之、郭江之論，又自不同。郭欽主要建議，可分甲乙二點：（甲）徙內地人民，以充實北地西河安定上都無遠及平陽以北諸縣。此爲移民實邊政策。（乙）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無其出入之防。此爲民族隔離政策，而附帶有機格管理政策。

關於（乙）項，其民族隔離政策，根本錯誤，非吾人所能同情。但其機格管理政策，如能特之以公平正直之態度，則與許區，埒埒，之建議合；固亦頗不減之論也。至於（甲）

項，移內地有餘之民以殖邊，實爲治邊方策之最合理者，團體民族，灌輸文明，促進同化，皆以此爲光明正直之大道。今日以及來日，均當佩之以爲圭臬也。

江氏之論，惟務隔離，至於明知士庶既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蓄於骨髓！而不思爲之解冤申曲，疏愁散恨，惟欲不分皂白，驅之更遠，彼若谷惡耕業，豈不更深怨毒。一旦迫之愈急，適足促其中途發難。幸而晉惠昏賤，不採其議。設若採行江論，則李特、李雄、之叛；杜弼、杜會、之亂；翟橫、翟洪、之逆；皆將迸發於元康之世，而爲江統親見其效果之何如矣！

（未完）

大學的任務	羅登義
胡林翼如何整頓湖北	何基
劍橋學生生活	戴文燾
我國土地利用概況	陳鴻佑
打鐵鑪	樂厥第
二戰時報紙的副刊	卜少夫
醫學生（劇本）	勾汝鈞
紅樓夢研究（書評）	雅興

貴陽文通書局發行
每册法幣叁元



邊陲石刻跋文譯叢

韓備林譯

光緒十四年陰曆七月初五日，奉使游歷俄羅斯戶部主事，總辦孫榮觀特對方用兵籌取之八結(即)池田後，開始東歸。時西伯利亞鐵路尚在測量，旅行者猶只能乘用騾馬往來歐亞兩洲間。十月初十日孫氏抵伊爾古慈克(Verkh)，十八日會晤曾遊中國兩次之伊爾古慈克博物院副院長坡塔寧(Pontan)，十九日又晤雅得琳爾甫(Yadrin)。其遊紀編卷十二(日記)謂：「備士雅得琳爾甫來訪，其人頗於考古，能言元之和林城所在」。孫氏與雅得琳爾甫在伊爾古慈克晤面之次年(一八八九)夏，孫氏率領滿洲城地理學會所組織之考古隊，深入外蒙魯克哈喇和林(Ordos)故城遺址。雅氏無意中發現震動世界之突厥漢文兩體關特勳，遂無可汗等語。我國近代邊陲石刻大發見時代，從此開端矣。

光緒十五年俄國又派拉得格夫(W. Radde)入蒙探險，所獲更多。十六年拉氏舉其所得，印圖問世，名曰蒙古考古圖譜。十七年俄國駐華使臣喀西尼(Kasin)以一冊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前季士大夫圖所錄該圖道之和林何也。十八年丹麥國末生(V. Thoresen)創通突厥文。十九年陶拉爾家分別譯為法德文字，於是世人始得知突厥部分之內容。數十年來，歐洲東方學家之研究此數種者，前後不下數十家。日本學者近年亦開始講授。獨吾國學人除當日趨時趨對俄學實外，對突厥文部分，迄今少有認真研讀研究者，可勝浩歎。今所錄

錄，仍多國人不甚留意而於邊陲民族史有絕大價值者，姑刊其跋文，以待好事者之採訪。

(一) L. L. Danneberg 刊北蒙古二回紇文墓

碑跋

沙晚

(通報，一九一三年，頁七八九至七九一)
北蒙古碑銘大發現之時代，尙未閉幕；Rammstedt 近刊富有歷史價值之二碑，足以證之。二碑用古突厥字母寫成，此種字母即世人所稱之 Rungge。吾人於塔里木(Orkhon)河諸碑早已識之。但二碑係回紇語(Orkhon)作成，非突厥語。

1 唐葉羅葛汗阿答碑

其中第一碑在 Kagan-Kaya 阜南坡遺見，該阜在 Atankhan 山之西南西及 Dagon-Khangai(九)之東南東。此數地點當在成倫(Ourga)及色特格河(Selenge)之間，但在子所使用之地圖上，未能尋得。Sutchin 之碑，為一墓石，乃為回紇一葉羅葛汗阿答(Madax Khan Aq)而建立者。此人為一顯貴斯人(Ongos)之子，但住居於回紇地域。碑文中死者自謂婦女時未向其孀家取定贖金納采禮，此可證其人甚富。此外，又稱其曾給予其師駐地一區及侍從百人。此處用以稱「師」之字，乃施用于庫尼敏(Manchisuan)或景教(Nestorian)教士之末字(Ma)，(此字 Therman 早



已認出)；則死者應為一摩尼教徒，自不待論。然則摩尼教傳佈于國祿郡中，吾人於此碑上，復得一新證據。由英武樂譯葛汗阿答給予其帥居地及侍從百人，事觀之，可證摩尼教士享受之優遇。

按所謂葛汗河 (Gardhan) 碑銘者，即指突厥文闕特勒碑及葛御可汗碑。此二碑子已由德文譯為華文。前碑載北平研究院發報第六卷第六期，後碑揭於萬貫牛月刊第六卷第六期。

沙晚譯 *Dakan Khutuk* 為九井，誤，按 *Lolon* 為家古口語，文音為 *delehan*，華音七，故 *dehan khutuk* 為七井，非九井。唐代回紇九姓，其一曰藥羅葛，藥羅葛 (*Yek-lagan*) 即 *Yek-lagan* 之音譯也。陳述先生著 *西域河考*，於此名之附變，研究甚詳，可參看。元代曰規刺，用以稱呼追呼保任連補者。唐書回紇傳譯 *agan* 為阿答，華音父也。

Mar 字，音譯末 (*man*)。通典卷四十開元二十七年七月款，*末摩尼* (*mar mani*) 法，本是邪見。末摩尼，猶言摩尼師也。至於景教師之 *mar*，元代譯為馬兒或馬，如馬兒哈昔 (*mar-hasa*) 譯言主教。元代景教徒徒築江大興國寺者，名馬路里吉思 (*Mar Serhis*)，卜居河南滑川者有馬祖常，其所取之馬姓，即 *Mar* 之譯音，與回教馬姓之義取 *Kahmet* 之首音者，異。

2 唐回紇登里囉沒密施頭駱德密施葛伽可汗碑

第二碑樹立於登里囉沒密施頭駱德密施葛伽可汗 (*Tar-rida bolmas u jumis bilga kakan*) 墓上。此回紇可汗在位時間為 746 年至 759 年。743 年擊敗突厥烏蘇米密 (*Omis*) 可汗，取突厥新權而代之者，即此可汗。吾人由 *Ramstedt* 君之記述，可以確切指定此碑之地望。1903 年出版之 *Sauer* 地圖東西伯利亞幅 (第 58 圖)，繪有色楞格河右岸支流 *Chagan* 水；此水交切北緯 58 度及稍遠之東經 102 度。若檢中國地圖，則見此水名哈梭，惟似應讀為哈梭。因其蒙古名稱為 *hanu* 池。此水右岸支流 *Janu* 之名稱，中文譯為瑚勞伊。由 *Hannu* 及 *Ahni* 二水合流處起，若向東南溯 *Mogoin* 谷而上，則達 *Saenusa* 小湖；此湖之北，有一谷，可稱之為 *Orgou*，因其居額魯特山 (*Orgou*) 下也；此山乃鄂爾渾及色楞格兩盆地分水嶺之一部。 *Ramstedt* 君發見之回紇可汗墓碑，即在此額魯特山谷 *Saenusa* 湖北一公里半之地。予以為此地點與唐書 (卷 37 下，頁 14 上) 所記關於回鶻銜銀之地望，甚合；其回鶻銜銀西據烏德離山 (突厥碑之 *Utka* 或可與 *Orgou* 山證合)，南依黑昆水 (*Orkion*)，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汎 (*Saenusa*) 山。竊以為此文與哈刺八刺哈孫 (*Karakal magsan*) 似不甚相闕，因八刺哈孫蓋為城，非銜銀，又距山頗遠也。謂宜比擬於色楞格及鄂爾渾兩河分水嶺額魯特山麓之川谷，惟其距後水較遠，應前水較近。 *Ramstedt* 君之發見，予認為可確定一歷史地理之方望。

此回紇碑文頗長，掀起不少問題，須當詳細研究之。吾人於此，只能指出 *Ramstedt* 翻譯並刊行二碑之重要而已。



按依唐書同紀可汗微號用字，此可汗名雖加上文所釋，意為天所立御國寶皇帝，即唐書同紀第二代可汗摩延曷(Bayan Qan)也。該碑王靜如先生已重譯為中文，刊於民國二十八年輔仁學誌。

(一) 遼陸蒙文碑刻

最早之蒙文石刻，即世人所稱之成吉思汗殘碑，書用畏兀兒字。1833年俄人I. I. Schmidt譯為德文，名曰蒙古初期銘刻報告，(Bericht ueber eine Inschrift aus der altstein)刊於彼得堡科學院集刊第六集政治歷史語言類第二冊。1927 I. A. Klyukin君更著「成吉思汗碑」之蒙古蒙文銘刻，(Drevnejsaya mongol'skaya nadpis na Khirakir'skoin («Chingiskhanovom») Kanne)，刊於海參威。惜三文均未得一讀。原碑五行，現存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部之亞洲博物館(Aziatski Muzej)。1935年胡憲江君參觀該館，稱之曰「成吉思汗孫兒的蒙文碑文」(新中華第三卷第十二期中國文化在蘇俄頁四十)，題有所本。伯希和教授謂此石刻於一千二百二十年至一千二百二十五年間，(Les Mongols et la Pananie, 單行本頁25)，尙待詳加考釋云。1892年 Radlov 刊其蒙古古物圖時，曾利用空白，將此碑影印收入(拉氏書集Teil. XLIX, 3)，惜此書今亦不得一見。元世祖至元六年頒行八思巴(Phags-pa)，做吐蕃字母所製蒙古新字，碑寫重書用之。就現在遺存殘碑之，大抵原稿為中文者，國語相對書寫之，其書寫之，碑刻用是等之。國書日報

在遼陸地方，似不甚通行，如伯希和教授屢引原書未刊佈之甘肅至正二十二年大碑，及最近於某地出土之至元六年合旨碑，皆用畏兀兒字，而不用至元國書。至于內地現存之殘旨碑，依予所見，悉用八思巴字。去年成都折騰巷南門時所發現之至正遺旨碑(此碑予已譯出)，亦方體字也。

東北現存元代蒙文碑刻甚少，和林漢南兩處與元關碑(中文許有孛瑯)蒙文部分，雖早經波蘭 Kovse 法國伯希和俄國 Popov 諸教授研究，願刻下為殘境所限，未能一讀，殊為憾事。

1924年俄人 Kozlov 於 Khan-Kalan-Ula (杭愛山之一部)東麓發現一古城廢墟，依其地遺址石刻考之，為至元十五年元人所建之宣威軍。此碑在歷史上價值殊不可忽，蓋可據以知其地之元代名稱也。至元十五年四月劉國傑北征，豈即此役所建之城歟？

熱河白塔子有舊藥用體碑，乃明憲宗天曆六年(1326年)林丹汗(Likdan Khan)及其姊妹紀念其所建兩塔而立。今塔已不存，碑亦為土人改爲磨石。清季 Potanin 遊歷蒙古時，曾拓此大碑，並通其讀，刊入其所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冊頁369-397。

1923-1926年間，氏. P. K. Kotlov 旅行我國西北部，報告由蒙古唐努塔拉共和國研究委員會 Krasnaya po mys. instid. mong. i tatarsk. respublik 出版，即蒙古唐努塔拉第二冊 Severnaya Mongolija II.)於外蒙古發現 Coklo-ay 摩崖，並於蒙夏紅軍摩崖(Bickte) Tarkhatay 摩崖現諸文。Okrotay 摩崖均與此碑

塔七年所刻，俄國蒙古學家 N. N. Poppe (1916年夏鄂爾渾河旅行報告 *Geogr. O. Poedde in Orkhon-Idun 1916 Geda*) 及 Vladimirov (外蒙古錫克圖台吉魯薩 *Nadpisi na skalah Khalkhaskovo Goktu-Taidzi*) 均曾研究。

(三) 遼寧最早之滿文石刻 W. Fuhs

(Early Manchu Inscriptions in Manchuria, *Eta. China Journal* 1931, July, pp. 7-9)

世人之於石刻，大抵貴古而賤今。而於古代石刻中，又往往以非法之為去取標準。過地碑刻除無客或人拓之者外，近代石刻少有知者，至於非漢文碑，本非訪碑者所注意，更無論其時代遠近矣。近代之文碑，且經歐洲東方學家蒐集，而成績最佳且給予吾人以讀碑新方法者，則為德人 O. Gröbe 及 E. Lanfer 之中國石刻 (*Epigraphische Denkmäler aus China*)。其第一集北京熱河西安喇嘛廟碑刻 (*Die ersten Inschriften aus Peking, Jehol und Shantung*) 凡收照片八十一張，悉為清代刻石，中文之旁，兼有滿文突厥托感字碑，歷史價值外，語言學上價值，尤不可忽。以下所譯者，皆德人 W. Fuhs 對於遼寧所訪之滿文碑也。

1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

滿文名稱爲 *Astin kurun-urung(?) darhan nangsu* *rainda-... suduigan* 天聰四年孟夏立，在遼寧附近。依

吾人所知，此為現存最古之滿文石刻。碑為無圈點老滿文文字之一種標本，甚為重要。昔以朝鮮之崇德四年滿文紀錄碑為現存最古碑刻，此碑則尤較早十年也。碑為卒于一六二一年喇嘛 *Kangsu* 之墓石，卒後九年，於遼陽蓮花寺建立此墓，以紀念之。一九二六年日人鷲淵一 (*Oshibuchi*) 在內藤博士遺歷祝賀支那學叢中，已將其中文及滿文刊出。滿文字母頗難通讀，且往往不能辨析，共十三小行。大金二字，可證一六三六年前建州帝國國號，猶非大清也。

2 蓮花淨土寶勝寺碑記

滿文名稱爲 *Da. Ika. Jurnai-yarjuro ebe tulun* *geona de ilukha wehai bai de aaha bishai kisu* 寺在瀋陽，通稱喇嘛廟，或黃寺。崇德三年孟秋立。廿四行，每行長兩公尺。碑文用滿蒙漢四體文字，每碑刊兩種文字。滿文為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漢文為學士羅繼錦譯，蒙古文為文院大學士希爾譯，藏文為古式 (*Gusha*) 道木藏譯。此碑為記載金文字號最珍貴之史料，甚為著名。

3 平定朝鮮碑

崇德四年十二月立，碑在高麗 *Sam-tong-so*，為紀念滿人征服朝鮮之石刻。碑文用滿蒙漢三體文字，中文部分已由 *瓦克義 (Wakhi)* 翻譯，滿蒙文部分俄人 *Лоднев* 曾加討論。參閱 *Lanfer* 蒙文書目 (*Skizze d. Mongolischen Literatur*, 1907, p. 203 注文一至三) 以此碑立於一六三九年，誤。) 及 *Haur* 由滿文譯出之間國方略頁四九六及六九七，予未見此碑。

4 勅建護國法輪寺碑記

滿文名稱爲 *Mongon be cielehe Icaini soorini bei*。順治二年中夏立，碑文用四體文字，碑在瀋陽城北北塔法輪寺。

5 勅建護國廣慈寺碑記

滿文名稱爲 *Amha soorini fuchi soorini bei*。順治二年中夏立，碑文用四體文字，在瀋陽南塔廣慈寺。

6 勅建護國永光寺碑記

滿文名稱爲 *On erasi eldeumbuhe fuchi soorini bei*。順治二年中夏立，碑文用四體文字，在瀋陽東塔永光寺。

7 勅建護國延壽寺碑記

滿文名稱爲 *Enehehe jalatan fuchi soorini bei*。順治二年中夏立，碑文用四體文字，在瀋陽西塔延壽寺。以上所舉四石刻，皆爲紀念一六四三至一六四五年間所建之寺而立。

8 莊達爾漢把克魯親王碑

碑文名稱爲 *Amhalinggo darhan batara Cin Wangi bei*。順治十一年三月十日立，八行，用滿漢二體文字，碑在東京陵舒爾塔齊 (Siharai 1584-1611) 墓。舒爾塔齊爲清太祖努爾哈齊 (Nurhaci) 之弟，初葬赫圖阿爾 (Houtala) 之地，一六二二年於距遼陽十二里處遷東京陵，一六二四年遷

遷葬焉。參閱八木榮三郎滿洲舊蹟志第一册頁81-82(1924.)

9 興祖翼皇帝碑文

滿文名稱爲 *Yendehehe nafa Tondo honganqai bei*。順治十二年六月立。用滿蒙漢三體文字，爲建州酋額爾齊 (Fuma) 之墓石。在水陵，設在遼寧興京北十里，爲努爾哈齊之祖塋。

10 肇祖原皇帝碑文

滿文名稱爲 *Deribuhe nafa Da honganqai bei*。順治十二年立，碑在水陵，用滿蒙漢三體文字，爲建州酋可帖木兒 (Mangga Temur) 之墓石。

11 大喇嘛墳塔碑文

滿文名稱爲 *Amha namai sudur gari bei*。順治十五年七月十日立，碑在遼陽，用滿蒙漢三體字，滿文十行，爲一大喇嘛之墓石。碑文已由日之箕淵一譯爲日文，刊於內藤博士遺蹟祝賀支那學論叢。

12 景祖翼皇帝碑文

滿文名稱爲 *Mukdenbuhe nafa Hosingga honganqai bei*。順治十八年九月初八日立，碑在水陵，用滿蒙漢三體文字，爲建州酋覺昌安 (Giwanggan) 之墓石。初葬赫圖阿爾之地，一六二四年遷東京陵，一六五八年復移神水陵。

18 顯祖實皇帝碑文



此碑文名稱爲 *Deutscher Friedhof in Peking* (German Cemetery in Peking) 碑在德風堂前，用滿漢文三體文字，爲德太爾芬爾哈齊文塔克世 (Tarkhi) 之墓石。塔克世死於一五八三年，一六二四年葬東京陵，一六五八年移葬永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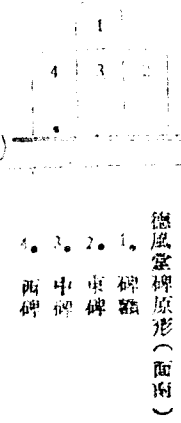
(四) 元代汪古部二殘碑跋 陳垣

(On the fragments of Chinese discovered by Mr. B. Maitan in Inner Mongolia, Ms. Vol. III, fasc. 1, 1928, Pp. 170-5.)

民國二十六年夏假，留德 (Tübingen) 博士示我若干古物照片，要加考證，其爲殘碑。其物乃新近 *Wangku* 君在內蒙古所發現者。照片中顯出兩殘碑，其一發現於老龍蘇木 (Choung-tschin-su)，其他則發見於王京。第一碑爲紀念王傅而立之德風堂碑，第二碑乃此律公之祠近碑也。

1 老龍蘇木之德風堂碑

德風堂碑數年前由普友黃文鈞先生首先發現，並曾向卜報告。竊意此碑原由數石並立而成，立於總堂中央，若中國之屏風然(參閱左圖)。



其圖案與中國寺院中室外所立者，大不相同。碑額當然立於中之上。碑額雖已毀爲兩片，而篆文大字狀甚完好。碑名在第一石，爲全碑之東片或左片，且面南，此石上約有六百字尙可讀。其陰則刻有帖木兒不花諸人名字。另一片有一風者天便也之句。此數字顯然爲堂名德風兩字之解釋，故購石應爲中片。其陰刻有不少官吏之官銜與姓名。予尙未搜得兩石正面之照片，但一片有……王傅……前任……數字，另一片有……見任……降虎符……數字，似可視爲西石之碑陰。此種結論乃根據下列事實，第一，正面全部被遮德風堂之史事，碑陰則刻建立碑陽人之官職及姓名，第二中文字碑永遠自讀若右首讀起，至於德風堂碑碑陰，碑文自然始於西石。第三王傅在碑中對地中，爲最高之官職，在碑陰諸官題名中，應居第一列，故其名當在西石之首行。

此碑乃闕里吉思弟之後人建立。Khan of Mantecorvino 信中稱闕里吉思爲 *Qanqan* 王。其一三零五年一月八日信稱：此此闕里吉思王六年前卒，遺一子，今九歲，……王子取子之名爲其名，曰法安 (*Yeh-an*)。關於法安之材料，可參閱元史一一八卷。但元史法安事，完全依據元代下列兩碑寫成，第一爲闕復孛高唐忠獻王碑，見元文類，第二爲劉敏中撰贈馬趙王先德碑。第二碑數年前予於元刻中卷集卷四發見，此碑極罕見，今歸國立北平圖書館，四庫全書中應集未收此碑。以上二碑關於法安之記載，僅記其尙公主，嗣封趙王，歸葬闕里吉思王。Mantecorvino 之信及此二碑，均未言及法安之死及其後裔。法安之後，襲封趙王者，元史諸王表僅舉阿魯克及馬札罕二人，惟未指明二人爲何人之子。德風堂碑雖爲紀念繼任王傅所立，而碑文之第一部分，則全述

王系之史事，故東石乃最罕見之發現，因其對趙王世系，恰能補元史之缺也。據此碑，馮注安者，為阿剌忽都。王即吉刺魯思，生二子，長曰馬札罕，幼曰阿魯都。及馬札罕卒，其子八都木兒兒，弟魯都魯立。此碑為明前澤州路儒學教授臣三山碑林子貞孫王鈞官撰，如所謂王者，當即阿魯都也。

關里吉思於大德二年，時嗣子注安僅三歲，遂封其弟末忽難為趙王。元史武宗紀至大二年三月，封公主阿剌的納八魯魯趙國公主，賜馬注安為趙王。以此時注安年十四。仁宗紀皇元四年四月，遣王汝安報告以，賑濟八百石。注安碑元史未詳，謂汝安即馮注安之偽，學者皆從其說。此後元史本紀中即不復再見注安之名，惟仁宗紀至元元年三月，河間府為趙王。由此可知注安於一三二二年初死。及一三二三年，時年十七或十八。阿魯思不能為注安之子，其名在德風堂碑作阿剌忽都，在關里吉思碑作阿魯思，皆求忽難之子也。此人曾為注安王傅，曾歸葬關里吉思，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正月，公子阿剌武納八刺下嫁，賜鈔五十萬錠，此文非但說明公主於注安死後再嫁，且顯系注安早死之後也。

馬札罕為阿剌忽都子，尙趙國大長公主速哥八刺。元史公主表謂為養家台子，誤。元史諸王表以馬札罕即馬泰定元年封，亦誤。英宗紀至治元年八月，賜公主速哥八刺鈔五十萬錠，同年十月，設趙王馬札罕都魯魯總管府。此文足證一三二二年馬札罕已尙大長公主，並已受封為趙王。史不見趙王之名，據德風堂碑，馮札罕諱，元統間（一三三三—一三三六）趙王世系亦不見次女，及卒，子猶未冠。據此可知馬札罕卒後，一三三四年前後趙王位。德風堂亦即立於斯時。

。惟有一點碑文與元史衝突而未始求得解釋。元史文宗紀至順二年三月，趙王不魯帖魯色沙淨德等處蒙古都魯萬六千餘戶叛，據碑：當時趙王則為馬札罕，此類差異，雖得將來有新發現，方能解釋。由德風堂碑所示之史事，可將趙世系如下（與本碑同之稱從略）。

君不花 養家台
關里吉思 主安
求忽難 阿剌忽都 檮都
愛不花 馮札罕 八都帖木兒

趙王多祖父子宗數信阿魯思之歷史趣味，亦不下於其世系，一三零五年，Mongol Khan 信云：
關里吉思王諸弟，誤信新思脫思教之邪說，復將叛依正宗之人，引入左道。余肅一人在此，未能感離可汗，故未克往視距此二十日程之教堂。關里吉思王之子名注安，蓋取子名以為名也。望天主能使其步其父之後塵。注安不幸早卒，在其末年，似與 Mungghais 成其他天主

教傳教師接觸甚少。其從弟阿剌忽都為求忽難之子，似為一惡惡脫思教徒 (Mongol)，因求忽難乃關里吉思之背信諸弟之一也。阿剌忽都子馬札罕，其兄帖木兒次女，解脫公主熱心三教（即佛、道、儒），則其時起新思脫思教似亦脫離，然在碑陰陰末行，猶可認出管領也里可溫入忽塔不花字，彼里亞文附錄，及他利曼教碑，除此記載外，無可為信部仍也里可溫之證據。元制諸士皆有七傳，德風堂之名，乃取自諸語，若子之德風，小人之為草，草上之風必隨若。王傳於其所稱之主道，德風堂碑深識，趙王身居若



官不熱心之佛教徒。自稱馬札罕其人傳佈。

接老國蘇木 (Orkhonkhun) 譯言多額之
碑九百之塔 (Tughlugh Khan) 在達爾汗 (Dunhuo)
百靈廟 (Baikouling) 之石塔 (Shitai) 東北
二十餘公里 (Abaqan) 譯言 (Abaqan) 上
原寶王 (Yuan Bao Wang) 譯言 (Yuan Bao Wang)
官功德自在 (Guan Gongde Zizai) 譯言 (Guan Gongde Zizai)
及，顯世人少有意識之者。現任 蔣委員長政治顧問拉
傑摩 (Lajemo) 先生。九二三年旅行接北，亦曾
見之。並草內譯教城 (A. Kinnard Neorinan City
譯言 (A. Kinnard Neorinan City) 文。於英國皇家地理學
雜誌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24, Pt. 481-
5) 於世人遂以此汗古 (Orkhon) 故城之發現，歸於
其。1926 年 Dezsö Kertész 有復遊其地，以所
得影片與陳煥垣先生論文刊於 1933 年華僑學報
(Mauritania Service, Vol. II, fasc. 3) 陳煥垣英千里
君譯為英文，未附原碑，茲始摘譯如上，以證世之關心
邊陲金石文字者。

鑄大斯爾鑄室金石文字跋尾卷二十重建李賢王影堂
碑跋云：
右代州柏林寺李賢王影堂碑，元正十五年立。文
稱王之遠孫阿剌忽思刺吉忽里，尊開附殿，知王為遠祖
。然則趙國之先，出自沙陀李氏矣。元史列傳述趙國世
系，自安以後，俱屬阿剌忽思刺吉忽里之族。據
諸王表趙王馬札罕以泰定元年封，此碑云至元乙亥趙王
馬札罕尚存，則重紀元元之際，馬札罕尚無恙。而文宗

紀又有趙王不魯納，意者馬札罕與不魯納即一人歟？抑
以馬札罕已故而復立耶？皆無明又以加之也。碑又云
今趙王八都帖木兒，則至正中嗣立者，諸王表及本紀俱
不載。

今德雲堂碑出土，於趙國世系，略可派一源。文無徵之
據矣。然於馬札罕與不魯納問題，仍未能解決。
錢陳申說，並與汪古史事有關，故特錄出錢說，以資
比較。又按，元史諸公主表「趙國大長公主亦伶真 (吐
蕃語 Rinchhen 譯言) 適魯赤古 (Zhangshatun)。大長
公主乘哥八刺 (吐蕃語 Zangpo) 又汪安妻名阿刺的納八刺 (吐
蕃語 Zangpo) 適馬札罕。又汪安妻名阿刺的納八刺 (吐
蕃語 Zangpo) 譯言 (Zangpo) 諸公主名皆用梵文或藏文
譯之，即其人皆在喇嘛教境內長成，是教者土國
里吉思 (Zhangshatun) 彼時之盛期故也。里可理 (元代藏文
碑文 Zangpo) 或喇嘛思里信仰，自為喇嘛所傳之事
。至于乘哥八刺之名他處皆作透哥八刺，原文高亦為梵
語。元代名遠哥或名中有透哥一字者頗多。

2 王孫聯律公神道碑

耶律公真碑乃 王孫聯律公神道碑之發現，依于所刻，
此為現存之惟一也。里可理碑。大興國寺碑早已亡。數年前房驤
發見之十字寺碑，僅刻有十字，碑文與也里可理完全無關
。王真所發見者，碑文明言為管領也里可理者之遺石。此外
并有頗多十字遺物，及較里亞文銘刻。
碑額十六字，今可推知其十四字，即「管領諸路也烈
答耶律公神道之碑」。碑文內「公諱王成」及「管領也里可
理」等字，猶清晰可辨。耶律公神道碑，耶律公神道，今此
耶律公又信景教，實 亟要治也。



清代駐藏大臣考

丁寶存

序例

第一章 近代西藏政治概說

第二章 清代對藏政策及第五世達賴之歸藏

第三章 駐藏大臣創設之起因與時期

第四章 駐藏大臣之職權

第五章 雍乾時期之駐藏大臣

瑪拉、翁保、青保、浩委、瑪爾珣、那蘇泰、
 班第、紀山、索拜、德清、拉布敦、納保、
 官保、積順、輔德、傅爾丹、阿彌勒、瑪爾、
 托波、莽古齊、常在、索琳、恆秀、留保柱、
 恆瑞、保泰、博清額、慶麟、寶滿、德存、
 巴忠、舒誠、普福、奎林、成德、那蘇圖、額爾
 登保、和琳、和珅、松筠、

第六章

嘉道時期之駐藏大臣(附有缺額者隨時補入之)

英善、明寶、柔巴克、成林、文弼、文弼、陸
 福、陽春保、瑚圖禮、壽保、喜明、毛麟、文
 幹、保昌、松庭、惠訓、興科、隆文、正蔚、
 慶祿、鄂爾安、圖善保、孟保、海侯、領力、
 詩善、成良、托騰額、恩特亨額。

第七章

咸同時期之駐藏大臣(同前)

海叔、詩翰、赫特宜、滿慶、蘇寶、恩慶、啟
 收、恩壽、德泰、承福、公法、

第八章 治宣時期之駐藏大臣

劉銘、色輝額、維慶、郭禮、文碩、崇綱、曾
 賢、長庚、升泰、紹誠、奎煥、廷茂、文海、
 納欽、慶豐、裕綱、安成、有泰、桂霖、鳳
 全、聯豫、趙爾豐、張蔭棠、溫宗堯

第九章 對於駐藏大臣之批評與結論

序例

一、西藏為中國領土之一部，近代自清初起，直接受中央之
 統治者，將近三百年。雍正五年，並設駐藏大臣二
 人，迄宣統之末，未嘗少廢。駐藏大臣之權限，有超過
 於各省督撫者，西藏且死如內地固不備感。藩屬已也。曾
 於何時，此類大臣之姓名身世，世所罕知；至其在藏經
 營之事實，尤無所得而詳焉。吾西藏歷史、政治與中原
 關係者，將何所憑藉乎？余不獨聞道，爰將此類大臣之
 姓名事實，約百有二十餘人，悉為輯出，都凡五六萬
 言，名曰駐藏大臣考。

一、記載駐藏大臣之書籍，除清史稿編年表卷九至十二，
 西藏通志卷九等略載其姓名與時期外，其最見於東華錄
 正編編，清史稿，圖朝香獻額初編；中等書中者，至
 為零亂；爾雅藏書錄，間亦偶載之，但更不成條理，
 片段而已。即如爾雅通志所載，祇乾隆十五年至六十年
 之駐藏大臣，以後年表所載，亦僅以辦事大臣為限，其



事詳大臣，概未記錄。取華錄所收各駐藏大臣之事實，者太多不全，如欲詳為系統與較完備之紀傳，頗難編纂之。（記載較詳者，當推清代各朝實錄，但此書現不可見。）茲將所輯者以全部駐藏大臣之姓名與其任藏之事業為主，而以各大臣之身世與其他重要事蹟見焉。在藏事實，多者錄其要，少者錄其詳，無可考見者，暫從闕略，以待補充。

三、清代在內地駐西藏，與由西藏返內地，無論取道四川或湖南，在程途均須數月或半年以上之時間，因之各書所載駐藏大臣赴藏離藏之時期，互不一致。他無論已，即如劉世明志，據臣年表及著錄均謂其由藏而回，彼此互有出入，同一人也，所載沒有數月或半年以上之差別，蓋一從委任或改職之時間，一從抵藏或實在離藏之時間也。大抵去與者編，均從前者；志則以資考為根據焉。本書所錄諸臣之委任，抵藏與改職及實在離藏之時期，悉為從前，其無可考見者，則從闕略。其有三書中非因上列原因，所載時間仍有差別者，亦分別於後，以備讀者參考。

四、自雍正五年迄宣統三年共計一百八十五年間，其正副駐藏大臣，約有一百二十餘人，現已詳出者一百零九人，其餘隨行者，茲分為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四章敘述之，其編年之整齊而已，非有他意也。其有一人兼領兩項者，均列於前朝之內，不重見。

五、藏人名地名職官及宗教上之名稱，多係藏文翻譯而來，各書所載，頗不一致。本書係採最普通者用之，但前朝所載不一，統俟將來，再為補遺。

六、本編略略太多，錯誤不免，行將修補，備印專書，如有關於編譯上之意見，或參考材料之介紹者，均所并啟，俾候指正。

第一章 近代西藏政治概述

本章所謂近代，即起自明末清初，而迄於宣統之末年；西藏政教常不分，所謂政治，亦包括宗教在內也。

西藏宗教自赤松德贊時，即度蓮花生入藏，（約當西歷七四九年，貞天贊八年）佛法大興，其徒號寧瑪巴，漢人所謂紅教也。至宗喀巴改創黃教，（宗喀巴元順帝至正八年生，明永樂七年示寂，年六十一歲。）註一）道明二大弟子克主結及根登珠巴，世以呼畢勒罕，轉生黃教。計第一世為根登珠巴，第二世為根登嘉納，當時黃教已推行於前藏，後藏。第三世為鎖南嘉納，生有至德，名震全藏，遠及蒙古，號稱活佛，時蒙古俺答居河套受明撫為順義王，並佔有青海各地，迎接活佛，建寺青海，尊為「聖識一切瓦齊達賴喇嘛」，為達賴名號之始。第四世為榮丹嘉納，為俺答孫阿薩汗之子，喇嘛教盛行於漠北蒙古及準噶爾諸部。第五世為桑嘉納，於明萬曆四十五年生於前藏瓊結地方，時則俺答子孫沒落，青海為和碩特部所據，和碩特者，為新羅摩古四部中之一，原遊牧於烏魯木齊，明末南下，兼併青海之地，後改號為「賢汗」（亦作固始汗）也。俱奉黃教，時紅教尚以後藏為根據地，其徒克魯長號藏巴汗者，力扶紅教，與黃教為仇，遂驅喇嘛第巴（為第二世達賴所設，西藏執政官名）名桑結者，引頭賢汗兵滅藏巴汗，於是頭賢汗盡有康藏兩青各地，已居青海，收賦於喀木，遂賴與第巴居前藏，長次子





居後，使至孫號拉波汗焉。先是達賴第五世於清太宗滿鐵
 汗與額爾齊斯汗通盟，以後各年，彼此均有來往。順治九
 年，達賴前率內應，親見世祖，世祖特以禮禮，封達賴喇
 嘛為「西天大菩薩自在佛領天下佛教普通瓦赤喇嘛喇達賴喇
 嘛」，並授護國法王。時有革職者，駐教新領伊犁河沿城
 之古部落，與額爾齊斯汗時（即教額爾齊斯河），土爾
 其汗（即拉塔爾汗）同為額爾齊斯汗之臣，皆受賞
 賜，土爾其汗，有勇名以討丹者，在職為僧，桑結深與相
 識，順治十二年，雅部內亂，僧格為人所殺，喇嘛丹返部定
 計，自立為汗，十六年併其弟的赫，土爾其特爾部，明年又
 併其弟，奉有天山南北與河套以西之地，勢力頗長西北
 一帶。第桑結自與喇嘛丹後，勢力既大，專橫益甚，
 傳聞喇嘛丹系之平叛賊政，欲引喇嘛丹其勢力，喇嘛丹之
 弟，即額爾齊斯汗，與清廷相結，桑結實除喇嘛丹之。遂
 於順治二十一年圍殺，桑結不發喪，康熙三十三年
 喇嘛丹名額爾齊斯汗已為土爾其王，聖祖稱其弟，移
 其居之，桑結始以實告，並奉喇嘛丹已十五歲，即第六
 世達賴也。喇嘛丹不為桑結之行時，又與桑結不
 睦。順治四十四年，桑結殺喇嘛丹，拉薩汗糾合後藏民
 兵，與桑結，遂封拉薩汗為第巴喇嘛汗，令藏桑結所
 屬之第巴喇嘛汗，後行至青海而死。拉薩汗以伊爾嘉第
 巴為第，而蒙古喇嘛汗以其為第，另立喇嘛嘉第第七世達
 賴，清廷詔於西寧塔爾寺安置以禮禮之。

喇嘛嘉第既敗於清軍，康熙三十六年，以高終自衛。
 其弟第巴喇嘛汗（即僧格之子）繼立達賴，復將天山南北
 諸部，康熙五十五年高第巴喇嘛汗有健威，襲拉薩。明年

之，殺拉波汗，遷據藏地。五十七年清廷命甘肅省巡撫，
 五十九年以喇嘛喇嘛延德分路出師討之，策零敗走，清軍入拉
 薩，第七世達賴喇嘛，入布達拉宮，封宏治覺業達賴，並
 留蒙古川陝兵戍之，是為準軍入藏之始。旋封拉薩汗遣臣第
 巴康濟爾，阿爾布巴，貝子隆布爾為輔國公，與札爾雅均為
 噶布倫，總理前藏事務，庫藏為台吉，鎮守後藏。雍正二
 年，復平定羅卜藏丹津（額爾齊斯汗之孫）之亂於青海，四年議
 議設立駐藏大臣二人，常川駐藏。（註三）以藏政不和，五
 年正月派副都統瑪拉，學士僧格赴藏，是為駐藏大臣之始，
 （註四）而西藏始如內地矣。十月前藏阿爾布巴作亂，殺康
 濟爾，欲投準部，清派索郎阿、周漢等率師討之；未至，而
 後藏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
 藏事務，練兵布防，準夷不敢犯；西南巴布勒（尼泊爾）布
 魯克巴（不丹）等部，皆受撫入貢，封頭羅喇嘛為多羅郡王。
 乾隆十二年，額爾齊斯汗，次子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喇嘛
 部，擬為亂；十五年，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剪除之，二
 大臣亦死於亂黨。清廷派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培鍾琪進藏，
 未至而達賴已先病亂黨待命，策楞至而殲之，因培鍾琪藏
 兵千五百人，並發汗王，以四噶倫布分理藏務，而總之於達
 賴。二十二年，第七世達賴喇嘛，第八世達賴喇嘛羅桑絳白
 喇嘛繼立。

廓爾喀者，西藏西部喜馬拉雅山南麓之小國也。本曰巴
 勒布，分為麥楞，布加，庫木三部，於雍正九年率金葉表納
 貢。乾隆三十二年，其西境部落喀族侵入，酋長布喇蘇伊那
 拉因臣服三部，自立王位。該族入勇敢善戰，藏人畏之，該
 國與西藏之經濟關係，尤發生密切之關係。五十三年，噶爾



年，特許川滇邊務大臣，汪德輝暫充其職，積極經營川邊。汪德輝以四川西康西藏，並與英界定巴塘之約，着手改設軍政，創辦學校，交通，陸續改設理化，定縣等縣，由定巴安寧府。宣統三年三月，趙氏署四川總督，以傅善林代辦邊務大臣，陸續改設之任務，延至同年六月，全康六縣改設縣，而邊省之議發出矣。達賴之流亡也，於光緒三十四年南番海入藏，清廷備子優待，僅以臣屬禮待之，又以標騎川邊藏民叛亂之事相詢問，遂憤慨，於同年十一月離京返藏，留置留，宣統元年十月始抵拉薩。自光緒三十二年中英簽印條約告成後，清廷派張蔭桓由印度赴藏辦理，張氏與邊務大臣趙爾豐，駐藏大臣聯豫協議籌辦條約，於光緒三十四年奏請派兵入藏，乃有宣統元年六月廿四日，由聯豫統率入藏之舉，於二年正月抵藏，會賴至此，以爲世界，歸結印藏，英人層之六官，優異禮遇之。清廷與藏之交涉，我國雖先後派遺官員，張蔭桓名聲最大，及張氏去，但英人竟置不理。至宣統三年，武漢事起後，邊疆更趨，駐藏總辦官兵，公開宣佈獨立，清代在藏經營近百年，培養保障之結果，至此消滅淨矣。民國成立以後滿蒙同族居於平等地位，西藏乃進於新階段，此立憲以前三百年之政教大概也。

註一 宣統元年，各書所載不同，本書採用任乃強著藏史地大綱上冊第一七四頁所載。

註二 關於噶爾丹詳細事實，見原本奉邊紀略一書，詳拙著「西北非日提要總敘之部」——刊載新西北月刊第五卷四、五、六期合刊西之史地專號。

註三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七七理藩院載：「雍正四年議准：西藏設駐紮大臣二員，辦理前後藏一切事務。」

第二章 清代對蒙藏之宗教政策與第五世達賴之翰蒙

昔元世祖於至元六年，封吐蕃八思巴爲大寶法王，總攝吐蕃政教，世襲其職，是爲藏教有數皇之始。明太祖因其祖國政策，遣使入吐蕃，廣行招諭，僧侶至者，皆封國師。據明史西域列傳所載，當時所封，有哈立麻大寶法王，昆澤巴大乘法王，釋加也失大慈法王，及帕木竹巴開化王，靈贊化王，館覺護教王，必力工瓦闡教王，思輔教王。除此外，凡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國師僧官，不可勝數。當時雖有入貢徒衆之騷擾，質賜之繁費，但終明之世，西藏相安無事，擾柔之力也。清初本不信佛教，太宗天聰三年庚申諭曰：「喇嘛等以供佛爲名，潛肆奸貪，真妄人耳，蒙古諸人，深信其懺悔超生等語，以致有惡轉輪結布施之事，嗣後俱宜禁止。」（註一）即可知矣。但又鑒於蒙藏佛教勢力之大，不能不因勢利導，採取寬廣政策；達賴班禪爲蒙藏各地之宗主，尤不能不採取接洽手段，曲事籠絡，以收箝服之效。開國諸君，深知此意，世祖云：「當太宗皇帝時尙有喇嘛一四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聽，往召達賴喇嘛。」（註二）聖祖云：「蒙古之性，深信謬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那必爾汗，不詳真偽，便

常川居住，往來不絕，以前漫無查考，以致時起糾紛。此次
 訂定在藏居住之巴勒布、克什米爾商民，准其常川與販，惟
 須在藏商領事館等名數若干，造具清冊，交駐藏大臣衙門
 存案備查。巴勒布每年准貿易三次，克什米爾一次，藏人前
 赴外番營販貨物時，該商人等須呈明駐藏大臣由何路行走，
 妥給執照，以便稽查出入，過江定日由該商備查聲明確，
 始准放行，其自外番來藏者，亦由該商備查聲明人數，報明駐
 藏大臣姓名號冊，以備查考。西藏邊界人民與接壤居住之巴
 黎商民就貿易買賣，飭令各該管地方備齊管官，就近約
 束稽查，毋許私販。在藏商民如不安本分，駐防備及文武
 員官應即通事人等，如有窩案商民，或縱容出入等弊，均由
 該管大臣隨時查辦。

(六)關於交通者，其取締之辦法如下：一、城內喇嘛往
 外番高山結塔者，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限以往返日期，回
 藏之日，仍照原執照，不得重過邊外，如有違行私越者，
 即行究治。二、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喇嘛與喇嘛，
 是該邊牧地方前經報者，俱須兩軍等大臣行文來藏，再
 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書明兩軍等大臣，以資查考。
 三、外番人等來藏布施贖禮者，由邊界管官，查明人數，稟明
 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事畢後，查點人數，發給執照，再行遣
 回。四、廓爾喀、布魯克巴、哲孟博、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某
 商地方事件，俱由駐藏大臣主持；其與邊類喇嘛通問布書
 信，亦俱報明駐藏大臣詳出查驗，並代為約定回音，方可發
 給。至喇布倫等不得與外番私行發信，各部落若有寄信喇布倫
 等，亦須呈明駐藏大臣查驗喇嘛商同給驗。
 除上述外，關於刑罰者，規定兵民犯罪，仍依其俗論

罰，按罪名輕重，以定納贖多少，歸為定例，存駐藏大臣
 處，凡罪惡協爾幫、阿子轉喇布倫制斷後，皆呈報駐藏大臣
 要定，除案卷至多者仍籍家產示懲外，其餘犯公私罪者，不
 准執贖查辦。(註九)關於差徭者，藏內凡大旗人口及大寺
 喇嘛各處免差照票，一律停止，如實有勞績者，准願喇嘛告
 知駐藏大臣，方准給票。喇嘛番日人等私事往來，不得擅用
 烏拉，亦不得私發信票；如遇因公差遣，有必須烏拉之處，
 須稟明駐藏大臣及達賴喇嘛警給用印照票，編定號數，始准
 應付。關於邊防者，規定駐藏大臣每年五六月間，二人輪流
 一人前往後藏巡視邊界，操閱軍兵，並查閱新舊、番拉木、
 絨、喀爾喀、薩喀、蝦布、定結伯克喇嘛邊一帶之鄂博。
 江孜、定日兩地管官，責令各該處駐防備齊管官。定日屬之
 轄領多，二木達、古喇、喇木、喇及宗略五處，添駐軍兵，
 每處二十五名，設定理一名管理之。喀爾喀等地方之卡隘，
 撥甲嶺等六處，令江孜守備派撥兵，分防巡守。

以上各項章程則定，自福康安等奏准實施後，迄於清
 末，遵行勿替。光緒宣統年間，英人外侵，藏情內閣，駐藏
 大臣頗窮於應付，以致英兵入藏，連頓出亡，當時駐藏大臣
 如裕綱、有泰等實不能辭其咎，但此亦為清末因時勢變敗
 之所致，非駐藏大臣職權衰微之影響，因上項事件，均超出
 駐藏大臣職權範圍之外也。
 至駐藏大臣在藏駐紮之期限，原先似亦無規定。自乾隆
 十年規定駐藏官兵，三年更換，自後遂為定額，駐藏大臣均
 於三年換班，間有出入者，或因道路之阻礙，或因無人接替
 耳。駐藏大臣八數，在開始議准發兵時，原為正副二員，正
 副辦事大臣，副即幫辦大臣。雍正時均為二人。但乾隆初

價，須至三時方午膳也。一時張處長出席道路會議，二時稍通點心。二時半在城區路事通融，古... 趙均健石板，惜居宅窄，荒涼耳。三時一刻進膳，余與良珍先辭出，趕赴湖邊乘船，伏子等已久待矣。三十里抵馬湖村，宿胡家旅店。伍特務長來見，明日允派隊伍護送。

十六日晨六時半即行，十里抵蒲田，略休息，二十里分水嶺，上有駐軍二排，李道長率隊伍解歸，頭路長出而招待，派隊同行。時已微雨。下坡十五里抵青口，天忽晴明，良珍滑竿夫無力指送，仍去半步行。三時半至文水嶺（牛老水）下山時滑竿夫先後跌倒二次，幸均無恙。宿何家旅店。此間距波德半日程，李二哥欲起程家中，允之。

十七日晨八時出發，十里少息，宿盤旋上經官嶺，新領上么馬子莊歇乘兒。復前行，在山王廟（白頭）少息，距城僅三里許矣。一時半抵波德縣城。良珍與孫夫均在縣署前慶元旅館候待，余則備訪陳督長，定縣立小學為住處，整潔幽靜，為此次旅行中最佳宿處也。陳督長復留住訪甘遂夫郭處之派先在于甘君家。時正午，內外二場，並備關中，陳處陪余坐床沿上閒話。四時半備菜有蟹羹，為本地物產。余等均不嗜飲，以分食竟，略飲數杯，冒雨歸棧。李往安郭處之先生問來，談半小時而別。凌駕成道後途中詩一首：昨宵方起馬湖灘，今日又過青口關。抱病知因多飲酒，撥簾欲飲石山。風雲橫嶺無無面，桂酒神成地有靈。如此景况何處有？錦標雖好亦難尋。

十八日晨睡時見紅日滿窗，值昨夜月色亦正皎也。陳縣長已至，即穿衣起，坐談一小時即別，乃整理衣物分別。晚，早膳後，具酒數日，並過郭處之先生高治赴夷地調查團查團本縣立小學高教第二年，明年夏季畢業。正出行街市，遇

問題：(一)編譯人，(二)地籍：計分編譯得，為角，扒哈，磨石，那風澤，千萬溫，漢漢口等處。並討論到伙食，食米運輸，貨幣等學校小事件。純之主張以感情同化居民，見解頗與常人不同。午膳後，費小錢，荷如，卸竹，鍾民諸

十九日晨起，陰晴無日，既而日出，時已不早，董余表昨日跌壞，良珍之長又復停頓也。早膳後往訪純之，其家人謂純已上街，乃上青兒之子慶元旅館，遇甘遂夫先生，甘先生導往一錦紗店并副謝著先生與吳老先生（均清波公正者）純之老師一相見，同時囑老往縣府覓純之。時仕安適過店門，略談數語，渠謂其父亦已來城，少頃當來晤見。返寓後，純之到來，略談數語，即以調處學處此之。是日遊場（陰歷七月十六日），沿途探聽，上海游地歸仕安偕其父及華母胡占漢來訪，談半小時。二時午膳。午後登曉船夫婦及椿哥各一函。整理行李，以備贈送。四時，清波星別回籍學生在夜演劇。五時大雨，劇遂終止。陰沉無晴，無事可作，坐待曉曉，早寢。

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讀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溫習戰事一章，並譯述關於又譯制皮各問題，以備今日諮詢。十時半，李老先生與胡占漢來，途開始討論。留胡李午膳，時胡姓樞戶（亦係華母）亦至，途回膳。四時半休息，六時晚膳，八時就寢。縣署來處明日午膳。

二十二日。上午仍讀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下午李生安君來雜談，因未適適安時間，擬往訪楊士爾後商榷校中女士。女士在帳房求學，因家處間回鄉，現在



紀 明 雷

此時，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中由雷...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氣驟冷，良珍小兒，紹雲古老，等皆驚枝而驚，全仿工作...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九月三日，天陰，雲霧未散，有他入後路之慮...



有列疾，昨日已死二人矣。余亦不願往，遂臨時計議，轉赴黃鎮，鎮保保坡下小平原，距哈約四五里，均係白夷買姓家（四大朝臣之一）。下坡時，見草中羊羣甚多，金河蜿蜒如帶，環繞坡之四周，烟雨迷濛，景物如畫。穿包穀田中行約半許，阿加子携入一家，屋向高大，但堆滿包穀，無下榻處。乃從前行，至一多名買姓金者，屬胡吳奇家別吐家寬寬。遂以中堂為余宿行處。門首有婦女三數人兒輩十餘人正在夜膳，蓋胡石阿着因惡里區家與胡家打冤家（阿着係胡家百姓）而避難來此也。初，烏角士與胡星明有二妻，先於里區氏，次娶吳奇氏。是明死後，里區氏遺二女，吳奇氏遺一子，均守節撫孤。胡星明氏有遠房族叔胡常保，欲里區氏轉嫁於其子胡星海，而里區氏不願。常保力迫之，里區家族人皆謂常保以加害。常保母，吳奇氏家之所從出也，以舅氏身分，欲為常保報復。但胡星明氏僅有二女，嫁後，其資財均歸吳奇氏之子，如轉房則其資財歸其夫所得也。胡星明本族及親朋，亦大都表同情於里區氏。故論法，里區家與胡家之子，胡家應聯合吳奇家以攻里區家，而在事實上，則胡家因表同情于里區家之故，遂與胡家聯合以抗吳奇家，而胡吳奇氏則結存齷齪之間，衝突皆非。據胡述離，此次冤家，亦民族學研究上最感困難最有興味之一問題也。觀察者以此此次冤家交互關係，關係方向太多，結果不會打成。然胡星明行季，油布不良，衣被大都為胡星明上房水所弄透，洋被必有數尺地乾燥，勢可畏人。時天已黑，不覺清曉，因乞主人位位被褥。主婦頗嚴苛，衣一小雞燻余等，余等復用胡豆腐，蒜頭，皮蛋等佐之。主人年四十餘，已有四子，

其已娶婦，生一女，在懷中。次則轉房於其叔之寡媳（兼嫂），有一子甫周歲，將永其叔承香火矣。三四兩子皆幼。飯後，乘乘園酒飲酒，擺擺門陣。余攜有酒五斤，至改行就殿時，所存僅半斤許。天未明，羣夷復起而盡飲之。

九月四日，晨起，雨不止。因甚。找胡占署略談農耕狩獵等情形，買來多件獵用器，因得就地研究之。補記烏角及兼其所見住宅及設備事。下子，時時時雨，天色昏暗，勢頗瀟灑，圍桌，小方桌，小椅子，等影片散放，恐不成功。洪副官由哈哈轉來，謂昨夜到哈哈，時已大雨，因聞胡星明家有病疾，已死二人，昨夜復死一人，故前此保長家。後聞胡石保長馬代雲公子語，余等已來此，故今日雖後遺夜膳，然余決來此與先生爭相會也。路謂 *Notes and Chapters of Anthropology* 及 *七俠五義* 以遺閱。傍晚，烏角送來至。

九月五日晨，微雨。因主人備不空，故捨餐稍遲。餐後，天放晴光，因決動身赴磨石，乃逐主人布一匹並針線，得獵豹弩箭一具，葫蘆水瓶一個，囑杜隊長回烏角時帶回城中。沿途滑溜，下坡時頗困難危險，幸係加子杜隊長前後扶掖，始得破險渡過，然始終跌倒三次，幸未受傷。渡磨石溝時，良珍小唐紹等均由側下背負而過，因立山巖影顯顯。至磨石均口少息。二里下坡，即抵馬代雲保長家。馬保長甫自大涼山購羊種豬，客室中堆滿羊飼料，乃立刻清理，並放行軍床三個。出門冒雨視察一周。二小時後，雨勢漸大，乃折返。馬氏性實直，謂已服務中華民國二十年，專辦義務，聞罪於人者甚多。屢已三次被焚，此係新蓋，已還不如前矣。客室廚房極簡陋，小菜小棍均未備。臥室有二間，一供紹雲住宿，大概係專招待客人者。二為自己所用，



謂其地，謂設地已漢化。就發時，聞高處有人呼喚，馬保長荷聲詢問，其語與奇家宗家來矣。馬保長已檢槍實彈，倚門以待。室中空氣頗佳，紹雲竟一出者之路。余謂：「一道路既寬，亦不難行，況此路不難方向，走向何處？」余謂：「則殊可怕耳。」一因馬紹雲早臨。余思在鳥角不及登，一送者，可在八哈不難往觀一覽也。在此間如能目視一二家，亦可稍收東門之失也。十二時許，夢中聞警，則聲甚大。

六日雨，晨起，知昨夜家來未，閱極。略讀。又見。The Chinese of Ansheng. 紹雲古雲開講。草草午飯，良餘小許均入睡。紹雲古雲出外游談。臥讀七俠五義至完卷。夜，風有「明日決離去石」之決心。

七日晨起，見微雨，頗急。見晴光，匆匆早膳。膳竟。日光竟出現，驚喜欲。遂啓程。控石窩山不甚高，坡亦係沙土路。行步並不困難。惟有三里許之低洼地，盤旋于山腰，野草怒生，與馬蹄，馬蹄喘入腿股，頗難。故路僅二十里，而至于午二時餘始達。千萬員保長傷滿科在坡上迎接。木樨直赴五團寨子，託本村人找背子數人，不獲，遂留信于趙培元保長家。小書見趙女有口琴二支，欲換其一，索酬甚微，以饒於情面，許之，四時許，良珍僅滿科紹雲，及馬趙兩保長出外調查，余以此間運化程度甚高，遂停止不出。夜膳，仍以磨石帶來之菓子下餐，味已不甚佳。趙保長贈鷄一隻，已不及煮熟，乃于黃昏令老蔡燉之，以備明日已餐之新。

八日晨起，炊烟滿室，眼淚盈頰。急起床，就門外小

坐。見天有晴意，乃急捲起舖蓋，坐待早發。見趙之第二女，身似一極醜之烟，身長其之，紫布八方，殊嫌過昂，價值六方，不肯，亦遂聽之。以尚有較佳之機會也。三女出銀針線之木箱，紫布八方，余殊不欲，伊則謂至六方，乃給予四方布並針線若干，第二女又易新姿，餘余為之感，但須以絲線交換。惟絲線已放在箱中，箱已鑰匙，殊不願重費手續，遂淡然處之。其母在旁咕嚕。此行中以此家為最不快也。十時許，背子到，遂出發，沿途均係沙土，路尚易行，惟草長過膝，難行。下午二時許，抵五團寨子，此間原為胡家娃子，最近有分向奇家阿着家校保者。宿處宗保長家。家道尚可，有子在鳥角省立小學，亦不滿於黃校長。昔日曾聘胡人張來坐靈館二年，生徒達三十人云。略過包穀，即出而調查，發現八月二十二日夜雷城事變中殺之背子為是村羅萬順之么子。羅萬順于某日偕其子赴雷波趕場，歸時紫油樹么店中，剛丁追及，圍攻不已，羅萬順足受重傷，其子被擄，並對其頭，年方十七耳。

至是，羅萬順扶傷出見，涕泣為道其詳，撫慰之。另有一老婦人年已七十四歲，其子羅宗武因民二六井底之役(注)被殺，率其孀媳稚孫，貧困度日，為攝一影。途中所見農作物甚多，如包穀，大豆，荻子，穀子，高粱，梨，栗，核桃，石榴等，均色味優良。蓋地在金沙江濱，氣候燠暖，土壤肥美也。夜，盧保長殺羊款待，補記磨石溝詩一首。

雲山回合一團坳，小徑如蛇逐鳥跡，路險何妨手代足，風寒漸覺汗侵褲；山高土滑滿何底，石亂草橫水寒骨；景色自然自適至，發聲處處有人聞。

(注)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有滇人林鼎山移住以開附近，向



漢夷愚民倡言境井底繁華富庶、決勝諸城。縣政府有令派往攻擊，以便佔領，願往者可自由參加，非倡之。從者千人，窺柳灣之里區別吐，護送西都科學考察團之所有達夷亦隨往。縣長吳某，智仁勇兼備極得民心，聞訊大駭，親率團丁往中興場（永康鎮）截阻之，殺十四人，宗武與焉。已渡江者為井底團丁所圍殺，遂數百人。吳縣長聞之，撫膺痛哭，曰：「此吾不備教化之過也。」

九日晨，雨極大。對岸瀛境諸山，全被濕雲漫沒，真如海矣。康保長以團中位密享客，味極甜。余初未知吃法，竟將麵屑一併吞入，經人指點，不覺失笑。晨發因吃蜜減量而飯後亦不感不適。雨勢正大，不能成行，乃將被小以，少覺舒適。起見天有晴意，即整理行李，同時遺良珍布疋、鞋、往贈羅萬順，並囑伊小心調養。羅以其子之裝衣相贈，以為紀念。裝衣編織甚佳，與漢人異也。結雲下山返城，臨行亦未正式招呼，余亦不予搖勞，為懷不終。見吳恩澤，小人之尤者也。沿金河岸邊大路而行，砂土不粘，行路甚適。對岸景色亦頗悅人。中途，背子由持標上坡先行，余等順道往田伊子調查。壩子極小，壩口七八家，聚居一處，四周核桃，石上桑甚，梨子等樹，圍繞成林，為離雷流後所見唯一之果園。蘇甲長出與客，爭戰之，每人約帶三四枚。其父六十餘歲，多病，極衰弱，險以八月廿一旬而出。將抵木魚山，途中遇提保羅石家之漢民張某，其全家被小漢人處家而去（雲石家之客家），經胡客家以調解人責，出銀七十兩贖出，惟其大妻之長兒，則已斃命而死云云。乃為雲石。得會保余等返成都後，曾付通知其保頭（在

中央軍校肄業），許之。抵木魚山，天已暮暝，宿家舖舖舖神兄弟處。余為白夷，投保九家，與人無忤；但每年納租頗不貲。舖內有內弟楊文思肄業中央軍校，來函常道及蘇委員長，因頗慕蘇委員長之為人，問委員長有房屋住否？要吃飯否？蓋已為動化也。迫余為之說明後，又問委員長之上有何比他更大之人否？余乃為之細述中國現況及一切政治組織，伊大欣悅，極願往成都一游；一以胡委員長之尊采，一以坐坐飛機也。在此時間內，余囑良珍與胡翻譯保甲，備小唐往訪難民張某，囑其細述「佃戶對於地主賄賂之惡毒。」夜，主人殺一肥羊烹客，厚厚官大，情跳甚多，讓譯諸人均不能入睡，大擺龍門陣，余亦為之失眠。

十日晴日當門，但起身後覺頭略眩，以昨夜失眠也。整理行李，水口壩蘇甲長之兄來請早膳，昨夜即宿于此，以示其誠意。余以為便飯，許之。迨至其家，屋小而黑暗，正在特豬，阻之不，余心頗不快。蓋費時太多，而其家中不飽坐息也。乃乘此時間在山上觀察一周，生計大都苦寒，遠不及五關寨子及田壩子。發見二漢人：一秦某，業織匠；一曹德章，無恆業，其保頭亦為磨石家，本年正月，亦被擄數日，由磨石家保出，家空如洗，以力作度日。每日工資四角，是日被擄，形同乞丐；妻年四十餘，頭髮已全白，懷中嬰兒數月（只有一子一女），乳癰無汗，狀至可憐。歸蘇家後，又坐待約半小時，始進膳。飯半生半爛，肉生硬而再穢。勉進數口。歸來宅後，念其苦寒，囑小唐與布匹針線等贈之，值頗不薄，伊摩對再三，始受之。良久，背子始來，發釋時已十一時餘。路極易行。惟余因過於大意，誤踏鬆土，幾自岩下，因把穩山草，仍記登，惟

送，感意自可成也。用午膳後即動身，歸長，歸歸十里，然實不止此。午後四時，始到達楊保長家。院子清潔，房屋高大，雖曾波後所未見也。楊保長現年五十七，長公子親自烹飪，味已淡。夜小睡，被刺所傷，急救藥油，深感其明日不能步行也。

十三日時，黎明即起，整理皮舖，背子共來四人，婦孺占其三。若壯男均上坡收穀也。其後楊保長之用僕亦加入。此行係分配於五人，種子係牛羣。早膳畢啓程，初而迅疾，經羊湖灣而至獅子口，烈日高張，常在樹蔭間休息。至水口廟大樹下，口渴甚，李兵開長遞請午膳，堅却之。攜涼茶及家國所產石榴來，奪取之。兩以法幣，不受，但終與之。下昔杠坪，過方保長家，求午膳不得，乃趕赴紫油湖。飯後勉力上坡，時已三時許，坡高七百公尺，盤旋而上，帶二小時，始達鎮南關，在南田壩口坐車良久，購食梨子，然後再進城。日向在，天未全黑。學校正籌備開學，原住之辦公室，已與女教員，乃移住樓上。半小時後，雲波翁如與陳縣長自文水鎮回城，即同席開談。上樓浴身換衣，就寢時約九時許。

十四日晴，上午整理衣物，發師竹小綠兩函。當城郵件已十數日不發。今日開有郵班過境，故急發此兩函也。並抵郵局，則郵件已到，郵局人員正在清理，靜待良久，既不能發函，又不得來函，餽而午餐，稍睡片刻，則張醫師、疑已在呼叫，謂師竹兩已到矣。登記照片，有數員已模不復記憶。夜與同人聚談，籌議中秋歡聚事。

十五日晴，上午胡占賢未來，登記民物標本，緊發檢藏

，繪考路標地圖。胡占賢至，補寫英文年月等名稱。胡軍臣至，請午膳。膳後，楊良珍與胡軍臣討論軍內容，而余則仍與胡占賢討論時間觀念及計數等問題。至三時許，精神不佳，獨占賢出外少憩。而占賢一去不歸，至傍晚時許始歸來。夜膳後又略詢胡軍臣了，因明日中秋，農須此圖，遊覽，午晚均有聚餐也。

十六日，今日為舊曆中秋，晴。整理箱籠，囑胡占賢注民物標本真名。與邑紳胡君若雲波折如天橋良珍等同遊龍洞。來往二十里，歸已十二時矣。午膳後在後街前波溝小憩。復與良珍往遊觀音閣，天將黑，雲影已不甚明晰。順道進東門回校。在校壇上坐談良久。樓上無果具陳，於是均登樓聚談。因寫詩一律，通示同人：

逸區孤城夜似霜，樓頭小飲感微涼。職興高與純歸夢，落葉千家憶故鄉。能有幾人同此樂？不知來歲又何方！相逢且把茶常酒，物物悲懷共舉觴。

聚談間，有一婦人與其夫口角面至互毆，其夫失手擊婦人之腰，狂笑不止。因怕來就張醫師診治，一針而愈，全城因傳，號為神醫。九時，往街上參觀中秋習俗，見有騎馬送兩瓜於無子息之家者，頗為熱鬧，查象徵「瓠子」也。陳縣長亦攜其幼子出遊。

十七日。上午參預良珍籌經事。十時餘，前往南街忠烈祠、城隍廟、武廟、羅公祠（奉祀前縣長羅克甫）一帶遊覽。忠烈祠一殿兩廡，羅字尙新。東廡已為管祠者所占，正殿堆滿包穀豆梗，精闕不成樣子。西廡尙留為某機關借用。

西廡鄉即楊士司家之宗祠，現其女常帶女士住此。院中包穀

女教師水鏡子其... 飲酒二杯。

二十二日... 今日日本學不上課，才知今日星期日。仍極...

二十二日... 良珍譯譯殊廣，今日恐不能... 乃其代...

二十二日... 下午借出辦事... 自珍借學區等遊古...

二十五日... 天未明即起，脚矣已在早膳，收拾畢，勉食...

二十五日... 抵馬湖村無飲... 而當欲開...

二十六日... 晨起... 行進甚不易，乃下空岩行，翻宋...

二十七日晚... 本定今日行百里至中都宿，起身甚早。而...

新疆書目提要 (下)

丁寶存

同慶志四卷白皮紙鈔本(南京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又竹
書本四册(北平文芸堂出售定價四十元)又乾隆三十
七年刊本

清長白縣附錄。國學圖書館鈔本前有乾隆二十七
年自序，及涉濟稿卷布序。自序云：「其山川、形
勢、風賦、風俗、天時、地理、物產之概，有前駐劄尙
書都統今大宗伯水公贊與，觀察使固君世壽編有回疆
志一序，但所載較之於今，考其時事，不無參差，爰就
其原本，一一核實，於其繁者加之，略者增之，分門別
類以成回疆之志。一可知本係本所入之作，項補而
成，實前有新編全與同，未卷外夷節國。

西製歌唱一卷 頁行本 又雲潤雅堂集中

清王臣孫撰。 芭蘇江蘇長洲人，字念豐號揚甫，
亦號鐵大，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國子監主簿，本書
均詳西域風俗古蹟。

伊江別錄 廣雅齋刻本

清吳錫光撰。 錫光昭文人字望鼎，別字理江乾隆舉
人，累官至兩廣總督，坐事成伊犁，本書係成伊犁所
作，故名伊江別錄也。

新疆條例略 二卷 乾隆刊本

清吳錫光編。

三洲梅略 九卷八册 舊鈔本 嘉慶十年刊本

清和映撰。 映原名寧，蒙古錫林郭勒人，姓額爾德
特氏，字太輝嘉慶間，官烏魯木齊都統。三州者烏魯木
齊古庭州，土魯番古西州，哈密古伊州也。本書採集材
料，頗為豐富。

回疆通志 十二卷 舊鈔本慶九年本民十四年外交部鉛印本

清和映撰。 本書首列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御制
諸詩，次列回疆王公列傳，附以土爾扈特游牧前諸
記。次敘回疆八城，分沿革，疆域，山川，建置，官
制，兵方，精餉，賦稅，錢法，牧廠，卡倫，軍臺，伯
克，回務，兼述哈密吐魯番屯田官制，而以風俗物產終
焉。

回疆事宜

新疆圖志藝文志以回疆通志作回疆事宜一書而異名
也。

荷戈詩草 一卷 光緒九年楊秀山房刊本

清李鍾寶撰。 鍾寶靜樂人，字石崖，乾隆進士，
授主事，嘉慶間累官雲南按察使，以事議成伊犁，本書
即議成時所作也。

伊犁總理事略十二卷 鈔本 嘉慶十六年刊本 道光十九年
重印本

清松筠撰。 松筠蒙古正藍旗人，姓瑪拉特氏，字

湘浦，乾隆間領帖式，嘉慶間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據

萬里行程記 閻彭樓輿地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清祁韻士撰。祁韻士有兩陝要略已著錄。此為嘉

慶十年乙丑譚成伊黎之行程記也。書首前有小序。述明

於乙丑(嘉慶十年)二月十八日由京師返壽陽履籍名視

覽之路程不記。記從壽陽以下起。自嘉年七月十七

日始抵伊江(即伊犁)。途經一萬七百里。閱時一百

七十餘日。記中未逐一記明時日；然其里數、站名及山

川城堡、名勝古蹟、人物風俗及塞外邊陲珍異。道遠艱

易，雖不詳記；文字亦極簡明。記末有新舊回思敬短

跋。

卷一 道光十六年壽陽祁氏刊本 粵雅堂叢書本

清祁韻士編。祁韻士有兩陝要略等書已著錄。此則

專言新疆地理之作也。書分為疆域與山川兩部每部首各

有總說一編。述明概略。其後所分伊犁、塔爾巴哈

台、庫爾喀喇烏蘇、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喀什噶

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烏什、阿克蘇、庫車、

喀喇沙爾、土魯番及哈密等地。先講前略沿革。次述四

界等項。山川係分地敘述。兼及古蹟物產。書前有有道

光十六年張惠澐小序。

西陲圖說 統事略十二卷 嘉慶十六年刊本 道光十九年重印本

清汪廷楷撰。祁韻士編纂

清祁韻士徐松撰。本書近有音錄為清嘉慶時。徐

松代法寫排者。但查清史稿文苑傳祁韻士傳云：「及成伊

里有所纂述大輿徐松續修之。成新疆事略」徐松傳云：

「又以新編入版圖數十年。視同故紙而未敢有專書。乃纂

述成編。於建置、控扼、錢糧、兵籍言之尤詳。將軍松

筠奏進其書。賜名新疆事略。特旨敕選御製序。付武英

殿刊行東華續錄。以重疆新編疆略實已草繪林苑編修徐

松內閣中書。是本書原名為「新疆事略」。道光元年已重

一並應以祁韻士原撰徐松續成之為當；作為徐松代徐筠

作者為非。且又見有新編疆略(十三卷著錄道光元年在

廷珍等奉敕撰者)豈另有一書？或原為祁韻士著。徐筠

奏上經御版別人名義纂修耶？待考。又國朝著錄疆略初

編三編三十六卷本傳：「徐筠進呈自纂新疆疆略十二

卷上賜序刊行」即上所稱徐筠奏進仍為祁韻士撰之書也。

伊雅日記 洪北江遺集本 車所至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

本 古今遊記叢書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字稚存。號北江。陽湖人。乾

隆時舉進士。授編修。督學貴州。嘉慶時以上書指斥。

請成伊犁。尋放還。此記即為譚成伊黎時所作。記從嘉

慶四年二十四日由京拔起。至十二月初六日出嘉峪關。

翌年二月初十抵伊犁。所記除每日行止時間。里數及宿

地名。間及天氣與風景外。其他一無所及。而於沿途朋

友故舊人應酬之記載。如飲餞餽贈等項特多。可供參考

之材料頗少。

外家記聞 二卷 見洪北江全集

清洪亮吉撰。查洪北江年譜(載洪北江詩文集卷

首)載嘉慶五年庚申。著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

家紀聞二卷。天山客話另有著錄。紀程當即上之伊犁

日記。

萬里荷戈集 洪北江詩文集本



清洪亮吉著

洪有伊等日記已著錄。此則為滿清
 時所撰各體詩也。據洪四人傳等編次之
 北江詩集（北江詩文集卷首）嘉慶五年庚申，洪年
 五十五歲，在伊等奉命赴滇，著云：「是年得尚九十
 五首，補作伊等記事等詩九十七首，雜文十四篇。若夫
 伊等奉命赴滇，外家紀聞二卷。今校本集依
 舊有伊等記事詩四十二首。上卷全錄數十首，即年所
 作也。補作伊等記事等詩九十七首何以云「補作」？蓋洪
 自撰詩佳，有不飲酒，不作詩之說，此時過叙，故為補
 作也。補作詩係從漢魏時，嘉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滿成
 伊等出關紀事詩二首起，沿途各有吟咏，伊等紀事詩，
 則亦皆兼當地之風土也。各詩中間有小注，敘述一切惟
 不及嘉慶初因西匪離途詩（另有著錄）之詳盡耳。

清洪亮吉著

洪有伊等日記及萬里尚夷集已著錄
 此則為洪在伊犁過牧還漢，沿途所作之各體詩集也。

自抵伊犁之日起，至嘉慶五年庚申四月二十七歲教之日
 止，計百日，故名「百日賜環集」。一集中從感思詩四首
 起，以敘別伊等與忠誠及沿途各處與抵家之所賦詠
 年詩中云：「是歲（指嘉慶五年）得九十五首即為此
 集之詩也。統觀舊集，中雜賦及感應之詩多，不盡配
 新風土之作。」

清洪亮吉著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清洪亮吉著 亮吉論成伊犁，有伊犁日記等書已
 著錄。本書係雜記滿漢新舊時事及伊犁風土，內容頗
 詳，較伊犁日記為少。惟內有伊犁總督軍公署內部相

清洪亮吉著

清洪亮吉著 亮吉論成伊犁，有伊犁日記等書已
 著錄。本書係雜記滿漢新舊時事及伊犁風土，內容頗
 詳，較伊犁日記為少。惟內有伊犁總督軍公署內部相

清洪亮吉著 亮吉論成伊犁，有伊犁日記等書已
 著錄。本書係雜記滿漢新舊時事及伊犁風土，內容頗
 詳，較伊犁日記為少。惟內有伊犁總督軍公署內部相

雖不甚重要，似為包管所無，抄錄如下：「總
 統將軍公署以印局為機密之所，所房為印局之府，此外
 則糧餉處、營務處、駝馬處、功過處、統計五六處（冊
 房合於印房）大抵吏禮之事，司於印房册房，戶則糧餉
 處，兵則營務處，工則駝馬處，若功過處則又如都察院
 之稽察六部，刑部刑名，則又歸於東西二廳，並設同
 知一員，滿軍駐東，漢軍駐西，將軍衙門之大略也。又
 有印房，專管圖書摺奏，又有督糧處，總辦五六處糧運
 事件，皆印房所分。余未到伊犁以前，曾房為任地計大
 令其結，嗣蘇黃別駕為三，皆北江詩人也，余與同年軍
 大令又繼之，於是以前別房辦事為榮。督糧處與大保議
 成者，須派糧隨處，提鎮須派營務處。餘又有軍器庫
 及船工、屯工、銅廠等處，軍器庫事最簡，一月止上衙
 門一次，以檢資老者，船工、屯工則須移駐城外，以便
 督率，銅廠則更加賠累矣。」

清洪亮吉著

西疆水道記 五卷 西域三種本（上海編文習局石印本）
 清制滿漢輿地叢書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清徐松撰 松大興人，字星伯，嘉慶進士，官編
 修，嘉慶壬申（十七年）出嘉峪關由巴里坤造伊犁，歷
 四千八百九十里。乙亥（二十年）下役回疆，度木索爾
 嶺，由阿克蘇、葉爾羌達喀什噶爾，歷三千二百里，其
 明年還伊犁。所經者英吉沙爾、左衛、阿克蘇、庫車
 哈喇沙爾、吐魯番、烏魯木齊，歷七千一百六十八
 里，既經其山川城邑，考其建置，以及和闐、烏

清洪亮吉著

西疆水道記 五卷 西域三種本（上海編文習局石印本）
 清制滿漢輿地叢書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清徐松撰 松大興人，字星伯，嘉慶進士，官編
 修，嘉慶壬申（十七年）出嘉峪關由巴里坤造伊犁，歷
 四千八百九十里。乙亥（二十年）下役回疆，度木索爾
 嶺，由阿克蘇、葉爾羌達喀什噶爾，歷三千二百里，其
 明年還伊犁。所經者英吉沙爾、左衛、阿克蘇、庫車
 哈喇沙爾、吐魯番、烏魯木齊，歷七千一百六十八
 里，既經其山川城邑，考其建置，以及和闐、烏

清洪亮吉著

西疆水道記 五卷 西域三種本（上海編文習局石印本）
 清制滿漢輿地叢書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清徐松撰 松大興人，字星伯，嘉慶進士，官編
 修，嘉慶壬申（十七年）出嘉峪關由巴里坤造伊犁，歷
 四千八百九十里。乙亥（二十年）下役回疆，度木索爾
 嶺，由阿克蘇、葉爾羌達喀什噶爾，歷三千二百里，其
 明年還伊犁。所經者英吉沙爾、左衛、阿克蘇、庫車
 哈喇沙爾、吐魯番、烏魯木齊，歷七千一百六十八
 里，既經其山川城邑，考其建置，以及和闐、烏

清洪亮吉著

西疆水道記 五卷 西域三種本（上海編文習局石印本）
 清制滿漢輿地叢書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清徐松撰 松大興人，字星伯，嘉慶進士，官編
 修，嘉慶壬申（十七年）出嘉峪關由巴里坤造伊犁，歷
 四千八百九十里。乙亥（二十年）下役回疆，度木索爾
 嶺，由阿克蘇、葉爾羌達喀什噶爾，歷三千二百里，其
 明年還伊犁。所經者英吉沙爾、左衛、阿克蘇、庫車
 哈喇沙爾、吐魯番、烏魯木齊，歷七千一百六十八
 里，既經其山川城邑，考其建置，以及和闐、烏





黃書三色粉繪，間以黑線，有大製後氏職圖印，審其星宿先生手蹟，意謂成後重加點繪，似有增補，下籤待改也。因依刻本次序排錄，名之曰西域水道紀。補遺本館，尙留已佚之第三卷，復出於延津之各埠。字以人日錄畢，則封寫官成十五葉。又據書影附云：「此書寫本，上虞羅氏所藏，天得之鈔塘丁氏善本書室。後贈魏氏，不若於氏，謂補遺出自星宿先生手，今觀圖記各條，均至精密，公星宿先生自珍無異。宣統紀元三月，羅君言其畢觀，寫上版，以廣其傳。一知書仍爲徐君所作，書者可參互觀之，惟缺第三卷不全耳。」

漢書西域傳補注 上下兩卷 西域三種本（上海滬文書局石印本）式訓堂叢書本 指海本校經山房叢書本 雙輔叢書本 清儒諸國輿地叢書本

晉書西域傳 漢西域自孝武時始通中國，本三十六國，其後復分至五十餘。南有大山，即天山與崑崙，中亦有河，即塔里木河，東抵流之西四陽關，西限葱嶺，西抵蔥嶺各國事蹟詳，唐顏師古疏之法，尚多缺略，且以西域各地，用詩古語，遂成此書，其搜羅之富，與考證之精，均爲於氏遠矣。有此發後西域傳可特讀也。

新西域 一卷 西域三種本（上海滬文書局石印本） 清胡藩屬輿地叢書本

清徐松撰，星伯淵歷新載六年，既已著西域水道記及漢書西域傳補注兩種，本書復舉新載事實爲賦文，賦前有自序，敘在漢之經過與作賦之緣起也。賦分南路賦與北路賦兩篇，書爲烏孫使者關於大宛、南

將賦先述回部沿革，次述清代平回之亂，次述地理之形勢與物產焉。北路賦先述平逆之亂，次述建官設郡，屯田設兵，敷教勸學各項建設，義富附略，正文之下，復加自註，搜羅亦爲詳盡。格調蓋仿班孟堅兩都賦之作，其辭旨若，內容篇體，亦殊無遜色也。

西域附雅 一冊 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書影印白紙本 清嘉慶間王初編纂。初編字于陽原名元烈字其傳，號竹所又號望之山人，任山東，有古年吏風著書四十種。本書初未刊行，故該館書館影印。書係據西陵同文記西域知識西域開見錄等書中關於新疆諸民族之辭語，彙合而成，其分類即依爾雅，並以漢字注音。

西征錄 六卷 清王元振著。元振安徽旌寧舉人，嘉慶初以事謫戍伊犁，是書考證西域地理，間有可采處。（新錄）

塔爾巴哈台事宜 四卷四冊 舊鈔本（邊疆叢書本甲集） 清光緒十年官修 平定回疆方略 八十卷

清道光九年曹振攝撰，備記征剿張格爾始末。回疆見聞小錄 載後南池信集中 清高重輯撰。重輯字贊洲，上海人，是書記道光

初討平張格爾始末，詳錄邸報而成。東歸日記 小盡齋輿地叢鈔本 中華書局出版古今遊記叢鈔本 清方士淦撰。本記於道光戊子（八年）三月十五

日由伊犁還漢城敘起，至六月三十日抵省城（陝西延安）止。逐日記出經過程站里數，站名，風土，人情，



古蹟物產等項，雖由新返內地與各記之其新舊不同，然其所由路線及程數等，仍與各記大致相同，亦可供參考也。

郭軍行記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古今遊記叢鈔本

清倭仁撰。倭仁字良峯，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道光九年進士，選廣吉士，授編修，辦大理寺卿。咸豐時上書言事，以副都統銜，充新疆副都統兼辦大臣。據記亦載明此次出師，係赴英阿爾光翰大臣之任，於咸豐元年正月十二日由京起程，於四月十四日出嘉峪關，七月初三日抵營盤任所。逐日記載其里數，地名，營及人情，風土物產，氣候等項，而尤致我致力於各地之沿革古蹟，間或發掘忠君愛國之思；蓋在博淹典故，故考證亦極詳也。書末附記新疆全省四界交通，各要地沿革，及著名山水文字亦頗簡明。

平回紀略 小方壺齋本

清倭仁撰。

哈爾志 五十一卷 鈔本 邊疆叢書本(甲集)

清倭仁撰。倭方字午亭，滿正黃旗人，道光二十二年以正紅旗副都統為駐劄科爾大臣，著有入藏須知，番仔源流考，吐蕃程誌，西陲研錄，小秋源記等書。另有奏敘(見坤輿博覽考錢坫題)。二十四年改任哈密領隊大臣，數月之間，民釐事簡，奉命各房吏其地數十年安時，分類編次，以爲此志。其中所述，具備地理之本末，而山川景物風土人情，逐日詳求，咸得親見，咸搜之故實，頗爲詳備焉。

荷軍紀程 林文忠公政事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古今遊

記叢鈔本

清林則徐撰。則徐字元撫，亦字少穆，嘉慶進士，道光時官湖廣總督，授欽差大臣，前赴廣東安插鴉片，與英國開戰，始和議成，補成伊犁，旋派籌辦新疆南八城開渠屯墾事項，本傳即記敘成伊犁之路程也。始於子貢(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由西安記起，至同年十一月初九日抵伊犁止。逐日記載沿途里數，站名，氣候，地理沿革，風土人情及道途難易等項，頗爲詳明完實，並無奇異不經之談。

清會清編

康熙親征噶爾記 理武記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魏源著。清史稿文苑傳魏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以知州發江蘇權興化，旋補高郵，咸豐六年卒。撰聖武記等書。元之亡，蒙古分爲三大部，一爲漠南蒙古，二爲漠北喀爾喀蒙古，三爲漠西蒙古，居西域，爲元太祖脫懷之後裔，準噶爾即其後也。清室征噶爾分三朝，一康熙，二雍正，三乾隆本記即記康熙征噶爾之經過。康熙征噶爾又分三次，一爲二十九年，大敗噶爾於烏爾布通，並收復外蒙喀爾喀三部。一爲三十五年克魯倫河，進噶爾逃遁，遺孽於昭莫多，一爲三十六年卒，駐蹕寧夏，而準噶爾丹自殺。本記記此三次用兵事實，附錄馬思哈達北紀程，於化行西征紀略錄其出塞紀略及直隸總督于成龍年譜，前三者，另有奏錄，此不詳。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青海部部)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初源流

大清源流。太祖高皇帝者，即一姓者河東也。時
滿清汗後裔，廢丹清之號，滿命年運壽長鍾璽圖平
之，一為滿清高皇帝之號，等阿拉布而後。高皇帝
之，孝聖八年今出兵之事實。有此兩代，皆海從此
滿清，都歷未即動，然清代當時用古樂之說略
再戰，外應指歸至阿爾泰山為界，一海於力太說，至前
條不暫不定矣。

乾隆平定回疆記 聖武記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清初源流。清代時定回疆，用力三朝，此記敘其
外。一次，準噶爾阿拉布而死後，子策丹格為亂，至
乾隆十年，策丹格死，其部亂，互相爭殺，部下有阿
齊爾格者，復起，先降回疆，許而回疆部將瑪木特
等，遂以清代改其部之策。乾隆二十年，策丹格出
兵進，以二降為先鋒，所向披靡，不旋踵而平
定。回疆平定，但阿齊爾格及陰丹格，重起兵計平
定。本記敘其經過。末述回疆所與強之原因，及
其在回疆各部之盛，與在收復新地設官將軍大臣等項，
以資鎮撫。附錄新回疆西北三路之圖。

乾隆平定回疆記 聖武記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清初源流。新回疆以天山為界，分爲南北兩

部，清初之初，非為兩部，而南回疆部，乾隆二十
二年，北之回部平定，而南部以同部大小和卓木之變
起。本記即記此次平定回疆之經過也。記言新回疆南
部交通諸族，及回部與大小和卓木之家數，原
回疆於開末始由墨德德人喀什噶爾（即今之疏勒），

乾隆平定回疆記 聖武記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回疆源流。元代後裔諸汗，回部始大。繼
大小和卓木京師於準部，清代平定回疆後，仍遺統舊
部，乃不受清統，揚起佔據各城。繼述清室命惠
兆、宮德、明桂、阿拜諸將進，大小和卓木敗走巴
克山國（在安南西南即今阿富汗之北）宮德三子繼
進，會越後，卒於二十七年七月大小和卓木被擒
首，回部全平，後以西北之布魯特、費魯罕、巴達克山
諸國，並皆遣使入貢。末述清代在回疆各城設官守城之
種種源流，及和回疆源流之情形。

乾隆平定回疆記 聖武記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清初源流。新回疆以天山為界，南回北軍，而
外地則以敘為界，清初初定回疆，西屬回疆。屬中又
分爲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為左右兩部，由天山南路
而西南，為左右兩部。遠後領軍西之安集延、西南
為巴達克山費魯罕等國，本記即記清代所服以上各國之
經過也。哈魯克分為三部及右三部，左一部在
乾隆二十一年追討回疆時，右三部亦隨同服
屬，三年一貢。布魯特分為東西部，西十五部，共二十
部，亦於乾隆二十三、四年間追討回疆，隨同服屬。
放罕共有七城，安集延為其一。人頗為勇善戰，愛為罕
為大同教國，有三大城，與巴達克山國均於乾隆二十四
年追討大小和卓木時隨同收服。記末敘各國距葉爾羌遠
近，並附載當時通市之各國。

乾隆平定回疆記 聖武記本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

清初源流。清乾隆二十年至三十年間，於新回疆

平定回疆，著者前既記之惟自二役之後，在新回疆
部，復有土爾扈特部之來歸，在南路安西路復有烏什，



設政。其建設各辦法。亦詳審易行。尙非空論。

新編各省表。小方輿勝覽續編卷末。

清人種。不善識人。名氏。其書作於新疆初設行省時。前列備考。後記內噶外。本會館其都道里。一新錄。

清王定安撰。定安字鼎甫。夙詞人。曾護山西藩。著有湘軍記。是書即記中二十卷之一也。紀同治間。新豐回匪及光緒初匪定始末事。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有光緒辛巳回紀事本末鈔本。想係一書也。一新錄。

平定。甘肅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原刻本。

清國邦邦。南疆界日記。清語。

清沙克都林扎布撰。沙克都林扎布字振寧。滿洲人。光緒八年俄人交還伊犁時。沙氏以巴里坤領隊大臣。奉命分兩路邊界。乃就每日行程辦事敘述邊路。並道途之險易。山川之險害。邊牧之貧賤。譯音之同異。而又按程繪圖。以相互證。其書未經譯。雖不能發其議論。若身古蹟。而紀載尙爲明。惟分界望爲我別里。

西域行省。小方輿勝覽續編卷末。

清人種。不善識人。名氏。其書作於新疆初設行省時。前列備考。後記內噶外。本會館其都道里。一新錄。

清王定安撰。定安字鼎甫。夙詞人。曾護山西藩。著有湘軍記。是書即記中二十卷之一也。紀同治間。新豐回匪及光緒初匪定始末事。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有光緒辛巳回紀事本末鈔本。想係一書也。一新錄。

平定。甘肅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原刻本。

清國邦邦。南疆界日記。清語。

清沙克都林扎布撰。沙克都林扎布字振寧。滿洲人。光緒八年俄人交還伊犁時。沙氏以巴里坤領隊大臣。奉命分兩路邊界。乃就每日行程辦事敘述邊路。並道途之險易。山川之險害。邊牧之貧賤。譯音之同異。而又按程繪圖。以相互證。其書未經譯。雖不能發其議論。若身古蹟。而紀載尙爲明。惟分界望爲我別里。

